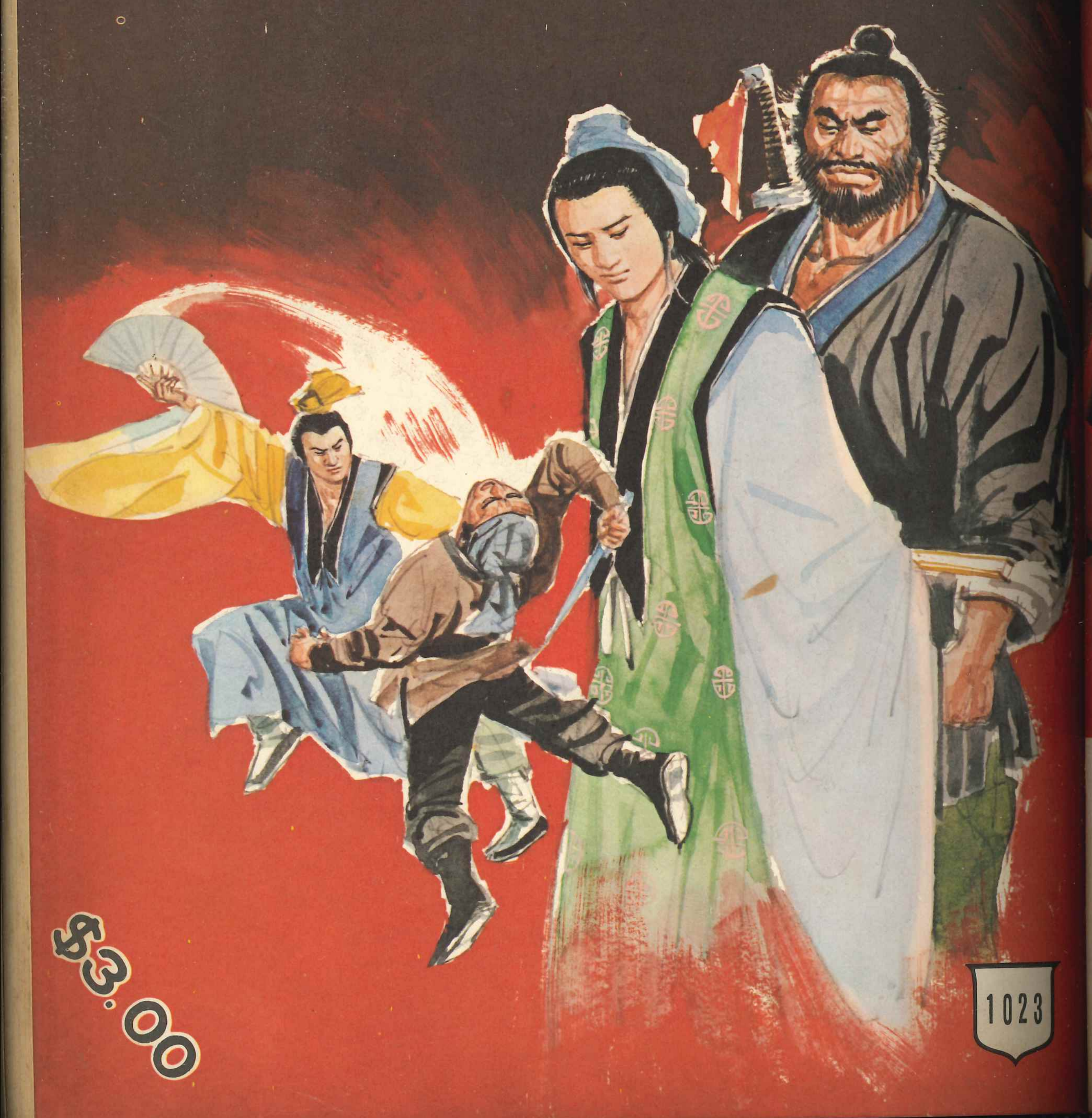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糊塗公子（俠情新穎故事）東方英・新著

「大智若愚」也好「大愚若智」也好，能夠達到這一境界，本是一個不易的修爲，他有時候小事聰明，大事糊塗，弄到多事中的江湖，更多事，更糊塗，這是一個人生哲理的故事。



$3.00

1023

編者話

我們爲了投合讀者閱讀興趣起見，在今年春季裡，決定再更進一步不惜工本，動用能力，發掘名家，搜羅新作，儘量把本刋內容質量，更臻完善！然而，我們在壹零零零期後，已把篇幅調整加厚，歷時數月，深得讀者們讚許，滿足所需，同人等亦甚表安慰，我們今後會竭盡所能，自勉自勵，酬謝各位讀者們的關心和捧場！

＊＊　　＊＊　　＊＊

巨型小說今期由東方英撰作一部莊諧並重的俠義故事〔糊塗公子〕。作者在故事中，匠心獨運，塑造一個大智若愚的糊塗少俠，維妙維肖，他詐傻扮懵，計誘江湖上一羣前輩聚集，更且不惜自我犧牲，完成一宗善擧，造福人羣……本文故事曲折離奇，題材別創，敬希先睹爲快！

＊＊　　＊＊　　＊＊

下期裡，我們除了固定性刋出巨型雪刀浪子傳奇故事〔血染覇王樓〕外，還有司馬紫烟一期完短篇〔白猿傳〕，馬雲的雌虎狂龍故事〔反謀殺〕……很多巨著，琳瑯滿目，不能盡錄，屆時敬請購閱爲盼，並祝各位新春快樂！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2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型俠義傳奇故事

糊塗公子

東方英・文
子成・圖

易釵而弁　攀結金蘭

丁一丁三十多歲了，打從十五歲出道闖蕩江湖起，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欣賞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那道血花。

他把那些血花比作世界間最美的奇花，他嗜此成癖，樂此不倦。

就因爲這種莫名其妙的嗜好，能有機會殺人，他絕不放過殺人的機會，也因此，他年紀雖然不過中年，他殺死的人已數不清、記不清了。

也因此，他已經是江湖上公認的殺人王。

殺人王丁，是一塊响噹噹的金字招牌，人見人怕、人見人厭的金字招牌。

常言道：「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自從今年年後開春起，殺人王丁就再也沒有殺過一個人，他不是不想殺人，而是想殺人想得發了狂。

可是，他今年就是這樣不順心，縱然想殺人想得發了狂，却沒有一次得手，他不但沒有一次得手，而且，每出手一次，就倒霉一次，不是自己殺人受了傷，就是幾乎被別人殺死。

過去，他常以爲自己的功夫已是天下無敵，所以，無往不利，隨心所欲。

現在，他好像一下子變成了二流身手，遇上誰，誰都比他高明。

當然，他有他的身份，殺人王丁，絕不會向一個不值一顧的人下手，他就是想殺人想得發了狂，他還是要殺有頭有臉的人物。

今年眞倒霉。

尤其，今天更倒霉，他身上已經受了十八處輕重傷，還被圍困在一處絕地裏。

他雖然憑險死守，頑强抵抗，沒有馬上被對方殺死，那也只是遲早的問題，對方人手衆多，身手又個個不弱，他又別無逃生之路，就算對方不再强攻，自己也只得坐以待斃了。

對方，也許打的就是困死狗的主意，懶得逼他，只等他自我死亡，最後上來認明正身了事。

殺人王丁第一次嚐到了被人追殺的滋味，這種滋味實在不好受，似乎比被人一刀殺死還難受。

他用盡身上所有的刀傷藥，總算把十八處傷口的流血都止住了。

可是接着而來的是比傷痛還痛苦的口渴，渴得他眞想喝自己身上的血。

「他媽的……」聲音沙啞得像乾鴨公，別人簡直聽不清他罵的是什麼，只有他自己心裏有數。

「想喝水。」

驀地，一隻水壺突然出現在他眼前，水壺不會自己走來，當然是握在一個人手裏。

可是，殺人王丁這時什麼都沒有看到，只略看那隻水壺。

管他的娘，殺人王丁什麼也不顧的，搶着水壺就猛灌。

灌完了一壺水，殺人王丁才想到送水壺的人，「他媽的！」暗罵聲中，刀光一起，這就是他喝了人家一壺水的報答。

當然，他這一刀根本殺不了人家，人家用二根手指頭就揑住了他的刀口。

那人嘆惜一聲，道：「殺人王丁，眞是六親不認，人性全無。」

殺人王丁瞪目道：「老子不殺你，你難道還會放過老子？」

那人笑道：「我要殺你，爲什麼還送水給你喝？」

殺人王丁一怔，道：「你？……。」

那人又是一笑，道：「救你！」

殺人王丁冷笑一聲，道：「我們過去是朋友？」

「不是。」

殺人王丁哈哈一笑道：「那你爲什麼要救我，你救得了我麼？」

那人道：「你不想死，就跟我去，少嚕囌。」那人說走就走，轉身向着一塊大石頭走去。

殺人王丁輕視別人的生命，却一點也不輕視自己的生命，他要想死，就不會苦撐苦持到現在了。

他傷勢雖重，只要不想死，他就有力氣走路，有力氣走路，自然就跟在那人身後了。

那人走到大石塊前面，大石塊忽然自動現出一道縫隙，那人身子一側，走了進去。

殺人王丁進去之後，大石塊又自動回復了原狀。

這是一間秘室。

不知內情的人，做夢也想不到這裏會有這個秘室。

殺人王丁不是做夢，但他沒有多問，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管他的娘。

那人點起一道亮光，照出了自己的面目。

那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普通的容貌，出奇明亮的眼睛，殺人王丁見了那雙眼睛，也不禁心裏發毛。暗道：「這是一雙殺人的眼睛。」

那人指着一張竹床道：「你先睡一覺，有話明天再說。」

殺人王丁倒想得開，他本來就疲憊得要死，自然倒頭就睡，睡得天塌下來都不管。

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

那人告訴殺人王丁道：「他們找不到你，都走了。」

殺人王丁精神大振，指着自己鼻子道：「你道老子是什麼人？」

那人淡淡的道：「殺人王丁！」

殺人王丁道：「老子今天不殺你，你滾吧。」

那人一笑道：「這就是你對救命恩人的報答。」

殺人王丁雙目一鼓道：「誰要你救老子的命！」

那人苦笑一聲，道：「那我是救錯你了。」

殺人王丁冷笑一聲道：「狗拿耗子，多管閑事。」

那人眉頭皺了起來，點了一點頭道：「好，那我還是送你去閻羅殿報到。」

殺人王丁哈哈笑道：「憑你……」

他楞住了，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因爲一把精光閃閃，冷氣逼人的利劍，已點在他咽喉上。

這是眞工夫，出劍之快，快得叫殺人王丁不禁打了一個冷噤。

現在應該反過來說，不能動手的，該是他殺人王丁自己了。

那人微微一笑，道：「原來的你，已經死了，現在的你，該是我的了。」

殺人王丁再沒有勇氣自以爲了不起了，因爲，他現在明白了一件事，如果自己不想死，就得乖乖的聽話。

那人似是看透了殺人王丁的心理，冷冷的道：「從現在起，沒有我的話，不准你再殺任何人，我一旦有話交下來，天王老子你也要替我殺掉。」

殺人王丁嘆了一口氣。

只聽那人又道：「你要不願意，自己再死一次還來得及。」

殺人王丁要是不珍惜自己的性命，早就該一頭撞死了，好在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有柴燒。這口氣，他忍了。

「好，老子聽你的。」

那人一笑道：「你以後也不能自稱老子了。」

殺人王丁滿肚子怨氣，幾乎要把自己炸成碎片，翻了一翻眼睛，點了一點頭。

那人又道：「以後你是僕人，我是主人。」

殺人王丁當然的答覆又是點頭。

那人微微一笑道：「你進步很快，很好，說不定那一天，本公子一高興，馬上

就還給你自由之身。」

殺人王丁不是一個笨人，開始意味到順從的好處，雖然一萬個「不以爲然」，還是捏着鼻子，點了一點頭。

那人又道：「從今日此時此地起，你也不准使用你的『修羅三刀』。」

殺人王丁翻着疑訝的目光，望了那公子一眼，口齒欲動的，又點了一點頭。

那人滿意的一點頭，又道：「今後你再也不是殺人王丁一丁，你叫苗子，你的招牌武功是『苗子三絕』。」

什麼叫「苗子三絕」，空手道？刀法？劍法？

不用他自己想，那公子馬上就告訴了他，「仔細看看，把你的『修羅三刀』全力攻來。」

苗子（以後他就叫苗子了）心裏正不是味，聽得精神一振，鏘然一聲，鋼刀出鞘，「修羅三刀」已隨着身形的猛撲，掃向那公子。

那公子微微一笑，右手立掌如刀，揮動之間，頓時把苗子的「修羅三刀」，如火如荼的攻勢，化解于無形。

「苗子三絕」比「修羅三刀」高明多了。

苗子從新打量那公子一眼，眞得從頭好好的想一想了。

那公子隨手遞給他二樣東西，道：「羊皮紙是『苗子三絕』，易客丹把你變成眞的苗子，你有七天時光準備。七天之後，隨我一同出山。」

說完話，那公子留下他一個人，就走了。

苗子不敢再生二心，練吧，苦練了七天「苗子三絕」，七天後，苗子隨在那人身後，向山下走去。

一路上，苗子只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那公子的姓名，他姓胡單名一個「圖」字，外號就叫糊塗公子。

殺人王丁下山之後，簡直完全變了一個人，眞變得糊裏糊塗了。

茶樓酒館，向來最易惹是生非。

糊塗公子大模大樣，苗子挺胸揚目，走進了一家最大的酒館。

店小二的眼光，是天下最勢利的眼光之一，憑糊塗公子那副派頭，當然坐到了最好的座頭，也送上了最好的菜餚。

隔座不遠，一個瘦小漢子見了糊塗公子，眼睛猛然亮得大放異采，悄聲向同桌的大漢，道：「二虎，咱們今天的運氣眞好。」

二虎姓林，楞了一下道：「好？好個屁。」

那高興得滿面開花的漢子，叫吳通，壓看嗓子，低聲道：「你看隔座來的是什麼人？」

「什麼人？一個享老子福的臭小子罷了。」

吳通說道：「不，他是咱們的財神爺呀。」

「咱們的財神爺。」看了糊塗公子座旁苗子的架勢，林二虎有點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朶。

吳通道：「你聽說過糊塗公子其人沒有？」

林二虎訝然道：「他……他就是糊塗公子？」

「如假包換！」

「他身旁那漢子，只怕不好惹。」

吳通輕笑一聲，道：「那是聾子的耳朶……你看我的。」

「啊……」二三步搶到糊塗公子桌前，親熱的招呼道：「您，胡公子，好久不見了，你一向可好？」

話未說完，吳通已先自己向旁座坐了下去。

糊塗公子皺起眉頭，茫然地道：「尊駕……尊駕……是……？」

吳通坦朗的笑道：「公子，您眞是貴人多忘事，一個月之前，我們還在一起喝了個人仰馬翻，大醉如泥，您公子就忘記了？」

糊塗公子張着眼睛：「啊！啊！啊！啊……」

吳通接口道：「那天公子還答應了在下一件事，不知公子還記不記得？」

糊塗公子茫然地道：「什麼事？」

吳通道：「由在下請一次客！」

糊塗公子笑道：「這，這，這怎好意思！」

不好意思，當然是答應了，同時，也顯示糊塗公子糊塗得弄不清眞假。

兩桌併成了一桌，林二虎却有點臉紅，眞不知吳通那來錢付帳。

樹要皮，人要臉，林二虎可以殺人刦貨，在大庭廣衆之中却沒有耍過賴皮。

吳通却行若無事，高談闊論，逗得糊塗公子大喜大樂。

忽然，吳通驚叫一聲，道：「糟了，忘了一件事了。」

是朋友，就得相互照顧，糊塗公子當然接口問道：「什麼事？」

吳通淡淡地道：「沒有什麼事。」

同時，却又問林二虎道：「二虎兄，有勞你去看一趟林老爹，就說他囑咐的事，今晚我必有回信，要他放一百二十個心，等着新媳婦進門吧。」

林二虎不知道吳通葫蘆裏賣什麼藥，但是他却知道一點，是自己的脫身機會來了。

當然，他笑着點頭走了。

吳通自己灌了三杯酒，自言自語道：「林老爹這件事情……。」

這是誘人上鈎的話，糊塗公子如果不搭腔，吳通又得另絞腦汁了，任你是誰，也聽得吳通的話意。

只是糊塗公子聽不出，而且問道：「林老爹有什麼事？」

吳通搖頭一笑道：「別談，別談！喝酒，喝酒！公子，在下敬你三杯。」

最最令人難過的事，莫過於聽話聽一半，糊塗公子伸手拉住他酒杯道：「是朋友，你就把話說出來。」

吳通道：「這件事說起來，眞叫人笑破肚皮，林老爹爲了爭娶兒媳婦，居然自不量力的答應女方以三顆大明珠迎親，明天就是迎娶日子了，他答應的三顆大明珠還沒有着落哩！」

糊塗公子道：「你剛才不是說有辦法了麼？」

吳通回答道：「不錯，在下是有辦法了。」

糊塗公子道：「什麼辦法？」

吳通道：「城隍老爺頭上金冠上的明珠多得是，夜上去借三顆不就得了。」

糊塗公子一笑道：「那是假明珠怎能當用。」

吳通道：「鄉下人誰見過大明珠，更不要說分眞假了。」

糊塗公子一皺雙眉，道：「這不大好吧。」

吳通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別說這裏買不到大明珠，就是買得到，林老爹那三十幾畝地統統賣掉，也買不起半粒小明珠，何况是大明珠。」

糊塗公子轉頭吩咐苗子道：「取出三顆明珠。」

苗子不大願意的叫了一聲：「公子……你。」

糊塗公子道：「我們帮林老爹一個忙，讓他高高興興的討個好媳婦，豈不也是一件好事。」

吳通接着道：「如果公子能借三顆大明珠一用，那眞是太好不過了，照規矩，這種迎親明珠是可以隨同新娘子帶回男方的，明天新娘子進門後，林老爹就可完璧歸趙了。」

糊塗公子道：「把明珠交給吳兄。」

吳通明珠到手，高興得跳起來道：「公子眞是大好人，這件天大的喜事，在下却忍不住不馬上告訴林老爹，公子你請稍候，在下這就把明珠送去給林老爹，很快就回來和公子共醉……。」

明珠一到手，吳迪立時跑得不見了人影。

糊塗公子呆呆的等到了人客去盡，也不見吳通回來，當然，吳通是不會再回來了。

糊塗公子苦笑一聲，道：「走，我們也去給林老爹道喜去。」

苗子道：「林老爹住在那裏？」

糊塗公子拍着自己腦袋，笑道：「可不是，我們忘了問他地址了。」

糊塗公子吃大虧，也吃小虧，苗子眞迷惑到了極點。他怎會一下子變成這個樣子呢？

這天，他們遇見二個漢子，空手赤拳的打成一團，看他們出手的情形，顯然都是練家子。

糊塗公子吩咐苗子道：「去叫他們不要打了，有什麼事解決不了的。」

苗子跳過身去，雙手一張，就把那兩人震得後退了四五步。

憑殺人王的身手，他們當然不是對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想不依不饒也不成，縱然他們兩人都氣得眼睛直冒怒火，張着眼睛猛瞪苗子，口裏却誰也不敢向苗子發橫。

因爲，他們都怕得罪苗子，如果苗子因他們言語失當，而偏向對方，自己可就划不來了。

苗子震住他們之後，微微一笑道：「我們公子想和兩位談一談，兩位賞個『光』如何？」

不待他們過去，胡圖公子已自走了過來，抱拳唱了一聲「喏！」道：「在下胡圖，請敎兩位尊姓大名。」

那二人報了名，一位姓張字子和，一位姓王字希成，他們兩人年紀都不大，約在二十出頭，三十不到之間。

他們的武功都算不弱，可是他們的舉止顯出他們都不是久走江湖的人。

他們沒有眞正江湖人那份江湖味和橫眉豎目的驃駻之氣。

糊塗公子道：「兩位有寃仇，如此互不相容，不知在下可得與聞，替兩位做一個和事老。」

張子和修眉一揚，戟指着王希成道：「他弟弟拐走了在下的妹妹……」

一話未了，王希成截口道：「不，是他妹妹誘跑了在下兄弟，在下兄弟只是一個讀書人，手無縛鷄之力，豈能拐跑一個會武功的女子。」

張子和道：「在下妹妹雖然粗通拳脚，却是性情溫和的本份姑娘，絕不會誘跑他弟弟。」

糊塗公子想了半天作難地道：「到底是誰拐跑了誰？實在很誰斷定。」

苗子忍不住道：「公子，不知小的可否說一句話？」

糊塗公子說道：「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苗子道：「也許他們誰也沒有拐跑誰，是他們兩個人商量好一起跑了。」

糊塗公子點頭道：「有理，有理！」

張子和道：「不，不，不，令妹絕不是那種人。」

王希成也搖着頭，道：「舍弟知書守禮，也絕不會做出私奔之事來。」

糊塗公子想了半天，忽然問出一句話，道：「你們誰家最富有？」

張子和道：「彼此都差不多，算是小康之家。」

糊塗公子又想了半天，搖頭苦笑道：「這就很難分清誰是誰非了。」

王張兩人打了半天，也無法分出强弱，經糊塗公子這一干預，比彼心氣也漸漸平和了下來，皺着眉頭，推敲起來。

糊塗公子嘆息一聲，道：「兩位不要心急，慢慢的找，兩位的弟妹總有被找到的一天，請恕在下打擾，就此告辭了。」

抱拳一禮之後，正待轉身離去，忽然有人接口道：「你們談的可是一對青年男女，在下倒略知一二。」

糊塗公子少不得止步望去，原來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江湖漢子，看他皮笑肉不笑的樣子，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有點犯疑。

張子和邁前一步，迎住漢子道：「正是一對青年男女，你可知他們的去處。」

那漢子不但沒有理話張子和，甚至望也沒有望他一眼，而他的眼睛已望着糊塗公子。

糊塗公子顯然有愛管閑事的毛病，自然而然的一抱拳說道：「請敎兄台尊姓大名。」

那漢子微微一笑，道：「在下郝子奇，江湖朋友都叫我順風耳。」

糊塗公子欣然道：「原來是郝大俠，久仰久仰！在下胡圖。」

順風耳郝子奇大喜過望地道：「原來尊駕就是胡公子，在下久慕公子助人爲樂，好義當先之俠譽，心儀已久，想不到在這裏得以見到公子，在下眞是欣幸極了。這件事有公子過問就好辦了。」

糊塗公子並不是眞正的當事人，可是他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問題，居然糊裏糊塗的含笑道：「好說，好說！郝大俠正看得起在下。」

順風耳郝子奇這才轉身向着張王兩人道：「兩位可知道胡公子在江湖上的身份和名望。」

張王兩人張目不知所答。

順風耳郝子奇笑道：「兩位眞是孤陋寡聞得可笑，遇見了江湖貴人，居然當面錯過，兩位要想找回你們的弟弟妹妹，可全在胡公子啊。」

張王兩人算是明白了順風耳郝子奇的意思，急急的請糊塗公子作主。

世界上很少這樣糊裏糊塗就把担子担在自己肩上的人，只有糊塗公子例外，不加思索的就答應了張王兩人，而且拍着胸脯道：「兩位放心，你們的弟妹交在我身上就是了。」

張王兩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糊塗公子道：「郝大俠，你可是見到過他們弟弟妹妹？他們的人現在何處？」

順風耳郝子奇道：「在下沒有見到他們，在下的朋友却親眼見到他們，而且，一直暗中盯住了他們。」

糊塗公子道：「你可以帶我們去找他們嗎？」

「當然可以，只是……。」

糊塗公子道：「您有什麼困難？」

順風耳郝子奇道：「困難倒沒有什麼，只是在下爲人作事有個規矩……。」

他有什麼規矩 凡是知道順風耳郝子奇的人，也就同時會知道他的規矩。

一個靠耳朵長混飯吃的人，他的規矩當然是要銀子。

糊塗公子却不懂這些，直言問道：「郝大俠有什麼規矩？」

順風耳郝子奇訕訕的一笑道：「常言有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下外號順風耳，替朋友們跑腿打聽消息，一切指望也就全在這上面……。」

糊塗公子算是明白了，哈哈一笑道：「郝大俠可是要銀子。」

順風耳郝子奇點頭一笑道：「公子算是明白了，不過在下不要銀子，只要珠寶和銀票。」

糊塗公子一楞道：「銀票不也就是銀子麼？」

順風耳郝子奇說道：「銀子太重了，百兒八十兩的，就能把人的腰壓得直不起來。」

糊塗公子一笑道：「說得也是，銀子帶在身上實在不方便得很。」

順風耳郝子奇道：「何況在下的起碼價是伍千兩銀子。」

苗子雙目瞪了起來，忍不住道：「你要伍千兩銀子！」

順風耳郝子奇淡淡的一笑道：「伍千兩銀子那只是起碼價，照目前他們兩人的身份來說，却要高一點。」

糊塗公子道：「那是多少？你就直說了吧。」

順風耳郝子奇道：「本來該要十萬兩銀子，但看在公子份上，在下只收伍萬兩好了。」

張子和當時就跳了起來，大叫道：「天啦！要五萬兩銀子，我們到那裏去找去啊？」

王希成道：「你……你……要敲竹槓，可找錯了對象。」

順風耳郝子奇笑道：「在下的價錢要得一點不多，你可知道你那兄弟乃是當今狀元之才，憑他將來的成就，在下只要五萬兩銀子，那是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

王希成似乎被「狀元之才」四個字堵住了嘴巴，「這！這……」這了半天，也沒說出一句話來。

糊塗公子點頭道：「五萬兩銀子買回一個狀元，不貴，一點也不貴，苗子，給郝大俠五萬兩銀子！」

苗子壯着胆子道：「公子，現在……現在……。」

糊塗公子一笑道：「別小家子氣了，給郝大俠吧。」

苗子取出五萬兩銀票，悻悻的塞到順風耳郝子奇手中，道：「銀票是給了你，你可要對得起銀子。」

順風耳郝子奇吃吃一笑道：「大管家，你這話可就太小看我郝某人了，你如果再出三萬兩銀子，我郝某人甚至可以把他們兩人親自送回來，交到你們手中。」

苗子冷笑一聲，道：「你倒眞會製造發財機會。」

糊塗公子接口道：「好，你把人送回來，本公子再付你五萬銀票。」

順風耳郝子奇一伸手，話還沒有說出口，苗子先截口道：「銀貨同訖。」

順風耳郝子奇，笑了一笑道：「好，咱們明天王家莊見，」轉身就走。

苗子叫道：「且慢！」

順風耳郝子奇停身止步，道：「大管家還有什麼高見？」

苗子道：「收了五萬兩銀子，就這樣走了麼，該不該留句什麼話。」

順風耳郝子奇道：「好，在下告訴你們，他們的人現在就在鐵樹道觀，你們如能先把他們接回來，另外那五萬銀子，在下就奉送了。」

順風耳郝子奇帶走了五萬兩銀子，只留下了那句話。

如果那句話是假的，那五萬兩銀票就等於泡湯了。

苗子是見怪不怪，張子和和王希成却對糊塗公子有着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王希成請大家到王家莊等候順風耳郝子奇的回信，可是第二天等了一天，直到天黑之後，莊外才來了一輛馬車，馬車上共有三個人。

一個死人，兩個活人。

死人就是順風耳郝子奇，他右手抱着五萬兩銀票，左手握着一張紙條。

「公子，你幾乎又要上了當了，一切都是他在搗鬼，而且，他更不是什麼順風耳。」

王希成的弟弟王希和與張子和的妹妹張玉鳳無恙回來了，只是他們被點了穴道，問起經過情形，什麼都不知道。

糊塗公子離了王家莊，迎面來了一位面目清秀，青衣打扮的半大童子，攔住他去路，問道：「公子爺可是姓胡？」

糊塗公子笑道：「小哥問對了。」

那童子露齒一笑，欠身道：「敝主人有請公子移駕一談，請！」

不問可否，也不給糊塗公子問話的機會，身子一側 看似頗有禮貌的肅客，骨子裏却大有霸王請客的意味。

糊塗公子好氣性，笑了一笑，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那童子道：「我叫青兒。」

糊塗公子道：「那你帶路吧。」

那童子指着路旁一間茶舖道：「敝主人就在那間茶舖裏有候公子，公子請！小的不敢僭越。」

路旁共有三間茶舖，那是最小的一間，裏面除了一位年輕公子外，別無其他的茶客，顯得有點特別。

不過糊塗公子不在意這些，也不注意這些，搖搖擺擺的進了茶舖，向着起身相迎的那年輕公子 抱了一拳道：「辱承寵召，不知兄台有何見敎。」

那是一位很斯文清雅的公子，滿口雪白的牙齒，挑着眉兒，道：「你猜呢？」

好像老朋友似的答話，叫人很難以應付。

糊塗公子道：「兄台可是有什麼困難需要在下效力。」

那公子當時眉梢一鎖 滿面笑容頓時齊化烏有，冷冷的道：「你以爲什麼人都要找你帮忙 你也未免……」忽然話聲一頓，臉上寒冰也立時消失，恢復了笑容，道：「你看呢？」

糊塗公子搖搖頭，道：「請你直說了吧。」

那公子道：「本公子是來向你討一個『謝』字！」

糊塗公子怔了一怔道：「討一個『謝』字？」

那公子說道：「因爲你欠了本公子的情。」

糊塗公子大惑不解地道：「我欠了你的情？」

那公子道：「我替你省了五萬兩銀子，也替你救回了一對有情人，你說你該不該謝謝我？」

糊塗公子道：「順風耳是你殺的？」

那公子笑笑地道：「我倒沒有動手，是小青兒出的手。」

糊塗公子說道：「小青兒就是殺人凶手？」

那公子聽出語氣不對，一怔道：「什麼殺人凶手？」

糊塗公子道：「殺死順風耳郝子奇的凶手。」

接着，喝聲道：「苗子，把小青兒給我拿下。」

那公子臉色突地一變，喝道：「你……你……」

糊塗公子飛出一指，把那公子想說的話，都給堵回去了，因爲他已被糊塗公子一指閉住了穴道，穴道被制，自然只有瞪目張口的份兒了。

可是，他心裏却驚悸到了極點，做夢也想不到這糊裏糊塗的糊塗公子，居然有着一身出奇的功力，出手就制住了自己。

青兒眼觀目睹，氣得大叫一聲，道：「好小子，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難怪人人都叫你糊塗蛋，我和你拚了。」身子一矮，便取糊塗公子。

苗子那能讓他接近糊塗公子，大喝一聲，截住了青兒就是一招「餓狗撲食」。

小青兒的身子可膩滑得緊，一縮頭旋身，居然避開了苗子一擊。

苗子鱉了滿肚子的氣，可一下子全發了出來，嘿！嘿！兩聲乾笑，手下一緊，使出了成名露臉的眞功夫。

小青兒一身功夫相當不俗，只可惜當面的對手是經驗豐富，不知手下留情的當年殺人王。

三幾招下來，小青兒的輕巧功夫可就招架不住了，第四招，小青兒可就躺在地上了。

糊塗公子吩咐一聲，道：「走！把他交給地方官去！」

苗子提起小青兒，正要走出茶舖時，茶舖外面一連出現五個人，二男三女，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太婆。

老太婆冷冷的說道：「給我把人放下來。」

苗子微一猶疑，只見眼前白光一閃，手腕一麻，腕脈處，已然多了一條銀色繩子，銀色繩子一收，手中小青兒已落在地上。

接着，銀色繩子一收一抖，苗子竟被帶得身子一翻，叭的一聲，跌了一個狗吃屎。

苗子一生殺人無數，幾曾吃過這種虧，當下怒從心起，哇哇大叫一聲，雙腿一剪，挺身站了起來，鏘然一聲，手中鋼刀可就出了鞘，雙目暴睜，充滿了殺氣。

糊塗公子一揮道：「苗子，先退過一旁去。」

老太婆身形一晃，就到了糊塗公子桌前，望着糊塗公子冷哼一聲，道：「你好大的狗胆，報上名來。」

同時，那年輕公子已被另外二個女人抱到另外一旁牆邊去了。

糊塗公子道：「敝姓胡，單名一個『圖』字，老太太你這樣一進來，就把殺人凶手搶了過去，不覺得太冒失了麼？」

那老太太翻着眼睛打量了糊塗公子一陣，語氣忽然緩和下來，道：「你就是糊塗公子麼？」

糊塗公子道：「不錯，學生就是胡圖公子，老太太知道學生？」

老太婆道：「公子名滿江湖，老身久仰了。」

糊塗公子道：「老太太可知小青兒乃是殺人兇手？」

老太婆道：「他殺了誰？」

糊塗公子道：「順風耳郝子奇。」

老太婆道：「你親目所見？」

糊塗公子道：「這……是他們自己承認的。」

這時，那年輕公子的穴道已被解開，緩過氣來，走過來道：「誰眞的殺了人，那只是逗逗你的。」

糊塗公子愣然道：「啊！你們沒有殺人？」

年輕公子道：「你也不想想，眞要殺了人，也不會自己承認是凶手呀！」

糊塗公子拍了一下自己腦袋，笑道：「兄台說得對，在下向你陪禮。」

他眞的向那年輕公子行了一禮，告罪道歉。

那年輕公子又好氣，又好笑的揮了一揮手道：「算了，算了，笑我們主僕，誰叫你是糊塗公子哩！」

糊塗公子道：「我胡圖公子怎樣？」

那年輕公子道：「你名氣太大了，我們惹不起你，只有認了。」

糊塗公子訕訕的道：「小弟可不是仗勢欺人的人，剛才那只是誤會，請不要介意。」

那年輕公子道：「你現在也該請教請教兄弟的姓名了吧！」

糊塗公子面色一紅道：「該！該！該！請教兄台……。」

那年輕公子一笑截口道：「小弟姓金，也是單名，叫金英。」

糊塗公子抱拳道：「久仰！久仰！」

金英笑道：「我這『金英』兩字，可是初次出現江湖，你從那裏聽說過？」

糊塗公子笑道：「我……我……只是客氣客氣而已。」

金英轉臉向那老太婆揮了一揮手，道：「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辦你們的事去吧。」

那老太婆應了一聲「是」，沒多說一句話，也沒和糊塗公子打招呼，領着二男二女默默的走了。

金英叫了一聲，道：「胡兄，咱們主僕兩人可要向你要點公道。」

糊塗公子道：「什麼公道？」

金英笑着道：「我們要好好的吃你一頓。」

糊塗公子笑道：「當然，當然，只是這裏沒有什麼好吃的。」

金英道：「我們不會到有好吃的地方去麼？」

糊塗公子不禁點頭說道：「是！是！是！」

糊塗公子和金英公子走後，茶舖後面走出來兩個人，望着糊塗公子和金英公子的背影，半天沒有回過神來。

後來，他們同時輕嘆一聲，回到糊塗公子剛才坐過的桌子上坐下。

那是兩個老江湖，四五十歲的金色年華，有經驗，有火候，還有體力。

他們兩人，一人名叫郭東來，一人叫做郭西來，聽名字就知道他們是同胞兄弟，更知道東來是哥哥，西來是弟弟。

這兩兄弟在江湖上可是一對不大被人歡迎的人物，他們倒不是心黑手辣，殺人不貶眼的凶神惡煞，而只是專愛管別人的閑事，管得了固然要管，管不了也要管，因此，黑白兩道對他們兩兄弟都有點皺眉頭。

他們又想管閑事了。

老二郭西來皺了一皺眉頭道：「老大，你可曾看過金谷園的人向人低過頭？」

老大郭東來道：「沒有。」

老二道：「那今天可開了眼界了。」

老大道：「的確叫人開了眼界。」

老二郭西來道：「這件事太不尋常了，記得老人家說過，不尋常的事，背後定有文章。」

老大郭東來道：「老人家的話，向來都非常有道理。」

老二郭西來道：「老大，你看那糊塗公子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老大郭東來道：「身懷絕技的年青高手。」

老二郭西來道：「他不是呆子，也不是白痴，但是，爲什麼大家叫他糊塗公子呢？」

老大郭東來道：「江湖上的糊塗公子，可不是一天兩天與起來的，五年前就有他這一號了，事出有因，他這糊塗公子絕不是被人白叫的。」

老二郭西來道：「這樣說來，他是眞糊塗，而不是假裝的了。」

老大郭東來道：「要裝假，必有目的，這五年來，好像看不出他有什麼企圖，五年不是一天兩天，一千八百多個日子，可不是容易打發的一個數字。」

話題一轉，老二道：「老大，金谷園對他這樣將就，總不會沒有目的吧。」

老大郭東來一笑道：「你幾時聽說過金谷園好心好意替別人着想過。」

老二郭西來道：「那是說，一定有什麼陰謀了。」

老大郭東來點了一點頭，說道：「當然。」

老二郭西來道：「那也就是說，咱們兄弟有得熱鬧看了，機會來了時也可刹刹手癢了。」

老大郭東來冷哼一聲，道：「刹手癢，弄不好只怕招牌都會被砸掉。」

老二郭西來說道：「金谷園確是不好惹。」

老大郭東來道：「但我們兄弟可也不是欺善怕惡的人。」

老二郭西來道：「那你是說，咱們不能袖手旁觀。」

老大郭東來道：「如果被人識爲欺善怕惡，那倒不如從今而後，回家去抱老婆孩子的好。」

老二郭西來一笑道：「可惜！我們沒有老婆孩子可抱。」

老大郭東來道：「那就天陰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

老二郭西來接口道：「只好幹了，好！咱們就幹！兄弟先走一步了！」

他一長身，從椅子上站起來，步子還沒邁開，門口已經冒出一人，橫身擋住了出路。嘿嘿！冷笑說道：「夜路走得多，總有碰鬼的一天，兩位今天的運氣可不大好。」

那是一個又乾又瘦的老頭子，駝背彎腰，站在那裏，風都吹得倒的樣子。

他樣子差勁，說出來的話，可比他的樣子唬人多了。

老二郭西來哈哈一笑，道：「你認識我們兄弟？」

那老頭子道：「我老頭子還不屑認識你們。」

老大郭東來站起來道：「你是金谷園的朋友了？」

那老頭子道：「金谷園還沒在老夫眼裏。」

老二郭西來道：「那麼，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老頭子道：「管閑事的人。」

老二郭西來敞聲大笑道：「你這不叫

『孔夫子門前賣孝經，班門弄斧』麼？」

那老頭翻動了一下眼皮子，道：「你們還沒那氣候啦！就不知自己是老幾。」

老大郭東來冷笑一聲，道：「牛皮人人會吹。」

那老頭子道：「咱們賭點什麼？」

老大郭東來道：「咱們兄弟可是軟硬不吃，老少不饒，動上了手從不留情。」

老頭子道：「正合老夫味口。」

老大郭東來道：「你要賭什麼？」

老頭子道：「賭你們少管閑事，同時，替老夫辦一件事。」

老二郭西來道：「你輸了呢？」

老頭子道：「你們說吧。」

老大郭東來道：「只要你少來碍手碍脚，就成了。」

老二郭西來又說道：「怎麼樣一個賭法？」

老頭子道：「你們兄弟同上，老夫十招之內如朱不能把你們摔倒地上，就算是老夫輸了。」

老二郭西來摸着自己鼻子道：「你要我們兄弟齊上？」

老頭子輕笑一聲，道：「要你們兄弟同上，老夫還是看得起你們啦。」

老大郭東來氣得大叫一聲 道：「好，咱們兄弟就鬥鬥你這大言不慚……的東西。」心裏想罵老鬼 話到口邊，忽然改了口。

老頭子眞是人老成精，完全看透了郭東來的心念似的，笑了一笑，道：「爲什麼不罵老鬼了，莫非心裏已經怕了。」

這種話簡直在揭人的皮，郭東來脖子一紅，大喝一聲道：「老二，咱們上。」

多少年來的配搭，加上多少年來的經驗，郭氏兄弟的聯手出擊，在江湖上堪稱一絕，非常叫人頭痛。

郭東來話聲出了，郭西來已是心意相通，二條人影同時一矮，射向那老頭子。

三條人影剛一接觸，就自動退了回來，同時，兩兄弟臉上都變了顏色，變得又紅又紫。

老頭子沒有下殺手，只是封得緊，他們連半招都遞不進去。

老大郭東來暗暗吸了一口氣，輕聲道：「老二，咱們打加官。」

這是他們兄弟的暗語，聽得那老頭子哈哈大笑，道：「我老頭子很有耐心，你們慢慢的商量，商量好了，再出手吧。」

郭老二想反唇相罵，却被老大用眼色止住了，對方來歷不明，武功高不可測，可不能口無顧忌的亂罵了。

微一交換眼色，二條身子又撲向了那老頭子，這次，他們可使出了壓箱底的本事，把平生只使過二次的「二龍剪水」手法使出來了。

對方太高了，久戰必敗，只能孤注一擲。

老頭子微微一笑，道：「怪不得你們小有名氣，原來還會『二龍剪水』……」

老頭子此話一出，郭氏兄弟心裏已是凉了一大截，人家什麼都知道了，那還有出奇制勝的機會？

對方手影一翻，「二龍剪水」果然遇上了尅星，遞出去的招式，正好送到對方手中，腕脈一緊，全身功力都失去了。

只聽，「叭！叭！」兩聲，郭東來向東，郭西來向西，一邊一個，同時跌倒在地上。

他們跌倒的位置，也妙不可言，店中那麼多椅子桌子，他們居然沒有碰上一件，這種手法，如果再不服氣，那他不是糊塗蛋，就是白痴了。

郭東來兩兄弟臉紅脖子粗的低下了頭，只有認了。

老頭子拍了一拍他們肩頭，笑嘻嘻的道：「別難過，栽在我老頭子手中，並不算丟人，咱們先吃點什麼的。」

郭東來訕訕的問道：「你老人家上下如何稱呼？」

老頭子道：「我老頭子沒有上下，只有中間。」

郭東來望着郭西來，兩人同時站了起來，郭東來驚叫一聲，道：「你老人家莫非是中神通葛老前輩！」

中神通葛一非微微點頭道：「心裏好過些了吧。」

原來，當今武林中最出名的五個人是：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

中神通就是這位糟老頭子葛一非。

郭東來能不服氣麼？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晚輩兄弟能被老前輩看中提携，是我們無上的光榮，老前輩但有所命，晚輩兄弟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郭西來接着道：「但不知老前輩有何差遣？」

中神通葛一非笑笑地道：「咱們的事慢慢再談……老夫倒要問問你們，你們對那糊塗公子知道多少？」

郭東來道：「據晚輩所知，他是當朝告老還鄉胡太師的三公子，自幼聰明絕頂，後來生了一場大病，就不大正常了，五年前出道江湖，由於他到處吃虧上當，所以落得大家叫他糊塗公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他笨不笨？」

郭東來道：「平時一點都不笨，只是遇上事情就比不上人家了。」

中神通葛一非又問道：「你們可曾看出他的武功家數？」

郭東來道：「他武功奇高，却沒有一定的手法，好像各門各派的武功他都知道，剛才，他向金谷園金二姑娘出手，只用了一招平易的『仙人指路』，就把金二姑娘制住了。」

中神通葛一非點了一點頭，道：「能化腐朽爲神奇，他的功力確然有了相當火候。」

郭西來道：「他有一個隨從，功力也稱得上一流身手，金谷園七小之一的小青兒，在他手下沒有走滿五招，只是他那隨從動手之際，霸氣忒甚，分明也是一位粗綫條的人，一個糊塗蛋，加上一個莽撞鬼，那能不到處吃虧上當。」

中神通葛一非一怔道：「你說他那隨從是一個莽撞鬼？」

郭西來道：「他就不是莽撞鬼，也絕不是一個有頭腦的人。」

中神通葛一非問道：「他有五十多歲了？」

郭西來道：「沒有那麼大的年紀，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漢子。」

中神通葛一非自言自語道：「那他一

定是換了隨從了。」

郭西來道：「當他的隨從實在是一件苦差事，誰能老幹下去，有機會能不離開他？」

郭東來忽然問道：「你老人家可知道他的師門來歷？」

中神通葛一非搖了一搖頭道：「老夫還沒有見過他出手，還無法研判。」

中神通葛一非和郭氏兄弟在這裏研究糊塗公子，而糊塗公子和金英已經趕到了前面一大市集裏。

他們沒有進酒館，金英領着糊塗公子進了一座大宅第，糊塗公子不糊塗地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金英神秘地笑道：「小弟要敲你一記竹槓，到時候你付帳請客就是，反正有好吃的東西就是。」

糊塗公子笑道：「這裏可是地下酒家？聽說這種酒家還有……還有……嘻！嘻！嘻嘻……」

金英玉面緋紅的啐了一口，道：「你也不老實……」

糊塗公子道：「我只是聽說，可從來沒有來過這種地方。」

金英道：「可是這裏不是那種地方，只是專做食家生意的『易牙居』，你聽說過『易牙居』沒有？」

糊塗公子笑道：「聽說過。」

金英怔了一怔道：「你聽誰說的？」

他不能不問，因爲這「易牙居」的名稱，只有他們自己的人才知道。

糊塗公子笑道：「不是你剛告訴我的麼？」

金英一愣笑道：「你原來一點不糊塗……。」不對，當面說人糊塗，大不禮貌了，金英欲待收口已是不及。

糊塗公子果然生氣的一板面孔，道：「誰說我糊塗來着，哼！比精明你們都差得遠哩！」

當然，喝醉了酒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是醉鬼，糊塗公子也絕不會承認自己是糊塗蛋。

其實，他這種表白方法，已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金英笑道：「小弟可不是這樣想。」

「你怎樣想？」

金英道：「小弟有四個字批評你：『大智若愚』！」

糊塗公子哈哈大笑道：「金兄可眞是小弟的知心之人也。」

金英不知怎的痴痴的望着糊塗公子，把一張臉脹得緋紅，過了好久、好久，金英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恢復了常態。

「易牙居」要什麼有什麼，一頓豪食下來，要了糊塗公子一張一千兩銀子的銀票。

糊塗公子唯一的嗜好就是精衣美食，金英知道他比他自己都清楚，出得易牙居，金英謝道：「這次破費你太多了，小弟還有一處更有風味的地方，肯不肯賞光，讓小弟作一次小東？」

糊塗公子和金英很談得來，當下便點頭道：「好極了，金兄對食道之精，小弟自愧不如，能有機會請益，敢不應命。」

這次，金英花了二千兩銀子，每個人只吃了一小碗黃澄澄的湯汁，那湯汁的味道，說多美就有多美，簡直是令人無法形容。

糊塗公子饞口大開，訕訕的道：「我們再來一份吧。」

金英搖頭笑道：「沒有了。」

糊塗公子不悅的道：「金兄可是捨不得二千兩銀子！」

金英哈哈一笑，道：「胡兄，你看小弟是捨不得銀子的人麼？」

糊塗公子道：「那你爲什麼問也不問，就知道沒有了？」

金英道：「胡兄可知道這道湯的名稱嗎？」

糊塗公子道：「這與有沒有難道有關連？」

「當然有，你可知道，這道菜名叫『百靈羹』，是用一百種靈鳥的舌尖調製而成，一百種靈舌豈是說要就要得到的。」

糊塗公子道：「你剛才不是一要就要到了麼？」

金英笑道：「你以爲小弟一要就要到了，其實小弟已經訂了三個月了。」

糊塗公子道：「你已經訂了三個月了，倒讓小弟檢了現成，多謝！多謝！」

金英笑道：「區區微忱，聊表寸心，何謝之有。」

糊塗公子愕然道：「你是專爲小弟準備的？」

金英道：「胡兄義佈四海，小弟心儀已久，這番赤誠攀交，尚請胡兄莫棄。」

糊塗公子笑着道：「金兄，你如此用心良苦，眞敎小弟感愧無已，你這朋友，小弟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小弟那有不交之理。」

金英欣然道：「此話當眞？」

糊塗公子道：「小弟別無所長，向來說話算話。」

金英道：「小弟可想與胡兄義結金蘭啊！」

糊塗公子說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金英打鐵趁熱，馬上吩咐準備香燭，當即盟天結義，定了稱呼，金英比糊塗公子小了六歲，算是小弟。

金英好不高興，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大哥，小弟已經替你安排了一處宿處，你先歇歇，小弟告假一天，明天再來陪你……。」

說話如風，人更像一陣風，話未說完，人已飄風般的走了。

金英替糊塗公子準備的地方是一座非常精美的獨院，苗子吩咐侍童侍女退去之後，斗着胆子，向糊塗公子道：「公子，苗子想了很久，覺得還是把這條命還給你的好。」接着，閉起雙目，肅然道：「請公子下手吧！」

糊塗公子含笑說道：「你眞的不想活了？」

苗子道：「小的本來不想死，可是這樣下去，自己氣也要氣死，倒不如現在死去，樂得少受活罪。」

糊塗公子問道：「你有什麼事過不去的？」

苗子道：「我自己倒好得很，只是替公子難過。」

糊塗公子笑道：「替我難過，我有什

麼事要你煩心的？」

苗子冷冷的道：「公子你的爲人，沒有一件事叫人見了不難過。」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你這樣關心我？」

苗子道：「我爲什麼要關心你，你根本不值得我關心。」

糊塗公子道：「我既然不值得你關心，你爲什麼這樣憤憤不平呢？」

苗子一時不知所答的：「我……」

糊塗公子忽然手搭在苗子肩頭上，道：「你放心，我不會吃大虧的。」

這不是糊塗話，是一句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的話。

苗子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公子可看出那金英乃是一個女孩子？」

糊塗公子點點頭道：「我知道他是金谷園的二姑娘，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辣手嫦娥。」

不但知道她是女孩子，而且知道得更詳盡。

苗子道：「她這樣巴結公子，定然居心叵測。」

糊塗公子笑了笑道：「我知道。」

糊塗公子什麼都知道，苗子發現自己眞是個大傻瓜，一時之間，竟想不出該說什麼話才好。

糊塗公子也沒有表露自己的心意。

但苗子却瞭解了一件事，糊塗公子不是眞是糊塗，而是在進行一件重大的事情，因爲他裝得太像了，所以把自己也弄糊塗了。

糊塗公子忽然話題一轉，道：「你的『苗子三絕』刀，練得怎樣了？」

苗子道：「已經心領神會了。」

糊塗公子點了一點頭，又教給他一招刀式，道：「你現在可以練這一招『驚神泣鬼』了，你把這招刀法練得神化之後，你在用刀上的成就，就很少有人會趕得上你。」

苗子可是用刀的行家，自練了苗子三絕刀之後，已發現自己原來仗以成名的「修羅三刀」已是等而下之，如今糊塗公子又傳授他一招「驚神泣鬼」，而且說出這等話來，自己這番因禍得福的收穫，可就太大了。

武林人物，傳藝之恩，視爲天高地厚，苗子止不住眞情激盪，感動得俯伏在地道：「公子，小的……小的……」什麼話也道不盡他這時的感激心情。

糊塗公子揮了揮手道：「不要說了，你的心意我都知道，現在，我也該告訴你一件事了。」

什麼事，苗子望着糊塗公子，却不敢多問，因爲這時糊塗公子在他心目中已是又感激又敬佩，仰之彌高了。

糊塗公子接着道：「以你過去的所行所爲，本來百死不足以贖其罪，你道我爲什麼不取你之命，祇因你對令堂一片純孝，有道是『百善孝爲先』，是以本公子貸你一死，給你一個改過自新、贖罪自救的機會。」

苗子悚然而驚，出了一身冷汗。

糊塗公子接着又問道：「你現在還想不想殺人？」

苗子一怔道：「是呀！小的自追隨公子以來，心中那股殺人的念頭，不知怎樣沒有了。」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因爲你不再練修羅三刀了，所以你也就沒有了那種殺人的渴念。」

苗子恍然而悟，道：「那『修羅三刀』害人不淺！」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現在話已經說明了，你可以安心的去休息了。」

苗子的心情平息了下來，不再杞人憂天了。

第二天，金英興冲冲的來了，道：「大哥，你有空沒有空？」

糊塗公子笑道：「我是天天有空，也天天沒有空。」

金英笑道：「那你是無事忙了。」

糊塗公子道：「飽食終日，總得找些事情做做。」

金英道：「小弟給你找點事情做好不好？」

糊塗公子道：「太麻煩的事，小兄可沒有興趣。」

金英道：「一點不麻煩，小弟請你去見一個人。」

糊塗公子道：「什麼人？」

金英道：「家母。」

糊塗公子又問道：「伯母就住在附近麼？」

金英道：「她是路過此地，聽說小弟結拜了一位大哥，心中高興，想請大哥去談一談。」

糊塗公子道：「你母既然就在附近，小哥禮當前往拜見。」

一路上，糊塗公子只和金英談些飲食之道，衣着之類的事，倒是金英忍不住問道：「大哥，你對小弟知道些什麼？」

糊塗公子道：「你不是姓金麼？」

金英道：「不錯，小弟是姓金，可是你還知道小弟些什麼？」

糊塗公子道：「這有關係麼？」

金英道：「當然有關係，小弟要是對你存心不善哩！你也不打聽打聽清楚。」

糊塗公子笑道：「這個小兄放心得很，你不是那種謀人錢財之人。」

金英笑道：「何以見得？」

糊塗公子道：「因爲小兄頗精命相之學，兄弟你的家財比小兄多得多，豈會打小兄的主意。」

金英道：「難道我就不會打你別的主意麼？」

糊塗公子笑道：「小兄除了好食之外，別無所長，有什麼主意好打。」

金英笑道：「譬如，我打你人的主意哩！」

糊塗公子道：「那最好不過了，家父就常常罵小兄只會花錢，沒有出息，如果有人打小兄的主意，那正好替家父省去一個花他銀子的人。」

金英氣得暗罵一聲，道：「眞是一條死豬！」表面上却打了一個哈哈，道：「這樣說來，大哥是吸血螞蝗，誰也招惹不得了。」

糊塗公子道：「兄弟，你可是後悔和小兄結拜了。」

金英搖了一搖頭，道：「不！我正要找一個人帮我花銀子……大哥！」忽然面

色一肅，叫了一聲。

糊塗公子一震道：「什麼事？」

金英道：「大哥，你雖然是一個大而化之，隨便慣了的人，小弟却不願我娘看輕了你，所以有些事，小弟還是要向你先說明。」

糊塗公子道：「你說吧，小兄記在心裏是了。」

金英道：「你在江湖上聽說過金谷園沒有？」

糊塗公子點了一點頭道：「金谷園是當代武林三大大豪之一，兄弟莫非也與金谷園有關？」

金英說道：「小弟就是金谷園的人，江湖上人見人怕的金姥姥，就是小弟的奶奶，你在未見家母之前，心裏最好有個準備。」

糊塗公子道：「準備什麼？你們金家雖然厲害，絕不會六親不認吧。」

金英道：「當然不會六親不認，不過你總不能叫人看輕了你呀！」

糊塗公子笑道：「咱們只是結拜兄弟，又不是到你們金家去當女婿，不患得，不患失，看輕看重有什麼關係。」

金英玉面倏的變得通紅，暗暗橫了糊塗公子一眼，恨恨的暗罵了一句道：「死相，……」

忽然，雙眼一直，發現了什麼似的，心念急轉，暗暗嘆息一聲，忖道：「他的人品倒眞還不俗，說得上是千中選一的俊朗之士，可惜，是隻綉花枕頭……。」

糊塗公子一笑道：「兄弟，你不認識我了。」

金英心神一收，道：「家母在金谷園的身份，僅次於我奶奶金姥姥，對人慣於發號施令，如果言語有什麼不當之處，大哥可要看在小弟面上，忍讓一二。」

糊塗公子點頭道：「伯母乃是長輩，這個小兄理會得：兄弟可別忘小兄家中也有不少規矩，小兄不會令你難看。」

金英吁了一口氣道：「這樣小弟就放心了。」

糊塗公子隨着金英出了市集，行不多遠，進了一座大莊院，金英領着他穿堂入室，請他等在一座精美的小客廳裏。

片刻之後，金英陪了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年美婦人出來，那是一位美得令人非常目眩的美人，風姿綽約，儀態萬千，端莊中帶着親切的微笑。

糊塗公子已是離座而起，恭立相待。

糊塗公子已經知道她就是金英的娘，金谷園的聖手飛花金大奶奶了。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緩步輕飄的走到糊塗公子近前，鳳目異采連閃的看了他幾眼，最後微微的點了一點頭。

金英這才搶步而出，道：「大哥，這就是我娘。」

糊塗公子一撩衣襟，拜倒在地道：「小侄胡圖拜見伯母，並請伯母金安。」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擺手發出一股無形的勁力，托起糊塗公子，含笑道：「賢侄少禮．請坐下說話。」

糊塗公子告罪落座。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含笑點頭說道：「不錯！不錯！英兒很有眼光，我這就放心了。」

糊塗公子面頰微微一紅，欠身道：「伯母過獎，胡圖汗顏之至。」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隨口問了糊塗公子一些家世，又閑話了幾句家事，禮貌的留下金英和糊塗公子回到內室去了。

這種見面，完全是一種禮貌，當然不會有太多的話可談，聖手飛花金大奶奶抽身而退，糊塗公子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抹了一抹額前汗水。

金英調侃地笑道：「大哥，你好緊張啊！」

糊塗公子笑道：「不緊張！不緊張！只是有些呼吸不上來。」

金英挨在糊塗公子身前坐下道：「大哥，你猜，我娘對你的印象如何？」

糊塗公子道：「還不是壞極了。」

金英道：「不！不但不壞，而且是好極了。」

糊塗公子道：「你怎樣知道？」

金英道：「知母莫若女……不！我該說知母莫若子，我當然看得出來。」不知怎的，他的臉色忽然紅了一大片。

糊塗公子挺了一下胸膛，道：「總算沒有丟你的人！」

金英呼喚了一聲，道：「大哥，小弟要和你商量一件正事了，如果小弟說話不妥，大哥可不要生小弟的氣。」

糊塗公子道：「兄弟，你這樣說，就太見外了，你我兄弟情同手足，說話那來這多顧忌。」

金英一笑，說道：「那麼小弟就放胆說了。」

糊塗公子道：「要說就說吧！別婆婆媽媽了，好像女孩子似的。」

金英無由的臉色又是一紅，嚅嚅地道：「我娘有意替你說一門親……。」

糊塗公子雙手齊搖，打斷金英的話道：「使不得！使不得！我已訂過婚了。」

金英道：「訂過婚又有什麼了不起，男子大丈夫，討上三四個老婆，也不足爲奇。」

糊塗公子怔了一怔，說道：「這……這……。」

金英說道：「我想令尊也不止一位夫人。」

糊塗公子道：「他……他……。」

金英一笑道：「所以，你也不要死腦筋了，你先別一口回絕，我給你看看這姑娘的模樣兒，再說好不好。」

他顯然是早有準備，只見他一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幅細絹畫像，攤在茶几上，道：「你看，這樣的美人兒，你到那裏去找。」

畫像中的人兒，確實太美了，美得令人無以形容，反正一個字，就是「美」！

糊塗公子看得出了神，金英推了他一下，含笑道：「大哥，只要你一點頭，她就是小弟的大嫂了。」

糊塗公子嘆息一聲，道：「我……我也不知該怎樣說了，兄弟，你替我出出主意，好不好。」

金英暗罵一聲，忖道：「男人就是這樣，說得嘴硬，其實全是假的。」

笑了一笑，金英道：「如果你要聽小弟的主意，小弟是全力贊成你討這個才貌雙全的大嫂。」

糊塗公子囁嚅地道：「她……她……了做二房麼？……。」

金英道：「這就很難說了……不過事在人爲，只要你有心，咱們總有辦法。」

糊塗公子說道：「你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金英道：「小弟倒有個辦法，你先別急，待小弟去問我娘，如果他老人家點點頭，那就皆大歡喜了，你先坐坐，小弟很快就回來。」

金英甩下糊塗公子一個人走了，這次糊塗公子却等得心焦不已，等了老半天，金英才神色沮喪的回來。

糊塗公子心中冷了半截，嘆聲道：「看來是完了。」

金英道：「家母說，如果要琪姑娘做二房，那就不用再提了，大哥，小弟嘴巴都說破了，恐怕帮不上什麼忙了。」

糊塗公子低頭不語，在房中一來一往的走來走去，走個不停。

金英忽然大叫一聲，道：「有了，小弟有了一個好辦法。」

糊塗公子興奮的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金英道：「常言有道『先到爲君，後到爲臣』，咱們先把琪姑娘娶過來，她不就是正室大房了麼？」

糊塗公子搖了一搖頭，道：「不行，因爲我原來訂的親是我表妹，這種辦法行不通的。」

金英雙手一攤道：「這樣說來，那你就只有當沒有這回事，死了這條心吧！」

正當糊塗公子與金英計無所出的時候，忽然走來了一位小丫頭，把金英請出去了。

金英再回來時臉也笑了，眉也開了，糊塗公子的心也開了，笑問道：「可是有什麼好消息！」

金英道：「家母想出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倒是好得很，只怕大哥你自己不願意。」

糊塗公子道：「只要有辦法，我沒有什麼不願意的。」

金英道：「如果要你改名換姓，你也同意？」

糊塗公子不由一怔道：「要我改名換姓？……」

金英道：「眞要說起來，這也不算是改名換姓，只要你用另外一個名字和琪姑娘結婚，琪姑娘算是你另外一個名字的夫人，不就兩全其美了麼？」

糊塗公子道：「那我不是有兩個家了麼？」

金英笑道：「有兩個家，有什麼不好，左右逢源，倒是人生一大奇趣。」

糊塗公子道：「我是不是也要有兩種家世？」

金英道：「琪姑娘家大業大，自然不能嫁一個隨隨便便的人，你另外的家世不但要好，而且要門當戶對，你才有中選的機會。」

糊塗公子悻悻的道：「這……這就難了……。」

金英笑了一笑，道：「難是難，不過也不是絕對的難……」

糊塗公子聽出金英言外之意，大喜道：「兄弟，你要有了辦法，就別捉弄大哥了吧。」

金英笑道：「小弟要說出辦法來，你又怎樣謝我呢？」

糊塗公子道：「你要我怎樣謝，我就怎樣謝，好不好？」

金英道：「此話當眞？」

糊塗公子道：「君子一言。」

金英道：「好！」伸手和糊塗公子擊了一掌。

金英接着道：「事情太巧了，巧到大哥你該當有這份美好姻緣……。」故意頓了一頓，吊足了胃口，才緩緩的接口道：「家母有一位內侄，年紀正和大哥差不多，我的表哥不幸於年前被人暗算身死，如果大哥願意頂替小弟表哥的身份，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糊塗公子皺着眉頭，想了半天道：「小兄當然是願意極了，只是你舅舅方面會首肯麼？」

金英道：「我舅舅最聽家母的話，只要家母出了頭，我舅舅聞得一個兒子，那有不首肯之理。」

糊塗公子道：「令堂會點頭麼？」

金英笑道：「傻大哥，家母要不點頭，誰能想出這種主意來。」

糊塗公子道：「那是說令堂完全同意了。」

金英笑道：「廢話！」

糊塗公子一揖到地道：「小兄得此良緣，都是兄弟的成全，請受小兄一禮。」

金英閃身一讓，道：「別忙！別忙，現在還不是謝媒的時候。」

糊塗公子一怔道：「令堂不是已經答應了麼？」

金英笑道：「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家母就是答應了，那也只是我們站在你這方面的一頭熱，女方還沒有點頭哩！」

糊塗公子說道：「這豈不還是一場空嗎？」

金英道：「話也不能這樣說，一件事情的進行，總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去，現在我們自己方面算是準備好了，接下去，就是去說親、成親了。」

糊塗公子心急難耐的道：「什麼時候去說親呢？」

金英一笑道：「大哥，你不覺太心急了麼？」

糊塗公子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夜長夢多，還是越快越好，萬一被人捷足先得了去，豈不辜負了令堂一番美意。」

金英點了一點頭，道：「大哥說得是，可是這件婚事派人去說，總不十分妥當，只有家母親自去說，才十拿九穩，一說立成。」

糊塗公子道：「那就請令堂替小兄去走一趟吧。」

金英望了糊塗公子一眼，皺了一皺眉頭，道：「可是家母這次外出，乃是別有要事，在事情沒有辦妥之前，那能抽得空出來，大哥，事情是家母提出來的，她自然會替你辦，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糊塗公子道：「要小兄等，小兄當然只有等，可是就怕被人捷足先得去了。」

金英搖頭一嘆道：「煩惱皆因強出頭，也吧，誰叫我是你小弟，我這就再替你

去磨我娘去。」

糊塗公子長揖送走了金英，又在廳中踱來踱去，活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

金英再回來時，已是一面喜氣，笑哈哈的道：「大哥，我娘可眞喜歡你，答應替你專程去一趟程家，你的面子可眞大，簡直打破了我娘的慣例。」

糊塗公子作揖不止的道：「兄弟，謝謝你！謝謝你！令堂愛屋及烏，小兄還不都是沾了你的光。」

金英笑道：「你知道就好，將來小弟有什麼事求你時，你可不要拿蹻了啊！」

糊塗公子道：「將來兄弟有什麼事，小兄是火裏火去，水裏水去，決不一皺眉頭。」

金英調侃糊塗公子一陣，接着笑容一收道：「大哥，咱們得商量聘禮的事了，當然，其他金銀珠寶，自有小弟替你準備，但聘禮中必須有一件特殊的信物，可要大哥隨身之物，大哥身上帶得有麼？」

糊塗公子在身上摸了半天，搖頭苦笑道：「小兄，身無長物，什麼東西都拿不出來。」

金英道：「難道玉佩飾物之類的東西也沒有？」

糊塗公子道：「原來是有的，但後來都送給別人了。」

金英劍眉深鎖，打量了糊塗公子半天，忽然拍掌道：「有了，你手中這把扇子不是最好的定情信物麼？」

糊塗公子道：「這個行麼？這是小兄的隨身兵刄哩！」

金英伸手要過糊塗公子手中摺扇，扇骨是烏黑的，沉緬緬的，扇面原是金絲銀綫編織而成，但上面却貼了一層細絹，細絹上一面繪了一幅山水畫，一面寫了一首七絕詩。詩、畫、字都是絕世之作，堪稱藝林極品。

金英嘖嘖稱讚了幾聲，道：「大哥，如果捨得這把扇作聘，其他珠玉寶物，都不堪一比了，大哥捨得麼？」

糊塗公子微一猶豫，便點頭道：「兄弟認爲好，小兄又何惜於它，那就請你交給令堂吧。」

金英心裏可眞的高興極了，笑哈哈帶着扇子走了。

回到內室，金英把糊塗公子的扇子交給金大奶奶，邀功地道：「娘，女兒要他這把扇，可費了不少唇舌，花了不少精神啊！」

金大奶奶喜滋滋的道：「好！好！好！算你能幹，將來娘要奶奶重重的賞你就是了。」

金英嗤笑一聲，道：「奶奶有什麼好東西。」

金大奶奶道：「那你要什麼？」

金英道：「我現在什麼都不要，只要娘給女兒一句話。」

「什麼話？」

金英道：「你們千萬不要把女兒嫁給那綉花枕頭駮子。」

金大奶奶笑道：「那怎麼會吧，我們不是計劃替他說琪姑娘麼？」

金英道：「會也好，不會也好，我只要娘給我這句話。」

金太奶奶點頭道：「好！好！好！娘答應你了。」

金英正正經經的謝了金大奶奶。

驗明寶扇　程府說親

金大奶奶不在意的道：「去！你去把萬駝子叫來，看看這把扇子。」

金英應聲去把萬駝子找來了。

萬駝子年已五十開外，是江湖上有名的萬寶全書，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他是不是眞有這份能耐，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不過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搜奇尋秘上，倒是事實，因此，他的所知實在也不可忽視。

五十多歲的年紀，但蒼老得像是七十多歲的人，他在金家很有幾分地位，金大奶奶見了他，也沒有主人架子，笑哈哈的稱他萬老，請他平起平坐。

萬駝子接過金大奶奶交過來的扇子，舉起老花眼，審視了半天，才點頭道：「不錯，這就是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

金大奶奶道：「你看那詩詞字畫，可也是三耳先生的眞蹟？」

萬駝子道：「如假包換的眞蹟。」

金大奶奶道：「三耳先生距今怕莫有七八十年了吧，我眞想不通，怎會保持得這樣完美？而且，這把扇子同時又是殺人利器的兵刄。」

萬駝子道：「細絹本來不容易損傷，只要不打開扇面，就是和人動手，也傷不到扇面，因爲外骨兩側高出了半分，保護扇面極爲有效。」

金大奶奶點頭道：「說得有理。多謝你，你請回吧。」

萬駝子告退之後，金大奶奶又命金英把賈瞎子請來。

萬駝子如果眞是萬寶全書，那麼賈瞎子就是智多星。

由於賈瞎子眼瞎心不瞎，有目難見，心智方面畸形發展，養成了他最會想點子，動腦筋。

他是金谷園有數的謀士之一。

賈瞎子坐定了之後，金大奶奶把鐵木寶扇交到賈瞎子手中，道：「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現在鐵木寶扇已經到手，剛才萬駝子仔細鑑定過，他認爲這確是眞品，現在寶扇既然已經到手，下面的計劃，是不是可以改變一下？你仔細再想一想。」

賈瞎子道：「夫人如果沒有特別理由，最好不要改變原來的計劃。」

金大奶奶道：「寶扇已經到了手，何必再敷衍他？」

賈瞎子道：「如單以謀取寶扇來說，明搶瞎奪，都易如反掌，只是這樣來了，後患良多，實有未妥。」

金大奶奶冷笑一聲，道：「後患就後患，金谷園怕着誰來。」

賈瞎子道：「在當今武林之中，金谷園當然用不着怕誰，不過話不是這樣說，能夠清清白白脫身，又何必沾上一身泥，惹來煩人的寃魂債鬼呢？」

金大奶奶輕輕一皺黛眉道：「我只是有點不甘心，把這把寶扇送給程家，我們可不可以另外仿製一把假扇給程家？」

賈瞎子道：「我們放長綫釣大魚，利在最後的大收穫，不宜計較眼前得失。」

金大奶奶道：「我怕就怕程家將來發現其中隱秘，我們豈不替他們作嫁衣裳，空歡喜一場。」

賈瞎子道：「程家發現其中隱秘的可能性非常渺小，目前知道其中隱秘的，除了金谷園應無第二家，何況，來日時機一旦成熟，這隱秘也非告訴程家不可，那時才能把程家造成目標，使爲衆矢之的，而我們穩收漁人之利。」

金大奶奶道：「這樣就怕夜長夢多，發生意外變化，我認爲最安全的辦法，莫過於先弄到手爲强，把程家的一併弄來，那時，操諸在我，高興怎樣做，就怎樣做，豈不無憂無慮。」

賈瞎子一笑道：「程家可不是任人予取予求的人家啊！萬一不愼，弄得騎虎難下，反臉先成仇，那就更不好辦了。」

金大奶奶一蹙雙眉，道：「這樣就準能釣到這條大魚麼？」

賈瞎子道：「不會令夫人失望。」

金大奶奶心不甘情不願的勉强點頭，道：「好吧，就這樣做着看吧，如果進展一旦發生變化，咱們就不顧三七二十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力取程家堡。」

賈瞎子道：「事情如眞要發生變化，咱們也只有不顧後果的用霹靂手段了。」

金大奶奶道：「你下去之後，把我的意思告訴華木石一聲，準備人手，隨時候命。」

賈瞎子應了一聲：「是！」

金大奶奶接着又道：「傳命雙星四秀，明天隨我前往程家堡。」

賈瞎子告退之後，金大奶奶又吩咐金英道：「你去告訴糊塗公子，明天我帶他一同去程家堡求親。」

金英自然另有一套說話，把金大奶奶決心親自帶糊塗公子去程家堡求親的事告訴糊塗公子，而且說服糊塗公子把苗子留了下來，改由金谷園派了一男一女兩個俊秀童子聽他使喚。

糊塗公子這時已是高興得昏了頭，金英說怎樣，他就怎樣，完全聽金英的。

金英甚至把鐵木寶扇也先還給了他，要他在適當的時機親自交給程家。

路上非止一日，這天金大奶奶一羣人，浩浩蕩蕩的到了程家堡。

程家堡堡主程南庚和金谷園金姥姥都是同時代的人物，手中一把寒冰劍拚起命來，金谷園的金姥姥也無可奈何，所以在江湖上獲得了一個「銀劍飛霜」的美號。

在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五大高手之間，佔了右銀一席。

只是程家庚和金谷園比起來，就遜色多了，程堡主的功力雖然稱絕一代，可是牡丹雖好，沒有綠葉扶襯，充其量不過是一枝獨秀。單木撑天而已。

那裏比得上金姥姥手下人才濟濟，聲威之壯，獨步當今。

程堡主有一個兒子，叫程繼志，小時並不了了，大了也未能繼志，雖然家傳劍法厲害，到了他手中也只能勉强稱爲一流身手。

少堡主的武功成就雖然難望老堡主項脊，可是他生兒育女的本事却比老堡主强過數倍。

老堡主只生了他一個寶貝兒子，他却替老堡主生了三個孫子三個孫女，三男三女，湊了個「六合回春」之數。

老堡主對兒子能生孩子這一點，老懷至慰，把兒子身上的失望，都寄望於孫子身上了。

程玉琪在姊妹間她是第三，在兄弟姊妹間她是第五，她下面還有一個弟弟。

她母親生他們是先開花後結果，一女一男隔胎花。

大姐玉屏，二哥玉成，三姐玉霞，四哥玉麒，六弟玉麟。

程玉琪的母親杜若花，和金大奶奶馮把青早年都是有名的江湖之花。彼此私交很好，也聯手闖過江湖，可以說是手帕交，也可以說是好姊妹，因爲他們都是當年江湖七仙女中人物，金大奶奶是六姊，杜若花是七妹，正好小了一點點。

杜若花聽說金大奶奶來了，大喜過望的把他們接進了程家堡。

金大奶奶隨身帶着金英和糊塗公子一同進了內院。

杜若花原是見過金英的，但這時却不認識她了，她望着金英納悶了半天，忍不住笑問道：「這位少年公子小妹看來面善得很，就是一時想他不起來，……。」

金大奶奶笑道：「七妹，你的記性就是這樣差勁，連小英你都忘了……小英！還不快拜見杜姨。」

金英趕忙向杜若花行了禮，金大奶奶可不能再給杜若花追問下去，接着一指糊塗公子道：「蘭飛，這就是杜阿姨，快快向前拜見。」

金大奶奶的侄子當然姓馮，馮蘭飛就是糊塗公子現在的姓名。

糊塗公子原本長得一表人材，再加世家弟子，習性相染，應對之間，自然又大方又得體，行禮稱呼之際，可看得杜若花眼睛都直了。

金大奶奶笑盈盈的道：「七妹，你看我這侄子還能入目否？」

杜若花笑道：「六姊，小妹失禮，你這位侄子，小妹好像一點都記不起來。」

金大奶奶道：「你當然想不起來，他是我娘家的侄子，又沒有金家的財勢，所以至今在武林之中還是無名小卒一個。」

杜若花笑着道：「六姊說笑話了，令侄……。」

金大奶奶截口道：「他叫馮蘭飛，你就叫他蘭皐吧。」

杜若花道：「我看蘭飛不但武功成就極高，只怕文才方面也非一般書呆子可比，他一定是眼高過頂，平時不屑揚名顯姓，所以一旦龍飛九天，定必轟動天下。」

金大奶奶微微一嘆道：「他能有你所說的十分之一好，就好了。」

杜若花說道：「六姊，小妹別的比不過你，對於相人之術，自信還不會失之過遠。」

金大奶奶一笑道：「這樣說來，七妹你是很欣賞蘭飛了。」

杜若花道：「我要有這樣一個兒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金大奶奶笑道：「你有了三男三女還這樣貪得無厭，可眞是人心不知足，蛇吞

象。」

杜若花道：「多有什麼用，只有令人心煩不得安寧而已。」

金大奶奶笑道：「看來你們娘兒倒是很有緣，我就把他送給你好了。」

杜若花本能地搖搖手道：「這怎樣使得。」

這本是一句沒有多大意義的話，但在有心人耳中，却非常有價值，金大奶奶打蛇隨棍上，接口道：「那你就把他做女婿好了。」

杜若花一楞，道：「他看得上我的女兒？」

金大奶奶笑道：「七妹，不瞞你說，我六姊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特爲小侄來向七妹求娶一位千金小姐爲妻，不知七妹可還看得起六姊沒落了的娘家。」

杜若花心中可高興得不得了，可是高興頭上，她却沒有忘記公公的脾氣，不免皺起了一雙黛眉，一連道了幾聲：「這……這……這……」

金大奶奶道：「七妹，怎樣啦？咱們可是高攀不上！」

杜若花訕訕的道：「不！不！六姊可千萬不可這樣說，小妹因有公公在堂，得由他老人家作主才是。」

金大奶奶道：「理當如此，不過六姊先請你說句話，你心中可看得起小侄？」

杜若花道：「小妹當然是一千個願意，一萬個願意，這種女婿，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話聲一頓，輕喝一聲，道：「蘭飛，還不快拜見丈母娘！」

糊塗公子方待向前行禮，杜若花一笑搖手道：「且慢！六姊……。」

金大奶奶一蹙眉頭道：「七妹，你……。」口氣中已經多少帶上了不高興的意味。

杜若花道：「六姊，小妹可是有三個女兒啊……」

金大奶奶笑了起來，道：「糊塗！糊塗！六姊可眞老糊塗了，蘭飛總不成一口氣把三位賢侄女都娶過來……」

「蘭飛，你說，你想娶那位妹妹？」

金大奶奶的話轉變極快，絕不讓人多想多慮。

糊塗公子一怔，把玉琪姑娘的名字忘了。

還是金英一旁笑口接道：「琪姐姐最美，當然是要琪姐姐。」

金大奶奶點頭道：「對！只有玉琪和蘭飛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杜若花道：「玉琪最得老爺子寵愛，這却非得老爺子先點頭不可。」

金大奶奶無可奈何的輕嘆一口氣，說道：「好吧！這就看他們小兩口子的緣份了。」

杜若花道：「老爺子老眼不花，見了蘭飛如此才貌，料也不會放過。」

金大奶奶道：「老爺子呢？爲什麼沒有見到他。」

杜若花道：「他老人家正好出堡去了，大約晚飯時分可以回來。六姊，小妹先替你安排好住後，一待老爺子回來，小妹再替你正式接風好不好？」

金大奶奶笑道：「太打擾七妹了，實在過意不去。」

杜若花笑着道：「六姊，您這就見外了。」

普通一般人家招待客人，多半是主客與隨從分開接待，程家堡不是普通人家，招待客人的方式也和普通人家不一樣，他們是把主客和隨從人等安排在一起，給客人享受自己生活的自由。

杜若花一聲吩咐，便整理了一座獨院，請金大奶奶住了進去，連自己帶的隨從一同住了進去。

金大奶奶帶來的人，說不多也有二十多人，這座獨院當然就小不了。

這就是程家堡的氣派。

午後小睡片刻，杜若花已親自來到，道：「老爺子帶了一個朋友回來了，他爲了要陪客，不能抽身前來，請六姊帶二位侄兒去和老爺子見見面。」

金大奶奶問道：「我的來意老爺子知不知道？」

杜若花道：「他知道了。」

「老爺子的意思如何？」

「他老人家沒有表示意見，只請六姊帶領二位侄兒去相見。」

程南庚年近古稀，長得偉岸壯碩，短髭如戟，看他樣子，應是弄大刀，使重兵器的人才對，却想不到他竟是個使劍的名家。

程南庚迎着金大奶奶聲如洪鐘的道：「大奶奶光臨，寒舍生輝，老朽適逢外出，未能相見，罪過！罪過！」

金大奶奶一面行禮相見，一面笑道：「老爺子，您這樣一說，可要折煞晚輩了，晚輩一向窮忙，少來向老爺子請安，還望老爺子不要見怪。」

程南庚哈哈大笑道：「金夫人乃女中英傑，望重江湖，自然要比我們這些老不長進的人要忙多了……」

目光一轉，望了糊塗公子和金英一眼，笑道：「這兩個後生都不壞，怪不得你們金谷園要遠勝老夫程家堡了。」

金大奶奶忙叫糊塗公子和金英拜見了程南庚，程南庚特別打量了糊塗公子一陣，笑道：「你就是馮蘭飛麼，你在江湖上混了這些年，可混出什麼名堂？」

糊塗公子道：「晚輩不求聞達，亦無意與星月爭輝，是以至今默默無聞。」

程南庚道：「你這樣畏縮無能，也想娶我程家的女兒。」

糊塗公子一點不在乎的搖頭道：「老前輩錯了，晚輩並非胆小畏縮，是不屑一顧那虛聲微名而已。」

程南庚道：「這樣說來，那你是自認不同凡响了。」

糊塗公子道：「不敢自棄，晚輩自信尚堪與令孫女匹配。」

程南庚哈哈大笑道：「好狂妄的小子，等下可要兌現啊！」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眞金不怕火，老前輩拭目以觀可也。」

程南庚呵呵笑道：「好！好！好！我等着看你的。」

一轉身，指着早已坐在廳中的一個老頭子，向金大奶奶道：「金夫人，老朽替你引見一位高人……。」

金大奶奶嫣然一笑，道：「晚輩雖然

無緣早日拜識這位老前輩，但晚輩却早已知悉他了。」

座上那老頭子驚愕的笑道：「夫人早就見過我老頭子？」

金大奶奶道：「老前輩俠名遠播，藝絕人寰，又是家慈舊友，晚輩如不熟記老前輩眞容，豈非大大的不敬，葛老前輩，您說是不是！」

此老正是中神通葛一非！

中神通葛一非敞聲大笑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程老兒，想起我們早年在江湖上打爛仗時，可比現在的金夫人差多了。」

金大奶奶說道：「老前輩過奬，晚輩只是不知高低，口沒遮攔，還望老前輩恕罪。」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豈敢！豈敢！請坐！請坐！」

金大奶奶又要金英和糊塗公子以晚輩之禮見過中神通葛一非。

中神通葛一非臉上帶着一抹神秘的微笑，打量了糊塗公子一陣，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眞是一位後起之秀……」

話聲中，忽然雙目陡的一睁，道：「小子，你可見過我老人家？」

糊塗公子道：「也許見過，也許沒有見過，晚輩想不起來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我老人家好像在那裏見過你啦！」

糊塗公子道：「老前輩不會錯，那一定是見過晚輩了。」答得輕輕鬆鬆，沒有一點不自在的樣子。

中神通葛一非可知道他就是糊塗公子，糊塗公子雖然在金大奶奶策劃之下，經過一番非常精巧的整容，改變了本來面目，可是也逃不過有心人中神通葛一非的法眼。

中神通葛一非故意拿話刺激他，却沒想到他沉練得一無破綻。

中神通葛一非暗中一直掌握着糊塗公子的行動，可沒親眼看到他的整容，因此，心中雖然認定他就是糊塗公子，現在却反而動搖了自己的信念。

中神通葛一非「哦！哦！」兩聲，笑道：「是！是！老夫一定是見過你。」

金大奶奶笑着接口道：「老前輩對舍侄印象如此深，想必是認爲舍侄尚堪入目了。」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何祇尚堪入目，老夫簡直就想收他做一個衣缽傳人……唉！現在可只好說說吧了。」

金大奶奶微微一笑，道：「你可是又看不起他了。」

中神通葛一非一伸舌頭，道：「老夫敢看不起他，只是惹不起你們家那老婆子，她要說的不好聽的話，我老頭子可就不能再在江湖上混了。」

金大奶奶笑了一笑，道：「老前輩，你這句話，叫家母聽了就會生氣。」

中神通葛一非雙手搖道：「老夫沒有說什麼，什麼都沒有說，金大奶奶你可要口下留德啊。」

金大奶奶一笑道：「老前輩，你可眞想收舍侄爲衣缽傳人？」

中神通葛一非想不到金大奶奶有此一問，一時改不過口來，硬着頭皮道：「老夫說的話，難道還假得了。」

金大奶奶一抬手道：「蘭飛，你還不快快拜師！」這招閃電手法，把誰都怔住了。

糊塗公子楞楞的說道：「你要小侄拜師……」

金大奶奶笑罵道：「騃子，這種師父普天之下也找不到第二個，你還不聽姑姑的話，快行拜師大禮，你要再猶豫，機會稍縱即逝，葛老前輩可要變卦了。」

糊塗公子現出了他的糊塗本性，皺着眉頭道：「這可以麼？」

金大奶奶頓足道：「姑姑的話，你都不聽了。」

金英閃身而出，把糊塗公子推到中神通葛一非面前，道：「表哥，你要不拜師，可就要前功盡費，後悔莫及了。」同時，暗中傳音，加了一句話道：「琪姐姐可就到不了手哩！」

糊塗公子一聽最後一句話，可就什麼想法都沒有了，雙膝一跪，拜了三拜，叫了一聲：「師父！」

中神通葛一非口中罵道：「好小輩，我老人家可栽在你手中了。」

金大奶奶笑道：「話可是你老人家自己說的啊！有程老前輩爲證，你可不能說晚輩的不是啊。」

程南庚笑着道：「葛兄，眞要恭喜你了。」

中神通葛一非橫眉豎目的道：「你知道什麼，全家小輩把你也給套上了啦！」

程南庚一楞道：「把老夫也套上了！」他是直腸子，一時那能會過意來。

中神通葛一非道：「如今馮蘭飛已是老夫的衣缽傳人，憑老夫與金家的面子，你能不答應蘭飛的求親麼？」

程南庚一搖頭道：「那也不見得，老夫有老夫的規矩。」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是說咱們幾年交情，不值一文錢了？」

程南庚道：「老夫也不是這個意思，老夫不能只顧我們的交情，犧牲孫女輩的幸福。」

金大奶奶接口道：「那老前輩是說蘭飛不好了。」

程南庚急口道：「老夫也不是這個意思，咱們是空口無憑，老夫要看看他的眞才實學。」

金大奶奶轉向中神通葛一非道：「徒弟可是你老前輩的，過不了關，最沒面子的，可是你老前輩。」

中神通葛一非搖頭一嘆，道：「好！程老兒，用不着你賣交情，咱們明天見眞章，蘭飛，你現在跟我走。」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中神通葛一非用心在爭一日時光，想在這一日時光之中，傳給馮蘭飛幾手絕學。

可是糊塗公子就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一揚頭，說道：「晚輩很想老前輩立時賜教。」

程南庚哈哈一笑道：「不投機，不取巧，看來你倒是一個很誠實的小子，老夫也不難爲你，你能不能如願以償，就看你的運氣了。」

程南庚說做就做，立時起身，請大家進入一間練功室，這是一間很大的練功室

，室內擺滿了許多奇奇怪怪的練功設備。

金大奶奶是行家中的行家，一看那些設備，不由她不對程南庚另眼相看，從這些設備上就知道程南庚心中大有丘壑，怪不得他如此自是。

六個孫子，三男三女都奉召來了，一字排開站在一旁，程南庚替他們一一引見了之後，便道：「馮蘭飛是你們馮阿姨的內侄，更是你們葛爺爺的衣缽傳人，他今天前來以武會友，你們可不能丟爺爺的人啊。」

他們六個人，有六種不同的表情，大家最注意的，自然是程玉琪的表情，可是她的表情最不明顯，只是那麼淡淡的一笑，就寧靜得和止水一樣了。

程南庚的六個孫子，長得都不差，都是一表人材，英氣勃勃，尤其程玉琪更出脫得超羣絕衆，別有一種蓋世風儀，令人見了自慚形穢。

糊塗公子自亦不能例外，當時不但眼睛都看直外，人也傻傻呼呼的不知如何是好。

金大奶奶輕喝一聲，道：「蘭飛……蘭飛……」

一連叫了二聲，才把糊塗公子的魂魄叫回來，糊塗公子震了一下，訕訕的道：「姑姑，是你叫我麼？」

金大奶奶道：「你該請示程老爺子，如何一個較技法呀！」

程南庚不待糊塗公子開口，便自接口道：「該怎樣印證較技，那是他們自己的事，由他們自己商量着辦法吧。」

金大奶奶道：「蘭飛是不是要和六位令孫，每人動手一次？」

程南庚道：「那也不必，令侄隨便和誰走一趟就可以了。」

金大奶奶點頭一笑道：「蘭飛，你就向琪姑娘印證印證所學吧。」

糊塗公子這回倒不糊塗了，遙遙向程玉琪抱拳一禮，說道：「請琪姑娘指教高招。」

程玉琪大大方方的微微一笑，道：「小妹可沒有什麼眞才實學，難是馮兄手下三合之將，而且，動手過招，最易損傷和氣，我們來點別緻的方式，共娛座上尊長如何？」

糊塗公子只有欠身道：「蘭飛但憑吩咐。」

程玉琪吩咐一聲，取來九九八十一根竹簽，親自動手把九九八十一根竹簽插在地上。

看她插置竹簽的方法沒有一點出奇的地方，仔細說來，不但不出奇，而且，高低一致，左右齊平，方方正正，平平凡凡，橫直左右，都是五步一枝竹簽。

程玉琪插好竹簽，微微含笑地道：「小妹這個竹陣什麼也說不上，尚望馮兄不要見笑。」

糊塗公子道：「豈敢！豈敢！請姑娘見示機宜，以便遵從。」

程玉琪道：「小妹這竹陣，用法極是簡單，任何一根竹簽都可做爲起步之點，但行進之間，只准向前向後，向左向右，而不得斜行飛越，同時，每一起落，必須跨越一根竹簽，但不得一步跨過二根竹簽……小妹這裏先走幾步，給馮兄一看。」

她嬌軀微升，在竹簽上走了一遍，那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就是前後左右，每隔一根竹簽一跳罷了。

程玉琪走完一遍，回落地上，笑了一笑，道：「走的方法，馮兄可明白了。」

糊塗公子點頭道：「明白了。」

金英忽然大聲叫道：「琪姊姊，在這上面動手過招，不太簡單了麼？」

程玉琪道：「我們不動手過招。」

糊塗公子道：「那是比賽什麼呢？」

程玉琪道：「我們比賽『奪標』！」

接着，又指着對角最外的二根竹簽，道：「起步之初，我們各自站在一根竹簽上，同時在自己立足的竹簽上，放下一件自己的獎品，我們就以奪取對方的獎品爲目標，誰先奪到對方的獎品，誰就是勝利者。」

金英搖搖頭道：「這個有點不大公平吧。」

程玉琪道：「何以不公平？」

金英道：「誰力大誰就佔盡便宜，直衝過去不就行了。」

程玉琪笑道：「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彼此進行阻截之際。都不准出招動手，誰先搶上竹簽，誰就是得先者，後來的就得另想對策了。我們一方面要搶到對方的標的物，一方面也要阻止對方先得到自己所出的標的物，其中得失迎拒之間，便是勝敗之契機了。」

金英道：「有快慢的限制沒有？」

程玉琪道：「沒有，因爲快慢不能完全決定勝負，決定勝負的契機，是在機智推理，智力並重。」

說起來簡單，仔細想一想可就不是那樣簡單了，金英想了半天忽然伸出舌頭，叫了一聲，道：「琪姊姊，我來先試一試，可不可以。」

程玉琪點頭道：「你先試一試也好，也免小妹言語不清，蘭飛兄未能瞭然於胸，有你這一試就不會再有所誤失了。」

金英笑笑，道：「我可沒有什麼彩頭啊。」

程玉琪笑道：「你算只贏不輸吧。」

金英飛身上了東面的最後一根竹簽上，先走了二根竹簽，程玉琪却站在她位置上尚未起步。

金英展開身形直向程玉琪近前逼去，她可誠心要給程玉琪來個措手不及，身形其快無比，閃身就到了程玉琪近前，這時，方見程玉琪緩緩一抬步，就佔住了自己預計落脚的竹簽上。

照規定，她是不能再前進了，只有照規定向另外一根竹簽落去……。

她是前進的勢子，臨空換勢，就非常困難，她要不是輕功極佳，就這一步，她就非落下竹簽不可，好在她輕功奇佳，身形一轉，踏到了另一根竹簽上，穩住了身形。

她暗暗吸足了眞氣，折身再向橫裏飛去……

她身形方動，程玉琪又搶佔了她的落脚點，逼得她又退了四根竹簽。

就這樣，任她如何前進後退，都無法闖越雷池一步。

眼看，程玉琪已逼得她到了竹陣中央，程玉琪忽然輕聲道：「小心了，我要搶

攻了。」

金英原是聰明絕頂的人，幾番被衝下來，已經盡得其趣，當下暗笑一聲，忖道：「我就不相信阻不住你！」

相信是一回事，不相信又是一回事，儘管她不相信，程玉琪三轉兩不轉，人影一晃，便越過她，搶到了終點。

這種勝利，是功力與智慧兩者結合而產生的結果，單祇四肢發達的人，簡直絕無勝算。

金英搖了一搖頭，苦笑道：「琪姊姊，你太絕了。」

程玉琪輕輕的傳音道：「英妹妹，我總不能嫁一個綉花枕頭啊！」

金英方待回話時，糊塗公子已是向前一步道：「琪姑娘，蘭飛已經明白其中奧秘了。」

金英一皺眉頭，搶着嗤笑一聲，道：「你明白了什麼奧秘？」

糊塗公子道：「我最愛下象棋了，這個道理和下象棋差不多，其行止步法和象棋中的馬步相同，只是馬步是斜行，這是橫直而行罷了。」

程玉琪目光一閃，微微一頷螓首，笑道：「馮兄說得不錯，正是這個道理。」

金英一甩頭，道：「我最不愛下象棋了。」

糊塗公子道：「所以，你就輸了。」

金英氣鼓鼓的道：「少誇口，你也不一定贏得了。」

糊塗公子道：「這個當然比下象棋更難，不但要才思敏捷，洞獨先機，而且要隨機應變 主動爭先。」

程玉琪明眸生輝的含笑道：「馮兄說得對極了，小妹得遇馮兄，榮幸之至。」

程玉琪顯然已是芳心大動了。

祇是，金大奶奶却黛眉深鎖，傳音追問金英道：「英兒，這小子怎樣忽然聰明起來了，莫非其中有詐？」

二

金大奶奶起了疑心，金英可是不作這種想法，只是，大多數的人，都有自以爲是的毛病，尤其越聰明的人，這種毛病越大。

金大奶奶是一個很精明的人，金英更是出了名的機靈鬼，他們自以爲是的毛病，也比誰都來得大。

金大奶奶一發問，金英自以爲是的觀點，首先起了反應，秀眉微微一軒，說道：「娘，表面上看起來，他確實可疑，可是，這些年來他在江湖上的表現，不但不笨，而且相當聰明，無論文才武功，都有過人之能，這也是衆所皆知，無人不曉之事，但是，他爲什麼被人稱之爲糊塗公子呢？……」

金大奶奶微微一笑，頷首接口道：「你說得也是，正以有些人是『大智若愚』，他可正好相反，可能是『大愚若智』了吧。」

金英道：「對！他正是娘說的『大愚若智』的人！」

他們的談話，雖然很明顯，由於他們都施用了傳音之術，所以別人並不知道。

其實，大家也沒有注意他們母女，因爲目前他們母女不是主角，眞正的主角就是糊塗公子。

這時，糊塗公子又說：「在下雖明其理，却自知不是姑娘對手，不作無謂之事了，甘願認敗服輸，唉……」言下顯得有着說不盡的惆悵與黯然，回身向金大奶奶搖了一搖頭，頹然坐下，一言不發了。

程南庚看得高興極了，斂聲大笑，道：「小子，你心服了吧……。」

金英柳眉一挑，一千萬個不服氣的叫道：「程爺爺，這有點不大公平吧。」

程南庚含笑說道：「你是說那裏不公平？」

金英道：「你老人家可知『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的道理，這原是琪姊姊的絕藝，別人自然趕不上她，換一句話說，咱們也想法子出個題目，只怕琪姊姊不一定比得上啊。」

程南庚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只是其中有一點不同，你却沒有料到。」

金英道：「什麼沒有說到？」

程南庚道：「這可不是比武較技，而只是一種考驗啊！」

金英苦笑一聲，道：「程爺爺，您說得也是，誰叫我們求您來着，自然唯你是聽了，不過，話又說回來……」話到口邊，忽然冷笑了一聲，不再往下說了。

程南庚長眉一揚道：「你爲什麼不說了？」

金英道：「英兒不敢說了。」

程南庚哈哈大笑道：「沒有關係，你說吧，你就是發幾句牢騷，也是應該的，程爺爺豈會和你生氣。」

金英笑了一笑，道：「那我就放肆了，像程爺爺您這樣專在鷄蛋裏挑骨頭，不怕誤了琪姊姊的終身大事麼？」

金英的咀巴可眞厲害，雖然放肆，却不能說她全無理由，程南庚臉上的笑容僵住了，顯然，心中大爲震撼。

金英得理不讓人，接着又道：「就以蘭飛表哥來說吧，他文才、武功、品德無一不佳，像他這種人物，當今江湖上只怕很難找得出幾位了，您……。」

程南庚一笑道：「老夫也並沒有完全回絕他呀！」

金英道：「那是你老人家答應了。」

程南庚道：「也沒有。」

金英道：「您……」

程南庚道：「老夫還要想一想。」

金英道：「您老可要再看看他的文才武功？」

程南庚搖了一搖頭道：「不用了，今天到此爲止。」

頭一轉，問杜若花道：「接風宴準備好了沒有？」

杜若花欠身道：「媳婦已經吩咐擺在南園守明堂了。」

接風宴上，大家不再提及蘭飛與琪姑娘的婚事，舉酒聯歡，盡禮而散。

杜若花送金大奶奶回去，金大奶奶拉住杜若花道：「七妹，你看老爺子的意向如何？」

杜若花道：「小妹看老爺子對蘭飛的印像很不壞，他今天顯然也很高興，你看，他今天和蘭飛不是說了很多話麼！」

金大奶奶道：「這樣來說，我們蘭飛還是很有希望。只不知玉琪她自己……」

杜若花說道：「玉琪的心情也出奇的

好。」

金大奶奶一笑道：「這樣看來，至少她是不討厭蘭飛了。」

話題忽然一轉，道：「中神通經常到府上來麼？」

杜若花搖了一搖頭，道：「不，二三年才來一次，不過每來一次，總得住上十天半月才去。」

金大奶奶沉吟了一陣，突道：「這倒好，蘭飛可以向他好好請益了。」

× ×

在程南庚書房裏，程南庚和中神通葛一非正對坐着品茗，忽然，程南庚輕輕的嘆惜一聲，道：「蘭飛那孩子倒眞是一個好孩子……」

中神通葛一非斜着眼望了他一下，却沒有搭腔。

程南庚瞪起眼睛道：「葛老兄，你爲什麼不說話？」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要我說什麼好呢？」

程南庚道：「你看馮蘭飛那孩子到底怎樣？」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廢話，他要是不好，我會收他做徒弟麼？」

程南庚道：「那是贊成老夫把玉琪嫁給他了。」

中神通葛一非回答道：「老夫沒有意見。」

程南庚氣得吹鬚的道：「你……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夫是怎樣的人，你難道還不知道。」

程南庚道：「那你總得說句話呀！」

中神通葛一非道：「我問你，你既然也認爲蘭飛不壞，爲什麼又三心兩意拿不定主意。」

程南庚搖頭長嘆道：「老夫……老夫……是不願和金家沾親帶故！」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你就是這種脾氣。」

程南庚道：「可是，老夫又躭心因此影响了玉琪。」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爲什麼不問問玉琪她自己。」

程南庚道：「你說得也是，老夫這就問一問她。」

程南庚出去了半天，回來臉上還是籠罩着一片徬徨之色，中神通葛一非問道：「玉琪怎樣說？」

程南庚說道：「她說……這是一場賭博……。」

中神通葛一非訝然道：「她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她還說了什麼？」

程南庚道：「不過她願意賭一賭，可是，老夫如何放得心下。」

中神通葛一非說道：「玉琪眞是了不起。」

程南庚想了一下，道：「葛老兄，那明人眼裏不揉沙子，你說，你到底知道了些什麼？」

中神通葛一非笑了一笑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程南庚道：「你什麼都不知道，你倒來得眞巧，人家不來，你也不來，人家一進門，你也就到了。」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天下碰得巧的事情多得很，老夫只是碰巧來得正是時候而巳。」

程南庚冷笑一聲，道：「碰得巧！在你葛老兒說不可以，你是什麼變的，老夫能不清楚？」

中神通葛一非臥蠶眉一揚，道：「你就這樣看透老夫。」

程南庚面色一肅，說道：「葛老兒，你要知道，金家可不是好相與的，你要知道有什麼風吹草動，自以爲是的獨行其是，那你就不但不够朋友，而且也坑了老夫了。」

中神通葛一非也面色一正道：「我先問你，你看出了什麼？」

程南庚說道：「咱們玉琪資質奇高，人又長得美秀若仙，人家來求婚，乃是順情合理之事，老夫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那你剛才爲什麼說出那種話來？」

程南庚道：「老夫雖然看不出什麼，但玉琪却比老夫高明，那是她的看法。」

中神通葛一非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既然玉琪巳經有了警覺，那麼老夫直說了吧……你聽說過糊塗公子沒有？」

程南庚雙眉一皺，道：「你正題不說，說到糊塗公子身上去做什麼？」

中神通葛一非道：「因爲馮蘭飛就是糊塗公子。」

程南庚道：「金谷園造出個糊塗公子是爲了什麼？」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會錯意了，我是說這個馮蘭飛乃是糊塗公子冒充的。」

程南庚雙目大睜道：「可能麼？金家的人又不是瞎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要是金家的人主動，情形就不同了。」

程南庚道：「看他行動自然，不像受了控制的樣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就是糊塗公子之所以爲糊塗公子也。」

程南庚問道：「你是說他被金家所利用？」

中神通葛一非道：「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

程南庚道：「爲了什麼？」

中神通雙手一攤道：「這個老夫還不知道了。」

程南庚緊鎖着眉峯，沉思了半天，自言自語道：「老夫有什麼事情，值得他們爲此圖謀？」

中神通葛一非接口道：「欲明眞象，最好的辦法，就是答應他們的求婚。」

程南庚搖頭道：「這不是辦法，將玉琪的終身作試探，代價太大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答應他們求婚，並不是說就把玉琪嫁出去。」

程南庚道：「答應了人家婚事，自然就得把玉琪嫁過去，你難道要老夫言而無肥不成。」

中神通葛一非道：「玉琪自己不是願意賭一賭麼？」

程南庚說道：「可是老夫不願意這樣做。」

中神通葛一非說道：「金家如果眞有

圖謀，你不答應他們的求婚，你道他們會善罷甘休嗎？」

程南庚當然看得出來，金家絕不會就此罷手，口中一頓，道：「這……」

中神通葛一非道：「終非了局，爲什麼不爭取主動？何況允婚之後，拖他三年五載並不困難，到時候時移勢變，也許允婚之事不解自開了。」

程南庚心中有點活絡了，囁嚅地說道：「拖他三年五載，豈不是誤了玉琪的青春。」

中神通葛一非道：「貴堡與金谷園要眞是發生了衝突，玉琪還不同樣的受其影响。」

程南庚猶豫難决的嘆氣，中神通葛一非道：「玉琪比我們兩個老傢伙只强不弱，何不把她叫來，聽聽她的看法。」

程南庚勉强的點一點頭，親自轉身出去，把玉琪帶了進來。

程玉琪向中神通葛一非行禮過後，問道：「葛爺爺，你能確定馮蘭飛就是糊塗公子麼？」

中神通點頭道：「糊塗公子的容貌可以改易，可是普天之下，只有一把鐵木寶扇，而那把鐵木寶扇一向都在糊塗公子手中，現在却到了馮蘭飛的手中，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微微一頓，不待程玉琪說出她的想法，換了一口氣，接口又道：「最巧的是老夫親眼看到金英與糊塗公子的交往與改口互稱兄弟之事，馮蘭飛之其爲糊塗公子，應有十之七八的可能性了。」

程玉琪柳眉輕輕一蹙，道：「可是這馮蘭飛好像不糊塗呀。」

中神通葛一非道：「糊塗並不是笨，尤其這個糊塗公子他不但不笨，而且非常聰明，武功也高不可測……」

程南庚截口道：「這種人物，爲什麼也叫糊塗公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他本是聰明絕頂之人，因爲患過一次大病，於是遇到了大事情，就難免糊里糊塗了。」

程玉琪點頭道：「這種小事聰明，大事糊塗的人，處處都有，不是說不通，但也有可能是裝做出來的……」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夫原先也有這種想法，可是他這糊塗之說巳有了五年了，在這五年間他一直都是這樣，也未見他有任何圖謀，如說他故意裝作，也不大可能。」

程玉琪沉思了半天，道：「問題也許不在糊塗公子身上。金谷園又打我們的什麼主意呢？」

中神通葛一非道：「咱們現在等於瞎中，伸手不見五指，如果找不出一綫光亮，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程玉琪長嘆一聲，望着她的祖父程南庚，說道：「爺爺，孫兒決定一賭自己的命運……。」

程南庚担憂地說道：「女孩子一生名節……。」

程玉琪截口道：「咱們可是武林世家，江湖兒女，只要大節不虧，怎可因世俗之見自縛手脚，何况，糊塗公子本性不壞，也不是全無可取之人，萬一命運弄人，孫女也就認了。」

程南庚道：「琪兒，那糊里糊塗的人如何配得上你！」

程玉琪道：「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事，誰配不配得上誰，那是很難說的，所以孫兒很能退一步着想。」

程南庚道：「那你是下定決心了？」

程玉琪道：「孫兒就等着你老人家點頭。」

中神通葛一非道：「程老兒，你當年的萬丈豪情那裏去了？」

程南庚激盪的一睜雙目，道：「葛老兒，老夫要問你一句話，……」

中神通笑口截道：「你不開口我也知道，你放心，老夫決不置身事外就是。」

程南庚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好，琪兒，程家就看你的了。」

程玉琪部：「孫兒不會讓你老人家失望的。」

程南庚道：「你去把你娘請來。」

程玉琪沒有再回來，只有杜若花一人應命而來，她並沒有預先從程玉琪口中得到任何消息，當老爺子程南庚告訴她，他認爲可以答應馮蘭飛的婚事時，她幾乎不能相信的愣了半天。

照說，馮蘭飛沒有能通過考驗，他應該巳是落選了，這時老爺子反而點了頭，這件事對她來說，實在是太意外了。

杜若花當然高興極了，甚至高興得過了頭，連聲應道：「是！是！是！媳婦這就去告訴馮六姊去……」

中神通從旁笑道：「同時，你也別忘了告訴你那準女婿，老夫這師父可替他費了不少唇舌啊！」

杜若花笑着轉身，飛也似的去了。

中神通葛一非望着她的背影，笑道：「程老兒，你的兒媳早就看中了這準女婿哩！」

程南庚苦着面，「呵！呵！……」笑了二聲，接着是一聲長嘆。

杜若花去得快，回得更快，回來的時候手中多了一把鐵木寶扇，她把鐵木寶扇雙手送給程南庚，笑吟吟的道：「老爺子，這是蘭兒送給琪兒的信物，請老爺子過目。」

程南庚與中神通葛一非只知道這把鐵木寶扇非常名貴，可並不完全知道這把寶扇的來歷，因爲當今江湖上至少有七把鐵木寶扇，各有各的來歷，以他們的身份，當然也不會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可是當他看到三耳先生字畫上的名號時，不由得大大一震道：「這是三耳先生的那把鐵木寶扇！」

中神通葛一非伸手接過去看了一遍，點頭道：「不錯，這是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看來馮蘭飛倒是一片誠意。」

杜若花笑道：「老爺子，我們回他什麼信物！」

程南庚揮了一下手道：「你去和玉琪商量吧。」

杜若花走後，中神通雙眉一蹙道：「程老兒，你還記不記得五十年前的一件往事？」

「什麼往事？」

「自然是關於這把扇子的往事。」

程南庚沉思了半天，點一點頭，道：

「當然記得，咱們那時爲了這把扇子幾乎身敗名裂。」

中神通葛一非接口道：「要不是少林知非禪師查證這把鐵木寶扇所示的秘密早已被人捷足先得而去的話，那次風潮眞不知要吞噬多少武林精英。」

程南庚一笑道：「我們不就是因爲那次風潮而相識訂交的麼！」

中神通葛一非無盡緬懷地道：「那時金老婆子還是雲英未嫁之身，她放言誰有這把鐵木寶扇，她就嫁給誰……」

程南庚哈哈大笑，說道：「天公也眞是捉弄人，這把鐵木寶扇却爲知非禪師所得……。」

中神通葛一非笑得打跌，道：「寶扇得主不但是個和尚，而且是一個老和尚，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和尚，這可眞絕到了極點，也把金老婆子氣到了極點。」

程南庚興趣冲冲的接口道：「後來，知非老禪師領大家按着扇上明圖暗語，找到了藏寶之後，却發現那藏寶之處，已是寶藏早空，被人捷足先得去了，留下這把扇子，開了我們一個大玩笑……。」

中神通葛一非忍俊不禁的「噗哧！」一笑，道：「老和尚也眞絕，當時就把這把扇子送給了金老婆子，氣得金老婆子當場就把這把寶扇摔落懸崖絕壁之下去了，……那時情景，如今回憶起來，老夫還是要笑破肚皮，……呀！哈！哈哈……。」

程南庚忽然口中打了一個冷噤，訕訕的道：「這把扇子，現在忽然成了琪兒文定之物……老夫……老夫……。」

中神通葛一非眉頭一皺，顯然心中也不大平靜，但是，片刻之間，眉峯一揚，又發出朗朗的笑聲，道：「這把寶扇，原該就是你程老兒之物，現在回來，正是珠還合浦，可喜之至，想那些不相關的事則甚！」

程南庚心中忽然想起了什麼事似的「啊！」了一聲，苦澀的道：「珠還合浦這話倒蠻有意思，我問你，你知不知道這把扇子另外還有一隻扇套子的事？」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摺扇會有套子，老夫這還是第一次聽到。」

程南庚正色地道：「老夫說的一點不假，這把扇子原來有一隻套子，是老夫覺得那套子套在扇子上怪蹩扭，把它取下來了……。」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後來這把扇子被七指神偷偷去了後，老夫就只有望着那扇套子自我安慰了。」

中神通葛一非瞇了一瞇小眼睛道：「那扇套子還在麼？」

程南庚道：「當然還在，那可是一件非常珍貴的紀念品啊！」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說得也是，怪不得你如此感慨萬千，金家持扇而來，只怕早已摸準了你的意思，……。」

程南庚吁聲一嘆道：「老夫一生無成，就吃虧在這些毛病上，不過，老夫倒也一點不後悔。」

中神通葛一非道：「咱們數十年道義之交，彌久不棄，也就因爲你有這毛病，否則咱們早吹了，你可知道，老夫早愛有毛病的人。」

程南庚哈哈大笑，道：「其實你的毛病比老夫更多，因此，你連個家都掙不到手。」

哈！哈！哈哈！兩人相對而視，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忽然，程南庚大叫一聲，道：「葛老兒，老夫想起了一個主意，你看這樣好不好？」

「什麼主意？」

程南庚道：「咱們就把那扇套子回給金家，豈不是又有意義麼？」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倒是一個好主意。」

程南庚向外吩咐了一聲，道：「快去請少夫人和琪小姐來。」

杜若花和玉琪姑娘都來了，杜若花手中還帶了一把寶劍，她先向兩老行了一禮，道：「媳婦和玉琪考慮了半天，想把這把金虹劍送給蘭飛，請老爺子示下。」

程南庚笑哈哈的道：「不用這把寶劍了，老夫想起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東西，遠勝這把金虹劍千萬倍。」

杜若花疑訝地說道：「什麼東西？媳婦……。」

程南庚笑道：「這件東西你們那能想得到……玉琪，爺爺有件東西，你也曾見過，現在不知你想不想得起來？」

程玉琪柳眉兒一聚，片刻方開，便笑道：「琪兒知道了。」

程南庚老懷大暢的道：「什麼東西？說來看看。」

程玉琪道：「琪兒想定是你老人家書房的那隻扇套子……是了，定是那隻扇套子，那隻扇套子也定是這把鐵木寶扇的套子，爺爺，沒錯吧！」

程南庚笑道：「可眞給你說對了，你眞是我們程家之寶。」

杜若花迷惘地道：「什麼扇套子？媳婦却是一點也不知道。」

程南庚道：「那是陳年舊事，將來再告訴你們吧，玉琪，你去將那扇套子取給你娘吧。」

轉頭又向杜若花道：「你就把那扇套子送給金家去吧！」

杜若花取到扇套子送給金大奶奶，金大奶奶見到那扇套子，目光流轉，射出一道激動的神采，高高興興的收了那扇套子，心不在焉的笑道：「眞想不到鐵木寶扇另外還有一隻扇套子，他們倆小的姻緣，看來眞是前生註定，天作之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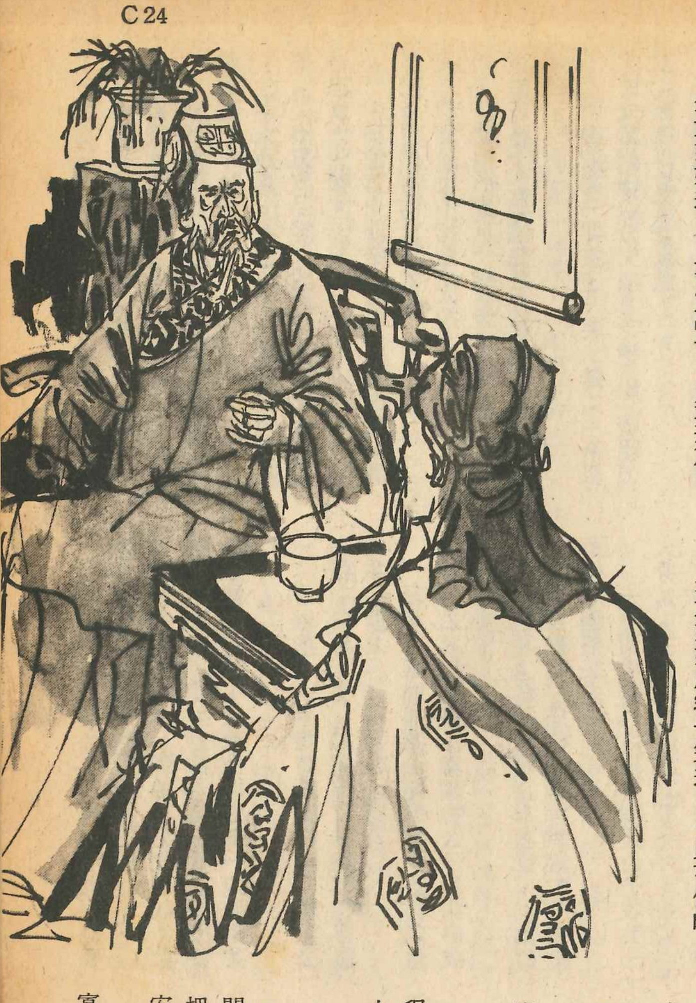
杜若花也是笑道：「可不是，六姊，難爲你，你怎會想到我們琪兒的？」

金大奶奶先嘆了一口氣，道：「也是蘭飛這孩子，眼睛長在頭頂上，舉世間就好像沒有一個女孩子配得上他似的，就我家英丫頭，他都沒有放在眼裏，後來還是英丫頭提起玉琪，誰知他一聽『玉琪』二個字，就像有宿緣似的高興極了，所以愚姊只有親自來貴堡了。」

兩姊妹又東長西短的說了一陣體己話，杜若花才高高興興的離去。

金大奶奶送走杜若花之後，也沒先告訴糊塗公子，只吩咐把萬駝子找來。

萬駝子本來也是江湖名人之一，他這傴長像最是引人注目，但金大奶奶却把他化裝帶來了，居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金大奶奶把那扇套子遞給萬駝子道：「仔細看看這套子可是眞的。」

萬駝子把扇套子仔細審視了半天，然後，又取出一隻戥子，稱過那扇套子的重量，點頭道：「不錯，這就是原來的那隻套子。」

金大奶奶皺了一皺黛眉道：「這套子並沒有什麼出奇呀，怎能當得起秘鑰之稱呢？」

萬駝子道：「這套子本身沒有出奇的地方，也沒有任何夾帶，只是，它用藥水經過特殊處理，有特殊的效用，用鐵木寶扇一試，就見眞章了！」

金大奶奶道：「萬一不靈驗呢？」

萬駝子道：「不會不靈驗的。」

金大奶奶道：「事怕萬一，眞要來個『萬一』，我們就要丟大人了。」

萬駝子沉思了半天，道：「辦法倒是有一個，只不知試不試得出來。」

金大奶奶道：「你不試，怎知試不出來，快快試來。」

萬駝子找來一張字紙，用扇套子一端，沾了一些鹽水，向那張字紙上的字跡抹去。

當時什麼效驗也沒有，字紙還是字紙，什麼變化都沒有。

正當金大奶奶等待得不耐煩時候，信紙上的字跡忽然漸漸變淡，接着字跡居然完全消失了。

萬駝子鬆了一口大氣，舒暢的道：「夫人，你現在可以放心了吧。」

金大奶奶展容一笑道：「眞有你的，事成之後，你是最大的功臣，老夫人一定會重重的謝你。」

萬駝子淡淡的一笑，謝謝金大奶奶，告退下去了。

金大奶奶緊握着那扇套子沉吟了一陣，揚聲吩咐道：「去把馮公子請來。」

糊塗公子來了，金英也來了，金英先問道：「娘，剛才杜阿姨可是來過了，她回的是什麼東西？」

金大奶奶將扇套子一面交給糊塗公子，一面說道：「他們送來的，就是這個扇套子。」

糊塗公子望着扇套子笑了一笑，道：「扇套子倒是很少見到。」

金大奶奶道：「你別看不起這扇套子，你可知道，這扇套子就是你鐵木寶扇原來的套子。」

糊塗公子道：「我的鐵木寶扇從來沒有過套子。」

金大奶奶一笑道：「你得到這把鐵木寶扇有多少時候了？」

糊塗公子道：「總有七八年了吧。」

金大奶奶說道：「你可知道，你岳祖程老爺子曾經一度做過這把鐵木寶扇的主人？」

糊塗公子一怔道：「有這回事？」

金大奶奶道：「那是很有久前的事了，而且，還引起過一陣江湖狂風，最後却開了大家一個玩笑，所以，才沒人重視這把鐵木寶扇了，否則，你那能這樣平平安安的保有你的鐵木寶扇。」

糊塗公子訕訕的笑道：「我眞是孤陋寡聞，一點也不知道。」

金大奶奶又道：「這鐵木寶扇在你岳祖手中時，原有這隻扇套的，後來寶扇易主，你岳祖便留有這隻扇套的，如今寶扇與扇套子久別重會，這意義何等重大，你要好好的收藏啊！」

金英伸手要過扇套子看了一眼，搖了一搖頭，道：「不過是普通鱷魚皮做的，沒有什麼大了不起。」

金大奶奶笑笑，道：「你小孩子懂得什麼，程家堡可不是拿不出奇珍異寶的人家……」

話鋒一轉，金大奶奶接着道：「蘭飛的婚事已經談妥，英兒，吩咐下去，準備明天要請程家堡全堡上下，宴後我們也可回去了？」

金英道：「咱們就這樣回去麼，大哥的婚期呢？」

金大奶奶道：「正式下聘迎娶，那是另外的事情，那能如此草率行事？」

金英笑道：「這不要想煞大哥麼？」

金大奶奶笑罵道：「少貧嘴，快去辦正事去！蘭飛，你就利用這機會去看看你的心上人吧！」

糊塗公子信步走出他們住的賓館，心中却打不定該不該去找程玉琪，雖說武林兒女不拘小節，但他們過去並沒有情愫，這樣去找她，豈不被她看輕了……

正思忖間，忽然耳邊響起一聲呼聲，道：「蘭飛，你來得正好，老夫有話和你說。」

糊塗公子一抬頭，中神通葛一非就站在他面前，他一直低頭想心事，也不知走到了什麼地方了，慌得神態一肅，垂手叫

了一聲：「師父！」

中神通葛一非一面轉身，一面道：「到屋裏來。」

敢情，糊塗公子信步之間，走到了中神通葛一非的住所。

中神通葛一非也住了一棟獨立的小院子，大小三間，客人住在這裏，就像住在自己家中一樣。

中神通葛一非吩咐侍童出去之後，屋裏就祇他們兩個人了。

中神通也不揭糊塗公子的底，先隨口問了一問他的家世，糊塗公子照答不誤，這原是金大奶奶預先敎好了的，當然不會有錯。

中神通葛一非笑了一笑，道：「令祖父的成名絕學「分光取月」手法，妙絕天下，你練得有幾分火候？」

糊塗公子道：「弟子愚劣，練了十幾年，至今還停滯在七八分火候之間。」

中神通葛一非不由得楞住了，他原以爲糊塗公子並不是馮蘭飛，却沒想到糊塗公子連馮家的家傳絕學都有了七八分火候，這不證明他眞是馮家的後人，又那能不叫他大爲失態。

中神通葛一非暗暗吸了一口氣，收攝心神，儍儍的問道：「你眞有了七八分火候？」

糊塗公子道：「徒弟進境遲緩，慚愧之至。」

中神通葛一非伸手拿起一隻茶杯，托在掌中，道：「你用『分光取月』手法，試一試能不能把老夫掌中茶杯取去。」

糊塗公子道：「徒兒不敢放肆。」

中神通葛一非道：「無妨，老夫先要瞭解你的深淺，才能對你有所帮助。」

糊塗公子道：「那麼徒兒就恭敬不如從命，放肆了！」話聲一落，糊塗公子便伸手緩緩向前，直取中神通葛一非手中茶杯。

當糊塗公子手指將近茶杯時，糊塗公子指影忽然一晃，幻化出了無數的指影直向茶杯攫去。

同時，中神通葛一非的掌中茶杯忽然上下左右移動起來，與糊塗公子的指影成一片流光。

他們兩人的身子都沒有移動，伸出的手臂也沒變動，只在手掌與手指部份各盡所能的變招換式。

一陣明爭暗鬥之後，糊塗公子收手一欠身道：「徒兒無能爲力了。」

中神通葛一非雖然保住了茶杯未被糊塗公子奪去，可是糊塗公子所顯現的功力火候，却逼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而糊塗公子貨眞價實的馮家家傳絕學，更叫他半天說不出話來。

苦滯的笑容，在中神通葛一非嘴角上掀動了一下，眼中神采盡失的「啊！啊！」二聲，道：「高明，高明，名家之後果然不同凡响，老夫只怕沒有什麼東西能指敎你了啊！」

糊塗公子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太客氣了，你老人家的無影神拳，天下無敵，徒兒如能一窺堂奧，此生無憾矣。」

他不但不糊塗，而且，一開口就把話逼住了中神通葛一非，指明了要學他壓箱底的本事「無影神拳」，自以衣缽傳人自居了。

中神通葛一非暗暗叫了一聲苦，只有藉着一陣嘻哈大笑，先掩住了自己的驚悸，然後含含糊糊的道：「有機會，有機會，你只要努力上進，不傲不滿，你就有機會。」

糊塗公子笑了一笑，道：「多謝師父。」他也謝得很含糊。

中神通葛一非滿肚的話，這時都選不上一句合用的了，只好無話找話地說：「蘭飛，你可收到琪姑娘回給你的信物？」

糊塗公子道：「收到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可知道它的價值？」

糊塗公子道：「家姑母已經告訴徒兒了。」

頓了一頓，忽然又問出一句話道：「徒兒心中有一事不明，有請師父指敎。」

中神通葛一非信口道：「什麼事？」

糊塗公子道：「不知師父可曾見過有人在扇子上套上扇套子的。」

中神通葛一非一楞，搖頭苦笑：道：這個……老夫倒是未見過。」

糊塗公子道：「如此說來，世人很少在扇子上加用扇套子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除了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外，只怕別無第二人了。」

糊塗公子雙目神光一聚，道：「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堅逾精鋼，普通寶刀寶劍都休想損傷他絲毫，他那隻扇套子豈不顯得有點多餘！」

中神通葛一非「哦！」了一聲，道：「這……這確是有點多餘。」

糊塗公子道：「三耳先生他爲什麼要添此多餘之物呢？不會無因的吧，不知師父以爲如何？」

中神通葛一非驚愕的大叫一聲，道：「你說的有理，可是從來沒有人想過這件事。……那是什麼原因呢……？」當然，他也答不出來。

糊塗公子淡淡的一笑，道：「徒兒胡思亂想，叫師父見笑了。」

中神通葛一非木然的道：「你想得很有點道理。」

糊塗公子告辭走了，中神通葛一非心中却雜念紛紛，再也寧靜不下去。」

中神通葛一非心潮一起，便再也忍捺不住，去找老朋友程南庚消遣。

中神通葛一非開門見山地問道：「剛才老夫和蘭飛閑談，發現一個問題，倒是很有意思。」

程南庚笑問道：「什麼問題？」

中神通葛一非道：「普天之下的扇子似乎很少使用扇套子的，爲什麼三耳先生的這把鐵木寶扇獨多一隻扇套子，豈不有點奇怪和多餘麼？」

程南庚道：「也許他是要保護扇面上的字畫？」

中神通葛一非怔了一下，接着又搖起頭道：「不對，那把鐵木寶扇這些年來可沒有用過套子，它還不是絲毫無損。」

說得有理呀，程南庚再也想不出適當的理由，認爲鐵木寶扇非有扇套子不可，他只有雙手一攤，無可奈何的道：「我也說不上來了，不過當年老夫獲得鐵木寶扇的時候，扇套子就套在扇子上，可見這扇

套子實實在在是鐵木扇原有的！」

中神通葛一非喃喃地自語道：「三耳先生才氣縱橫，稱絕一時，他在鐵木寶扇上加個套子，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們愚昧想不出來吧？」

程南庚笑了一笑道：「葛老兒，你不要無事找事吧，你難道還想從扇套子身上，再來一次尋寶活劇吧！」

中神通葛一非猛然一揚頭，跳了起來道：「也許三耳先生的藏寶眞在這的扇套子身上哩！」

程南庚大笑道：「葛老兒，老夫只是隨便說說，你可不能財迷心竅，走火入魔啊！」

中神通葛一非面色一正道：「程老兒，老夫說得可是眞話，你先別笑話，老夫問你，你可還記得當年尋寶之事？」

程南庚點頭道：「誰能忘得了，當然記得。」

中神通葛一非道：「咱們當時找到了一個空無所有的空洞，便以爲藏寶已經被別人捷足先得而去，可是，如今想來，我們實在是上了一個大當。」

程南庚聽得興趣來了，不由得接口問道：「上了什麼當？」

中神通葛一非道：「世人都知道，狡兎爲了保護自己，常常備有三窟，三耳先生弄個把空洞來戲弄戲弄大家，又何嘗不可。」

程南庚道：「你的意思是說，當年，我們找到的那個神秘洞，不是眞的藏寶洞嗎？」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個……很有可能……」

話聲微微一頓，不待程南庚開口接話，馬上又接着說道：「第一，那座空洞之內雖然遺留了一些破箱子和一些破架子，但那些破箱子破架子，所散落的位置，不但積塵甚厚，而且着地部份早已完全腐蝕，顯然，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那個樣子，更可以說，那只是故意佈出來的疑陣，第二，如說眞有寶藏被人捷足先得而去，可是江湖上有誰發現過三耳先生的遺寶出現，除了那把久已知名的鐵木寶扇外，可說再無其他物件流入江湖，如果他的寶物眞已被人得去，萬無不流入江湖之理，由此可見他的藏寶還未被人發現，他的寶藏既未被人發現，原來那秘洞自然本來就是空的。」

程南庚譏笑之色漸漸消失了，隨着眉峯的凝聚，他也沉入了深思。

糊塗公子在外面轉了一陣，始終鼓不起勇氣去找程玉琪，只好仍然回到自己房中，可是，他剛回到房中不久，金大奶奶便走來問他道：「你和琪姑娘談得很愉快吧？」

糊塗公子搖頭苦笑說道：「小侄沒有去找她。」他既然頂了馮蘭飛的姓名，人前人後他就以馮蘭飛自居，所以稱呼也喚了。」

金大奶奶皺了一皺眉頭，道：「那你做什麼去了？」

糊塗公子說道：「我剛才遇見了葛老前輩……」

金大奶奶接口糾正他道：「不是葛老前輩，你該稱『師父』。」

糊塗公子一笑道：「是，小侄遇見了師父，他和小侄談了一陣，小侄把姑姑的意見說給他聽了。」

金大奶奶點頭道：「說給他聽也是一樣的？」

糊塗公子道：「姑姑，您那些話有什麼意思呢？」

金大奶奶笑道：「你等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將來得到了天大的好處，你可不能忘了姑姑啊？」

糊塗公子道：「小侄怎會忘記姑姑，小侄常常想，姑姑對小侄之恩可是天高地厚，小侄永生也圖報不了。」

金大奶奶笑道：「誰要你圖報來着，只要你心裏有我這個姑姑就好了。」

糊塗公子道：「我們明天眞要走？」

金大奶奶道：「姑姑事情很多，非去不可了，如果你不想走，你就和英兒兩人留下來好了。」

糊塗公子訕訕的道：「我……我……還是跟姑姑一道走的好。」

金大奶奶一笑，道：「到時候再說吧，你英妹也忙着，你要沒事，就去帮帮她的忙吧！」

金大奶奶話聲方落，門外已有人揚聲道：「家老爺子有請大奶奶移玉一談！」

金大奶奶向糊塗公子輕聲道：「如果姑姑沒料錯的話，準是你剛才的話發生了作用。」微微一笑，急步走出去了。

程南庚見了金大奶奶，直截了當的道：「剛才老夫和葛老兒，忽發奇想，認爲鐵木寶扇的那隻扇套子大有問題，也許其中隱藏有極大的秘密……」

金大奶奶沒讓他把話說完，便截口道：「老爺子可是想換回那隻扇套子？」臉上保持着適當的笑容，不過話裏面可相當有份量。」

中神通萬一非接口道：「大奶奶，程老兒可不是這個意思，你可不要想得太多，程老兒只有請你來共同研究研究。」

金大奶奶欠身一笑，歉然道：「老爺子，晚輩可是一個想到就說的直腸子人，老爺子可要寬恕晚輩的胡說八道。」

金大奶奶就是這樣一個厲害的女人，說了的話不但能馬上收回來，而且還能叫對方覺得不好意思。

程南庚當然非常瞭解她的爲人，哈哈一笑道：「賢侄女，咱們現在可是親戚了，怎樣說都沒有關係……。」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說道：「剛才老夫和葛老兒參商了半天，都覺得那隻扇套子很可能關係到三耳先生的眞正藏寶關鍵。」

金大奶奶笑道：「那有這事，幾十年前，你們幾位老人家不是找到了藏寶之地麼？」

程南庚道：「如今想起來，那只是上了一次三耳先生的巧妙安排的當。」

金大奶奶驚容畢現的道：「你老人家可是說另有寶藏之地。」

程南庚道：「老夫與葛老兒都有這種想法，不知你認爲如何？」

金大奶奶道：「這……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晚輩一時還摸不着邊。」

中神通葛一非接着把他們的想法說了出來，然後道：「你說，這裏面是不是大

有文章？」

金大奶奶沉思了一陣，點頭道：「這樣說來，倒眞有幾分可能了……奇怪，從前爲什麼沒有人注意這隻扇套子呢？」

程南庚道：「老夫原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當年就沒有提過有扇套子的事，當然其他的人更不會想到鐵木寶扇還有扇套子。」

金大奶奶道：「這件事，晚輩是隔了一代的人，要想也想不出所以然來，晚輩倒有個主意，也許對兩位老人家的想法略有助益……。」

故意停頓了一下，但程葛兩老都是沉得住氣的人，只靜靜的等着她自己接話。

金大奶奶緩緩的接道：「老爺子可知道萬駝子其人？」

中神通葛一非接口說道：「是萬寶全書！」

金大奶奶道：「就是他，他刻下正在敝園任事，明日晚輩回去之後，請他來一趟好不好？」

中神通葛一非道：「好極了，老夫聽說萬駝子其人胸羅萬有，學究天人，他一定能看得出來。」

程南庚却問道：「你明天就要回去了麼？」

金大奶奶欠身說道：「是，家中有事，晚輩得回去了，晚輩正要稟明老爺子，晚輩已準備明天宴請貴堡全堡上下，以酬老爺子允親之情，宴後，晚輩就告辭回家了。」

程南庚道：「蘭飛呢？」

金大奶奶道：「蘭飛現在已是老爺子的嬌客，晚輩不準備帶他走，不知老爺子意下如何？」

程南庚笑道：「賢侄女，人家都說你精明能幹，你什麼事都想到了，老夫很欣賞你。」

金大奶奶笑道：「老爺子過獎，晚輩愧不敢當。」

第二天，金大奶奶宴過程家堡全堡之後，告辭走了，把金英也帶走了，只留下二男二女，四個家人侍候糊塗公子。

不到十天工夫，萬駝子在金谷園四大高手護衞之下又兼程而來。

其實萬駝子早就來了程家堡，不過，不這樣來一下，就交待不過去了。

萬駝子要了一間密室，把自己關在密室之內，足足研究了三天三夜，才滿面笑容的走了出來，他第一句話，便是：「恭喜兩位老前輩，你們猜想得一點不錯，這隻扇套子和三耳先生的藏寶大有關係。」

有這句話就够了，程南庚和中神通葛一非兩人都笑得合不攏嘴來。

有沒有寶藏是另外一回事，他們能洞燭先機，見人之所不見，察人之所不察，就這一點，足叫他們高興得要死。

程南庚讚口道：「萬老弟，你眞了不起，什麼事情遇到你，莫不迎刄而解，你要早出生幾十年，當年我們就不會鬧那大笑話了。」

中神通葛一非接着問道：「請問你，關係何在？」

萬駝子道：「這隻扇套子並非名貴之物所製成，外貌看去極似鱷魚皮，其實並不是鱷魚皮，只是普通牛皮，用藥物泡製而成的假鱷魚皮，那種藥物非常奇特，不但可以使牛皮外貌變形，經學生試驗之後，而且，更有隱形顯形之功，由此可以想像這隻扇套子大有作用了。」

程南庚道：「它的作用何在？」

萬駝子道：「學生記得二百年前有一位奇才異能之士，他畫了一幅四季圖，他那幅四季圖，四時花景，因時變化，你說奇絕不奇絕。」

中神通萬一非問道：「那怎樣可能的呢？」

萬駝子道：「那是用一些奇珍藥物所繪製而成，那些藥因受四時天候的演變，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所以出現了不同的畫面。只可惜那幅四季圖衹維持住二年，二年後藥物消失，就成了一張白紙。」

程南庚聽得目瞪口呆道：「有這種事，眞是聞之未聞的天下奇聞。」

萬駝子接着又道：「學生發現這扇套子上蘊含的藥物，頗有某些奇怪的特性，與已知的事實相與印證之下，便不難想像其結果了。」

程南庚道：「什麼結果呢？」

萬駝子道：「如果學生沒有走錯路的話，我們用這扇套子在鐵木寶扇上拭擦，定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程南庚道：「好！咱們馬上就試他一試。」

一聲傳話，玉琪姑娘帶着鐵木寶扇來了。

糊塗公子也跟來了，這幾天，糊塗公子和玉琪姑娘的感情已是日有進境，日益親密了。

糊塗公子現在不再是糊塗公子，而是馮蘭飛，馮蘭飛不是糊塗人，糊塗公子也就不再糊塗了。

大家全神貫注的看着萬駝子，看變戲法似的看着萬駝子用扇套子沾了一些鹽水向畫着山水人物的扇面擦去，擦了半天，原來的畫面還是原來的畫面，不但沒有任何變化，也沒有任何損傷。

中神通葛一非的嘆聲剛出口，程南庚已是搖手喝道：「看！……。」

扇面果然有了變化，原來的畫面還是原來的畫面，只是原來的畫面上隱隱的現出了另一幅畫面，一幅由淡而深的紅色畫面，兩幅畫面重疊在一起，成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

大家都被楞住了，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眼看另一幅畫面現出來，當他們還沒有回過神來時，又眼看着那紅色的畫面由濃而淡漸漸消失了。

畫面消失了，大家也清醒了。

中神通葛一非大叫一聲，道：「糟了，到底是一幅怎樣的新畫面？老夫却一點都沒看出來。」

不僅他有這種感覺，似乎大家都有這種感覺，因爲大家的臉上都有着相同的悵然之色。

程南庚道：「萬老弟，咱們再來一次看看！」

萬駝子斷然搖頭道：「此扇年代已久，藥物只怕已經消失不少，不能擅自浪費去了。」

說着，一面將鐵木寶扇親手交還了程

玉琪，一面又將扇套子還給了糊塗公子。

萬駝子緩緩的吐了一口長氣，接着，雙拳一抱道：「學生幸不辱命，就此告辭了。」

來得忽忽，去得洒脫，程南庚留不住他，也不接受任何厚贈，就那樣點塵不沾的走了。此人的表現，不但學富五車，胸羅萬有，而且，清高絕俗，高不可仰。

救世爲懷　殺然斷臂

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三耳先生的藏寶重現曙光，豈不又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但，這也是一件叫人喘不過氣來的重任，將來不知有多少痲煩哩！

程南庚長嘆一聲，道：「這件事但願不要傳入江湖才好。」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件事沒有外人……」怎能說沒有外人呢？外人可多着哩！所以，他說不下去了。

當然，大家心裏都明白。同時，鐵一般的事實，馬上就出現了，一個小老頭子不知什麼時也出現在他們一起，如果他不開口，大家眞還沒有注意他哩！

「嘻嘻！在下可不能算是外人，打從開始起，就有在下一份了。」

程南庚張目一震，口中喝道：「又是你！……。」

那小老頭子笑嘻嘻的一抱雙拳，道：「兩位老朋友久違了。」

接着他又向其他的人笑了一笑，道：「老夫年紀很大了，名字却一點沒有長者之尊，現在人家都還叫老夫吳小七，吳小七就是老夫。」

七指神偸吳小七就是這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子，當然沒有人會笑他，他倒名副其實，這個樣子就是小偸。

程南庚雙目睜得老大，火氣勃勃的道：「吳老兒，你又想來搗亂生事了。」

七指神偸吳小七搖着腦袋道：「不！不！不！老夫不準備搗亂了，只想小小的佔一小份。」

程南庚冷哼一聲，說道：「你倒想得美。」

七指神偸吳小七道：「老夫只要沾一點點邊，你們也捨不得麼？那麼老夫只有自己夾着尾巴走了！」他倒眞不囉嗦，轉身就走……。

當然不能讓他走，中神通葛一非一聲呼喝，道：「小偸兒，且慢走！老夫問你，你這樣四處擾亂，對你有什麼好處？」身子一橫，就擋住了七指神偸吳小七。

吳小七笑笑道：「沒有什麼好處！」

中神通葛一非道：「那你爲什麼要擾亂？」

吳小七道：「我並不打算擾局，可是這種大事，能有機會與聞，要不能沾點邊，豈不比殺了我還叫我難過。」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眞不搗亂？」

吳小七道：「絕不。」

中神通葛一非和程南庚交換了一下眼色，道：「你如能發誓不搗亂，老夫就替你向程老兒進進言。」

吳小七道：「發什麼誓？」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是發誓的行家，隨你怎樣發都可以，就發個牙痛誓兒也可以。」

吳小七道：「那又何必呢？」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東西本來是晚輩們的，你要反反覆覆時，也好叫晚輩們看看你這位前輩的風範。」

吳小七可楞了一下，伸着舌頭，道：「萬老兒，這次我老偸兒才眞的知道你的厲害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廢話少說，你發不發誓？」

吳小七無可奈何的搖了搖頭，道：「好吧！我老偸兒只有認了。」

於是，他發了一個重誓，看他那認眞的樣子，倒顯得有幾分誠意。

當然，吳小七自己比誰都清楚，憑他的那些玩意兒，雖然也是江湖一絕，眞要遇上這種大事，可就挑不起扛不動了，能沾上邊，他已心滿意足了。

就以上次情形來說，他費了多少心機把鐵木寶扇弄到手，結果，不但被人追殺得幾乎送了命，最後，還不是連邊都沒沾上，雖說那一次後來成了笑話，但自己總不是味兒，這次他可學了乖了。

吳小七發完誓之後，先向程南庚抱拳道：「程大俠，老偸兒先向你道歉了。」

程南庚哈哈一笑道：「小偸兒，別多禮了，玉琪，蘭飛，你們過來見過吳老前輩，將來你們的寶扇出了問題，就有頭可找了。」

糊塗公子與程玉琪以晚輩之禮見過吳小七，笑呵呵的在身上摸了半天，最後還是空着手說道：「老偸兒這幾天運氣不好，沒有撈到油水，賀禮與見面禮只有後補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偸兒，外面有什麼風聲？你如何知道的？」

吳小七道：「外面並沒有什麼風聲，老偸兒之來，只不過是碰巧吧了。」

中神通葛一非冷笑一聲，說道：「碰巧，巧事都給你碰上了，天大的巧事可眞多啊！」

吳小七道：「當然，無風不起浪，最近程家堡與金谷園的交往，在江湖上可是一件大事，有這等大事，我老偸兒要不來看看，還能是老偸兒麼，至於以後的發現，那全是碰巧，我老偸兒的運氣來了。」

程南庚道：「這樣說來，這消息定然還沒有洩漏出去。」

中神通葛一非道：「照理由說，應該還沒有洩漏出去，衹是萬駝子那方面倒值得注意。」

吳小七道：「葛老，小偸兒敢說，萬駝子絕無問題。」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怎樣說得這樣肯定？」

吳小七道：「這也是金家的事，萬駝子他敢麼！金家派他來，金家會心裏沒有數麼？」

程南庚點了一點頭道：「老偸兒說得也是，只是老夫還是有些放心不下。」

吳小七道：「當代武林翹首共尊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如今左金、右銀、中神通已誼成一家，上僧、下儒又早已遁世歸隱，就有什麼風吹草動，誰還眞敢前來捋左金、右銀、中神通的虎鬚不成。」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這就是你的看法，也就是你望風轉舵的原因，是嗎？」

吳小七呵呵地笑道：「我老偷兒是什麼人物，要沒有自知之明，那能名動天下，歷久不衰！」

中神通葛一非噗哧一笑，罵道：「好厚的臉皮！」

吳小七笑道：「臉皮不厚的人，那能幹我們這一行。」

程南庚輕咳一聲，說道：「笑話歸笑話，咱們該怎樣處理這事，才能面面兼顧呢？」

中神通葛一非道：「第一，老夫覺得該正式通知金谷園一聲，請他們立即前來相商。」

程南庚道：「不錯，這件事最要緊，雖然，我們可以從萬駝子口中知道一切，在禮貌上我們還是要正式通知他們，以免發生誤會。」

當時，就派了人，趕奔金谷園。

吳小七道：「金谷園來人最快也要十天半月，這十天半月我老偷兒可閒不下來，我到外面打聽打聽外界的動靜去。」

老偷兒走後，程南庚回顧程玉琪，說道：「琪兒，咱們程家堡可成了無人之境，再這樣下去，豈不很快就要在江湖上除名了。」

吳小七無聲無息的在程家堡出現，程南庚心中可忍不住火了起來。

中神通葛一非嘻嘻的插嘴道：「程老兒，不要生這閒氣了，吳小七原就是一個防不勝防的人物，何況因此一來，我們倒減少了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敵人。」

程南庚冷笑一聲，道：「話不是這樣說，但我們程家堡可太丟人了……。」

程玉琪接口道：「爺爺說得是，琪兒這就去傳爺爺之命，要大家嚴如防護。」

說着，向糊塗公子使了一個眼色，和糊塗公子一同離開了他們。

程玉琪一離開程南庚他們之後，神情忽然變得落寂起來，輕輕的嘆息一聲，道：「蘭飛哥，我今天有很多事，你不要來找我了。」

糊塗公子一怔，道：「琪妹，我正有很多話要和你說哩！」

程玉琪搖了一搖螓首，道：「我們明天再說吧……」不待糊塗公子再表示什麼，身形一轉，人便迅快的走出去了。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回身向自己住處走去，可是當他右脚一踏進房門時，眉峰忽然輕輕的挑揚了一下，接着便揚聲吩咐道：「本公子要休息了，你們各自去玩玩吧。」

糊塗公子有一個怪脾氣，在他休息的時候，聽不得絲毫响動，所以，在他休息的時候，侍童等都樂得去自己玩自己的。

糊塗公子習慣地脫下外衣，睡在床上不久，便响起了輕輕的鼾聲。

這時候，他那件外衣忽然自己生了脚似的向着他的床後飄去，接着，又自己回到了原處。

糊塗公子這時忽然輕笑一聲，道：「吳前輩，人無信不立，你這樣無信不義，那就莫怪要失禮了。」

但他說的話，沒有任何反應。

糊塗公子接着冷笑一聲道：「你倆看本公子這小小臥室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你要走得出去，本公子就認了，以後再不追究今日之事。」

過了半天，房中忽然發出一聲嘆息之聲，道：「老夫認栽了，請公子原諒老偷兒的無狀。」

吳小七果然藏在他房中，而且，也眞離不開房中一步，不是他不想離開，而是這間房子太怪異了，他居然迷失了出去的門戶，轉了半天，也出去不了，不由他不告饒請罪。

糊塗公子翻身坐了起來，一笑道：「一點小小奇門佈置，你就闖不出去，也想打本公子的主意麼？請出來相見吧。」

吳小七從書桌後面站了起來，一張老臉脹得通紅，但見他口齒顫，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吳小七爲天下第一神偷，所見過的世面，遇過的風浪，可說較一般江湖人物不知多少倍數，他之能長勝不敗，自有他過人之能，這次，却不由他不心驚胆戰，捏着一把冷汗了。

因爲，他已看出這位馮公子太不簡單了。

糊塗公子做了一個手式，說道：「請坐。」

吳小七痲木的，慢慢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糊塗公子又一伸手道：「請把我那隻眞扇套還給我吧。」

吳小七臉色變得又青又白，將換來的扇套子送給糊塗公子。

這時，他心裏眞不知是什麼味道，自己做的事情，他好像親眼看到了一樣。

其實，他並沒有檢查他的扇套子，爲什麼不認爲吳小七偷了，而偏說他換了呢？而事實上，吳小七確是換了而不是偷。

這樣一位料事如神的對手，吳小七得不嚇昏，已是很不錯了。

糊塗公子把扇套子放在桌子上道：「你能準備一隻套子前來，能說是碰巧麼？請實話實說，本公子不爲難你。」

吳小七啞然說不出話來。

糊塗公子雙眉一聳，笑了一聲，道：「你不說，本公子也推算得出來，不過你最好自己說出來……。」

吳小七忽然搖一搖頭，道：「我不能說！」

糊塗公子道：「你不說，本公子就廢了你。」

吳小七雙目一閉，道：「老夫只有認命了，公子，你就動手吧。」

糊塗公子一笑道：「看你不出，你還能不怕死，可是這樣你也交不了差呀！」

吳小七道：「這……這……老夫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糊塗公子沉思了片刻，目光一射，凝注在吳小七臉上道：「你能不能答應？不再動鐵木寶扇和扇套子的腦筋。」

吳小七不加思索，脫口而出說道：「能！」

糊塗公子點頭揮手道：「好！忘了這次的不愉快，你去吧。」

吳小七走到門前，脚下停頓了一下，似是有話要說，但最後他只搖了一搖頭，晃肩飛身而去。

糊塗公子伸手取過衣服穿在身上，向外笑道：「玉琪妹，是你麼？」

程玉琪走進來，坐在對面椅子上，帶着憂鬱的目光，看了糊塗公子一眼，輕嘆一聲，道：「蘭飛哥，你剛才是有什麼話要說？」

糊塗公子說道：「你現在心裏不煩了嗎？」

程玉琪道：「煩！煩得很。」

「煩什麼？」

程玉琪道：「咱們不是世俗兒女，小妹想問你一句話，你要誠心誠意的回答小妹，只要你誠心誠意回答小妹，縱有任何差錯，小妹都不會怪你……。」

糊塗公子「啊！」了一聲，道：「琪妹。我可是有什麼地方錯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你我心裏都有數。」

糊塗公子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笑紋，道：「你也有你的秘密？」

程玉琪點了一點螓首道：「不錯，小妹也有小妹的打算。」

糊塗公子劍眉低沉的一蹙，道：「你的意思是？……」

程玉琪說道：「我想和你坦誠的談一談。」

糊塗公子沉思了一會，點頭道：「好！由誰先說？」

程玉琪面容一肅，道：「當然是由小妹我。」

糊塗公子說道：「姑娘的想法，我知道。」

程玉琪微微一震，道：「你知道什麼呢？」

糊塗公子道：「我只知道四個字『虛與委蛇』。」

程玉琪微微一笑，說道：「你說得對了。」

糊塗公子道：「你現在好像想改變主意了，爲什麼呢？」

程玉琪坦然道：「因爲我也看出了你多少秘密。」

糊塗公子道：「我有什麼秘密？」

程玉琪道：「那就看你的坦誠了……不過，我有一句話，請你多想一想，那就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

糊塗公子一笑道：「我們不久就是夫妻了……」

程玉琪面色一正，道：「蘭飛哥，小妹是赤誠相對。」

這句話說得很重，聽得糊塗公子不得不收拾起開玩笑的態度，肅然相對道：「對不起，小兄失態了。」

程玉琪目光連閃，幽幽的一嘆道：「我沒有看錯你……」

糊塗公子忽然一低頭，避開程玉琪目光，輕輕的道：「你大約也已知道我是誰了。」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忽然又搖了一搖頭道：「不，小妹不知道你是誰，我想糊塗公子定然是你本人。」

糊塗公子不得不暗暗驚服程玉琪了，但他却保持適當的冷靜，道：「你要知道多少？」

程玉琪道：「現在小妹只知道你是糊塗公子就够了，將來……」忽然羞容一現，沒有要說下去了。

糊塗公子正式地點頭道：「不錯，我就是糊塗公子。」

程玉琪道：『最後一句話最重要的，請你告訴我，你與金谷園，到底是誰在利用誰？」

糊塗公子道：「我在利用他們！」

程玉琪滿意的點頭含笑道：「有志竟成，五年的時光算是沒有白費了。」

糊塗公子道：「琪妹，你是第一個看破我行藏的人。」

程玉琪道：「小妹願意成全你的素願……你帶了鐵木寶扇，捷足先去吧。」同時，取出鐵木寶扇交給糊塗公子。

糊塗公子笑着拒絕了鐵木寶扇，道：「小兄如果單爲三耳寶藏，又何用如此費心費時。」

程玉琪一楞道：「你的目的不在三耳寶藏？」

糊塗公子道：「三耳寶藏是大目標中的小目標。」

程玉琪急口道：「你的大目標是……。」話到口邊，她警覺到自己不應追問下去，於是，倏然住口不問了。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爲什麼不說了？」

程玉琪道：「小妹沒有資格再追問下去了。」

糊塗公子說道：「除非你心目中沒有我！」

程玉琪道：「難道你……。」

糊塗公子截口道：「琪妹，這件事小兄進行了五年，人人事事，小兄都有過很詳細的分析和研究，在整個計劃中，小兄早就把你引爲心腹了。」

程玉琪秀眉一揚，說道：「好美的想法。」

糊塗公子道：「本來小兄還要下一番工夫爭取你，現在小兄可放心了。」

程玉琪羞得滿面通紅，但却不輸口地道：「我看你是放心得太早了。」

糊塗公子笑道：「我知道，你原先一點也不喜歡我，可是，你這一來找我，情形就不同了哩！」

程玉琪還要再作違心之言時，糊塗公子已向前一步，雙手伸前，拉起程玉琪的一雙玉手，柔聲道：「琪妹，我不會叫你失望！」

程玉琪螓首垂到了胸前，聲音低得只有自己才可以聽得到，叫了一聲道：「蘭哥……。」

糊塗公子擠在程玉琪身旁坐了下去，道：「琪妹，你聽我說……」

一陣切切細語，彼此間的距離頓時完全消失了。

× × ×

金大奶奶離開程家堡之後，一顆心却仍然留在程家堡，等得好心焦，總算萬駝子回來了，帶回來的結果，也非常令人滿意。只是左等右等就不見程家堡派人前來相請。

這是爲了什麼原因呢？

難道程老兒心狠手辣，想撇開金谷園獨食？

莫非糊塗公子那小子色迷心竅，完全被程家堡控制了？

自己留在糊塗公子身邊的人，難道也變了心？

這些問題，很叫金大奶奶想不開和想不通，因爲不論從什麼角度去看，其答案都應該是「否」字。

金英更是跳着脚道：「娘，咱們何必一定要等程老兒的邀請，自己去難道程老兒敢不歡迎我們！」

金大奶奶苦笑一聲，道：「這樣一來，咱們就自己亂了步伐了，同時程老兒打的是什麼主意，我們也要弄清楚，這樣才能對症下藥，不失我們金谷園的威風。」

金英搖頭道：「娘，你怎麼也變得婆婆媽媽了？」

金大奶奶道：「這是一件天大的大事，千萬使不得性子。」

金英道：「那我們怎樣辦呢？」

金大奶奶道：「等！」

金英一笑道：「等！這回可要我的命了。」

「姑娘，不用等了，有消息來了。」是賈瞎子來了，除了賈瞎子誰又有這大的胆子，敢接金英的話。

金大奶奶一笑道：「有什麼消息？」

賈瞎子道：「程家堡沒有錯，他們也派出人來了，只是半路上那人出了差錯，被人暗算了。」

金大奶奶急忙問道：「他們派來的人呢？」

賈瞎子道：「死了，但我們得到了他的屍體。」

金大奶奶一皺眉頭道：「那是說另外有人想動我們的腦筋了。」

賈瞎子點頭道：「屬下和大奶奶的看法一樣。」

金大奶奶道：「有綫索沒有？」

賈瞎子道：「正在追查中。」

金大奶奶道：「好，現在我們有理由前去程家堡了，賈瞎子，這回你要和我們一同去了。」

賈瞎子應聲道：「是，屬下已經準備好了。」

金大奶奶又到了程家堡，可是他帶去的那具屍體，經程家堡查驗之後，證明不是程家堡的派出去的那人。

很顯然的，那屍體只是緩兵之計，引人誤入歧途而已。

程南庚、葛一非、金大奶奶、程玉琪、糊塗公子和賈瞎子一齊坐在一間秘室之內。

賈瞎子以金谷園謀士的身份，經過了金大奶奶正式介紹之後，獲得了應有的禮遇。

他們經過很長時間的商討，確定了一個原則，金谷園全力支持程家堡取寶。

可是什麼時候取寶？如何應付那暗中覬覦的陰影？就莫衷一是，見仁見智了。

這時糊塗公子忽然發話道：「晚輩有一個想法，不知當說不當說。」

中神通葛一非道：「有話就說，不必吞吞吐吐。」

糊塗公子道：「常言道：『蛇無頭不行』，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位爲首之人，遇有困難問題，由爲首之人一言而決，就便於行事多了。」

金大奶奶一皺雙眉，道：「你這意見很好……」意見自是很好，只是憑他的輩份，就顯得分量不够了，所以說話的語態，就不見得怎樣有力了。

中神通葛一非目光一掠程南庚，笑道：「程老兒……」

不待他把話說出來，程南庚已是搖着雙手道：「葛老兒，你可不要找老夫的麻煩，老夫要是懂得調兵遣將，程家堡就不會祇有這一點點氣候了。」

糊塗公子又接去道：「老人家說得也是……。」

金大奶奶輕喝一聲，道：「蘭飛，你……。」

中神通葛一非截口道：「大奶奶，你就讓他說下去吧！」

金大奶奶「啊！」了一聲，笑道：「你說吧！」話雖三個字，加上一聲「啊」，那意味就特別不同了。

中神通葛一非當然聽得懂，可是，他只哈哈大笑了一陣，算是答覆。

糊塗公子顯然沒有領悟其中妙味，應了一聲「是」，便接道：「論高瞻遠矚，指揮若定，當今武林之中無過於老奶奶，如果老奶奶能够出山，那就再好不過了。

金大奶奶暗中吁了一口氣，望了糊塗公子一眼，笑道：「你專會打如意算盤，爲了你們兩口子事，姑姑已經担了很大的干係，又怎樣可以再去驚動老奶奶。」

葛一非接口道：「大奶奶，老夫可又要說話了，說眞的，只有她來領導最好。咱們要弄得一團糟，她也不見得光彩。」

金大奶奶故作姿態地猶豫道：「這……這……」

中神通葛一非一挺胸膛道：「你不便說，老夫去找她去。」

金大奶奶一欠身，說道：「謝謝老前輩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夫說去就去，你派一個人隨老夫去吧。」

金大奶奶派了人，中神通葛一非剛走，七指神偷吳小七氣喘吁吁的跑來道：「程大俠，老偷兒有一件要事奉告。」

金大奶奶一皺眉頭道：「你……不是吳……吳……」吳什麼，她實在不好出口，說他大俠嗎？老前輩嗎？他都不大相配，說他老偷兒嗎？又太沒禮貌了，所以，她只「吳」了二聲，就說不下去了。

幸好，程南庚接口道：「老偷兒算是自己人了。」

金大奶奶「啊！」了一聲，滿臉迷惑之色。

程南庚不便當吳小七的面向金大奶奶解釋，同時更心急知道老偷兒帶來的消息，只向金大奶奶笑了一笑，便問道：「什麼要事？」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老偷兒發現一批神秘人物，他們似乎巳經知道了鐵木寶扇之事。」

金大奶奶冷笑一聲，道：「不會是你的傑作吧！」

七指神偷吳小七苦笑着道：「大奶奶，老偷兒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能在左金、右銀、中神通面前惹是生非……。」

程南庚接口道：「大奶奶，老夫要補充說一句話了。」

金大奶奶欠身說道：「你老人家請說吧。」

程南庚於是把吳小七參加的經過告知金大奶奶，然後又道：「老偷兒打聽到這個消息，倒是很有帮助，大奶奶不會見怪老夫擅作主張吧。」

金大奶奶一笑道：「老前輩說得是，作得對，晚輩那有什麼話說。」

倏的面色一肅，轉向七指神通吳小七冷然地道：「吳前輩，咱們可是用血性交朋友，你可千萬不可再動歪腦筋，程葛兩位老前輩大人大量，也許不會計較什麼，可是我馮把青却要把醜話說在前面，你要做出對不起大家的事，我馮把青第一個與你無盡無休。」

七指神偷吳小七當然不會怕了金大奶奶本人，可是金谷園他却惹不起，金大奶奶如此盛氣凌人，這口氣他也只有嚥了下去，吐了一下舌頭，笑道：「大奶奶，我老偷兒要沒有這份知高識低的能耐，還能混到今天麼？大奶奶，你儘可放一百二十個心，我跟上了月亮，絕不會三心二意的了。」

金大奶奶道：「你知道就好。」

程南庚轉回話題道：「吳老兒，說你發現的事情吧！」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東行九十里外，有一座道觀，你老可知道。」

程南庚點頭道：「老夫知道那叫什麼冲天觀，觀主是一個假道士……。」

一言未了，吳小七巳是笑口接道：「那是小徒黑貓子崔福，他本來就不是眞道士，到底逃不過你老法眼……」

微微一頓，接着便道：「五天前，有七個身穿黑袍的漢子在他那裏住了一宿，小徒偷聽到他們談起鐵木寶扇之事……」

金大奶奶急口問道：「他們談了些什麼？」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那七人極爲機警，微露口風，就止住了口，不過，他們帶了一隻大口袋，口袋裏似乎裝了一個人，小徒這才起了疑心，老偷兒聞訊趕去時，他們已經離開了，老偷兒追了二天，便再也找不到去向，這批人大有問題，特地來相告。」

金大奶奶道：「程家堡一位管家失踪了，和你說的正吻合，你還留有別的人搜尋沒有？」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有，老偷兒的徒子徒孫都出動了，只是再也找不到他們的行踪。」

金大奶奶道：「他們總不成在地上消失了，賈老，把咱們的人手派出去追。」

賈瞎子應命而去。

糊塗公子忽然向前一步，道：「姑姑，我們閑着也是閑着，也出去看一看好不好？」

金大奶奶一笑，道：「你們，你們……是誰呀！」

糊塗公子玉面一紅道：「當然也有玉琪妹妹。」

金大奶奶一皺眉頭道：「不行，你們身上的東西何其重要……。」

糊塗公子道：「小侄和琪妹早就打好了主意，想請姑姑你先替我們保管它們，我們輕身而往，就萬無一失了。」說着，便把鐵木寶扇和扇套一併送向金大奶奶。

扇套就套在扇子上，他們眞是早就打好了主意。

金大奶奶笑着搖頭道：「蘭飛，姑姑雖然能够作你的主，可是琪姑娘還沒有過門呀，姑姑可不便作琪姑娘的主哩！」

程南庚笑道：「沒關係，玉琪反正遲早都是你們馮家的人，你不用客氣吧。」

金大奶奶有鐵木寶扇在手那會眞的關心糊塗公子的安危，望着糊塗公子和程玉琪搖了搖頭，無可奈何的苦笑一聲，道：「琪姑娘是將門虎女，人又聰明，心又細，你們在外面行走，可要多聽琪姑娘的話。」當然是點頭答應他們的請求了。

糊塗公子笑着應聲，道：「小侄知道了。」

糊塗公子和程玉琪出了程家堡，糊塗公子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笑道：「咱們可以好好的玩幾天了。」

程玉琪一怔道：「玩幾天？我們不是去找那些黑袍人麼？」

糊塗公子笑道：「眞要找他們還不容易得很，因爲他們都是我的人。」

程玉琪笑道：「你的花樣眞多，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糊塗公子道：「無風不起浪，咱們要製造浪濤，自然得風力相助。」

程玉琪道：「你們不會爲難我家的程昇吧！」

糊塗公子道：「不瞞你說，他可吃了不少苦頭。」

程玉琪臉色微微一變，說了個「你」字……

糊塗公子忙道：「琪妹，你如果知道程昇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就不會生我的氣了。」

程玉琪詞色不愉的道：「他是怎樣一個人？」

糊塗公子道：「你們程府上的老鼠屎，金谷園的應聲虫！」

程玉琪嘆息一聲，沒有作聲了。

糊塗公子悅色和言的道：「你也不要難過，龍生九子，子子不同，何況貴堡人數過百，自然有些不良份子了。」

程玉琪道：「你不知道，那程昇最得祖父看重，想不到他是這樣一個人，怎不敎人傷心。」

糊塗公子道：「這就是他討好取巧的地方，值不得爲他傷神，我們還是去玩我們的吧。」

程玉琪秀眉揚了一揚，道：「這個時候你眞有心情去玩？」

糊塗公子笑了起來，說道：「你眞聰明！」

程玉琪也笑道：「就是比不過你，你說，到底去那裏，有什麼事？」

糊塗公子道：「去見一個人。」

程玉琪道：「一個很重要的人。」

糊塗公子點了一點頭，道：「而且還是你認識的人！」

程玉琪一震道：「我認識的人！那就快走吧。」

他們走了三日路，到了當陽附近的雙連寺。

雙連寺是地方的名稱，當然，也眞有一座雙連寺，雙連寺旁邊，有一個種菜的老頭，糊塗公子和程玉琪去見的人就是那

種菜的老頭——黃老頭。

程玉琪一見黃老頭的面就認出了黃老頭，黃老頭從前就叫黃老頭，從前也是靠種菜爲生，不過從前種的是程家的地，挨着程家堡種了一片地，程家堡是地主也是顧主，黃老頭爲人又好，所以程家堡大大小小都認識黃老頭。

程玉琪望着黃老頭，張着嘴不知怎樣稱呼了，當然現在不能再叫他黃老頭了。

糊塗公子笑着替他介紹：道「請見過黃師兄。」

程玉琪欠身行禮，道：「小妹參見師兄。」

黃老頭哈哈大笑道：「小師弟，你這是來謝媒麼？」

糊塗公子笑向程玉琪道：「琪妹，咱們眞該謝謝黃師兄哩！」

程玉琪聰明絕頂，不用想也想得出來，黃老頭當年就爲他小師弟看上了自己，羞得啐了黃老頭一口，頭也抬不起來了。

糊塗公子一旁又道：「黃師兄也就是上僧下儒的半白儒生黃乃今。」

程玉琪張大着一雙秀目，滿面驚訝之色。

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雖然併列當代五大絕世高手，但眞要說起來，上僧、下儒要比左金、右銀、中神通不知高明多少倍。

就程玉琪他爺爺程南庚見了下儒黃乃今也不敢平輩論交，這叫程玉琪怎能不又驚又訝。

半白書生黃乃今笑道：「眞有點叫人難以相信，是不是？」

程玉琪道：「奇怪，家祖父爲什麼也認你不出來呢？」

半白書生黃乃今笑道：「大師兄要這樣就被別人認了出來，那還能算是什麼人物？」

話雖然說明了，程玉琪當着這個天下奇人之前，總有點不大自在。

這是任何人在新環境的必然反應，糊塗公子只向他笑了一笑，便向半白書生黃乃今道：「師兄，小弟已把玉琪帶來了，你準備給她什麼見面禮？」

半白書生黃乃今笑道：「小師弟，你比師兄高明得多，還想打師兄的什麼主意呢？」

程玉琪望了糊塗公子一眼，心中更是驚訝不已，暗暗忖道：「他是半白書生的同門師弟，已大出人意想之外了，難道他的一身成就比半白書生黃乃今還高，豈不更是匪夷所思……。」

糊塗公子笑道：「小弟想得的東西，師兄可是有點捨不得？」

半白書生黃乃今苦笑一聲，道：「你這又何必啦！」

糊塗公子道：「這是玉琪應盡的義務啊！」

半白書生黃乃今哈哈大笑道：「好一個應盡的義務，給！給！給！師兄只有給你們了。」

糊塗公子說道：「琪妹，快快謝過師兄。」

東西還沒有到手，先道謝，那分明是逼着半白書生黃乃今當面兌現。

程玉琪不好意思的謝了半白書生黃乃今，黃乃今從懷中摸了半天，摸出一支紫玉指環，送給程玉琪，同時肅然正色道：「玉琪，愚兄今天把這紫玉指環送給你，你可要答應愚兄一句話……」

程玉琪雖然還不知道這紫玉指環的眞正價值，但看着半白書生黃乃今這般嚴肅，已能料定必非凡品，當下也是神態一肅，欠身道：「小妹恭領師兄訓示。」

半白書生黃乃今輕嘆一聲，說道：「弟妹，這指環在你修爲上雖然有某種好處，可是他將來帶給你的麻煩也非常之多，你攷慮攷慮，現在把指環還給愚兄還來得及。」

糊塗公子一旁答話道：「玉琪的年紀還輕得很囉！怕什麼麻煩。」

程玉琪約有所悟的點頭道：「小妹不怕麻煩。」

半白書生黃乃今一點頭道：「好！你聽着，從現在起，你就要爲這玉環找尋他原來的主人，如果原主人已不在塵世，就找尋他的後代，終你一生，你都要爲此守諾，如果你本身找不到，那就要你的兒孫接着找下去。」

程玉琪聽得全身一震，頭皮都麻了，眞有說不出的懊惱，只聽糊塗公子一旁笑道：「師兄，小弟與琪妹乃是同命夫妻，兩位一體，我可以帮她找吧！」

半白書生黃乃今一楞道：「這……」

糊塗公子道：「師兄，我們可是兩位一體啊！」

半白書生黃乃今勉强的點頭，道：「就算你一份吧。」

糊塗公子若無其事的向程玉琪笑吟吟的道：「琪妹，你把它戴在手指上吧。」

程玉琪試試一下，戴在自己中指上正適合不過，原來這正是女人戴的指環。

糊塗公子話題一轉，道：「金姥姥不日之內就要到程家堡了，老和尚方面點頭了沒有？」

半白書生黃乃今方待答話，門外已是傳來一聲：「阿彌陀佛」，接口道：「小施主任勞任怨，存心格天，我老和尚能不共襄壯舉麼！」一個其貌不揚的和尚緩步走了進來。

這和尚外貌看去，全無半點佛像，眞像挑柴打水的火工和尚，聽他語氣，却又大得嚇人，難道上僧明明上人會是他？

程玉琪這聽明的人，也不免用不上腦筋了。

糊塗公子長揖笑着道：「小子參見上人。」

明明上人端詳了糊塗公子一陣，忽然，輕輕的嘆惜了一聲，道：「你去吧。」

糊塗公子口齒欲動，忽然劍眉一軒，轉身招呼程玉琪一聲：「我們該走了。」

程玉琪聽了明明上人那一聲輕嘆，心中像是壓上了一塊其重無比的重鉛，走到路上，忍不住問道：「那老和尚可是上僧明明上人？」

糊塗公子點了一點頭，沒有說話，顯見他的心頭上也不大自在。

程玉琪皺了一皺眉，只有又問道：「他剛才那聲嘆惜是什麼意思？」

糊塗公子一笑道：「沒有什麼意思，咱們快走吧，也許金姥姥已經到了貴堡了。」脚下忽然加快，當先飄了出去。

糊塗公子這種態度，分明是逃避程玉琪的問題，程玉琪的心頭更是沉重了。

一路上，糊塗公子再沒給程玉琪問話的機會，程玉琪也消失了問話的勇氣，就是偶然有機會，她也不想追問了，這時，她開始領會到什麼是「難得糊塗」這四個字的意義。

金姥姥果眞先他們到了程家堡，金姥姥威震江湖，可是近二十年來，她就沒有離開過金谷園半步，這次她居然一請就到，可見他對三耳寶藏的重視。

金姥姥一生順風順水，把金谷園調理裏得强爺勝祖，威名一時無雙，只有爲三了耳先生寶藏一事，弄了一個灰頭灰腦，認爲乃是平生奇恥大辱，自然她一請就到了。

金姥姥白髮紅顏，手中龍頭純金拐杖，光芒萬道，配上她老而彌堅的神態，眞是威風凜凜，好不叫人起敬起畏！

糊塗公子和程玉琪拜見金姥姥時，金姥姥望了糊塗公子一眼，便在鼻中冷笑了一聲，笑得糊塗公子也忍不住暗中提心吊胆。

還好，金姥姥沒有說他什麼，便吩咐有關人員進入秘室之內，共商大計。

能得進入秘室之人，計有：金姥姥、程南庚、中神通、金大奶奶、萬駝子、賈瞎子和糊塗公子程玉琪兩人。

照說，糊塗公子和程玉琪輩份太小，還沒有進入秘室的資格，但他們可算是鐵木寶扇與扇套的現有主人，所以他們得以敬陪末座。

金姥姥作風明快，處事果斷，進入秘室之後，便命萬駝子動手把鐵木寶扇上的隱形圖顯現了出來，馬上又命萬駝子照圖另外繪製了一份副圖，交給程南庚隨身携帶。

接着，大家一同研究山形地勢，確定藏寶地點。

好在金姥姥與程南庚、中神通葛一非都是過來人，原山原形，祇是位置上的變化，不久便獲得結論。

金姥姥毫不猶豫的說了一聲：「走！」她自己便身先士卒，走在最前面。

金谷園顯然已動員了所有的力量，加强戒備，所以他們一路上，沒有遭遇到半點風吹草動。

他們的行動其快如風，也許那些覬覦的人來不及採取對策之前，他們已經到了目的地——兵書峽。

照鐵木寶扇上的指示，三耳先生的藏寶眞址，就在峽山北端兵書奇石下的山洞之內。

那山洞洞口高居懸岩絕壁之上，高不可攀，但在金姥姥等一行人眼中，却是形同坦途，如履平地。

這座山洞雖然地勢奇險，但並不是人跡罕至之地，因爲這是有名的奇岩勝跡，常有不畏艱危之人，前來遊覽遺興，所以洞中並不荒蕪。

洞壁上居然留下了不少名人墨寶。

大家睜大眼睛照着指示去找尋尋寶契機。這個幸運契機，却被程玉琪找到了。

洞壁上有一首墨跡已淡的對聯，那副對聯正和鐵木寶扇上三耳先生寫的對聯完全相同：「窻含遠色通書幌，雲帶東風洗畫屏。」

程玉琪首先發現那副對聯，靈機一動，便向「窻」字上面一點點去，指力落實，但覺那一點向內一縮，接着脚下一虛，現出一個河口，把她跌了下去。

身子落實，下面是一條甬道。

身後大家也跟着下來了，程玉琪側身讓開，請金姥姥先行。

甬道盡頭，是一間石室，石室中央放着一盞油燈，燈光閃灼，令人驚疑之心大起。

金姥姥可是上過一次當的人，心中不由得怒氣橫生，怒喝一聲，道：「什麼人？」龍頭拐杖一端，人已射了進去。

身後之人，但聽得石室之內發出一聲朗笑道：「金姑娘，你才來呀，我們已恭候多時了。」

金姥姥的身形猛然停了下來，愕然道：「原來是你們！」

程南庚與葛一非隨後衝入，也在室中楞住了。

原來室內地上已一左一右坐了二個人，一個和尚，一個書生，金姥姥可認得他們就是上僧明明上人與下儒半白書生。

不過，現在的半白書生在程玉琪眼中却完全不同了，不但滿面書生氣，而且像貌也非常清癯，與她所見到的樣子完全不同。

金姥姥滿肚子火氣，這時也只有强行忍捺下去，裂嘴乾笑了一聲，道：「老身不知兩位前輩隱修於此……」

明明上人笑道：「我們並不是住在這裏，只比金姑娘你早來片刻。」

金姥姥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兩位到這裏是……」

明明上人道：「尋寶，尋三耳先生的寶藏，金姑娘你們呢？」

金姥姥咬着牙關說道：「當然也是尋寶。」

明明上人哈哈大笑道：「你們是尋誰的寶藏呀？」明明上人這種德行，簡直不像一個人人謚仰的高僧，可是，他就是這樣的人，「口中沒遮攔，佛在心頭出」。

半白書生黃乃今忽然冷冷的道：「各位來遲了一步，請回吧！」

金姥姥心頭火起，少女時候的脾氣像山洪般冲了出來，哈哈怒笑了一聲道：「我老婆子還從來沒有任人支來喝去過！」

半白書生黃乃今道：「今天的情形可就有點不同了。」

金姥姥冷笑一聲，說道：「有什麼不同？」

半白書生黃乃今道：「說理，咱們是先到，你們是後來，說力，憑老夫與老和尚二人的功力，你老婆婆想撒野，只怕也撒不成，知趣的話，最好自己請，免得傷了往日的和氣。」

金姥姥的火氣倒也能發能收，衡情度理，自己這些人，實在敵不過上僧下儒合力一擊，因此，她忽然一笑，道：「窮酸，我眞懷疑你不是眞的黃乃今。」

半白書生黃乃今道：「何以見得？」

金姥姥道：「如果老身的記憶不錯，老身記得從前的半白書生乃是一個文質彬彬，謙恭自抑的有道君子，看你今天滿口黃腔，難道眞的財帛動人心，把你的姓都

改了？」

像年輕時代一樣的伶牙利齒，說得半白書生一楞一楞的道：「你……你……就……只有嘴皮子厲害！」

金姥姥哈哈大笑道：「黃大哥，有理無理，小妹都不讓你，你待怎的？」

明明上人接口道：「金姑娘，你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子都已經半截入了地，還這樣貪婪則甚？」

金姥姥又是一笑道：「我老婆子有兒有女，又有一個傲視武林的金谷園，老婆子能為兒女作些打算，難道有什麼不對，倒是你老和尚和窮酸，兩肩扛着張嘴，一人吃飽了，便萬事皆了，老婆子倒要反問你老和尚一句，你們這樣貪得無厭，又是所為何來？」

明明上人道：「老僧乃是為天下窮苦人民着想。」

金姥姥面色一正道：「你老和尚能為天下窮苦人民着想，難道我老婆子就不能為天下人民着想，寶藏中所有金銀財物，我老婆子現在給你們一句話，任由兩位取去造福人羣，我老婆子分文不取，只是要三耳先生留下來的丹藥文書等物，你老和尚以為如何？」

明明上人轉向半白書生黃乃今道：「窮酸，咱們心不黑，手不辣，空有一身本事，就是鬥不過這刁蠻的丫頭，總算這丫頭還有點人味，咱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他們一份吧。」

半白書生黃乃今道：「你和尚怎樣說怎樣好，反正一切後事都是你和尚的，到時候不再找我的麻煩就行了。」

金姥姥一笑道：「窮酸，你現在要走都可以，沒有人留難你。」

明明上人道：「窮酸，你現在不能走，你要一走，老和尚落了單，這老丫頭說的話又會變卦了。」

半白書生黃乃今望着金姥姥笑了一笑道：「金姑娘，看來我窮酸只有奉陪到底了。」

金姥姥微微一笑，轉身喝道：「萬駝子，找尋門戶。」

明明上人笑道：「不用費神了，老和尚已找到了。」

他人坐原處不動，雙手向上一舉，虛空作勢，向着空頂上一座形似太極圈的石彫又推又旋的動了七次。

那室頂上的石彫便隨着他的手勢，運動起來。

片刻之後，地下响起一陣隆！隆！之聲，接着一道石壁向左移開，現出了另一間石室。

這是一間白色大理石造成的石室，室內無燈自亮，照得全室一片光明。

室中有一張紫黑色的石桌子，桌子奇奇怪怪，分成五個邊，每邊桌旁，有一個石墩，供人落座。

桌子中央，放着一隻霞光耀眼的碧色玉盒。

金姥姥絕不讓人，大模大樣的以主人自居地欠身相讓明明上人與半白書生道：「兩位請坐。」

「且慢！」大家幾乎忘記了的糊塗書生，忽然挺身走了出來。

金姥姥突然目光一厲，道：「蘭飛，你……。」

糊塗公子欠身道：「老前輩有所不知，這張桌子的座位，乃是暗合五行休咎之理而設，坐必有方，不得有錯，否則，庫門無法打開。」

金姥姥雙目精光陡射，寒聲道：「你怎樣知道？」

糊塗公子這時態度忽然變了，變得不卑不亢的道：「在下來過這裏。」

「你來過這裏？」知道糊塗公子的人，不禁都驚愕得叫了出來。

糊塗公子向前一步，伸手打開玉盒，取出一張絹圖，攤在桌上，道：「圖上說得明白，該如何就坐，各位一看就知。」

圖上果然說得分明，水火木金土都有定位，什麼內功修為之人，坐什麼定位，圖上還特別說明，室庫入口，就在石桌之下，開門之法，必需五位分習五行神功之人，按五行大位，功成完滿之際，也就是庫門大開之時。

說也眞巧，他們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等五人，所修習內功，居然和五行神功相吻合，這個場合好像是等他們五人似的。

上僧下儒二人，早獲先機，自是無話可說，可是金姥姥和程南庚葛一非一排三人可就難以平衡心理上的衝突了。

他們三人目光都帶上了怒色，金姥姥更是怒笑一聲，道：「好小子，你在捉弄我們。」

糊塗公子道：「在下絕無捉弄五位之意，只因這庫門非三位神功相合，絕無開啓之可能，在下只是略盡心力，為五位組合，成此大事。」

金姥姥冷笑一聲，道：「咱們為你出力，你却坐享其成……。」

糊塗公子笑了一笑，道：「秘笈、靈丹、妙藥、珠寶、金銀財物，在下一無所求。」

程南庚冷哼一聲，道：「你白費氣力，所為何來，難道你是糊塗蛋。」

糊塗公子道：「在下本來就是糊塗公子，一生糊糊塗塗，……不過，這次在下絕不糊塗，在下已經幸得令孫為侶，於願已足，何敢奢求。」

中神通葛一非大笑道：「你果眞是糊塗公子，老夫老眼果然未瞎。」

金姥姥悻悻地道：「廢話少說，老婆子問你們要不要開此寶庫？」

葛一非道：「既來之則安之，老夫認為不能空手而回。」

金姥姥道：「葛兄之言有理，咱們既然來了，就不能空手而回，倒是糊塗公子這小子，騙了我們，難得他不再起異心，乘我們神疲力竭之際，坐收漁人之利。」

金大奶奶道：「有媳婦在此，諒他也弄不出鬼來。」

金姥姥一橫目道：「別自美了，這小子憑你們那點點道行，也想對付他。」

金大奶奶臉色一紅，還想說出一番話來，却被金姥姥喝住道：「你的見識難道還比得過老身。」

金大奶奶應了一聲：「是！」大氣也不敢吭一聲了。

金姥姥雙目神光如炬，罩着糊塗公子道：「你自己說吧！如何使我們完全放心你？」

糊塗公子道：「你可以制住在下全部穴道。」

金姥姥一搖頭道：「這個不妥當，你定有自解穴道之奇能，否則，你不會說這種話來。」

糊塗公子搖頭苦笑道：「你這樣多心，在下就無話可說了。」

金姥姥沉思了一陣，忽然又點頭道：「制住你的穴道之法也可以，只是，老身還要你一條左臂！」

葛一非一股不平之氣，油然而生，道：「這又何必呢？」

金姥姥冷冷的道：「你知道什麼，這叫『天漏大法』，如此一來，他縱有通天奇術，也解不開老身的獨門手法了。」

糊塗公子長嘆一聲，道：「好！在下滿足你的……。」

程玉琪再也忍受不了，大叫一聲，道：「不！你不能任她無理取鬧。」說着，人也移身擋在糊塗公子身前。

糊塗公子苦笑一聲，道：「在理論上說，她這辦法是很有效的，只要大功能成，我犧牲一條手臂又算得什麼。」

程南庚道：「金大奶奶，咱們想想別的辦法吧。」

金姥姥堅決地說：「不行，你要心疼，咱們就散了吧，這次的事情相當古怪，老身……。」

此老年輕的時候便鬼怪靈精，年紀大了，更是眞的成了精，她已有所警覺了。

糊塗公子可不能讓她說出半個「不」字，當下猛然一咬鋼牙，叫道：「好，給你了！」話聲中，他已回手一掌，將自己左臂切了下來，他出手如風，動作奇快，當大家瞭然是怎樣一回事時，他的左臂已經落在地上了。

金姥姥如此硬心腸的人，也不免驚震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

明明上人冷笑一聲，道：「現在就是明知是火坑，妳也只有跳下去了。」

金姥姥咬着牙齒道：「跳就跳，我老婆子從來沒有丟過人。」

一錯身，竟然還是制住了糊塗公子穴道，不過，她同時也止住了糊塗公子的流血。

事情發生得太快，程玉琪心痛五裂，却是流不出半點淚，不顧一切的抱着糊塗公子走了。

糊塗公子穴道被制，並沒有昏死過去，忍着奇痛，含着苦笑，反而勸慰程玉琪道：「不要緊，一條手臂算不了什麼，除非你不再愛一條手臂的人！」

程玉琪急口大叫道：「愛！愛！愛！莫說你還有一條手臂，你就是個兩手都沒有了，我也愛你到底，永矢不瑜！哇……。」忽然淚如泉湧，大哭出聲。

糊塗公子長長吁了一口氣，輕聲道：「你這一哭出聲來，就好了！」

她要哭不出聲來，怨氣內結，將來的麻煩就大了。

金姥姥想不通糊塗公子犧牲自己一條左臂的理由，心裏眞有點後悔，可是，憑她的身份，說出的話，又不能不算數，只有咬着牙關，按照圖上指示，配合上僧下儒和右銀中神通四人，各守方位，運起獨門內功，相濟相調的向石桌子攻去。

他們分坐在五方，雙手就搭在桌子上，都是垂眉合目，靜如泰山般端坐不動，表面上看不出絲毫異狀。

但，三個時辰過去之後，那張石桌子開始發生變化，原是烏黑的顏色，却變得通明透體，如同水晶。

接着，石桌慢慢向下陷落，不！不僅是石桌慢慢向下陷落，而是連同他們所坐的石墩和四週一尺開外的地面，都一同向下陷落。

石桌越落越深，七個時辰之後，石桌已經落在一間地下室的地面上。

他們的大功告成了，可是，他們都已精疲力竭，只能伏在桌子上了。

他們不但無力起坐行動，就是睜開眼睛打量一下四週環境的力量都沒有了，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大地睡一覺。

他們都昏睡了過去。

也幸好他們都沒有力量睜開眼睛打量這間石室的情景，否則，金姥姥縱然不被氣死，也非氣得吐血不可。

一來，這間石室之內，除了室壁掛了一幅人像，人像之下地上放着一隻碧玉盒子之外，便什麼都沒有了——也是一間空空洞洞的石室。

三耳先生的寶藏，那是半點影子也沒有。

金大奶奶飄身下來了，程玉琪也抱着糊塗公子下來了。

糊塗公子臉上帶着志得意滿的微笑，金大奶奶就完全不同了，她見了昏睡在桌上的五個人，又發現全室空空如也，那憤怒之火，已把她的臉色燒得鐵青。

金大奶奶大吼出聲道：「三耳先生的藏寶在那裏？」

這時，石室之內只有金大奶奶和糊塗公子程玉琪三人，其他的人都停在室外，未敢擅自進入，他的問話對象當然是糊塗公子，可是，她口中並未帶上稱呼，可見她這時恨惱之深之切。

糊塗公子含着微笑說道：「這是最後一間石室，三耳先生的寶藏就在這石室之內。」

金大奶奶這時也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風度了，潑口大罵道：「你是瞎了，難道不見這間石室空空盪盪。」

糊塗公子道：「牆上有三耳先生的遺容，像下有一隻碧玉寶盒，何得謂空空盪盪。」

金大奶奶不是沒有看見三耳先生遺像和那隻碧玉寶盒，但那不是她想像中的情形，以她的看法，這間石室縱然沒有堆積成丘的奇珍異寶，至少也該有些架子，架子上總該有百數千件世間少見之物。

現在，這裏完全不是那回事，他能不大失所望麼？

金大奶奶冷哼一聲，移步走向那隻玉盒，便要伸手去取那玉盒……

糊塗公子暴喝一聲，道：「小心！」

金大奶奶一縮手，飄身急退，生命可是自己的，她犯不着挺身走險。「你們去把那玉盒拾來！」

糊塗公子道：「咱們三人，誰也無權動那玉盒。」

金大奶奶道：「誰能動？」

糊塗公子說道：「這是他們五位的光榮。」

金大奶奶道：「他們什麼時候可以醒來？」

糊塗公子道：「我們等吧！」

等，一等就是一個多時辰，首先上僧下儒坐直了身子，但仍未開口說話，半個時辰之後，金姥姥也坐直了身子，接着程南庚和葛一非也次第恢復了坐姿。

忽然，金姥姥張開了灰暗的眼睛，冷肅的道：「把糊塗公子殺了！」

金大奶奶好快的反應，右手一揮，一道劍光已隨着她揮動的手臂脫鞘而出，劍氣森森便到了糊塗公子頸際！

糊塗公子身手被制，帶笑地閉上了雙目。

程玉琪尖叫一聲：「你……你……」她已挺身向來劍擋去。

程玉琪手中沒有兵刃，只有糊塗公子，她當然不能用糊塗公子去擋金大奶奶的劍鋒，但她可以用自己的身子去阻擋金大奶奶的利劍。

現在她用的正是自己的身子！

看來，程玉琪和糊塗公子是非死不可了。

這時，突然有人冷笑一聲，道：「老子號稱殺人王，也從來不殺手無抗力之人，你這婦人太心黑了！」他的動作當然比話聲快了數百倍，一道刀光斜飛而出，直奔金大奶奶前胸要害。

你要殺別人，老子就殺你！

這種救人打法，比什麼都有效，除非自己不想活，否則非先自己救自己的命不可。

金大奶奶當然不是不想活的人，她要救自己，就不能再殺別人，於是她的身形被逼退了，程玉琪死裏逃生了。

金大奶奶怒目一翻看清了來人，敢情他就是糊塗公子的隨從苗子。

金大奶奶氣得要吐血，來不及推敲苗子是怎樣進來的，便冷笑一聲，道：「你趕來陪你公子，正好」遠揮劍直取苗子。

苗子也是冷笑一聲，道：「別以爲自己了不起，老子要你看看金谷園之外的功夫。」刀式一平，緩緩劈出一式。

他沒有接架金大奶奶的劍勢，只是使出了自己的刀式，他的刀式一出，金大奶奶的劍勢就不阻自竭，找不到苗子的空門了。

而苗子的刀氣，却正直取自己致命大穴。

金大奶奶移形換步，連連急退，却依然逃不脫苗子刀勢的壓力。

金大奶奶急得大汗直落……。

「苗子，不得無禮！還不給我住手。」糊塗公子說話了。

苗子刀光一收，站立在糊塗公子的身後。

金大奶奶檢回一條命，臉色陣青陣白，說不出話來了。

金姥姥當然也看得非常清楚，她除了搖頭之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哩！這名不見經傳的漢子一刀，就她也不見得化解得開，又何況功力火候差得遠的兒媳婦。

金姥姥薑辣之性，那能吞得下這口氣，退而求其次，老眼一翻，找上明明上人，唬唬的道：「老和尚，咱們可是中了人家計算，把一身眞元內力都消耗盡了，你怎樣說，給老婆子一個公道來。」

明明上人笑笑地道：「咱們彼此一樣，你向老和尚要公道，我老和尚又向誰要去。」

半白書生黃乃今道：「我們誰也不要怪誰，先冷靜下了，好好的看一看。」

金姥姥氣道：「看你個屁，還不又是一個騙局。」

糊塗公子接口道：「那也不見得，大家何不打開三耳先生留下的玉盒看看。」

金姥姥橫了糊塗公子一眼，轉向金大奶奶道：「把那玉盒取來。」

玉盒之內是一份摺帖，摺帖上面寫着二個寸大的字「謝謝」。

翻開摺帖，迎頭一句話，便是：「對不起，令各位失望了！」

接着下面寫着是：

老夫身無長物，何來奇珍異寶相贈，所留給諸位的只是一件宏願善功而已。

十年前老夫偶遊此地，發現洞底之下有一股奇毒禍水，緩緩注入江水之中，此細流百十年之後，勢必日漸加大，將來爲害下游魚類人畜之大，不可言喩，老夫爲除此禍根，留此十年，苦思對策，幸皇天下不負苦心人，智珠終爲老夫所獲。

原來，此間山腹深處，深藏有一種奇毒物質，隨外洩的水滲入江中，欲除此害，必需截斷此間地脈，隔絕劇毒永埋山腹，不再外洩。

而截斷地脈之舉，非五位精習五行神功有成之士，化配天地造化，全力施爲不可，老夫殫精竭慮僅能完成一般設施，而無以培植五位精擅五行神功之士，惜夫老天年已到，只有出此下策期諸諸位了。

諸位完此善功之後，勢必精疲力竭，數十年修爲面臨消散之厄，老夫特爲諸位在小像之後，留備玄功心法五則，諸位各擇其愛，當有意想不到之功，聊表老夫寸心。

最後，又是兩個大字：「謝謝」！

大家看完全文之後，心裏五味俱全，都有說不出的感慨。

尤其金姥姥更是羞愧之色滿面，向金大奶奶一揮手道：「難爲了那孩子，替他解了全身穴道！」

金大奶奶訕訕的解了糊塗公子穴道。

金姥姥向糊塗公子欠了一欠身道：「公子苦心格天，老身愧悔無及，尙望公子海涵。」

糊塗公子站了起來，一笑，道：「姥姥何出此言，在下只不過略盡心力，那能及比得上五位的大功大德。」

金姥姥到底是奇人一個，聞言哈哈大笑，說道：「公子，別罵人了吧，就這份任勞任怨，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誰又得上你……。」

訕訕的笑了一笑，接着又道：「公子，我老婆子也不多說空話了，從現在起，金谷園的大門爲你而開，你就是金谷園的貴賓，金谷園的作風，也從此改變，絕不辱沒你這貴賓就是！」

糊塗公子笑了！

大家也都笑了！

（完）

武林軼事

嚴霜·文　子成·圖

蝴蝶掌勇挫火麒麟



說到贊先生，一共有兩個，都是在武林享譽的，鐵橋三的門徒當中，有蔡贊其人，武功超卓，威名遠播，故此，武林中人尊稱他做贊先生，另外一個贊先生姓梁，叫做梁贊，乃係詠春派的高手，因爲佛山的居民，一向喜歡將先生兩個字一齊讀出來，變成「腥」的音响，故此，這位梁贊就稱做贊「腥」，跟上述的贊先生不同，如果以聲譽方面說，那就贊腥比較隆重得多，原因是贊腥曾經有許多次跟高手過招，俱是贏得乾脆玲瓏的，故此，提到詠春派，多數是推重贊腥，再又因爲贊腥傳武功於找錢華，找錢華再傳就是葉問，葉問在香港的名氣極响，而且是詠春的掌門人，贊腥距離現在不遠，因此有許多老前輩看見過他，亦即對他有親切感。

贊腥並非僅得武功卓絕，文才亦很好，加上他本人是佛山的富商，因此這些人學習武功，就特別喜歡詠春。

除此之外，還要談及佛山秋色，在南番東順各鄉居住過的人，都知道每年一度佛山秋色，在街上有許多人担了一箱箱的綵衣，使美女和小童穿着扮演古代名人雅士，站在木台上面，由幾個人抬着走，又有人踏着高蹺在前引路，每逢秋天就巡遊於鬧市當中，還有鑼鼓助慶，入夜之後，仍然不絕的走動，火光照眼，這種壯舉是別個地方所沒有的，因爲打鑼打鼓兼舞獅，必須孔武有力之人勝任，那就反映出當地拳館一定十分蓬勃，梁贊的藥材行叫做贊生堂，一向很有名氣，佛山秋色需要一些壯夫健男担木台助慶，多數在贊生堂尋找，故此梁贊變成贊先生之後名氣更响。

說到佛山秋色，那是有來頭的，舊日黃蕭養作反，火燒十八鄉，單是佛山沒有遭刼，就因爲他想襲擊佛山之際，遙見夜間火光甚盛，人聲嘈雜，懷疑官兵集中該處守衞，不敢輕舉妄動，其實那是佛山秋色巡遊而已，此事發生之後，佛山人爲了紀念那一次保全免刼的壯舉，更加把這種行徑擴大，亦即需要更多的武林中人座鎭，於是佛山武功之盛，凌駕於南海各鄉之上。

當時梁博流在西江享譽，戰勝蔡家五虎，他曾經到佛山居留一個時期，把渾身武藝傳授給梁贊，飄然而去，故此，梁贊雖然沒有跟高手過招，仍有許多人崇拜他，特別是商家的中年人，除了練武，還想健身，又不想開拳踼脚，太過粗俗，詠春拳練習的時間很文靜，不必需要很大地方，正合他們的意思，因此贊生堂的後進就是健身院，固然有許多青年學武，不遠之處就是贊腥的大府，晚晚有商人在那邊學習，贊腥的大名就遠近皆知。

當時佛山由四個衙門統領，其中有一個衙門叫做都司衙門的，由高厚慈統領，此人渾身是勁，肌肉如鐵，就算穿上了衣裳，也是彪形大漢，脫下衣裳，赤裸上身，看來好像打虎的武松，都司衙門等於治安當局，他手下有七十多名好手練武，偶然聽說街坊有人談及贊腥的大名，心裏不服，認爲贊腥文質彬彬，只是一個商家，何以武功卓絕呢？大概是純盜虛聲而已，他愈想就愈加困惑，索性派人邀請贊腥到衙門一敍。

贊腥一向沒有跟官府結怨，以爲此去

只是閒談性質，故此欣然到訪。進入衙門之後，高統領站起向他拱手致敬，說：「兄弟久聞贊腥的大名，不但武功精湛，而且醫術高明，衙門裏面缺少一個跌打醫生，根本上衆兄弟朝夕練武，難保不會偶然撞傷筋骨，的確需要一位名醫負責跌打事務，故此派人請贊腥到來談談而已，別無他意。」

贊腥一向就非常樂意做街坊善舉的，聽了這番話，欣然點頭，說：「兄弟當然樂意負責跌打事務的，不過，那些健兒練武，由高統領指導，看來不會碰傷撞傷的，就算有這種事情發生，無非小小損傷，不必勞動醫生，大概高統領有意栽培，使小弟的藥局錦上添花而已。」

高厚慈聽了，哈哈大笑，說：「贊腥眞是謙虛。」

跟着高厚慈叫十二個門徒出來，分作兩隊，兩個人對拆，一共六組，又叫他們對拆之後各自表演拳脚，讓贊腥過目。

那時贊腥不知道高厚慈有心挑戰，隨口說：「他們所練習的是東莞拳脚，很是正宗，但却夾着莫家的拳脚，那又似乎雜亂一點。」

高厚慈聽了，正中下懷，說：「那些健兒俱是我教授下來的，看來我本身的拳脚就是雜亂無章了，倘非贊腥指點，我一直都不明白，難得贊腥駕臨，希望贊腥賜教，糾正兄弟拳脚方面有何不妥之處。」

這句話無異於向他挑戰，贊腥聽了，猛吃一驚，知道剛才所說的話實在失言，但已無從補救，只好勉强點頭說：「兄弟偶然講錯一句半句，敬請高統領原諒。」

高厚慈滿臉笑容，說：「贊腥不必多禮，你在佛山的名氣凌駕於各拳館之上，無人不識，當然有獨到之處，坦白點說，我這個統領是打仗打回來的，拳脚方面，如果單對單的搏鬥，實在沒有把握，剛才兄弟所言，確是心裏所說的話，渴望贊腥指教指教，閒話休提，現時就請贊腥落塲指導。」

他說的話句句迫人，贊腥無可奈何，只好把長衫脫下，只剩單衫褲，即是上邊的短打衣裳，下邊長褲，看來仍是文質彬彬的，跟彪形大漢的高厚慈相較，確是相差太遠了，各人看了，都覺得贊腥實在鬥不過高統領，至於高厚慈本人，更加有這種想法。

兩人擺好招式，高厚慈說：「贊腥請先發招。」

贊腥說：「我們詠春這一派從來不肯先發招的，還是請高統領先發招。」

既然他這樣說，高厚慈也知道詠春派慣例，看見對方發招然後還擊的，大概這一派確是如此作戰，聽了便不客氣，拱了拱手說：「那就失禮了，請贊腥還招。」

說完他就標馬上前，當胸一拳打出，故意讓贊腥接招，然後把另外一隻手搶攻，前手化爲後手，兩手把贊腥的一隻手夾在當中，打算用鐵門閂的一招把對方的一隻手折斷。

這一招快而毒，確是出乎意外，換過別人，未必能够化解，贊腥却不同，他知道碰着鐵門閂，絕對不能退縮，稍爲退後，那隻手就會折斷，必須標馬上前，打到貼身爲止，既然貼身，手裏可以向橫伸縮，那就不怕折斷，還可以借着伸縮之力，向對方推壓，很快他就依照這種戰術施展出來。

詠春派的推壓手法另有一招，上邊向前靠着敵人軀體，雙手齊出，使勁一推，下邊却暗中入馬，只用半條腿勾住對方兩隻脚任何一隻，下邊撥，上邊推，很難站得穩，高厚慈沒有學習過這一招，以爲贊腥只是依照拳理方面，一隻手受制於人，只好全身靠近對方，向橫撥開那隻手，借此自救，殊不料給贊腥靠着身體向前一推，忽然脚步浮浮，整個人退後三四步，仍然沒法站穩，眼見就此要跌一跤，說時遲，那時快，贊腥已經預先知道他必然向後連退幾步，索性連人帶馬滾過去，佯作跟他糾纏的模樣，實則扶住他，使他不會跌倒。

既然高厚慈沒有跌倒，兩人好像互相搏鬥，彼此站定，然後分手，好像打了一個回合，他心知肚明，那是贊腥故意給他一點面子，免得在手下臉前失威，實則他已打輸，非常佩服，只是打了這個回合，就拱手爲禮，說：「贊腥確是名不虛傳，佩服之至。」

那晚高厚慈把他留在衙門裏面暢飲，對他的詠春派拳術讚不絕口，贊腥循例敷衍幾句，盛讚高厚慈雙臂如鐵，確非普通拳師所能及，兩人識英雄重英雄，就此結交，不必細表。

贊腥本人是佛山的富商，而且懂得交際，交遊甚廣，本身有眞功夫，自從打贏高厚慈之後，聲譽更响，不但他的門人甚衆，而且藥局的生意比前更好，本來他已經是個富戶的，那時他就更加揚威耀武，附近所有拳館的教頭，都不敢找他過招，不過，他爲了自己的聲望起見，不會濫收門徒的，根本上晚上到梁府學習武藝的商家，十居其九乃係健身性質，覺得詠春派的拳術，有獨到之妙，而且不必需要很闊大地方然後可以練習，特別發生興趣而已，至於他們本身，當然不是練武的材料，因此之故，梁贊覺得有些隱憂，担心這一派的拳脚沒有特別出色的人繼承衣砵。

有一天，他在贊生堂藥局閒坐，忽然看見一個身材普通，但却肌肉十分結實的男子走到橫櫃，拿出一個「雙毫」銀幣來，抛在枱面，想買金銀花，那個企櫃抓住它看了看，便把它交還給他，此人順手接過，企櫃說：「這個銀幣是假的，請你換過一個。」

此人憤然把銀幣放在掌心之內，用力一揸，便即粉碎，他笑着說：「你的眼光不錯，換過另外一個銀幣。」

說完他拿出另外一個雙毫出來，那是眞的銀幣了，企櫃把一包金銀花交給他，梁贊在旁，看在眼裏，微微一笑，走近兩步，說：「你並非想買金銀花，不過想在我的臉前顯點本領而已，如果你想過招，請即發招。」

此人聽了這句話，立刻雙脚跪下來，叩了一個頭，然後說：「晚輩叫做阿華，街坊把我稱做找錢華，請勿誤會。」

梁贊愕然，叫他站起來，說：「找錢華，我也知道你在附近做找錢的生意，却不知道你內勁如此深厚，是否學過許多年功夫呢？」

找錢華靈機一觸，說：「稟告梁師傅，晚輩從來沒有學過功夫。」

其實找錢華已經學習多年武藝，但却是暗中學習的，他故意在梁贊面前認作完全沒有學過，目的是想梁贊聽了發生錯覺，以爲他是天生的神力，願意收他爲徒，這一步棋子十分高明，贊腥聽了果然臉色有喜色說：「你沒有學習過功夫，居然有這種氣力，究竟是如何練習得來的呢？」

找錢華聽了，說：「梁師傅，我並非學習過功夫，不過，我做錢枱找換的生意，偶然發覺有甚麼銀幣是窩澤鑄成的，魚目混珠，甚爲不值，順手把它揑碎，習慣了它，掌力比較雄厚而已，至於我想練武這種心事，留在我心裏很久，不過，始終無法找到好師傅，我想到梁府學習，可是，你所教的人全是商家，或者豪門巨宅的弟子，自己實在不相配，故此沒有胆量登門求學而已。」

梁贊說：「你既然有心學習我這一派拳術，我非常樂意收你爲徒，你的意思怎樣？」

找錢華喜出望外，說：「先行多謝梁師傅的栽培。」

自從那一天開始，找錢華就每晚都到梁贊家裏學習武功，因爲他的身份不配，故此梁贊叫他在各人學完武藝散去之後，才到他的家裏學習，換言之，每晚找錢華總是在夜間宵深人靜那一段時間到梁府學習的，梁贊認爲他是可造之材，認眞指點他的武藝。

根本上找錢華已經有三四年武功的根底，當然一學就會，而且馬步相當穩固，爲了使梁贊對他賞識，認爲他確有天生的神力，故此他一方面在梁贊面前擺出不懂武藝，從頭學起，另一方面，在家裏苦練，本來他的肌肉已經非常結實，渾身是勁，經過兩三年苦練之後，眞的有如天生神力一般，三年之後，他就變成梁贊門下最出色的一個。

那時，梁贊的年紀漸大，不想晚晚親自指導門人學習武功，而且他覺得詠春派的拳脚不應該單獨傳給富戶，索性叫找錢華另開設武館，那個拳館接受任何階層的人入館學武，認眞有身份的紳士階層，然後留在梁府學習，如是者過了一年之久，找錢華的名氣也就响起來，反而梁贊深居簡出，外邊的人談論詠春派，總是推重找錢華。

由於詠春派的聲譽甚隆，且又跟官府有交情，沒有人敢到找錢華那邊踢盤，找錢華的武功究竟高到甚麼程度呢？他自己也不知情，只是知道梁贊有許多種絕招，跟他過招，必然打輸。

當年的武林高手，如果有許多門徒，總是心裏有點陰影的，他們多數把本門的絕招分別傳給幾個得意的高足，並非某一個人學習齊全，就算找錢華學到的絕招，只是蝴蝶掌。

有一天，師弟謝標晚上到訪，談及此事，謝標十分誠意的說：「我在梁師傅手下學武多年，自信有些斤兩，不過，蝴蝶掌這一招是詠春派的絕技，梁師傅始終沒有把它傳授給我，照你看，此事有沒有內幕呢？」

找錢華說：「阿標，梁師傅財雄勢大，根本就不會在學費方面打主意的，故此，不必從利字方面着想，如果有一種原因使梁師傅不願意把蝴蝶掌傳授給你，恐怕是你的綽號影响使然。」

謝標聽了心上一沉，問：「雖然我綽號火麒麟，有甚麼關係呢？」

找錢華說：「有資格稱做火麒麟的人，一定是脾氣暴躁的，你就更加明顯，一來你的眼睛突出，二來眼上經常佈着一些紅霞，飲了酒或者怒火攻心，整隻眼睛發紅，火麒麟這個綽號十分貼切，不過，梁師傅就担心你學會了蝴蝶掌之後，很容易闖禍，反而不好。」

謝標很性急，不等他說完，便插嘴：「我怎會無緣無故的闖禍呢？」

找錢華說：「那是很難說的，當你跟別人過招的時候，可能無意中殺傷對方，這是毒招，故此不想教你。」

兩師兄弟所談的不是這一件事，只是在無意中夾進三幾句，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謝標聽了這句話之後，不覺心裏發生怨恨，當時他沒有說出來，過了兩天，他就單刀直入，在梁師傅臉前訴苦，希望梁贊把蝴蝶掌教授給他。

梁贊聽了，連忙搖首說：「根本上沒有這麼一回事，所謂蝴蝶掌，即是許多種掌法之一，雙手齊出，有如蝴蝶，羅漢門或者其他門派都有這種功夫，怎可以說它是詠春的絕技呢？再者，我實在沒有這種絕招，何從教授給你呢？」

謝標說：「不，我這番話並非隨意說的，乃係找錢華師兄對我說知，你能够把它教給找錢華，却不能教我，或者因爲我綽號火麒麟，現時我決心改變作風，逢人打躬作揖，盡量學習禮貌，不再稱做火麒麟了，師傅的意思如何？」

梁贊仍然拚命否認他有這種毒招，謝標無可奈何，只好告退。

翌日上午，找錢華被梁贊召喚到家裏，梁贊很鄭重的問他是否說過蝴蝶掌方面的事，找錢華當然是否認，免得師傅追究，因此之故，便做成誤會，過了三晚，謝標忽然單獨跟找錢華交談，說：「我已經把此事向師傅查問過，怎料師傅推得一乾二淨，我非常不安，現時想跟你澈底談論此事，究竟師傅有沒有把蝴蝶掌教授給你呢？」

到了那時，找錢華才知道上次交談，說錯了一句半句，非常不安，說：「師弟，我明白你的心情，不過，我在師傅臉前已經發了誓，決不把蝴蝶掌教授給這個門派的任何一個，希望你原諒。」

謝標臉上浮起一層陰影，冷然說道：「既然如此，我有辦法迫梁師傅施展這一招。」

只是這句話，已經把他的心事反映出來，顯然他想迫梁贊用蝴蝶掌去擊敗他了，事實上當時梁館裏面的人，除了找錢華之外，最好的就是謝標，拳怕少壯，如果謝標以毒招出擊，梁贊不能不用蝴蝶掌破他，到時謝標就可能有性命之危。因此之故，找錢華立刻苦苦的勸告他，請他不要輕舉妄動。

謝標非常沉悶，他始終不敢跟找錢華過招，因爲找錢華的功夫比他好，不必用蝴蝶掌也可以擊倒他，反而梁贊方面可以

乘其不備，猝然發招，那就可以迫師傅把這種毒招施展出來了，故此找錢華勸告他的時候，雖然滿肚是火，仍然沒有發作出來。

不久之後，他就想出了一條妙計，迫梁贊發招了，所謂有心人算計無心人，很容易就會佈局使對方跌進陷阱裏面，就算迫師傅過招，即使是有心佈局，也是難免大打出手，當時謝標就有這種心理存在，經過苦苦思慮之後，他認爲迫師傅過招，必定要選擇最有利的形勢，即是說，那個地方一經出招，師傅無法退後，換言之那是掘頭巷，根本上梁贊每日必到附近的一間茶樓品茗，它叫做深竹居，相當幽靜，謝標認爲這個地方可以利用，趁着他經常到該處品茗，跟企堂熟識，故意在午間先到，略吃一些茶點，叫企堂注意，如果贊腥從外邊走入，請即通知，企堂不以爲意，果然看見梁贊由外邊一條長巷走進來，立刻通知，於是謝標便佯作飲過茶出門的模樣，由深竹居正門走出來。

那個地方相當有趣，本來是條長巷，通到尾是掘頭巷，深竹居就設在靠近末端的一處，贊腥由另外一邊走入，謝標由深竹居門口走出來，立刻發馬揮拳向他發招，那時梁贊無法向原路退出，迫於閃身，一閃再閃，就是掘頭巷，非打不可。

謝標早巳暗中算定，他必然受窘於這種地形之下，無法走開，因此，兩人在門外相遇，梁贊跟他點頭，他却擺出火遮眼的模樣，大喝一聲：「師傅看招！」

說完人到拳到，三兩招就把梁贊迫到閃身退後，果然不出所料，退後三步，就是掘頭巷，梁贊看見他的攻勢凌厲，大聲喝止，叫他收招，如果繼續發招，可能喪命。

謝標怎樣肯收招呢？攻勢更急，在梁贊退無可退的時候，還以詠春派的一招穿心掌向前出擊，這是非常厲害的一招，變化多端，梁贊無法不施展蝴蝶掌，那時謝標雙掌齊出，向對方胸部正中出擊，但却不是打到盡，只打七分，照詠春派的拳脚而論，這一招穿心掌係兩掌齊出的，如果對方僅用一掌擋格，實在擋不起，一掌向下沉，也無法壓倒，只能壓住兩掌當中的一掌而已，另外一掌繼續打出，便使對方受傷，所傷的正是胸部當中，練過武功的人，一掌就有可能置人於死，故此稱做穿心掌，不容易破它，如果有辦法退後，還有些招式可破，但因梁贊背後就是牆，故此，梁贊非用蝴蝶掌破他不可，謝標正想學蝴蝶掌這一招，迫於用穿心掌出擊。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梁贊喝了一聲：「來得好！」便即發招，梁贊的雙手合攏，有如敬佛一般，叫做合掌手，先用合掌手由下邊穿上去，把對方的雙掌分開，本來憑着一分之力就可出擊，可是，蝴蝶掌並非如此，挑開對方雙掌之後，自己的雙掌打了一個圈，仍然在胸前再合，對方不管用左掌或右掌出擊，正合他的意思，給他反攻，謝標不明白這一層道理，給他挑開雙掌之後，收回左掌，右掌向前使勁發出，那是穿心掌的變招，梁贊巳經雙手合攏，當胸保護，有如交加手一樣，乘機由下邊穿上，抓住對方的右手，靠近手踭之處，使勁一拉，跟住左右兩掌一齊發招，左掌向對方的腰間打去，右掌向對方的胸部出擊，上下兩掌，快如閃電，由於他一拉即打，謝標既然無法站穩，身體向前仆過去，受擊的力量更大，而且一個人猝然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穩，反應遲鈍，無法施救，再又因爲他僅得左手可以擋格，如果能够用一手去擋兩手呢？必然打輸，故此，這一招蝴蝶掌最厲害之處就是先拉後打，謝標雖然學到了蝴蝶掌，却因上下兩處氣門一齊受擊，登時閉氣，整個彈出八尺之外，仰臉跌倒，氣若游絲，各人看了，大驚失色，梁贊叫他們鎭定，不必驚慌，自己走過去替他按摩一番，只見謝標吐出一口鮮血來，他說：「受傷的人最忌血歸心，吐了鮮血，便告無碍。」

說完，跟着用跌打藥替他醫治，而且派人把他放在軟床上面，抬入找錢華的拳館繼續醫治。

找錢華看見謝標被人抬進來，大驚失色，後來知道這是謝標迫師傅打出蝴蝶掌這一招，再又看見謝標臉色沒有變黑，然後放心，儘管如此，謝標仍要留在找錢華拳館治療幾天，跟住休養幾天，半月之後，才能復元。

謝標偸學蝴蝶掌之後，梁贊覺得拳門往往引起許多是非，不想繼續教授門人，索性讓找錢華以及謝標兩人接管館務，自己好像隱士般過活。

他非常認眞的告誡謝標說：「你雖然學會蝴蝶掌，但千萬不要隨意把它教授給門人，免得闖禍，至於你自己，認眞要歛火，切勿跟別人結怨，因爲蝴蝶掌一出便會傷人。」

謝標果然依照師傅的訓言去做，一生沒有用蝴蝶掌跟任何一個高手過招，上述的那種掌法，只是幾個師傅談論中推測它如何施展而已，究竟是否眞的蝴蝶掌呢？仍是一個疑問。（完）

精選武俠短篇

未名劍客

凌波・文圖



國破家何在　誰明孽子心

三原英雄樓是太原府最大一座酒樓，據說：這裏的汾酒，世稱天下第一，來到太原府的達官貴人，無不以一臨英雄樓爲幸事，須知，除了這天下第一名酒外，尚有不少珍饈名菜，歌伎名姝在此出入流連，因此，英雄樓的生意却是萬分鼎盛……

又何況招牌名爲英雄，這就不得不有那些英雄，或自命英雄的人物來光顧——

近年來雖說是太平盛世，但是：誰也得明白，明爭減少，暗鬥未巳，再加上官貪吏橫，被逼無奈，佔山爲王並不太少，可是，朝廷上誰也不會承認這些，他們依然認定了，此乃太平盛世也！好！就得裝出點一番興旺景象……就這樣商旅往來繁忙，形成「保鏢」一行，特別行俏！

保鏢是走江湖，是英雄，是豪傑，而這批人錢財到手容易，出手難免大方，自然而然地成了酒館、行台的最好主顧，其實：他們過的是刀頭上舐血的勾當，醉生夢死，賣酒肆笑，也就難免的了——

此地有天下聞名的龍門鏢局，局主飛天二郎薛靈中，人面闊，對人厚，功夫深，招式神，一柄獨門兵刄三尖兩刄刀，走遍天下，而撐起了龍門鏢局這一字號，憑一面飛雲七星鏢旗，通行南北，可稱得上：「威震黑白兩道！」

就因爲龍門鏢局聲譽較佳，形成了武林中人的欣羡，誰也希望能在龍門鏢局中取得一席位，江湖上人傳開了一句話：「一登龍門！身價百倍！「

事實如此，龍門鏢局中，那怕是個二三流的鏢師，甚或趟子手，車夫騾役，說出來也比其他鏢局高一籌，如果你離開龍門，包保有別家請你！包保一流待遇。

三日前，來了一個鄉下人，一個挺精壯的漢子，只可惜蓬頭垢面，衣衫允稱襤褸，不過，他却請求門上，能够收容他：「幹什麼都行，只求……唉！家小衣食無虧！」

試問，偌大一個體面鏢局，即使最低下的使役，也比他光鮮多多！他那能進得了門？讓那些個夥計，刺了幾下，駡了幾句，令他那黃瘦的臉，泛上了紅雲！

「唉！別怪伙計瞧你不起，尊駕也太不像樣了！當然，他們損你也太過份，可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擋！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至於尊駕你想入龍門鏢局，嘿，那可太難，咱們是天下聞名的大鏢局，有多少個比你更有頭有臉的人物想來，也不成啦！何況你一無荐書，二無師門！誰請你！看你可憐，我來指點你條明路，上英雄樓去碰碰機會，你可依我指點。走！呃！看你造化，在英雄樓上，可能會碰見個機緣，當然，你也不可奢望，希望有什麼大鏢局請你，那怕是個小鏢局，三流的窮混混，也可借以立足，那麼，你這三餐一宿可就有了着落……」

鄉下人在萬分無奈之情形下，不得不依這小夥計的指示，找到了英雄樓；唉！這小夥計簡直大開他玩笑，英雄樓是人歡

馬騰！他！這個化子也似的人，怎能進得門？不進門，又焉能碰得到機會？

竭盡所有，只有個破包袱，十八個子兒！怎配進門！站在門外，又算那一齣？壯漢一頓能吃四大盤飯，就算那葱醬大餅，至少能吃上三五斤，試想：如此壯漢，一餓已難受，再看看大飯莊的那些喧嘩場合……

有多少人對名菜佳餚發白眼，有幾個根本未下箸，飽了，退下去餵狗！

又有多少人興高采烈，指戰、讓酒，逸興横飛，更有幾園還請得唱曲的，侍酒的……

「天乎不仁！」壯漢幾乎流下了淚。

淚花中，他看到了妻子焦急，而又期望的面色，淚花中，他更看到兒子……才二歲多，在叫道：「爹！回來！回來，抱我……」

他心酸，他怨恨自己，這大個漢子，唉！却無法養家活口——出來，希望能有所改變，不！是全家人在希望；希望自己能夠令他倆……溫飽！求個溫飽而已！

現在，看來得回去！事到如今，他可以挨餓，也可以睡野地，枯廟，但無法保得住找到事——不回去，勢必餓死野外……但是，回去又如何……

頭一沉，兩行清淚奪眶而下，滴落在這青石街面。

「兄弟！你哭啦！」是一個老人的語聲！

壯漢聽得有人招呼，也發覺這大個人當街哭泣，不成體統，立即快手快脚的，抹去了尚在奪眶而出的眼淚，一抬頭，强顏歡笑的對前一望，這可令大漢越形難堪，原來，面前除了個老年琴師外，還有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女，讓個男人看見自己流淚，尚可自嘲自慰，對個女子，唉！眞有些不好意思，直覺的，感到這少女對自己有輕視之意！

「兄弟！你在此作什？嗯！等人！」

「不……」壯漢簡直不知如何說話！

「我看……你並非城中人！」

「是……」

「投親？」

「唉！老丈，小可如此光景，何來親人之可投！我拋妻別子……我……」說不下去了！

「拋妻別子！你是有爲而來……」

「唉！老丈，我是來找事作的！我聽聞太原府乃是個大地方……我有幾斤蠻力……實在，鄉下活不下去，而此地，我大可圖個妻兒溫飽，可是，我來了已有三天，這三天，却令我大失所望……」

「嗯！你在鄉下幹什麼的？」

「耕幾畝山田。」

「唔！自己的！奇怪？」

「大叔！這又有什麼奇怪了！雖是自己山田，可惜，妻子病了，田，又是水旱不勻，就算使盡氣力，可憐，非但三餐難求，更且賦租交迫，我不想招官惹非，只能咬牙頂受，不料，今年再來一場火荒，逼我入了死城！無可奈何，只能來到此地，希冀求個溫飽……不想求人難……」

「求人求就難啊……」

「小子已深悟其理……」

「嗯！小哥，你想要找何等樣的活幹呢？」

「有幾斤氣力，也懂得些武功，人言鏢行易討活……」

「唔！你想當達官……」

「那怕是馬伕！我只求個妻兒安康而已……」

「你憑何而來……」

「我什麼也沒憑借，只是，我以爲旣是賣氣力的活兒，凭人能幹，也該凭人會要……」

「嗨……兄弟，你這可是錯了個透，你可知鏢行是走江湖的途徑，有道是：『江湖風浪惡，更是武林伴死眠』，而你一無閱歷，二無聲譽，三無荐書，小老相信，你是個沒來歷的小子，請教，你又怎能進得了這鏢行的門？……」

「唉！本來，我一無所知，尙幸那位鏢局大哥對我說過。我的的確確是個盲打瞎撞的莽漢！我……只得聽了那位大哥的說話，來到了英雄樓，希望能够撞到些機緣……」

「你就這樣的來了……」

「是，不過，我已經看出來，我來錯了……」

「兄弟，你貴姓？」

「不敢勞長者動問，小子請教老丈尊字……」

「小老是個飄東西蕩的自了漢，仗着小女……唉！陪酒、唱曲，討一盤沒廉恥的飯，我……唉！老而不死……只是個無能的老不死而已！那來什麼姓？又有什麼字？」

「大叔！你何必自責如此深……」

「唉！兄弟！你……」

「在下複姓赫連，名毋忘……」

「……赫連毋忘！嗯，這毋忘兩字該別有用意啊……」

「先父所提，也說不上有何用意。」

「喔！小老與弟台你，可稱得同是天涯流浪客，總算有緣來相會，看來，你也該餓了，英雄樓這個東，我做不起，此地有白銀二兩，你拿去暫作使用……」

赫連毋忘焉敢厚臉接受……「大叔……」他還未說出整句話……

「嗨！沒廉恥，你還不進樓……」有個酒樓伙計分明奉命而來叫人的！不過，又有誰叫沒廉恥這樣個名字的？

「哈！來了！來了……」是那個老者自認沒廉恥……

「大叔……你……」

「你我後會有期……」

「可是，這銀子……」

「不必廢話糾纏！即使我是沒廉恥，這銀兩，却還乾淨……」老者已摔開了毋忘之手，與那少女急步進樓，上樓，分明，他倆得侍候樓上的闊人的酒興呢……

赫連毋忘眼淚横簌簌的滾下。唉！天何不平乃爾……

手中這二兩銀子，壓在毋忘掌心直有千斤重。當然，這二兩銀子可令其渡過一段較長的苦日子，但是，這是可憐錢，受辱銀啊！他能好意思用？不過，不用又該如何？他苦痛，他後悔……但是，他還是緩緩的離開了英雄樓，可是，伴住他的；是一條長長的黑影，是這樣的孤單，又是如此的凄清，與英雄樓的公子王孫，他是顯得如此不相稱。

此後，英雄樓門口時時可見這個孤單而又可憐的身形，他不敢進樓，他却也不敢回去，他依然虔誠地等，希望能遇見貴人，希望能助他出困境！事實俱在；他所需要的，並非奢求，他只求有個立脚點，如此而已！

可是，他越等越急，一天、五天、八天、十天，他萬分清楚，他這樣等下去，很快的，鄉下會絕糧，如果再沒法找到個立脚點，那麼，擺在面前的是，死路而已，他悲凄地叫：「……看來，我勢必客死異鄉矣……」

這個沒廉恥天天見他，可惜，他走得匆忙，並且，當赫連毋忘一見他父女進樓，他立即躲開！他對老人視爲尅星兇煞，他怕沒廉恥會拖住他，向他尋根問底，如果；唉！簡直是極有可能，沒廉恥會再接濟三兩五兩的，試問，他又該如何？不受，生活勢必受影响，受……憑什麼受……受他父女這樣的錢？

他寧可刻苦自己，那怕餓他一天半日，但是；他十分明白，他一無來路，他望不到底，他無法斷定自己幾時能得立足之地……他那能無條件的，無限止的接受他父女之錢，更加是，這對父女並非富裕的人士啊！

可是，今日他巳到了避無可避的地步，即使沒廉恥不叫他，他也得向其請求了，因爲，他實在無法支持……他得活下去……可惜，你想見，反而見不到，沒廉恥沒來，只有他女兒一人走來，他爲難了一陣，嘆了一口氣，回身就走，可是，你走不了！

「你請慢走！」是這位少女叫住了他！不！簡直是少女施了停身法，將他僵住了！

毋忘是萬分尷尬地沉下了頭！有聲無音地詢問：「姑娘！叫我……不知……有何吩咐？」這句話說得幾乎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

「你在說什麼？唉！我又何問你！應該由我告訴你……我父親受了傷……咯了血……」

「啊！」他這一聲驚叫，却是十分大聲！

「做什麼？你……」

「受了傷？他那會受傷？怎樣……受的傷？」

「有什麼奇怪……被打傷！被客人打傷了……」

「打傷！客人……那裏來的這樣的惡客……」

「爲什麼不該有？……我又何必，也沒時間與你解說……我是不得不來陪唱！我不放心他老人家，我只問你，能不能代我服侍他老人家？……」

「是……誰……」

「問這些幹什麼？是我問你，肯不肯代我服侍……」

「我……」毋忘是萬分沉痛地道：「焉敢有違方命……」

「唉！處於如此人世，說得如此斯文！濟得何事？」少女突的面色微沉道：「離此三條街，有間元元客棧，你去吧！就算我將家父拜託與你了……」拱身一揖，少女是頭也不回走進英雄樓！赫連毋忘是心中一片糊塗……他想不明白，更不懂得，賣唱、捱打，而少女還得陪客唱曲……而自己！只能苦痛地走！找元元客棧！我沒廉恥老丈……

在店小二的引領下，他走進了一間小房中，昏黃的小油盞，一朶暈黃的火焰……爲吹來之陣風，吹得燈焰搖幌，觸鼻一股藥味，一張破床……一個半新不舊，却又多日不洗的破帳子，一張殘破的桌子，兩隻缺背少扶的椅子，顯示出主人的窮窘，也添增些凄涼之窘態……

主人？當毋忘一見沒廉恥時，他胸口如被椎擊……這樣個善良老人，却見他口角血跡淋漓，分明受傷極重，這咳嗽聲；聲如破金……毋忘再也忍不住，身形一動，來到床邊……還未報名詢問……劈面一股血光飛來，毋忘立即雙手一按，按住了沒廉恥胸口，可是，赫連毋忘之面上，肩頭，巳沾上了沒廉恥噴出的內傷惡血……

沒廉恥仗毋忘雙掌按穴！血算止了，但是，氣喘越來越急：「是……你……」

「大叔！不可勞神！」

「我……我不……行了……小雲呢……呃……」

「大叔……你……你……」一邊說，他巳暗中用勁，將本身所煉的眞氣，度入沒廉恥的經穴……他希望憑仗自己的內力，助沒廉恥止血，可惜，他並不是醫生，他雖有極佳的內力，却無法醫得了老人的重傷……

「赫連……毋忘……」

「大叔，別多說話……」

「唉！小雲呢……又去唱了……唉！記住啊！忘了國……就得受這些苦……要麼……沒廉恥的活下去……要麼？死……你懂嗎？……」

「大叔，以後再講如何？目下……」

「嗯！你在救我？……不錯，我是好些了……或者，是迴光返照……也可能！唉，兄弟，很難……活啊……對不？……你看……有多少人……在呼么喝六……過着……風光……生活……有多少人……揮金如土……有多少人……荒淫無恥……又有多少人捱飢抵餓……再不……就賣……賣……賣……他們錯了……我……雖沒廉恥……但是……我還有分……分寸……我什麼都賣……臉皮……人格……廉恥……不過……小雲……她還有……不可……也不能賣的……他們動手……他們逼……小雲……她對……她寧可死……她也不賣……他們打我！她忍着淚看……一口一口血……她眼也不眨……看……看……越來……我……越軟……我癱下了身……像條死狗般……癱在……地上……癱在血中……可是……小雲……她含着淚！謝了他們……把我扶起……不……我是被半拖……半拉的……下了樓……在街上……總算有二個人……呃……看我父女可憐……將我……揹到了這裏……」

赫連毋忘簡直恨透了自己……爲什麼一見他們就走！就躲……如果，不走不躲，他會看見……他……

「你幹什麼？」

「我……恨我自己……」

「你後悔沒見我受罪……」

「我不會讓你受罪……」

「你敢……對付……他們……」

「我一無所有，而且他們如此的沒天理，無人性……我那有不敢？」

「他們是府台的公子，還有鎮台將軍呢！」

「啊……他們……」

「是滿州人！你敢出手？……」

赫連毋忘怔住了！因爲，他一生就怕與官府沾上是非！可是；目前的老人，却就是爲這些人所傷……

「我……早就說過！亡了國，就得如此……主子殺奴才……天公地道啊……」

「大叔……」赫連毋忘淚在眼中流！

可是，他眞讓這些事纏住了……他到今天，才想到，亡國之痛並未過去！天下並不太平！

「爹！」窗外有人叫，聽得出聲音十分興奮，門一响！只見小雲如一陣風般進來：「爹！你……有救了……你！」步聲响動，只見小雲身後跟隨而來的是個神情軒昂的中年漢子，從其步法看來，武功根底極深，一張紫紅色方臉，長眉朗目，原本相貌極俊，可惜右臉頰有一條極長的傷痕，因此，令其面目有些冷、詭、怪、怖之感，不過，此時他可是全神貫注在這沒廉恥身上！

沒廉恥一見那人！想起身，可是實在無力，只能眼含痛淚：「梅大爺……你……那會屈駕……到此……」

「聽小雲說，你受了傷！」

「活該！」

「小雲爹，你何必又說這種沒用的負氣話！來，待我看看你的傷勢！小雲，你閃開！」

小雲是十分聽話，讓過一邊，這位梅大爺坐在床沿，一手按住沒廉恥的寸間尺脈，突然，面色一變道：「小雲，你可不許傷心！」

小雲聞言不禁心神大震，「梅大爺！你可別嚇我……我爹！他，怎樣了——」

「唉！油盡燈枯，也不過是旦夕間之事耳！」

「不……爹……」小雲直仆在沒廉恥身上，哀叫聲聲……

「孩子！有什麼好哭的！你爹早就準備這一天……我！對你講過很多次！亡了國！就得似狗一般的，被人玩弄！被人踢打，不論……是玩弄，是踢打，最後……歸宿……也是個……死……死得沒廉恥……」

「小雲爹！你也不必再說這些……」是梅大爺在勸阻。

「這些……沒用的廢話……唉！天下太平……我這種廢人……也只配說……幾句廢話而已……」突然，他一挺身，小雲想是看出其父用意，她一肩環拱，將老人扶了起來——

「梅大爺！我求你一件事……」

「別客氣！你說！」

「這位赫連兄弟！」

到這個時候，梅大爺才發覺，這房中還有一個人。這個蓬頭憔悴，化子樣的漢子……

「梅大爺！你看他可憐……介紹他進龍門鏢局……作個跑腿、打雜……什麼樣的活也不拘……他只求……有個安身之所！您老……在局中……有面子，介紹小雜役，什麼的……想必……不……不……太費事……」

「呃！你從那裏結識個這樣的……」化子兩字未出口……他依稀看出，這漢子面色雖然憔悴，却不垂頭喪氣！也不像壞人！再一想；沒廉恥在自己垂死之時，還將這個化子樣的漢子託給自己……略一尋思，不禁啞然，一個賣唱的琴師，不是可對個化子興同病相憐之感的。

「這位弟台，是個鄉下人，誤信人言，以爲到太原，憑幾斤力氣……可以在……鏢局中……圖個妻兒……安康……唉……一個鄉下人……那能……輕易……進得了……龍門……這龍門……」

「喔，我明白了！我當然不會拒絕你，不過，你就不想想……小雲她……」

「唉！梅爺……我知你心意……可我……却不便作主……」

「唉……我明白！好，不論如何，你可放心，我會代你料理後事，不必多言！呃！這位弟台，你可隨我走。」

「請問……梅大爺，我……隨你到那裏去？」

「我得代你有所打點！」

「打點……什麼？」

「換衣、洗澡、修面！然後帶你進鏢局，我想；一口飯少不了，如果作事勤奮，略有進展，你這一生也就不用愁了！」

「多謝閣下提拔之恩，不過，可否允許我留此，幾日……唉！我想照看這位大叔，天可憐見，或者——能救得大叔之命，至不濟，我也得看護他，有個定局！」

「好！是個有血性之人，就這樣吧。此地有五兩紋銀，買套衫褲。改頭換面，吃頓晚飯，想必够了，此地事完了後，你可到龍門鏢局找我——」

「多謝，梅爺！」

「算了！呃，小雲！你也不可太傷心了！」

「我！明白了！」

梅大爺走了，小雲却變得出奇的冷，不過，她還是萬分關心她那受傷垂斃的父親！

沒廉恥何嘗不明白小雲的心意，他苦痛地對女兒說道：「小雲！我在……求你了……」

「爹！別再說了！」

「難道！難道！你不想！有個家！有個！後代！」

「沒廉恥的人，就不該再有什麼後代，難道，嫌亡國奴不多，不，難道非得傳宗接代，亡國奴傳宗接代，也只不過是亡國奴，你要我下嫁梅鏢頭，你以爲他會有用，你要我……勸……」

「勸他，殺……韃狗！」

「他不會幹這種的傻事，養尊處優，席豐履厚，他何嘗不在歌頌太平！那想得到，亡國不亡國……」

「唉，這樣死，也沒什麼好處啊！」

「一定要讓他們凌辱，毒打，像你那樣死，才有用？不，我早就準備死，如果不是有這個決心，我早失了清白，還得個含寃而死，爹！死——就死了吧……」

「不可——」是赫連毋忘喝阻：「大

姊！你……可不該這樣傻！常言道得好：『好死不如惡死，』又道是『螻蟻尚且偷生』！」

「就因爲我不是螻蟻！才不會偷生人世！」

「大姊，你就不能够再有求生之意了嗎？」

「死得乾淨，來得清白，有什麼不好，再說人生幾十年，彈指經已過，爲了我爹，我已多活了這七八年，也多捱了七八年，多看了這荒淫無恥，可恨可悲的七八年！何必再看下去，何必再看下去……」

「小雲——」

「爹！你覺得怎樣？」

「爹！爹！」

只見沒廉恥一張口，血如泉湧。

「老伯！你不能死！我……不忍見……這……大姊……求求你，別再逼苦其他人了！」

「小雲！可憐……的……孩子……」

沒廉恥，可憐的老藝人，他死了，可以說，他是被活生生打死的。

赫連毋忘忍不住放聲大哭：「大叔！大叔！」

「不必哭了！」是小雲冷冷的語聲，「準備料理後事吧！」

赫連毋忘是心神俱震，他已看出這小雲姑娘是這樣的冷，又是這樣的沉着，沉着得簡直可怕，這分明是抱定必死之心情的表示！毋忘雖說是個熟讀經書的人，可是，倒底是個鄉下人，少閱歷，缺世故！尤其是遇了個小雲這樣的倔强，偏又帶有幾分冷傲態度的風塵女子，他束手無策，但是，突然，眼中一亮，他搶步而出，他奔往龍門鏢局。他希望找到梅大爺，希望梅大爺對小雲加意防範！

來到龍門鏢局，才知梅大爺尚在英雄樓，因爲，他剛走鏢回來，少不免有同事與他接風，洗塵，毋忘在這般尷尬的情形下，走進了英雄樓的門，委委縮縮地：「請問：梅大爺在那裏？」

「喂！別吵！」

「什麼事？」

「哼，梅大爺有對頭，趕上門來！」

啊！有這種巧事，突然，樓上發出一陣哄然狂笑：「梅金奎，我看！你乖乖地自己斬了左手了事吧！」

「在下尚未出手，焉知不是你弟兄的對手？」

「哼！就算你能擋得我一招半式，可是，這幾個小子，他們又待如何？老實說，俺弟兄是千方百計來報仇！也明知你這傷面太歲，不是個好吃的果子，但是，俺們是有備而來，再說！也只不過求取個面子而已……你自斷一臂，我放了這五個飯桶，我們弟兄依然可以在山西立脚，而你！哼……憑一條臂，保全了五個朋友！你也不算太吃虧。」

赫連毋忘已循聲上樓，只見偌大一座二樓，却鬧了個桌翻椅倒，不過，這也好，總算鬧出個闊大地方來，有不少看熱鬧的人，圍成個圈子，赫連毋忘已看見左角站立着三個高瘦不一的黑衣漢子，其中兩個却各用一柄形如小判官筆的外門兵刄，扣住了五個年少男子，個個面色難看，却又無可奈何的。

在三個漢子對角，站立着梅大爺！那有刀痕的方臉，煞白煞白，分明他已落下風，長眉緊皺，而鬢邊現汗。突然，長笑一聲，但見其懷中一掏！嗆！的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柄五行輪，三個漢子見其有所行動，全是現露出驚惶之神色，而身形微動，顯示了戒備之態，看來，三個大漢對梅金奎却有着畏怯之意。

梅金奎廢然一聲長嘆，琅瑯一聲响，五行輪墮地，「只有一臂，何必多此一輪！」手又一動，又是一柄五行輪出手，看來，梅金奎是眞想除去自己左臂以救同伴了！

「梅大爺，不可了！」，只見一個化子樣的壯漢，撲到了梅金奎面前，「梅大爺！你！可知……大叔……這小雲爹……他已死啦！不過，我躭心，躭心小雲姑娘也不想活！」

衆人全不知道赫連毋忘怎樣鑽出人羣，來到了圈子中，更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麼？除了梅金奎，沒人明白此人的來歷與來意。

但是，即使梅金奎懂得毋忘的用意，可是：目下，他自顧不暇，那有精神來理會別人生死？他剛想推開赫連毋忘，對三個對頭有所交待時，眼前人影幌動，一朶紅雲，幾絲靑光，已向三個對頭擊到了，又聞得三聲怒吼，而紅雲已身法如風，手法如電，幾下極輕靈有緻的招式，微聞叭叭五聲响，五條人影已起，各各一聲呼叱，各人手中已取出兵刄向三人圍打而上。

不料這朶紅雲更快：「不可動手！」挺威嚴的呼叱，又見幾下抖動，五少年全是乖乖地，止步回身，而衆人眼前已看見一個身材魁梧，却穿了身紫紅色長袍的老人，身邊一左一右，站立着一個俊男，一個美女。

「老鏢頭來啦！」看來此人在此地是大大的有名有面！

「眞好本領！看來，這三個强徒得吃虧。」

「應該，那能撒野撒到了太原府。」

「眞是在魯班爺面前舞大斧！」

「這叫做自尋死路。」

一瞬間，樓上宛如開了鍋那樣，議論紛紛，剛才還神情緊張得開不了口，出不了聲，現在，可就是你一言，我一語的，開始攻擊這三個外來人。

這三個外來尋仇的人物，明知自己已一敗塗地——

試問，人面尚未看清，經已爲人從手中奪下扣以爲質的五人，這對手功力之高，簡直不可思議，人們的諷嘲，也眞說明了這是事實。

想走，一定走不了。

唔，看來留下三條命在此。

赫連毋忘可沒將這些事放在心上，他還想與梅金奎說個清楚明白，不過，梅金奎却已不理這個化子樣的朋友，一彎身，一抄手，拾起了地下的五行輪，然後來到了這老頭的身前，面色難過地想解釋幾句，可是，這位老人家却微微一笑道：「金奎！你我心照不宣！」

「在下薛靈中在此請教三位朋友，尊姓大名？」

這三個瘦長漢子，本以爲連下來是一

場惡門，不想，對頭並非得理不讓人，反而說着請教的話來……一時間倒也落了個手足無措！可是其中一個手無武器的那位，他踏前一步，不亢不卑的說道：「薛總鏢頭，在下兄弟！箱子峽，野馬嶺的強徒，在下姓茅，江湖上有個匪號，叫無常索茅清，這兩個是我同盟弟兄，這位阮中，這位饒雲天！」

「原來是野馬嶺三位當家，不知俺龍門鏢局與三位結下什麼血海深仇，而煩勞三位，不遠千里而來！」

「梅大爺毀了咱四弟聖手白猿方來一條手臂！」

「不錯，是梅某毀了這位方爺的一條手臂，不過，朋友，你可得明白，並不是梅某不依江湖規矩，更不是梅某任意妄爲，是方四爺阻鏢，截鏢，姓梅的再三求說，這才鬧了個黑松坡比武！姓梅的學藝不精，照顧不週，這才一個控制不住，而傷了方四爺，三位，江湖上朋友，有道是：不到無法，不顧兇殺，請三位明白在下，絕非故意冒犯，而掀起這場武林風波。

「金奎！請退下。」

「是！總鏢頭，是梅某無能！」

「不必再講，唔，三位當家，你我全是江湖中人，常言道得好，爲朋友而雙脅插刀，又道是：是好漢，就得義氣干雲，不過，也得有個是非黑白，總得顧全江湖道義，三位爲弟兄復仇，是豪氣干雲，是眞英雄好漢之作爲，可惜，忘了是非黑白，却爲友情所誤，故不論事實的眞相如何，三位來已來了，手也交了，老夫不顧此事牽涉太多。引起更不幸之後果，來！三位朋友，你們如何才能嚥下這口氣，只要理之所在，只求互相可以下場，老夫一定令三位如願以償。」

「啊！」三個當家全是驚訝萬分，這是爲什麼，自己弟兄那怕傾全力，不……簡直是在他掌握之中，三人根本巳無法可以落得個全身而退，但是現在看來，這位總鏢頭，非但不會對他們痛下殺手，並且，他極可能求取個平和解決。

「總鏢頭，你……穩操必勝之劵。」

「是嗎？可是老夫不願多事強敵！」

「我弟兄這幾下三脚貓，怎算得是強敵，老前輩，難怪川陝晋武林道，提起前輩您……個個喝采，你老人家可眞是……唉！我弟兄以後再敢對貴鏢局有所冒犯，我三人是猪狗不如的混蛋，老前輩……」

「你們弟兄爲義而來？」

「是我們冒犯了龍門鏢局。」

「有什麼交待，薛某決不會令三位下不了台。」

「梅兄！」茅清他巳不如剛才那樣盛氣淩人了，左手一伸，巳在張尙未倒翻的桌子上取了把酒壺，一疊聲中，就見茅清之右手連疊了幾只酒盅，左手一側，一股酒泉直向疊盅的第一盅洒下，好！酒盅滿，茅清是右手微一抬，第一盅盛滿了酒突的跳出！茅清毫不怠慢，錚的一聲，盛滿酒的酒盅，竟然向梅金奎面前飛來了。

又是一疊錚錚聲中，茅清又連斟五盅酒，酒盅飛動中，這五個少年鏢客，全巳一盅在手，最後，是他弟兄三人，一人一杯。

「兄弟得罪了列位！請恕我等之狂妄！老鏢頭教訓得道，令在下弟兄萬分汗顏，借此一杯薄酒，算是在下等向三位請罪！」語聲畢，一揚頸子乾了這盅酒：「先乾爲敬，但願以後，你我一無芥蒂……」

梅金奎等六位鏢客，可鬧了個手脚無措，誰也想不到，一塲風火雷厲的决鬥塲合，變成了如此下台。

「梅老弟，乾了！」

「是！」梅金奎聽了總鏢頭說話，他不敢有違，與其餘五個同事各各飲了酒。

「三位當家！」

「老前輩有何吩咐？」

「焉敢吩咐，是老夫一點心意，也請三位不可推辭！」

「前輩有何差遣，只請示下，我等全力而爲。」

「不能推辭。」

「不敢有違。」

「好！元兒，取來！」

那個俊男長身而出，只見他雙手捧一托盤，用紅巾托底，上面放着金錠十枚，每一錠重約十兩。

「這區區黃金，算是龍門鏢局向四位當家示敬而已，你我後會有期。」

野馬嶺三個當家，可就弄了個無可奈何，而啼笑皆非，至於龍門鏢局中人，各各一拱手，隨了薛靈中下了樓，走了，只留下這一盤黃金，對三人閃爍着金光——

「梅大爺！梅大爺！」赫連毋忘以爲這樣可以與梅金奎有所說明，他根本不理這些你找我，我打你，你們以爲是大事，他始終以爲，事不關己，他的心思全在這一對父女身上，尤其是他巳看出來，小雲——這個賣唱姑娘是抱必死之心，還有，他確切認爲，梅金奎對小雲，別有情愫，他也相信，梅金奎一定可以救下這個可憐的女子。

可是，梅金奎不理毋忘，跟隨着他的總鏢頭走了，他得追，他得苦苦哀求。

但是，在這一羣龍門鏢局的英雄身後，一個化子樣的人，那能擠得進，又那能有人聽他的話？毋忘一則心中有愧，愧他這身打扮，再則，明知道求人之事，自己實在無權來命令梅金奎，因此，他只希望能懇求梅大爺停下來，聽他說明——不，是求告。

可惜，在這羣人中，你是未入圍，也因此沒人會當你是個人物，而留下來聽你細訴衷情。

在龍門鏢局門口，雖然大門未關，不過，一行人巳進了大門，登堂入室，赫連毋忘即使心如火焚，可也不能老了面皮跟進去，英雄樓是個公衆所在，他還可强掙着上樓，龍門鏢局是私人重地，他只在等，等梅金奎出來，或者，等有人出來，請求他通知梅金奎。

「喂！你在這裏幹什麼？」是曾經指點過他，要毋忘到英雄樓找機遇的那個伙計，「嗨嗨，你我依稀見過吧，又來幹什麼？我與你巳經說過了，在這兒，就算你死在門前，我相信你也難進得門，你看，哈！什麼野馬嶺當家，瞧！咱老鏢頭一出手，好，鬧了個灰頭土臉，可是，咱家老當家就是大人有大量，再來一招，給你軟的！可憐的匪徒他們可就讓老鏢頭弄了個够。」

「老兄！我有事。」

「你有什麼事？哈！聽了，這才稱江湖英豪，這才算得天下聞名的鏢頭，有本領，更有手段，你得佩服他的本領，更得有他的手段，這才能走江湖……唉！我又何必同你講這些！」

「對！」我那配談這些，老兄，請你通報一聲，梅大爺，我請他……求他來見見我，我有要緊事，請求他帮手。」

「你找梅大爺。」

「是，請你通報一聲。」

「嗨！朋友，我就算把你當作朋友，可是，你得明白啊！咱家總鏢頭，剛剛打發了三個對頭，他得訓話，他得說明他的用心，而梅大爺是這件事的主角啊！他能這樣空閑，聽你告帮？唉！我看你今晚不用等了，明天再來吧！」

「人命關天啊！老兄！」

「人命？什麼人命？」

「小雲，那個賣唱的。」

「嗨，朋友，什麼，你巴幹上了跟包這一行啦，哈，你這小子，可眞有些手段呢。」

「什麼跟包……」毋忘可眞有些莫名其妙的，城市中的行業，可並不記載在聖賢之經書上的啊。

「哈！跟包也不懂？說得好聽些，跟那些姑娘身後，提包，拿東西，說得不好聽，就可算是做了烏龜。」

「啊！你……」

「好了，我說尊駕你啊！該走了，我可沒時間侍候你這烏龜，忘八……哼！」

赫連毋忘算是被僵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小雲，全讓那些個自命不凡者，看低了，小雲是賣唱的姑娘，並不是娼妓，可惜，在當時的人心中，她們與娼妓並無分別！而自己變了龜奴。

他腦中一片空白，他脚步踉蹌，他無可奈何地走回小客棧，他相信，他得救助小雲，還有，要她堅强的活下去！別讓人把自己看得如此低賤，「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對！要她好好活着，讓那些人看看清……

越走越近這元元客棧，突然，身邊隱約聽到人聲，而這人聲顯示出有些驚慌、焦躁，當赫連毋忘來到客棧門口，他發現擠了不少人，突然，有個人在叫他：「小哥，你來！你來！」

「叫我？」赫連毋忘莫名其妙地望着這個掌櫃的！

「不叫你，我還有誰能抓住啊！你是與他們相識的？我不寃枉你吧！呃！」

「什麼事？」

「唉，可把我給坑了啊！瞧，老的尙未殮，那個姑娘，嘿！也上了吊！」

轟的一震，本來迷迷糊糊。現在，毋忘變得更傻了，什麼？上吊——小雲，他也不聽——其實也聽不清掌櫃的說話，擠入人群中，來到了這間淒涼的小房，一具血跡斑駁的沒廉恥屍身，而樑上掛着個少女，他呆住了，爲什麼，人，那麼容易死，而小雲大可不死，爲什麼她一定要死？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絞套，毋忘的眼淚，大串大串的流下來，他簡直像個傻孩子那樣，張大了口，一味的流淚。

「該報官。」

「對！這是人命。」

「不！」毋忘突然的開了口，「各位，報什麼官？人命！是啊！是人命！一個是被官、哼哼，就是爲官作吏的打死的，呈報上去，讓他們再笑我們一次，再受辱一次？至於這位苦命的姑娘，她不甘受辱，她看到自己巳無可生之意義，自求解脫，對，我明白了，她早巳不願活在這個受辱而無法翻身的塵世上，她死了，報官，說她如此如此，又有什麼用！唉！在目下。死一二個人，又值得什麼？活是偸生，死就得無聲無息……」毋忘越說越沉，而心情也越來越沉，越來越痛，淚又大串大串地下來。

「誰來料理後事？由誰主持？這錢……」對啊，料理後事，就得要錢，現在，死的不是一個人，是二個，兩副棺木，那怕最低下的，也得幾兩銀子一副，兩副可得十來兩，再加上挑夫、打穴、下葬，可憐，得化不少錢啊！

事到如今，毋忘是不得不代作主意，他身邊有梅金奎給他的五兩紋銀，他先拿出來給了店東。

然後，再看看四週，一無所有，除了小雲幾件衣衫。突然，他看見一只小包袱，抖抖開，唉，有幾兩碎銀，幾十枚銅錢，看來也眞清苦得可以，可是，毋忘却想到，沒廉恥的帮助，這二兩銀子，實在是極大的數字啊！沒辦法，除了淚如泉湧來表示他的敬意外，其他，又能作些什麼？

總算在掌櫃與夥計的帮助下，又算是限米煮限飯的情形下，在第二日的正午，將這一對可憐的父女，落葬在義莊地。

在傍晚時分，一陣陣冷風吹來時，義莊地算是清淨了，棺材巳埋下了，當然，也埋不深，土也坌得不實，兩個看來萬分醜陋的土饅頭，是這樣的刺眼，一條長大的黑影，蔽在中間，是赫連毋忘。

「連個標記也沒有，唉！其實，該寫什麼呢？沒廉恥，還是，小雲：唉！人爲什麼這樣的可憐……」

「喂：喂！」有人在叫！毋忘回身一看，只見梅金奎如飛般走來，他是在叫我？突然，毋忘又是一陣心痠，他，連個人名也沒有，與沒廉恥又有什麼分別？亡國奴！現在，他算是眞正的明白了「亡國奴」這三個字的涵意……

「這是什麼一回事？」梅金奎神色難堪，並且連連頓脚；「小雲，她這是爲了什麼？好端端的去死？」突然，他望了忘毋一眼道：「爲什麼你不勸阻她？」

「我！那能勸得住！阻得着！我，人微言輕，還有，我與他父母，我是受恩者，就爲了這個原故，我來找你，我來求你！希望你能勸阻得住。可惜，你得對付對頭：然後，你得侍候總鏢頭，我來到鏢局門口，我：是個化子，甚或爲人認定我是個龜奴，我無法求見您老人家。我只能走，唉！梅大爺！人，爲什麼該受如此可憐的打擊：及死……」

「喔！」梅金奎的面色漸漸地平靜了，他看着毋忘的樸實的臉，然後苦笑了笑道：「大概，亡了國的，即使在太平盛世，有些人也得像條狗那樣死……」

兩個人沉默了，梅金奎突然雙膝跪地，對小雲父女的土墳叩了幾個頭：「小雲

，我會記住你的說話，以後，我再也不會無動於衷了……」

赫連毋忘根本不明白梅金奎的言中之意，不過，從此後，他卻在龍門鏢局中作了個小伙計，他做了馬伕！這是個比較辛苦的工作，得半夜起身服伺馬匹！又得在凌晨牽馬打溜：平時打草、切麥，如果馬匹中有了病痛，馬伕更得受罪，赫連毋忘是不得不服從工作。因爲，他知道，在龍門鏢局中，那怕做個小伙計，也可求得個家小安康……

梅金奎是命人在去鏢時，順便代毋忘寄了二次家用，毋忘也接過家書一封，妻兒平安，這就令他心神一鬆！爲了希求一家平安，他全力工作：根本不理會辛、艱、苦、危……在同事間，他是最沉默寡言的一個。永遠有心事那樣，其實，他永遠記住廉恥父女之慘死……

馬房中有了這樣個伙計，馬房是越來越清爽，馬兒也越來越長膘！不過，龍門鏢局的當家，當事的主兒，卻根本不知道有這樣個新伙計！

一年容易，又是過年時分，龍門鏢局已結算了年帳，並且由十二月初六經已停止接鏢，即使有生意，也得過了年，初五謝神之後再開紅鏢！

在這一個月中，有不少伙計是回家過年，當然，也有些伙計得在鏢局中守歲，赫連毋忘是無法回家，雖然，他是萬分渴望回鄉過個年，由於他是新來，他只能代其他伙計守住個馬房，也就是說他必需再起早落夜，服侍這批騾馬！

近過年了，也有好處，老鏢頭是有打賞，夫人、管事也有應酬。錢比平常更覺寬裕，又何況是年風習俗，手頭一寬難免在賭中打發，鏢局中本多伙計，可是；還有其他同行的來往，龍門鏢局是天下聞名的大鏢局，當然也會有其他鏢局中人來湊熱鬧，一則賭錢，二則希望有個空檔，擠進了門……

前院十分熱鬧，後院的馬房卻只有毋忘一人在，他不喜湊熱鬧，更不喜賭錢，除了暗中默習劍法，就是依譜修習內功。

這幾個月中，他心定神安，因此，這劍法，內功越來越有進境，他見過初二、十六的會操，也約略看到鏢局中那些二三流鏢師的練拳踢腿，他越看越不明白，這樣的人，怎算得是天下第一鏢局中的鏢師！不過，他極本份，他永不會爭強、誇狠，好像他已萬分滿足於目前的工作，就算這樣過一輩子，他也萬分心足似的……

今晚；他剛伺候爲了馬房，也打掃清楚乾淨地方，馬匹、騾子全安靜地休息了，他則用了自己那柄長劍，略略的劈練幾式後，盤膝在自己床上，默思其中的變化，耳邊突聞砰嘭幾聲，又是幾聲慘叫，幾聲呼叱，再一安神，隱聞有人叫「走火！」毋忘不禁心中一動，起身出門，咦，奇怪，那會有這樣的事……

大廳屋角四處已有火起，咦！有人影飛動，什麼事；有那個有這大的胆，敢來此地搗亂；

「薛老兒！別裝蒜！快滾出來！還有，牛思靜，別放火，嚇得他們鷄飛狗走的！咱們是來找台階，可不是來殺人放火的……哈……」這笑聲是如此猛烈，而語氣更是狂得可以，不過，可也怪，明明四處火起，蓬的一聲，嘿！一下子全熄了！分明來的是放火好手：

毋忘記得薛老當家在昨天出門，出門時還帶自己的兒子薛元規，聽說是；薛元規的未婚妻子湘江仙子侯靈茵爲人所傷，他與父親漏夜趕去探視靈茵，二則還有意代親家有所安排：

那想到薛靈中父子才走，此地又發生了如此事變，難道：這兩件事有所牽連；

「是那裏來的好朋友，請恕龍門鏢局失禮，這廂陪罪？」

「哈……野貓子，你來充什麼好朋友，假主人！你也配……哈……叫薛老兒出來！」

「原來是梁太冲，你耳風那會這樣背，莫非年紀老邁，耳聾眼花了不成？」

「野貓子！咱們可不是來找你！」

「可是薛老哥他是昨日出的門。」

「聞風而遁？哈：牛思靜！想不到薛靈中變成了心靈神怯，中懷有愧，來個避不見面：你看如何，等他回來，還是拆了這龍門鏢局的招牌！」

「借他們一面綠旗算了！野貓子，我是來借！當然，並不向你借！薛靈中回來，你就叫他到華山青松崖取還：」

「憑你也配來借！」是那個被稱爲野貓子的鏢頭在說話，聽得出，他已有些火了！毋忘已循聲而到，到了這飛雲大廳上；只見人頭湧湧，看來；在賭錢的，不論本局抑或外局的伙計，全已發現了這件事，而來到了大廳上，毋忘再看一看清，有個打扮得不倫不道的老人，面帶詭笑正與本局四大金剛中之一；虎面梟邵正在說話，在那老人身後另有一個身穿黑緞面長袍的紅面老人，雙手拱在袖中，靜靜的立在一角，意如掠陣，在邵正身後，梅金奎是沉着臉，看來悠閑，其實他全神貫注在天然几上那一個金旗架，上面有七面飛雲七星旗在，正是龍門鏢局的鏢旗。

「野貓子！你這是强出頭了！」

「怎算强出頭？我乃龍門鏢局中的伙計，我可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

「好！你說我不配？哈—」一聲長笑，但見人影微掠，梁太冲好快的身法，只一掠已在虎面梟邵正的左側掠過，順手一掌，擊向邵正的右肩，邵正那會令其得手，右肩微斜，已卸來勢，一個迴身拗步，還了一掌分花拂柳，不料，邵正一掌用老，已不見梁太冲之身形，卻又聞得梅金奎一聲怒喝：「撤手！」分明梁太冲已撲到了令架之前，如果不是梅金奎，看來，爲其一招聲東擊西，將自己敲了個够！

但是，邵正尚未思定，又聞一聲哈哈，梅金奎是身形疾閃，在其身側滑過，邵正也已看清，這梁太冲手中有物，向後反彈而出，七星旗已在梁太冲之手中了！

突然又見人影翻飛，梅金奎已纏住梁太冲，梅金奎輕易不露的五形遁光身法，業已展開，只見梅如一縷青烟，將個梁太冲困了個密密實實……

梁太冲因有鏢旗在手，更且看出梅金奎的出手招，全是向那旗架招呼，分明他是想釜底抽薪，不能由梁太冲將那鏢旗捧出門，至不濟，也得來個毀壞：將七星旗毀了，就不算是爲梁太冲奪得鏢旗，鏢旗

爲自己人所毀，總好過爲對手奪走的好。

鏢局最怕失鏢。更怕失旗，一面鏢旗代表整個鏢局，如果，鏢旗在鏢局中爲人奪去，那簡直是不用再走江湖了，保什麼鏢了！試問：在你自己地頭，卻連枝鏢旗也無法保全，你又怎能保得住鏢銀不失？

就因爲這個原因，梅金奎一招不能護住旗架，他就算拚了命，無論如何得毀了它，事實俱在，他是絕無把握可以從對手手中奪得鏢旗回，既然如此，一拍兩散，大家沒有，招牌是保全了，以後再由老主人來料理……

「牛思靜！你別在這個時候思靜啊：…帮手啊……還有，時家三個龜兒子，也該露臉了吧……什麼，看我的好戲，別怪我要開口罵人啦……」

聽角傳來幾聲冷笑，就見幾絲冷光，向梅金奎射到，邵正明知這件事不會有好下台，立即籌思對策，待得敵人帮手出現，他是再不能托大，一聲呼哨，好！龍門鏢局中的同伴，全已踏前幾步，將梁太冲、牛思靜圍住，冷光現，立即有人出手揮開，梅金奎是再不怠慢，身形疾飛。出手如電，向梁太冲環身擊到……

「與我躺下吧……」一聲喝，就見梅金奎如被重鎚，又如爲勁弓放射之長箭般，直向後彈開，在場人個個莫名其妙，不過，毋忘卻看了個請楚，這個牛思靜在旁側，借梁太冲與梅糾纏之時，橫使突襲。這可看出是梁、牛兩人合定之毒計，看來是梁太冲東游西竄，其實，他步步有用意，脚脚在留心，一步一步的將個梅金奎引入了陷阱之中，待到時機已到，兩個人互使殺手，梅金奎待得發覺，可憐他擋得了梁太冲的天游掌，卻避不過牛思靜的「金龍撞」……梅金奎胸部爲牛掌擊肘撞，口一張，一股鮮血噴出，翻身倒地，再也無法起身！

尚幸龍門鏢局中，目下是人多勢衆，即使來者俱非弱者，不過，阻、截、擋，格尚可與來人拚一下，因此，就算梁，牛諸人有備而來，卻也不能從容而退……又何況虎面梟邵正出了名的沉狠機智，明知自己這一面已落下風，可是，不到萬分無奈之境，他是永不會放棄希望……目下，在他部署下，即使梅金奎已受重傷，不過，他卻已將對手五人困在大廳之上。

「全部與我住手……」衆人雖在你阻我截，東打西門的紊亂情形之下，但是，這一聲聽來柔慢，可又別具威嚴的語聲，果然將這亂鬨鬨的場面鎮住。

聽聲辨音，是個婦人的呼喝聲啊！在場的，全是在江湖上東碰西撞的武林人物，卻也奇怪，竟然會爲這一聲，聽來柔慢無力的婦人聲响，住了手，停了步，這是誰？竟然有這樣的威力……能震懾、能控制如此的場合……

一聲雲板响……衆人眼前一亮，只見廳後走出幾個人來，當先一個由兩個女婢侍扶着婦女，正是薛靈中之續絃，江湖人稱冷門仙姑的仇春佳……後面跟着兩男兩女，兩女乃是薛靈中之前妻所生，女兒薛素音、及仇春佳之侄女仇小韻，兩男則是薛靈中與仇春佳所收之心愛門徒：七巧星朱瑜、小哪咤杜珮……

「是梁師兄？嗯，看來，人却不少，牛思靜，你那老伴呢，時家三位先生，你們也來湊熱鬧，可就不明的，我當家的與你們結下了什麼深的仇，當然，我相信，你的好朋友天罡七煞也到了吧。」

「仇師妹，到底你不得不出來了。」

「不是被逼出來，而是我倒要看看，人稱永不言敗的必勝先生，究竟是個何等樣人。」

「仇師妹，你看來身體好。」

「別說廢話，你素來知道我的脾性，將飛雲七星旗與我放下，然後，你有本領，等我當家歸來，你們擇時、選地，門一個狠的，可別想趁火打刦！」

「師妹……」

「我還是你師妹？嘿嘿，梁太冲，你故意傷了我那未過門的媳婦，你引走了我夫君，你以爲可以爲所欲爲？你可是錯了，有我仇春佳在，我又怎能由你毀了龍門鏢局？是好樣的，你就與我滾！」

「師妹……別人不知你受了陰傷，我可是明白，如果，你以爲我會被你虛聲嚇倒，我就請你死了這條心，老實說，四大金剛只有一個尚可一鬥，但是，他祇不過能抵住我們中間一個……可是，就如你所料，我們還有十二個好手在……你是無法出手，試問還有誰能阻我輩三招二式，不錯，我是永不言敗，我也會等時機，不過，我更會謀定而動，我不得不承認，我是用了些鬼計，但是，我要毀了龍門鏢局，我就得無所不用其極……」

「你……竟是依然如此不長進……」

「我在你眼中是永不會長進了，也因此，我一定……我咬牙切齒對你說：我非毀龍門鏢局不可，不論用何手段，是光明正大也好，是卑鄙無耻更好，總之，我非毀薛老頭不可。」

「放下飛雲七星旗。」

「除非你跟我走。」

「如果我不走。」

「七星旗被我所奪，已成事實，不出三日，江湖轟傳，哈……太原府的龍門鏢局，就算毀了！然後，我即使死，我也瞑目矣……哈……」

「可能不會如你所願的！」

「我已打聽得清楚明白，四大金剛有兩個走鏢未返，而今一個已毀了武功，只剩下個夜貓子，即使他有力獨鬥羣雄，哼……明人不必細說，他能落個不敗？至於薛靈中，不錯，他武功比任何人强，可惜，他已讓我們略施小計，調虎離山……至於你，又如何？你受了傷……爲什麼？」

「也是你們的奸計……」

「果然聰敏……」

「不，我實在太笨……」

「承認自己笨，亦就是說，你失敗了，龍門鏢局……就……得……毀……」

「主母。」是邵正在說話：「難道我們必敗無疑？我們有這許多的好朋友！」

「夜貓子，你就問問那些個好朋友，有幾個眞正肯帮你出手的……」

邵正不由心神俱震，他是老江湖，最善於鑒視辨色，突的，他有所憬悟，爲什麼今晚有這多的鏢頭、鏢師也來參預賭局，嘿嘿，他們根本不是來聚賭而是來看龍門鏢局笑話的……難道，晉陝道上，天下聞名的鏢局，就這樣毀了不成？

「邵叔叔，看來只有幾個親近人，會與鏢局共存亡，事到如今，你我只有爭得一時是一時……梁太冲！」

「師妹，你……」

「我還是你師妹，哼哼，既成對頭，你就不必多說廢話，你就引領你那班狐朋狗友，來與我們作一個生死決鬥！」

邵正可更陰沉，他一挺身，對四圍的看熱鬧，或者自己局中人道：「龍門鏢局已走了卅來年順風，樹起了太大的招牌，我清楚有不少咀饞之輩，量小之徒在暗中切齒，希望看到我們的笑話，那不算卑鄙，也不算無情，不過，龍門鏢局可並沒擱截同行的財路，並且，薛大哥排難解紛，出錢出力，亦不少了，如今，各位如果眞的看我們哈哈，敬請退出，如果助紂為虐，也請有所表示。」

「唉，邵大爺，你眞厲害！」在人羣中有一個人，唉聲嘆氣的說着！衆人已看見一個身材瘦小，却又神態肅穆的中年漢子走出人圈，邵正認得出，來人正是太原府中有名的拳師黑仙猿司空順。

「邵大爺，你了不起，你已看出來有人在看你們的哈哈，可是，你也得原諒我們，我們不能不看，也不得不看，你一定會問，為什麼？唉！我們全有身家老小，我們誰不敢得罪……朝廷中人，嘿嘿，邵大爺，我相信，你該明白我們那些混蛋的苦衷了吧……」

「哈……師妹，現在，你可明白了，薛老頭就算平時多行方便，你以為可以助你……渡此難關，我看，也難了吧？」

「原來你已作了，朝廷中人，」可憐，薛夫人她可是連走狗、漢奸、奴才也不敢叫出來，亡國奴多可憐，而那些自命為江湖中人的英雄好漢，可更顯示了他們的無聊與無賴，說什麼全有身家老小，道什麼不敢得罪朝廷中人，滿清的奴才看來比江湖道義，武林眞誠還大得多，亡國奴看來是只配任人宰割，凭人魚肉的……

「難道就這樣任人宰割……」受傷的梅金奎顫聲在詢問：「主母，難道就這樣讓人挑了龍門鏢局，我們到底沒犯王法，並且，我們做的是正當生意，他們也是江湖中人，他們並無官職公事，說得難聽些，他們即使是仗勢欺人，也不過是奴下奴，恃勢狗而已，我們得爭……」

「憑什麼？哈，梅金奎，只憑三場定勝負如何？只要你們龍門鏢局中人，不論是誰，能盼得過這三位高手，我們立即拍拍手走……」梁太冲面有得色的說……而在他身後突的走出三個人來……

這三個人一亮相，在場人個個看出來，是難門的好手，並且，如果三人聯手的話，即使飛天二郎薛靈中親自出手，看來也難保必盼，是那裏來的好手，梁太冲竟然有這樣個朋友……

「在下姚襄平，這位游成、還有一位顧遇惡……」

一報名，在場人有大一半幾乎縮了頸，嗨嗨……想不到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勾魂使者，也會淌在這個漩渦中，難道，薛靈中無意之中得罪了他們，或者親友？這三個出了名冤鬼惡魂，誰惹上了他，等於碰上了喪門七煞，天下有多少成名英雄，為他三只冤鬼，鬧了個家破人亡，廿年來，只有他們殺人報仇，從沒聽人說過，有人找他三個討債，他們此來，唉，怪不得太均冲有恃無恐，分明，他們佈下無瑕可擊的計策，傷了仇春佳，更引開了薛靈中，然後一舉而毀了龍門鏢局。

三個勾魂使者有誰能抵擋。

邵正是不敢出手，梅金奎是無法出手，仇春佳可以拚命，她的女兒，門下又如何，半個也沒有。

眼睜睜看他們取了鏢旗走，傳揚江湖，龍門鏢局嗚呼哀哉。

就在三勾魂，梁太冲一行人得意洋洋，執旗將走之時，出來了馬伕，對三勾魂道：「你們也是朝廷中人？」哈！可讓在場人個個幾乎笑出聲來，如此的不客氣，又是如此的一臉厭惡之色，竟然敢對三勾魂如此大胆，並且，他又只不過是個馬伕呢？

「我們的薛夫人，他是誰？」是姚襄平在詢問，其實，你問仇春佳却是問道於盲，一個堂堂總鏢頭的夫人，那會對個馬伕雜役，有什底可知？他是誰？連她也是第一眼看見啊。

「這位大哥，」仇春佳不愧為反應快，而心思靈敏的女中英傑，一見在如此場合，連這個馬伕敢於出頭，這可不簡單，所以一開口就是大哥……她想請問其來歷，不過，梅金奎雖然傷，血淋漓，却已看出來人是赫連毋忘：「毋忘……你來幹什麼？」

「我眼前又看到了大叔，還有小雲姑娘，想不到滿洲人作賤我們，還有這批人，唉……」他說得陰沉、苦痛，可惜又有誰能懂得這些？

姚襄平越來越沉不住氣，這樣個不知死活的東西，好！打發了他走吧，因此，一聲陰惻惻冷笑，衆人眼前只見黑影一幌，雙掌似刀似斧，劈、削、拍、擊，經巳連下八招殺手，姚襄平是有名的陰爪鬼手五毒掌，一等一好手，可不敢硬架硬拚，又何況是搶敵攻先，對手除了設法退避之外，並無更好之方法……

誰也沒看清，這個馬伕是什麼搞的，手中突的多了一柄長劍，黑黝黝的毫不起眼，可是，墨虹飛舞中，姚襄平做夢也想不到，一生縱橫江湖，今日却會撞到了對頭尅星！自己這八下快攻，滿以為可以解決了此人。全勝而退，不料你攻得快，人家還得更快，並且，這劍尖却招招正對其寸關尺脈，最後二招簡直是自己的寸關尺硬往劍尖上碰那樣的，如果不是姚之目光如電，功力不凡，出招收發自如，那麼，姚襄平之雙臂就算賣給了這個馬伕。

姚襄平一聲怒嘯，人巳脫出長劍之圍，却也是鬧了個一身冷汗，至於在場人却情不自禁地鬨叫一聲好！姚襄平却是滿腔怒火地喝問：「小子，你是何人？」

「赫連毋忘！」

「師父是誰？」

「我沒有師父！」此言一出，全場鬨然，什麼？沒師父？你小子這劍法是打從娘肚子帶出來的？但是，毋忘一邊回答，一邊却劍招頻出，毫不放鬆這個姚襄平，如此一個江湖大豪，竟然讓這個馬伕困了個結結實實，這長劍之劍招是如此的陌生，却又如此的眼熟，在場人有不少是劍術

名家，有幾個依稀看出毋忘這一招與自己門中教着吻合，但是，却又有着極大的不同，不是他的招法更靈，就是他的劍式更勁，誰也看不出個眞正的關鍵來。

至於赫連毋忘却越來越純，也越來越穩，梅金奎簡直看得呆了，那會有這精妙的劍訣，突然，眼前宛如墨龍揚爪，又如劍影飛馳！舌的一聲厲嘯，但見二條人影，其疾似箭，左陰右陽的兩股重大勁力，向毋忘劍圈中壓來，正是游成、顧遇惡來救姚襄平了。

唉，人一多，這三個一等一高手會合，就更可見這劍法之驚人，毋忘他是長劍一抖，劍尖爆起點點墨虹，而嘯聲微聞，一個宛如達摩劍中之通天徹地，點點墨星，圈起一縷勁虹，將這三勾魂使，又困了個實。

三聲急叫，三勾魂手中各各多了一道白虹，原來，三勾魂不遇強敵，輕易不出手的白骨旛出現了！一瞬間但見旛影縱橫，陰風陣陣中更帶起了幾聲鬼嘯，在場人不自禁地讓、讓、讓，讓出了一個大空地，不論正邪雙方，不得不為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而自愧不已。

三勾魂名不虛傳，這三柄白骨旛非但招式幻異，更且這勁風可怖，稍有眼光的行家，那個不清楚，這勁風中別具陰狠的攝力，這股攝力之强，具不可思議之妙，別說一人，那怕有十個八個，除非有眞正的內家功力，否則，也難保得太平，但是，這個馬伕又是何等樣人？他可以憑一柄長劍，抵住這三柄白骨旛，這招式上，或者你可拆架，甚或你佔上風，這勁力——可是千萬含糊不得，難道：你具金剛不動身法？不！毋忘並非不動，而是動得極快，這三股如潮如浪勁風，非但沒有將他牽動，反而是他的劍器在牽制三勾魂的九幽攝靈之勁，這是什麼劍招？這是什麼內功？這是人，還是魔？三勾魂竟然升起了一陣莫名其妙之恐懼之感，說老實話，三人從來未碰見過這樣個對手，更看不透此君之劍招名目，即使三人走遍大江南北，歷會名家高手，對敵之閱歷既豐，對武林之門戶派別，更有獨特之認識，那想到，今日會碰到個這樣的對手。

輸了，三勾魂全明白，無論如何用重招，出殺手，非但無法尅敵致勝，更有為對方黑劍破招反擊之厄，如果賴住不走。那勢必會敗得更形難看，雖然，認輸一走，為三人畢生之恥，不過，打不過，走！天公地道，三人心意相通，說走就走，可惜，已經遲了一步。

毋忘之不知名之劍招，業巳佈下了絕滅神罩，三人剛想强掙脫圍時，毋忘已一聲喝「着！」好！一聲慘嘯，一片紅光，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一條帶傷人影巳竄出大廳，嘯聲搖曳中，走了個無影無踪，只有他最幸運，尚可全身而退，其餘兩人，却在點點墨星飛舞下，姚襄平被削下左掌，游成則背上七穴被刺，幾乎送了命。

姚、游兩人可比死更難受，顧遇惡雖說全身而退。不過，却也受傷不輕，自己三人縱橫江湖卅年，竟然落得個如此下場？報仇、談何容易，死！難道就此算完？

「小子！你是何人？敢來壞我們的大事？」梁太冲可是不服氣，他還想拚，突然，牛思靜一手搶過旗架，沉聲道：「走！」對啊！雖說三勾魂已敗，飛雲七星旗尚在自己手中，一走了之！也可令龍門鏢局毀了，以前，看好戲！希望龍門鏢局跌個結結實實，永世不得超生，所以留下來看三勾魂大肆兇威，現在，就該見好收場，走，對……

「毋忘弟，快阻住……」梅金奎是不得不與馬伕稱兄道弟。事實俱在，他懊悔不及？他走了眼，他那會想到這個可憐兮兮的壯漢，竟是個身懷絕技的劍客，龍門鏢局是在必敗之中，讓其一劍支撑住！現在，只有求他再追還鏢旗，毋忘是面色沉重地看了梅金奎一眼，這一眼簡直令梅金奎無法抬頭。

「與我留下，」這巳不再是個馬伕的呼喝，儼然一派宗主的命令，牛思靜與梁太冲正想施展輕功，越牆而去，突聞喝阻，不由腳步一窒，就在這一窒之際，一條灰影，巳阻止了他倆的出路。

噹噹叮叮，一陣繁音，墨虹暴長，墨星如雨，分明有人偸襲毋忘，不想毋忘長劍宛如生了眼睛一般，一抖一繞，順勢反手廻點，啊呀、嗟唷聲中，有幾個壯漢墮在毋忘之面前，更阻住了梁、牛之去路。

「尊駕是誰？這是什麼劍法，你。」

「拿來，」毋忘是萬分厭惡地對梁太冲伸手，他不屑回答他的話，「交出旗，放你們走，還有，將所有的傷者抬走，我不殺你們，並不是怕你們，而是，我不屑殺。」

「這，尊駕看來在此並不得意。」

「與你無關。」

「為什麼替他們出這大的力。」

「與你無干。」

「我與你交個朋友如何？」

「你配？呸！快交出來！快滾！」毋忘發脾氣了！梁太冲巳領教過他的本領，也明知三勾魂都不是他的對手，自己，又怎能闖得過？他希望將這個馬伕收為已用，一個馬伕，分明薛靈中並未對他重視，他滿以為憑自已之口才，可以令毋忘變，那想到，對方對自己是如此之厭惡，唉，全功盡毀！而且，毀得莫名其妙，目下，已無還價之餘地，只有交出旗架，只能奉命唯謹，只能走。

龍門鏢局中大為露臉，他們，即使是受了傷的梅金奎也是與高采烈，一聲聲爆竹聲，聲透雲霄，一句句恭唯語，洋溢廳堂，龍門依然是龍門，毫無損傷，反更令武林道注目，但是，他們須向這位大劍客——毋忘巳成了震驚全場的大劍客了——請教，扳交情，可是；不見了。

誰也想不到，這位大劍客兀坐他的房中，呆呆的出神，他聽不慣那些人的說話，他只記得，他們只顧身家老小，他也記得；他們不敢與官場中人鬥，他們是做定了亡國奴，突然，他起身，他走出後園，馬驟聲中，他開了後園門，他走出了龍門鏢局，在飄雪了，唉，他苦笑了笑，漫步走，走，走到了義莊地。

雪花飄舞中，他看到兩個醜陋的土饅頭，相信這雪下一天，明日，土饅頭會為白雪掩蓋。

「那會好看些，白，是啊！大叔，小雲姑娘！你們才是白璧無瑕啊，眞奇怪，

來到了這裏，我可以講話，或者，也只有你倆配與我說話，越來越看清了，你們死得可憐，却也可敬，至於我，我也只不過是個偷生者，不過，我與你們一樣，不，是你倆教我，賣，至少有個分寸，不能連廉恥也賣了，至少，我不認爲亡國奴是該死得比狗還不如！而我，却又會打……打那些奴下奴、爲虎作倀鬼的狗才！因爲、我心痛！不過，我、我又算是個什麼？

半晌，在雪花飛舞中，一聲震人心魄的呼號聲，劃破長空，「我依然是個亡國奴——」

赫連毋忘依然故我，住他的馬房，作他的馬伕，即使仇春佳、邵正，就算梅金奎也無法拗得過他，他說明，他出手是怕被毀了飯碗——龍門鏢局毀了，就等於毀了他的職業——至於鏢師、鏢頭，他沉痛地說：「他不配！」

龍門鏢局只能沉默，等薛靈中回來再作打算——

在新春之初七，薛靈中已趕回來了！他比任何人更精警，也更靈明，三言兩語，他立即滿面怒色的對妻子道：「枉爲你也是個老江湖，你！唉！你們簡直是一塌糊塗啊，梅老弟。」

梅金奎的傷已算痊癒了，不過，薛靈中這一聲叫，却令他又如被重擊了一下狠的，他聽得出，自己這批老江湖全有了極大的疏忽。

「……還有邵老弟，想來，你們以爲在如此險惡之陣仗下，能保全了龍門鏢局，令你們萬分樂意，也令你們驕傲大意，當然，過年過節，誰也未能免俗，可是：你們却不想，這位助我們脫險、過關的義士又會如何？別與我爭辯，對，他不想當鏢頭，或者，他別有苦衷，不過，你們不可或忘，他甘心爲役爲僕，但求閤家求個溫飽，那麼，他的妻兒老小，你們可設法另有照顧。」

「啊——」衆人不禁面面相覷。

「又何況，此一番出手，定已轟傳江湖，而且，據你們所言，他的劍法，神妙不可思議，可就沒人看出其名稱，來歷，可知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來，他又能脫得了干係……目下，究竟有多少人在虎視眈眈，又有多少陰謀詭計會降臨在他的身上，更可担心的是：你我有誰眞正了解這位劍客的家人是否有武功。」

「該死！該死……」梅金奎等人個個心中悔恨莫及，對啊，那會如此疏忽，那會毫無戒備？不，毫不想到赫連毋忘的家人。

倏的一聲清叱，一朶紅雲，其疾如箭，穿窗而出，在場人個個明白，來了對頭，一個個循聲而出，只見天井空地，已見一朶紅雲，圍住兩個青袍客；點、拂、劈、削、刺、衆人從未見過薛靈中雙掌之功力，如此神妙，迅厲，也另一次看到他一出手就用重招。

再看這一對青袍客，却是以背相對，一矮一高，矮的分明是彎身紮馬，高的是長身兀立，兩人四掌，全是一個陰陽手，在對付薛靈中數十年馳名江湖的飛天大幻手。看來這一對青袍客，對薛之出手來歷，掏摸得十分清楚，故而，他倆是一高一低的用陰陽七星手，並且：相互呼應之下，看來是被困，其實，守一個密不通風，而恁令薛靈中之飛天手如暴風驟雨般的攻擊！

「薛靈中，果然不愧爲人傑，請罷手住鬥如何？」

「我弟兄有爲而來。」

「爲了我的伙伴……」薛靈中一言中的，事到如今，這可不是打鬥一場可了事的。

「好！武藝精，功力高，並且謀無不中，見無不達。了不起，了不起，哈，薛靈中，你可看出我弟兄的來歷。」

「陰陽子、七星叟，你倆已多年不履江湖，什麼事引領你倆來此，依我看來，這件事也眞不小。」

「好眼光，不過，今晚一見，我弟兄可不敢狂妄了，飛天老二郎，果然稱得一聲：『武林奇才』。」

「唉，你我不必多說廢話。」

「就該長話短說！薛靈中，赫連毋忘在那裏？」

「在馬房！」

「哈！那他的家人又在那裏？」

「我相信該問閣下！」

「不！我們遲到一步！」

「什麼？你倆說，遲到一步，那，他家人已不知去向？還是……遭遇不幸！」

「兩個皆有可能……」

「什……麼？」薛靈中可震住了！

「滿屋紛亂，並有血跡。」

「有人快一步，抄了他的家，至於血跡，可能是他妻子不從所請，爲人所傷，不過，可沒有其他綫索。」

「這些血跡也是憑我倆的嗅覺所發現，深陷於地……哈，薛靈中，你就該明白，出手的，也不是尋常的江湖中人，本來，我倆懷疑是你故佈疑陣！」

「——現在又如何。」

「依然有此懷疑！不過，你該明白，由西安至太原，我們有不少人在監視你，並無發現有什麼可疑之跡……」

「却料不到，你們竟然會在眼底下，百密一疏的，讓別人捷足先得，哈，看來你們是來與我開談判來了！」

「不愧爲料事如神，就請你將赫連毋忘的劍譜交來，別以爲是我弟兄要……」

「喔！你弟兄也是另有主子。」

「不必多問，如能辦妥，那麼，以後你會有極大的好處，再不會有人來麻煩你！薛靈中，咱主子說過，老年人不爲自己打算，也得爲子孫打算，又何況你有這大的聲譽，一直來，你只是爲自己打江山，偶或出些錢銀，濟助那些亂黨，叛徒，主子已明白你這是避禍，脫出漩渦之狡計而已，他可以成全你，令你保得一輩子太平，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唉，看來：你主子也看清了我的心意，多年來，我看到一個又一個，唉，你主子認爲奸頑之徒之死……我只求脫出是非窩，我混跡在鏢行，我已算是說明了，我已灰心於這種傻事。」

「……哈！好，憑你此一言，我手下永不會再找你麻煩，如果，你能辦妥這件事，咱家定有安排，再見。」

薛靈中這才看到，那棵庭槐樹上，飛起一條身影，其疾如箭的，一晃無踪……

陰陽子，七星叟也是哈……一笑，雙雙蹤牆而去！

「總鏢頭。」

「嗯！梅老弟。」

「看來，你已賣身投靠成功了。」

「喔，唉，梅老弟！你我多年摯交，你就該明白我的心意，這多年來，你我眼中所見，死了多少人啊，大明氣數已盡，隻手何能迴天？又何況近來……形勢對大清皇朝有利，做了江湖人，也就不必再管這種既不能榮宗耀祖之蠢事，却又能傾家蕩產。」

「我明白了。」

「哈……你明白就好！梅老弟，你也該歇息了，」薛靈中一面微笑伸手，一面還在講：「……至於對付赫連毋忘，由老哥哥來設法吧。」

「啊，」一聲驚叫，梅金奎却已爲薛靈中之擒拿手所扣住：「薛……」梅金奎眞想不出該如何稱呼他，不過，薛靈中却微笑了笑道：「梅老弟，你放心，我會好好養你一輩子，哈，反正你已受牛思靜一記「金剛撞」，如說你療傷期內，氣血引調失誤，毀了武功，看來沒人會不信吧！哈……」

「放下梅大爺，」是這樣冷，又是這樣的陰沉，衆人已看到一個滿面是汗的少年，後面却站着一個壯漢，正是那赫連毋忘！

「如果，你用什險損手法，對付梅大爺，那麼，令郎也難免爲我毀了。」

「赫連毋忘，你……好，梅老弟，你走。」

「你敢放我走，不怕我撕了你的假面具。」

「哈，你們還想脫出太原城？哼哼，赫連毋忘！我勸你乖乖的交出劍譜，與我們龍門鏢局一起共進退，那麼，你非但閤家團聚，並且可以優悠無憂地過下輩子，否則，唉，這好一身本領，只落得家破人亡！一事無成，這又何苦？我已放了梅金奎，你自己瞧着辦吧！」

「好！我們走，梅大爺，我已代你備妥了馬。」

「毋忘老弟，押了他走？」

「何必，押了也不過多饒一個人而已，唉，我算是眞正想通了，亡國奴是身不由主，生、如此！死、也如此！」

「這，你！那你又準備如何？」

「走，如此而已！」

「走得出？」

「憑命而已，哈。」

「難道，你就不顧念你的妻子、兒子麼……」

「是我的不是，不過，我也並非有意疏忽。」

「你照顧不週。」

「處於現世，試問又有誰，眞能照顧週到了？」

「赫連兄弟，聽老夫一言，交出劍譜吧。」

「……劍譜？你要劍譜，哈，難道你們看不出來，我這那裏是劍法，無法之可言，又何來譜之名？」

「假的，你說假話，那可救不了你的呀。」

「信不信由你！」

「赫連老弟台：我是爲你好！」邊說，邊巳身形陡起，金光如虹，飛天二郎的著名兵刄：三尖兩刄刀挾無比勁風，而成朶朶金花，而赫連毋忘隨身捲上。

這是薛靈中仗以成名的巨靈天神式，三尖兩刄刀本是兵刄中具戟、戈、劍、刀全能之兵刄王，巨靈天神式又是招招象天，地、風、雲之變化，雜以天神，巨靈之身形而臨，勁力足，招式靈、威齊備！更可怕的是：薛靈中乃巨靈門中唯一傳人，這巨靈門中的大力翻山神功，眞有令山崩、海嘯之威力，薛靈中如此出手，是含有一拚一決之主意，因此，一招出，運勁使力，赫連毋忘四週立即如捲起一陣罡風，兵刄挾無比之勁力挺進。

赫連毋忘是雙目如電，身形端凝，在第一招「巨靈截江」，將老未老之際，好個未名劍，但見墨虹一道，如天伸倒排，由上而下，噹的一聲巨震，長劍已點住三尖兩刄刀之刀背。

薛靈中本來這巨靈截江招中有招，在大力翻山勁之壓力下，希望憑這一浪一浪的壓力，逼使對方劍走中宮，然後巨靈截江化爲神馬馳日，將對手困在這巨靈門中的十絕網中，不料，毋忘第一招不走中宮，巳令薛靈中步驟巳亂，再看此君出手，一招點住中五之位，方寸大亂，面前却又見得墨影如繁星，直點面門，如今薛靈中，巨靈護門出手，硬生生架開未名劍，身法一領，飛天式展開，就如一朶紅雲，上下飛舞，而巨靈神勁，如排山倒海般向毋忘壓、捲、束、圍，在場人但覺嘯聲如潮，勁風如刀般困住毋忘，不想，赫連毋忘竟然在如此狠厲的殺手神招圈住下，連脚步也未一動，而點點墨星，却與金虹幻織成一幅極瑰麗的圖畫！

突然，叭叭叭，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密如貫珠，而紅雲反被墨星扣在圈中，而一聲龍吟，一聲慘呼，衆人看一看清，只見薛靈中前胸「神封」。「出門」、「商門」三穴有血水沁出，而赫連毋忘是神色慘然地：「我不忍殺你，或者，是我錯了。」說畢，身形微動，向後園走去。

在風雪中，赫連毋忘踽踽而行！後面有蹄聲傳來，是梅金奎在叫：「你不怕人手孤單？你不關心你的妻兒，你就不需要我這樣個朋友。」

毋忘他眼中有淚，迎着風雪走。

走過義莊地，兩個白色的土饅頭巳幾乎看不見了，留在他身後……依稀聽見赫連毋忘在說：「亡國奴！有什家、有什親人，有什朋友……」

風雪越來越大了……

（全文完）

大殺三方（上）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禁錮夫君 篡帮奪位

拳頭與飽子

（一）

漆黑的鍋蓋，被一隻鳥爪般枯瘦的手移開。

這是貴川館的蒸鍋，這時候正是貴川館生意最旺盛的時候。

貴川館生意最旺盛的時候並不在晚上，而是太陽剛射進這個鍋蓋上的時候。

現在還很早，只是不過是上午八點零三分。

鳥爪般的枯手，是貴川館老闆的特徵。他的年紀並不老，身材也不算太矮小，但他的手却枯瘦得太不像話。

然而，這一雙手泡製的麵食和飽點，却是整個城市裏最好的。尤其是他泡製的蟹黃湯飽，更是每天只限十籠，遲來半步者，就只好「望飽興嘆」。

現在，梅四叔正在蒸鍋裏端起第十籠蟹黃湯飽，也是今天售賣的最後一籠。

每天只賣十籠蟹黃湯飽，是他的老規矩，也許正因如此，他這一味飽點才能一直保持高度的水準。

× × ×

這第十籠的蟹黃湯飽的顧客，是個恍惚還沒有睡醒覺的黑衣人。

他的衣服已很舊，連黑衣也洗得已然有點發白。

梅四叔親自把一籠蟹黃湯飽端到他的面前。

熱騰騰的蒸籠，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氣，梅四叔泡製的蟹黃湯飽的確一絕。

黑衣人喝了一口濃茶，睡眼惺忪的就伸手拿起了其中一個飽子。

湯飽炙熱非常。

但黑衣人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炙手。

就在他正想把這一隻飽子塞進嘴巴的時候，忽然有人粗聲喝道：「放下！」

黑衣人彷彿怔了怔，又好像根本不知道這一聲「放下」對方是針對誰人所發。

也許他眞的餓了，他沒有把飽子放下，反而一口氣就連續吞下三五隻湯飽子。

就在他準備吃第四隻蟹黃湯飽的時候，在他的面前突然出現了一隻拳頭！

× × ×

飽子很香。

但這一隻拳頭却又臭又髒。

你寧願吃飽子還是吃這一隻拳頭呢？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會選擇前者。

但黑衣人却好像有點不正常，當這一隻又臭又髒的拳頭來到他面前的時候，他居然連飽子都不吃，反而一口就向這隻拳頭咬去。

這隻拳頭並不是緩慢地伸過來，而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俯衝過來的。

而且這一隻拳頭又粗又硬，看來黑衣人的滿嘴牙齒，最少也得甩落七八隻。

但說來奇怪，他的牙齒沒事。

但這一隻拳頭却立刻少了一塊肉，鮮

血有如噴泉般直向外湧。

黑衣人好像比較清醒了。

他忽然抬起頭，淡淡道：「還是飽子好吃一些。」

（二）

貴川館原本還是很熱鬧，顧客滿堂的。但就在這一刻間，吃飽點吃麵食的人最少已走了一大半。

他們大多數都是善良的小市民。

那就像森林裏的小兎子，他們與世無爭，只求安逸地渡過他們恬靜、和平的生活。

當豺狼虎豹闖進他們圈子裏的時候，他們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逃避，躲藏。

他們絕少反抗。

豺狼虎豹兇殘驃悍，又豈是他們的力量可以反抗？

當黑衣人還沒有咬掉那人的拳頭之前，他們已覺察到一種不祥的徵兆：禍事來了。

尤其是梅四叔，他的臉簡直比雪白的饅頭還更雪白。

兩年前 貴川館鬧過一次兇殺案。

十二個刀客 八名斧手 圍攻一個正在這裏吃早點的老教頭。

那一戰 貴川館弄得血肉橫飛 死傷枕籍。

刀客躺下了五個，斧手六死一傷。

但那老教頭最後的下場更是令人怵目驚心，他差點沒有變成肉醬！

× × ×

兩年前的血案，梅四叔猶歷歷在目。

現在，可怕的兇殺場面好像又要出現了。

黑衣人雖然咬掉了一個人的拳頭，但在他的身旁，最少已圍着了十二個青衣漢子。

這十二個青衣漢子，全是城南帮崔大鬍子的打手。

崔大鬍子這個人並不可怕，但他的妻子却是這個城裏最兇惡的一條雌老虎。

雌老虎當然吃人，而且就算一口氣地把十個八個人同時吃掉，也絕不會嫌太多的。更何況只有區區一個黑衣小子？

崔大鬍子的手下，簡直比警衞隊裏的警衞隊長還更神氣。

這也不足爲怪，這裏的警衞隊長在去年已更換了三個，每一個都是無緣無故在街頭上暴斃的。

無論是誰腦袋上吃了一刀，都勢非立刻「暴斃」不可。

但奇怪的是，這個城市從來都沒有發表過警衞隊長被暗殺的消息。

除了呆子白痴之外，人人都知道這是誰幹的。

但誰也不敢說出來。

否則，他們也很可能忽然在街頭「暴斃」。

× × ×

「還是飽子好吃一些。」

黑衣人的神態好像比較清醒，但更清醒的還是那個被一口咬傷拳頭的人。

這人穿的是一襲對襟短褂，雖然他的拳頭被咬傷，但他的腰間還斜插着一柄鋒利的斧頭。

拳頭被咬，他當然怒火攻心。

呼！

利斧迎頭而下，直向黑衣人的腦袋上狠狠劈下去。

黑衣人瞪大了眼睛，彷彿不相信世間上竟然有這麼兇惡的人。

短褂漢子一斧劈下，梅四叔立刻閉上眼睛，連看都不敢看。

他害怕流血。

無論是自己流血，或是別人流血，他都害怕。

但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看見的不是血，而是辣醬。

黑衣人沒有流血。

但短褂漢子的一張臉已糢糊不清，因爲一瓶辣醬最少有三分二潑在他的臉上。

而短褂漢子的利斧，却砍在另一張桌上，用盡氣力也無法拔出來。

其他青衣漢子睹狀，無不面露吃驚之色。

這個短褂漢子，是大鬍子的大舅子姜意。

姜意雖然不是崔大鬍子麾下最勇猛的打手，但他的追風斧法，在城南一帶是人人都知道挺够厲害的。

但現在他剛出手，就給這個黑衣人弄得如此狼狽，這個臉可丟得不算小。

姜意臉色如何，無人知曉。

但他滿面辣醬，却是除了瞎子之外人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滿嘴火辣辣，心中更是火辣得像隻燃燒中的烘爐。

「把這騙子碎屍萬段，重重有賞！」他大吼。

他的命令剛發出，最少已有三柄斧頭幾乎同時砍向黑衣人的頸子。

黑衣人嘆了口氣。

斧聲、嘆氣聲、骨頭爆裂的聲音同時響起。

黑衣人的頸子沒有被斧頭劈斷，他全身每一根骨骼亦安然無事。

骨骼斷折的聲音，是發自那些用斧頭砍人的青衣漢子身上。

刹那間，每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尤其是那三個青衣漢子，他們的右手腕骨已被折斷，但他們却連黑衣人怎樣出手也沒有看見。

兩把利斧跌在地上。

還有一把，却落在黑衣人的手上。

黑衣人又在嘆氣，喃喃道：「我只不過想安安靜靜的吃些早點，你們爲什麼老是來騷擾呢？」

姜意雖然有點心驚肉跳，但他仗着崔大鬍子夫婦的權勢，一向都是橫行無忌，又怎肯在這種情況之下低頭。

他破口大罵：「我入你娘！你敢在崔老闆的地方上行騙，算你是那一號人物，但你這種人物若還能活着離開這裏，俺就不姓姜！」

黑衣人搖了搖頭，嘆道：「你實在不該姓姜，應該叫狗雜種。」

姜意更是無法忍耐，又再窮吼：「殺！殺！」

又有兩個青衣漢子衝前。

他們的斧頭更快，勢子更兇。

可是他們倒下去的勢子更快。

斧光一閃，黑衣人的右手輕輕一揚，

他們就像死狗般倒了下去。

黑衣人沒有殺他。

他們沒有死，但每個人的前額上，都已被斧柄撞了一個大瘤。

姜意用手把臉上的辣醬抹淨，狠狠的說：「好小子！我是不把你碎屍萬段，俺就不姓姜！」

突聽一人冷笑道：「來來去去都說『俺不姓姜』，你也未免他媽的沒有趣！」

姜意剛抹乾淨的一張臉，突然又再變成爲豬肝之色。

只見貴川館外，停下了一輛灰色的汽車。汽車是華貴的，也是簇新的。

從車廂裏走出來的人，他的外表比這輛汽車更考究。

他穿着一身畢挺、淺杏色的西裝，襯衫潔白如雪，結領帶、羊皮背心、一雙皮鞋擦亮得幾乎光可鑑人。

他的臉孔雖然略爲瘦削，但却更能襯托出他的瀟洒風度。

他並不是一個人走進來貴川館，在他的身後，還有兩個身材高大，臉上長滿了鬍渣子的彪形大漢。

在城北，很少人不認識這兩個身材巨大的漢子。

他們是一雙兄弟。

他們從來不用武器，但他們的拳頭最少已打斷過五十人的肋骨，和打爆無數人的鼻子。

他們認爲，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武器，能比自己的一雙拳頭更方便。

何況他們的拳頭，殺傷力之强更遠在別人的武器之上？

在城北，無論是誰看見這兩兄弟，都一定不敢怠慢。

但這裏却是城南。

而且更是崔大鬍子的地方！

（三）

崔大鬍子沒有花錢買下貴川館。

但貴川館附近一帶十幾條街道，却都成爲了崔大鬍子的地方。

在這裏，他說要誰的房子就可以垂手而得，誰敢拒絕，他的腦袋很快就會被利斧劈碎。

雖然崔大鬍子不太喜歡趕盡殺絕，但他的妻子却兇悍極了。

這一條雌老虎的名字叫姜艷娘。

姜艷娘人如其名，的確嬌艷如花，但你若曾看見她怎樣殺人，你對她的印象就會大大的改觀。

崔大鬍子能够娶到這麼一條雌老虎，眞是「莫大的福氣」。

姜艷娘早已下了命令，方家的人敢踏進城南半步，一律格殺勿論。

從灰色汽車裏走出來的，看來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但他却是方家三傑的老三——小金刀方勝香！

× × ×

方勝香的長相絕不粗鹵。

但他的說話也絕不太斯文。

尤其是在敵人的面前，他的說話就像他的小金刀一般鋒利。

他有一把小金刀，長約八寸五分。

這把刀是他畢生中第一個戀人送給他的。

他初戀的情人姓白，她叫白霜霜。

白霜霜深愛方勝香，方勝香對她也很認眞。

但她却在一個狂風暴雨之夜，給一個淫賊糟塌了寶貴的貞操。

爲了這件事，白霜霜竟然自盡。

她自盡的方法是割脈。

而她割脈所用的就是這一把小金刀。

當方勝香趕到她身邊的時候，她已氣若浮絲，而這一把只有八寸五分的小金刀，就是她送給他的最後一份禮物。

那時候，方勝香還不是一個被人稱爲的花花公子。

當時他很忠實，無論任何人，對任何事都一樣忠實。

但自此以後，他變了。

他變成了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

（四）

方勝香是城北方家的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方家三傑是三兄弟，排行最大的是方勝鴻，老二是方勝玉，方勝香是老三。

方家三傑在姜艷娘的眼中看來，是世間上最該死的大混蛋。

倘若城北沒有這三兄弟，整個城市早已成爲了他倆夫婦的天下。

利害衝突，每每引起雙方可怕的殺機。這三年來，方家的手下最少已和崔大鬍子夫婦的手下拚過不下十次。

但一直以來，誰都沒有佔了上風。

他們進行的是拉鋸戰。

在拉鋸戰以後，當然還更隱伏着更大的危機。

但誰也想不到，方勝香竟然甘冒奇險，在城南貴川館出現。

當姜意看見方勝香的時候，他簡直是呆住了。

他瞪了黑衣人一眼，又再看看方勝香，突然道：「你們原來都是一伙！」

方勝香冷冷一笑，道：「崔大鬍子有你這樣窩囊廢的大舅子，實在倒霉。」

姜意沉着臉：「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方勝香的眼睛看着黑衣人，道：「你又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黑衣人淡淡道：「這是甚麼地方，對我來說都不太重要，反正像他們這種狗腿子，觸目處處皆是。」

方勝香忽然笑了：「他們不但咬人，而且還吃人不吐骨。」

黑衣人道：「昨夜我在彩坪旅館搓麻雀。」

方勝香淡笑：「你的手氣很好，八圈牌就贏了差不多三千塊。」

在那時候，三千塊這個數目，也許比現在的三十萬還要多得多。

黑衣人却嘆了口氣，盯了姜意一眼，才對方勝香道：「看樣子他們好像把我看作是老千。」

姜意哼了一聲，怒道：「你不但是個老千，而且還揍傷了旅館的夥計。」

方勝香冷冷一笑：「彩坪旅館的夥計能搓這麼大的麻將？」

姜意板起臉，沒有反駁。

黑衣人却笑了笑，道：「倘若你說我是個大老千，那麼他們就是小老千。」

方勝香微微一笑：「小老千遇上了大

老千，那是名符其實的小巫見大巫，就算每人輸千把塊錢，也並不能說是很寃枉的事。」

姜意的眼睛裏像是燃燒起猛烈的火燄：「他還揍人。」

方勝香冷冷道：「錢老三、癩皮張都不是甚麼善男信女，他們被人揍一頓，這是因果循環，何況先動手揍人的絕不是這位先生，而是兩個不知死活的小老千！」

姜意的臉發白。

「姓方的，這裏是城南，是崔大老闆的地方，今天你若還能離開貴川館——」

方勝香倏地大笑，截口說道：「那麼你就不姓姜，對不？」

姜意怒不可遏，在腰間掏出一把又尖又鋒利的鋼刀，猛然向方勝香撲過去！

× × ×

姜意的斧頭兇猛迅速。

他的刀法更惡毒。

比最惡的毒蛇還更惡毒。

刀光一閃，刀尖刺向方勝香的胸膛。

方勝香冷笑，身子向後急退三尺。

姜意的刀再刺出，突聽一把粗啞的聲音冷喝道：「憑你，也配與方三少爺動刀子？」

姜意的刀子仍然直向前刺去。

但就在同一刹那間，他的左脇下已重重的吃了一拳！

黃金美人　高手屈膝

（一）

貴川館內忽然變得一片沉寂。

每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姜意的身上。

他的刀子雖然兇猛惡毒，但雷廣的拳頭却也同樣可以要了他的性命。

雷廣就是一直跟隨着方勝香的兩個保鏢之一。他是老二，他的哥哥叫雷然。

雷然雷廣兩人從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練習拳術，二十多年來，從沒有一天間斷過。他們的拳頭就像鎚子，再强壯的人也難以捱得起這一擊。

姜意雖然有兩下子，但他的肋骨不比別人更堅硬。

他的肋骨最少斷了五根，當他倒下的時候，嘴角更吐出了大量的鮮血。

一拳就已致命？

許多人都在懷疑。

但直到兩分鐘之後，他們的臉色都變了。

雷廣拳出快如閃電，而且一拳就已把姜意「送上西天」！

所有的青衣人，登時變成了羣龍無首之局。

× × ×

方勝香盯着姜意的屍體，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若知道雷老二的拳頭有多快多重，就不會白白的犧牲性命。」

雷廣好像有點歉意，道：「想不到他連這麼一拳都受不了。」

黑衣人忽然掏出了幾塊大洋，放在桌上，然後就舉步欲離開貴川館。

那些青衣漢子沒有追。

他們不是不想把黑衣人留下，但方勝香突然從中殺出，他已變成了更强的敵人，更大的目標。

方勝香嘴角間露出了冰冷的微笑：「你們誰若敢動他一根汗毛，誰就必死！」

方三少爺的說話，並不是用來唬嚇人的。

青衣漢子眞的不敢動。

就算他們想動，但能否動得了黑衣人，現在看來也是極有疑問的事。

× × ×

黑衣人向貴川館門外的大街邁進。

那輛豪華的灰色汽車，擋住了他的去路。

但黑衣人輕輕縱身，就像條豹子般躍過汽車，然後頭也不回的就繼續向前走。

突聽得方勝香淡淡道：「你要小心，那條雌老虎說不定就在街角等着你。」

黑衣人彷彿沒有聽到他的說話，仍然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他走的並不快，但那輛汽車開動得更慢。

方勝香居然跟隨着黑衣人，就像是他的影子。

（二）

這條街道雖然不算太短，但再長的街道也有盡頭的時候。

人生也豈非如此？

路已到盡頭。

從這條街北再走一段路，就是城北。

那裏是方家的天下。

但這裏仍然是崔大鬍子夫婦所「統治」的地方。

黑衣人的脚步轉向北方。

那輛汽車却停了下來，因爲黑衣人所走的路太細小，汽車根本不能駛進去。

汽車剛停下，方勝香就聽到一陣骨骼爆裂的聲音。

× × ×

這是一條比較黑暗的街道。

雖然外面的光綫已很明亮，但這條街道的兩邊，全是高牆，晨早的陽光根本無法射進去。

黑衣人剛轉過這條狹小的街道，就已遇上了突如其來的襲擊。

襲擊黑衣人的，是個灰衣漢子，他的手裏握着一把足以敲碎任何人腦袋的鐵鎚，迎頭就向黑衣人的腦袋上重重敲去。

黑衣人的腦袋沒有被擊成粉碎，但灰衣漢子的右手突然就被一股巨大的撞力，折斷了腕骨。

灰衣漢子疼得冷汗直冒。

他從來都沒有想像過，世間上竟然有這麼快，這麼狠的掌力。

黑衣人的手掌就像是刀。

灰衣漢子的腕骨雖斷，但他仍然有一雙腿。

他的腿曾經踢死過兩條餓狼，甚至以前在這個城市裏號稱快腿王彭三的一個惡霸，也是死在他的脚下的。

他踢死了彭三之後，快腿王這個外號就變成屬於他。

可惜，這一次快腿王好像還是慢了一點。

他想飛踢黑衣人的咽喉，這一記鎖喉腿是他最拿手的殺手招數。

但他的腿飛踢起來的時候，黑衣人的腿也動了。

黑衣人竟然也是一腿踢向快腿王的咽

喉。

「唷！」

一聲悶响，快腿王臉色大變，整個人像斷綫風箏般被踢得凌空飛起。

他的身子「叭」的一聲仆跌在地上，然後就像一隻被割斷了喉管的公鷄，再也爬不起來。

他永遠都不可能再爬起來！

× × ×

快腿王雖然倒了下去，但接着又有三把要命的刀，和三個不要命的人，同時向黑衣人撲過來。

黑衣人冷笑。

當第一把刀刺過來的時候，他居然就巳穿過這三個不要命的漢子，從他們的背後發出威猛的一拳。

他這一拳也是從第二和第三個漢子的中央穿過，打的依然是第一個撲向黑衣人的像伙。

第二第三個漢子同時一凜。

他們眼巴巴的看着黑衣人從他們的中央穿過，然後又眼巴巴的看着他們的同伴吃了一拳。

一拳就巳把他打得吐血了。

接着，一個肘拳猛撞第二個漢子的左肋骨。

「蓬！」

第二個漢子的左肋骨最少斷折三根。

第三個漢子不敢怠慢，尖刀「呼」的一聲就向黑衣人的腰間刺出。

一刀不中。

再發四刀。

一刀比一刀快。

一刀比一刀狠。

但黑衣人彷彿像條滑溜溜的魚兒，弟三個漢子的刀每一刀都落空。

刷！

第六刀再接再厲，用的居然是六合刀法。

但黑衣人反應之快，絕對在他意料之外，他這第六刀雖然精妙兇狠兼而有之，但黑衣人的拳頭，忽然又巳到了他的鼻樑上。

這一拳是結結實實的打個正着。

無論是誰捱了這麼一拳，都非要倒下去不可，這個漢子當然也並不例外。

黑衣人一下子就把這幾個打手中的打手全部解決，動作一氣呵成，果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街道上雖然躺着四個人，但仍然還有不少人站在黑衣人之前，攔住他的去路。

雖然快腿王和三個刀手都吃了大虧，但這些人彷彿無動於衷。

他們總共是六個人，五男一女。

五個男的年紀參差不齊，而且差別很大。

年紀最老的，是一個戴着金絲眼鏡，臉孔瘦削，唇上有兩撇灰白鬍子的老人。

他是這個城市裏書法最蒼勁的名士，但比書法更出色的還是他的智謀，提起了商以謀這三個字，不知道的人恐怕沒有幾個。

在商以謀前面的，是有四個神態冷酷的漢子。

他們是崔大鬍子的弟子，黑道上的人只要聽見「四把飛鈎」，能不臉青唇白的巳算胆色不錯。

在這「四把飛鈎」的左側，還有一個身材豐滿迷人、臉孔彷如春花盛開般美麗的女人。

黑衣人微笑：「妳就是那個姓姜的女人？」

美麗的女人也笑了：「不錯，我就是姜艷娘，別人都在背後叫我雌老虎。」

黑衣人看着他，臉上好像有點痴迷的神色：「像妳這樣漂亮的女人，就算眞的是條雌老虎，相信甘心被妳咬上一口的男人也在所不少。」

姜艷娘微笑道：「你好像也願意給我咬一口。」

黑衣人道：「可惜凡是給你咬了一口的人，通常都無法再活下去。」

「老虎咬人，當然比狗咬會兇狠一點的。」

黑衣人忽然冷笑：「但在我的眼中看來，妳還不配被稱爲雌老虎。」

他的說話剛說完，背後就响起了一陣笑聲：「不錯，她不像雌老虎，最多也不過只像一條母狗而巳。」

姜艷娘的臉色並沒有變。

她很冷靜，絕對沒有因爲這一句難聽的說話而露出憤怒之色。

敢說姜艷娘是條母狗的人，世間上恐怕很少很少。

但方勝香却是其中之一。

（三）

雖然姜艷娘的神態還是沒有變，但她身邊的四把飛鈎，却巳同時亮出了他們的武器。

他們的武器是鈎子。

四把銀亮如雪的鈎子。

這些鈎子很尖銳，保證可以一鈎之下，就能把任何人的頭骨鑿穿一個大洞。

無論是誰的頭骨被鑿穿一個大洞，都一定無法活下去。

四把飛鈎是崔大鬍子一手訓練出來的弟子。

既是弟子，也是崔大鬍子的手下。

他們很兇。

比最兇的狗更兇百倍。

方勝香侮辱他們的師母，就等如是在侮辱他們四人。

他們無法忍受這種侮辱。

但沒有姜艷娘的命令，他們也絕不敢貿然動手。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商以謀突然說道：「難得方三公子來到這裏，照老夫的看法，能不動武還是不動武的好。」

姜艷娘淡淡道：「雖然方家一直對咱們有成見，但若能化干戈爲玉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方勝香冷笑：「妳的說話很動人，可惜他們的鈎子却殺氣太大。」

姜艷娘突然冷叱：「把鈎子收回，憑你們這四塊不成材的廢料，也配與方三公子動手，豈不笑話？」

四把飛鈎臉上光采盡失。

但姜艷娘的命令却極有效，四把鈎子果然立刻就不見了。

商以謀的目光忽然停在黑衣人的身上：「這位兄台好像姓白？」

黑衣人道：「老丈從那一點猜出我姓

白？」

商以謀笑了笑。

他的笑容彷彿很友善，一點敵意也沒有。

他接着忽然又嘆了口氣，道：「白姑娘的事，你當然無法忘記。」

黑衣人臉上的肌肉跳了跳。

方勝香的表情也是一樣。

商以謀口中所說的白姑娘，竟然就是指方勝香的第一個情人白霜霜。

白霜霜的悲惨遭遇，方勝香當然永遠不會忘記。

但商以謀問的並不是方勝香，而是問這個身份神秘的黑衣人。

黑衣人吸了口氣，目注商以謀，說：「老丈知道的事情好像不少。」

商以謀道：「就算不多也不算少，你是白霜霜唯一的兄長　當然有責任要把昔年的一段慘案查出　把那淫賊抓出來。」

黑衣人點點頭。

「不錯，我是白霜霜唯一的兄長，而且我們自小就巳是孤兒。」

商以謀道：「所以倘若你不能抓出淫賊，就再也不會有人關心這一宗慘案。」

方勝香冷笑：「姓商的　你也未免太瞧扁人了　方某一直都沒有放棄追查淫賊的工作。」

商以謀皺起了眉：「可惜這些年來，方三少爺非但沒有把淫賊找出，而且還變成了一個花花公子。」

方勝香的拳巳握緊。

他額上青筋凸出，好像巴不得一拳就把商以謀的臉孔打碎。

但他沒有動手。

商以謀的說話雖然刺耳，但也不能算是全無道理。

姜艷娘淡淡一笑，對黑衣人道：「這位白先生，聽說你的背後也有一個大老闆在支持着你的一切行動！」

黑衣人點頭，道：「不錯，但我的大老闆並不在我的背後，而是在這裏。」

他說着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一雙衣袖巳高高捲起，露出了一雙鋼鐵般的手。

姜艷娘淡淡道：「你若想找一個眞正能支撐你的老闆，就不應該跑到城北。」

方勝香的冷笑聲又再响起：「在城北，最少不會有人敢用刀斧向他襲擊。」

姜艷娘寒着臉，冷冷道：「口蜜腹劍，遠比明刀明槍可怕得多。」

黑衣人沉默着。

姜艷娘與方勝香之間的不和，並非一朝一夕間的事，他們不但寸土必爭，就連值得利用的人也絕不肯放過。

黑衣人的身手，姜艷娘與方勝香却巳見識過。

就是他這一雙鐵拳，就巳值得他們你爭我奪。

姜艷娘忽然對方勝香道：「白先生不會跟隨着你們的。」

方勝香冷笑：「那妳憑那一點敢這麼肯定？」

姜艷娘突然叫道：「秦炳！」

她這兩個字剛叫出，立刻就有一個臉色蒼白，個子矮小的中年人走了出來。

他的手裏有一隻皮袋。

皮袋雖然不太大，但却脹卜卜的。

姜艷娘道：「把它打開。」

秦炳打開皮袋，裏面赫然全是巨額鈔票。

姜艷娘盯着黑衣人，道：「只要你替我辦事一年，這些鈔票都是你的。」

黑衣人的神態好像有點心動了。

姜艷娘又再補充：「這裏總共是五萬塊。」

五萬！

無論是對任何人來說，這筆數目都巳不能算少。

但黑衣人仍然搖頭。

「難道這還不够？」姜艷娘的臉色又有點不好看。

「的確不够。」

「你還想要多少？」

「妳！」

「我？」姜艷娘彷彿吃驚不少，「我可不是鈔票。」

黑衣人的目光不斷地在她胸前打量着，半晌才緩緩道：「妳當然不是鈔票，但却比五萬塊鈔票更美麗動人得多。」

四把飛鈎的眼色又變了。

其中一個忍不住又再把飛鈎掏出。

但姜艷娘立刻走上前，不由分說一個耳光就打過去。

那人不敢動。

但姜艷娘這一次耳光却是假的，她沒有給他一記耳光，却在他的鼻子上打了一記鳳眼拳。

這一拳當然比打耳光更要命。

四把飛鈎立刻只剩下了三個。

那個人沒有死，但却最少要躺在床上休養個把月。

勾心鬥角　你爭我奪

（一）

在一間黑暗的小房子裏，空氣污濁得令人難以忍受。

這間小房子在地面之下。地面之下的地方，不是墳穴就是隧道，或者是地牢。

這裏是地牢。

一座極少人知道的地牢。

這地牢的入口只有一個，那是一個花園內的假石山後。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外人根本就無法想像得到，在這個如此美麗，佈置幽雅絕倫的地方，下面竟然是一座可怖的牢獄。

既是地牢，也是監獄。

也是人間地獄！

× × ×

花園在崔家大宅。

崔家大宅的主人，當然是城南第一號大亨崔大鬍子。

崔大鬍子不錯是有鬍子，但却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多。

他的頭髮略呈灰白，但精神還是十分充沛。

但現在，崔大鬍子並不在崔家宅院的大廳裏享福，而是被区禁在地牢裏的一間小房子裏。

直到目前爲止，這還是一個絕大的秘密。

崔大鬍子的手下，幾乎沒有任何人知道。

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叛徒，也就是把他從天堂推進地獄的叛亂份子。

× × ×

叛亂發生在這一天拂曉時份。

那時候，貴川館還未啓門營業，崔大鬍子的手下還在夢中。

崔大鬍子也在夢中。

當他好夢方酣的時候，突然一把尖刀抵住了他的咽喉。

崔大鬍子武功極高，當然不甘就範。

他反抗！

但尖刀之外還有錘子！

他沒有捱刀子，却捱了一記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輕的錘子。

他昏掉。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　他已被囚禁在這一座地牢之內！

他的腦袋很疼。

但他的心更疼。

因爲背叛自己．把自己囚禁在這裏的人　竟然就是他最信任　也最敬畏的妻子！別人一向都以爲崔家最大的權力，早已落在姜艷娘的手中。

只有崔大鬍子和姜艷娘才知道　眞正掌握大權的人　並不是雌老虎　而是崔大鬍子。

姜艷娘不錯是個很厲害的角色，但崔大鬍子從來沒有把最高的權力，移交到這個美麗的妻子手上。

他並不是不信任姜艷娘　而是他本身的權力慾極大，只要他還有一口氣，組織中最大的權力就絕不會移交到任何人的手上。但他却要混亂敵人的視綫。出鋒頭的事，通常都是由姜艷娘去露臉，以致外界的人，根本就無法眞正認識清楚，誰才是城南的眞正主宰。

可是，這一次弄假成眞了。崔大鬍子對姜艷娘很好，從來沒有虧待過她，但她却發動叛逆。

他終於跨台，成爲階下之囚！

（二）

在花園的假石山後，兩個壯漢正在對拆練拳。他們都是崔大鬍子的心腹手下。但心腹手下最後却變成心腹大患，崔大鬍子落得如此下場，這兩人「功不可沒」。

他們一個叫卓烈，另一個叫董宏。

他們的拳法很不錯，每年都有不少人倒在他們的拳下。

現在，他們奉命看守着崔大鬍子。

這命令當然是姜艷娘發出的。

姜艷娘既然發動叛變，爲甚麼不把崔大鬍子一刀幹掉呢？

難道她念在夫婦之情、而不願驟施辣手？又還是另有目的？

卓烈和董宏不知道。但他們却知道崔大鬍子的末日已降臨。

× × ×

正當卓烈和董宏練拳正起勁的時候，他們忽然看見了姜艷娘。

姜艷娘一早就外出，現在才回來。她在黎明的時候把丈夫囚禁在地牢中，不久就帶着一批手下匆匆外出。直到她回來的時候，她的身邊却出現了一個黑衣人。

既是黑衣人，也是陌生人。

卓烈和董宏從來却沒有見過這個人。

姜艷娘不但帶了一個陌生的男人回來，而且兩人的態度還很親熱。

卓烈和董宏都楞住了。

姜艷娘和黑衣人看着他們練拳，突然同時輕輕鼓掌。

「好拳法！」黑衣人淡淡一笑。

姜艷娘牽着他的手，笑道：「你若肯指點他們三招幾式，相信他們的拳法會更好。」

黑衣人又是淡淡一笑：「豈敢。」

董宏的脾氣不大好，忍不住冷笑道：「這裏是拳頭打出來的天下，這位兄台既然拳法了得，董某倒想討教幾招。」

黑衣人抱拳微笑：「閣下是……」

「董宏！」

「哦，原來是董兄，失敬！失敬！」

姜艷娘忽然輕扭腰肢，退開一旁。

她無疑已默許董宏與黑衣人動手。

董宏冷冷一笑，道：「還未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白高山。」

「好！還請白兄手下留情！」

「呼」的一聲，董宏的左拳已直向黑衣人白高山的右胸撞去。這一拳的力量，絕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得起的。

白高山的胸膛是否能捱得起這一拳？

白高山的胸膛也和普通人沒有甚麼分別，這一拳若被結結實實的擊中，他一定會吐血、倒下。

但白高山並不是一個木頭人。他用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閃開了董宏這一拳。

董宏一拳打空，右肘拳已緊接出擊。他的腰力極强，一轉身便是肘拳連環攻出，威勢之猛烈，委實無以復加。

但白高山的拳更快、更重。

董宏還沒有看清楚白高山怎樣閃開這一記肘拳，背上便已傳來一聲「蓬」然巨响。剎那間，董宏天旋地轉，臉色蒼白得可怕。

白高山沒有停止，繼續又再一拳。

這一拳更把董宏整個身子撞出老遠。

董宏帶着七分驚惶，三分憤怒的神色，終於倒下。他倒下的地方，正是姜艷娘的脚跟後。姜艷娘却連看都沒看他一眼，反而把視綫放在卓烈的身上。

卓烈的臉色也發白。

他忍不住對姜艷娘道：「妳怎可以容許他用這麼重的拳力對付董宏？」

姜艷娘嘆息一聲：「董宏的拳也不輕，又怎能單方面怪責白高山？」

卓烈目中發出一陣寒光。

他突然道：「我現在總算明白了。」

姜艷娘微笑道：「你明白了甚麼？」

卓烈吸了口氣，道：「妳要殺咱們兩人滅口！因爲除了咱們之外，就只有鐵刀旗下的幾個兄弟知道妳背叛組織，甚至把崔大鬍子囚禁在地牢裏！」

姜艷娘的臉色沉下！

白高山已成爲了她手下的大將，他當然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金錢與女人的誘惑力着實不小，白高山竟似已成爲了姜艷娘的奴隸。

卓烈忽然一聲冷喝，向白高山撲去。

他不能坐以待斃。他既不想死，就只能主動採取攻擊。

他的出手極快，一雙手鷹爪般去抓白高山的咽喉。

白高山仍然靜靜的站在那裏，好像根本就沒有看見卓烈這一抓之勢。

卓烈不但拳法造詣極高，這一手鷹爪功顯然也經過長時間苦練。練武功不能靠碰運氣，只能苦練。

卓烈苦練鷹爪功十二年，自信已足以在江湖上應付任何敵人。就算打不過別人，想全身而退，亦不會是甚麼難事。但他以前的想法，却未免太樂觀了。也許在此之前，他還未遇到白高山這種高手！卓烈的雙爪抓出之後，白高山仍然紋風不動。

但等到卓烈以爲這一抓絕不會落空之際，白高山忽然就在他的眼前消失。

卓烈的心立刻向下沉。

他當然知道白高山已兜過自己的背後，而且還更發出了極沉重的一拳。他的脚立刻反踢向後，踢向白高山的腰。

卓烈這一脚的威力，絕不會比鎖喉爪遜色。但他還是踢了個空。

在剎那間，他彷彿已掉進噩夢的深淵。因爲白高山不但閃開了這一脚，而且還欺身直進，一拳就向卓烈的左頰上大力撞去。卓烈發出了短促的慘呼，渾身冷汗如雨。但他還有反擊。他的反擊不是爪，也不是腿，而是一把青光閃閃的短刀。

這一刀並沒有因爲他已捱了一拳而顯得緩慢。他的刀法很熟練，也够狠。

但白高山已智珠在握，短刀刺出後，他的人又已竄開三尺，反手一摔，卓烈的手已斷。不但手骨斷折，刀也已落在白高山的手中。白高山沒有留情，這把刀立刻就送進了卓烈的心臟。

卓烈目中露出了憤怒之色。

雖然殺他的是白高山，但他怒目相視的對象，却是姜艷娘。姜艷娘也看着他，臉上居然還浮現出溫和的笑容。

卓烈咬牙迸出了三個字：「妳……好……毒……」

姜艷娘格格一笑，挽着白高山的手臂，消失在花園之外。

白高山已成爲了姜艷娘的奴隸、走狗。城北方家的看法又會怎樣呢？

（三）

下午九點三十七分，城北方家內，燈光輝煌如同白晝。

方勝香坐在一張灰熊皮椅上，臉上的神態很不好看。他負責把白高山帶到城北方家，但他的任務却已失敗。

在那條短小狹窄的街道上，他吃了一場結結實實的敗仗。

他眼巴巴的看見白高山投靠姜艷娘，但却毫無辦法阻止。

他能全身而退，因爲姜艷娘沒有在這個時候掀開戰幔。

姜艷娘親自出馬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爲了要對付方勝香，而是要把白高山網羅在自己麾下。

白高山若能投靠自己，固然最佳，否則，他的性命是絕不能留下來的。

她成功了。

黃金美人的力量，又有誰能漠視。

方勝香也許可以付出五萬塊酬勞，但他却沒有辦法在這個城市裏找出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媲美姜艷娘。所以他失敗了。

方老二爲了這件事，大發雷霆。

方老二是方家三傑中，脾氣最暴躁的一個。他的身材健碩，臉孔的形狀就像隻拳師狗。「早在兩天之前，俺就已說過，白高山千里迢迢來到這裏，不是爲了報仇，就是爲了要找機會發大財。」

方老大臉色深沉，冷冷道：「十年前能够在江北把白虎城弄得天翻地覆的人，當然具有非凡本領，姜艷娘那婊子若能把他控制，對咱們是一個相當大的威脅。」

方老二一拍桌子，霍然站立起來，道：「俺去把他幹掉。」

方老大搖頭。

方勝香也道：「二哥你不能去冒這個險。」

方老二哼一聲：「連老三都可以去城南冒險，俺爲甚麼不能？」

方老大沉聲道：「老三這一次能够安然無恙，只因爲姜艷娘的勢力還未完全鞏固。」

方老二嘿嘿冷笑：「這婊子倒也厲害，連崔大鬍子也給他打垮。」

方老大道：「崔大鬍子對姜艷娘並無半點虧待，但最後還是要栽在這個女人的手裏。」

方勝香皺起了眉，道：「照我的看法，白高山跟隨着姜艷娘，恐怕還是另有目的。」

「另有目的？」方老二冷笑：「除了鈔票與女人之外，他還有甚麼目的？難道他還想成爲城南帮的帮主？」

城南帮就是崔大鬍子的帮會。

而方家三傑所組織的帮會，就是城北帮。

城南城北兩帮勢成水火，現在白高山介入這一個兇險的漩渦中，將來會變成怎樣的局面，實在是難以想像。

方老大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崔大鬍子雖然是咱們的敵人，但他這樣子倒下去，我實在並不感到高興。」

方勝香明白老大的意思。

雖然崔大鬍子垮台，但雌老虎却更難對付。

（四）

夜更深。

快將十二點了，在城北的一條小路上，突然出現了一個神秘的黑衣人。

這個黑衣人並不是白高山，世間上喜歡穿黑衣的絕不只有他一個。

這一個黑衣人的年紀比白高山年輕，約莫只有二十三四歲左右。

他的步履很輕盈，輕盈得就像女孩子在跳芭蕾舞。

但他不懂芭蕾舞。

他只懂得怎樣去殺人。

在他的一份秘密名册上，有三個人的名字。這三個人的名字，是方老大、方老二和方勝香。

他已接下了一宗買賣。

這一宗買賣當然是一個殺人的計劃。

這計劃就叫「大殺三方」！

「三方」者，當然就是指方家三傑。

方家三傑是城南帮的死敵，城南帮無論是由甚麼人掌握大權，都必然會視方家三傑爲心腹大患。

這個「大殺三方」的計劃，是否城南帮的陰謀呢？（請留意下期便知分曉）



二閻王傳奇故事

血痕（二）

柳殘陽・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二閻王」黎莫野在迎春樓把主事的「小滑溜」孫得寶狠狠的揍了一頓。孫得寶被揍得半死不活，迫得將迎春樓內所有的現金、珠寶全部給了黎莫野。黎莫野刦得這批財寶後，即離開他去。當他行經野外一座土地廟前，在凉茶攤子上渴完茶正想繼續上路時，孫得寶已帶領了「紅鬍子」柴三爺和「龍形掌」沙翔以及十多名高手追到了。由於「二閻王」這名號在江湖上頗爲响亮，「紅鬍子」因懾於他的霸道，所以遲遲未敢發動攻擊。「龍形掌」見此情形，便自告奮勇要先作「試金石」……

閻王鬥龜王

沙翔面無表情的道：「前幾日，閣下才堪堪避過嚴百忍及常易雲等人的追殺，我們認爲經此風險之後，至少你也得韜光養晦一段時日，豈知才只數天工夫，閣下竟又出面生事，而且啓釁的對象，仍是與我們有淵源的人，閣下一而再三，似乎存心是要和敝上及我們過不去了？」

搖搖頭，黎莫野道：「沙兄不要誤會，我和祁蘭亭以及沙兄你無怨無仇，怎會故意同你們這等難纏的角色作對？這眞是極大的誤會……」

沙翔道：「只怕閣下言不由衷吧？若是如此，閣下打刧到柴三哥的頭上，又是怎麼說呢？」

嘆了口氣，黎莫野道：「老實說，祁大當家乃是黑道的前輩，綠林的大亨，我也沒發瘋，既然同在黑道上混生活，何苦去招惹他或是與他有關連的人？沙兄，只是此中小小發生了一點意外……」

沙翔冷漠的道：「什麼『意外』？」

黎莫野乾笑一聲，道：「祁大當家威名久著，盛譽不衰，是江湖黑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而沙兄呢？雖說較之今居停稍差一肩，卻也頭頂半邊天，提起沙兄萬兒來帶着叮噹响，就憑二位這樣光頭浮面的鮮亮大爺，怎會有着像柴進及孫得寶這類開窰子的朋友？叫人朝那裏想也扯不上關係呀，所以麼，呃，意外就發生在這個節骨眼上了。」

金剛化柔指

虎吼着，柴進顎下那把棕赤鬍子根根倒豎，他凸起着一雙牛眼怪叫！「滿嘴放屁的混帳東西，我他娘做得有好幾宗生意，也不是端端只搞半掩門這一樣，你他娘的怎能一棒子全打進去？而我開窰子亦非我親自主事，乃是由我小舅子在那裏担當，可以說與我沒有什麼大牽扯，論到沾葷腥，揹名譽，都是他的事，這，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

「小滑溜」孫得寶一聽不像話，忙道：「主事自然是由我主事，但小主意是我拿，大原則還得聽姐夫的，我姐夫才是眞正的後台老板，本錢是姐夫出的，窰子裏

的收入也大多歸他，我只算受差遣，過過手。」

柴進氣得猛挫上下兩排牙齒，惡狠狠的叫：「小滑溜，你他娘是吃多漿糊啦？怎的淨放這等迷混屁？」

孫得寶噎窒了一下，惶恐的道：「我……呃，姐夫，我只是稍稍解釋解釋。」

「呸」了一聲，柴進怒吼：「好鼈羔子，你拆我的台，回去我再要你好看！」

吃吃一笑，黎莫野說道：「我說：第一，『迎春樓』到底和你有關係沒有？如果沒有，你先前氣勢洶洶的對我大興問罪之師，一口一個你做你的半掩門，你幹你窰子生意，這却是從何說起？既是和你沒什麼牽扯，你就大可不必代人出頭啦，光棍子擋財路，何妨落檻點？如果『迎春樓』是你開的，乾脆豁開來，你才師出有名呀！」

柴進一時間不由楞住了，窰子不錯是他所開，但此刻涉及沙翔的顏面，他不得不多少避諱點，可是，避諱得太過，就形成與他沒有多大關係，眼前來找黎莫野算帳，可不是眞成了「强出頭」啦？

還是沙翔沉着老到，他擺擺手，平靜的道：「不管我柴三哥是幹什麼營生，他總是將本求利，願者上鈎；只要他以誠義相待，忠信相交，我決不會因爲他的謀生方式而對他稍有輕慢之心，至少，這要比强刧橫奪來得高尚些！」

連連點頭，柴進道：「對，對，有道理，就算我柴某人是搞的這一行吧，我他娘不偷不搶，講的是有買有賣，强似做那無本生意的「老橫」多多！」

黎莫野笑着道：「沙兄倒是看得開，由此可見沙兄交遊之廣，三教九流，什麼樣的王八兔子賊都能得到沙兄你折節下交呢……」

沙翔道：「黎莫野，你不必諷刺，嘴舌上的功夫，並不是藝業之大成！」

柴進咆哮：「娘的，我們幹掉他！」

黎莫野安閒的道：「三爺，我問你借的這些錢，你是非要索還不可了？」

柴進大吼道：「你他娘硬搶硬刧，這算什麼『借』？而柴某人與你不親不友，又非富可敵國的巨豪之流，那裏借得起你三千兩銀子，何況這裏還有柴某人的顏面牽連，豈能任由你如此欺凌壓榨？」

黎莫野道：「那麼，我若不還，就勢必要一見眞章了？」

柴進憤怒塡膺，口沫飛濺的吼叫：「不止『一見眞章』而巳，連本帶利，你還得送上你這條狗命！」

露齒微笑，黎莫野又對沙翔道：「沙兄，柴三爺要我還錢，我是決計不還的了，因此恐怕得要大打出手；沙兄氣質不凡，風度高雅，是個難得人物，是以我頗生憐才之心，特地相勸沙兄幾句——你也不要做什麼『試金石』了，爲了你以後那段尚可消遙的歲月着想，早早逃命去吧。」

這一次，沙翔却是陡然臉上變色：「黎莫野，你是何物？竟敢侮辱於我？」

黎莫野感喟的道：「我乃一番好意，沙兄，你若執迷不悟，必要淌這灣混水，我敢保證，你做的不是『試金石』，必然爲替死鬼！」

沙翔冷硬的道：「這得要看看你的手段如何才行，嘴皮子上賣弄功夫，唬不了人！」

黎莫野一股子無可奈何的模樣，他攤了攤手，道：「我可是好話說盡，再三待之各位以禮了，這禮字以後，呃，就只有繼之以兵，各位，不是我姓黎的霸道，而是各位不給我路走，且先表過，眼下便豁起來看吧！」

重重一哼，柴進寒着臉道：「少來這一套仁義道德，打你上門找碴那一刻開始，你便早巳有了主意，藉着這一手，文也好，武也罷，總歸是抹黑我們的臉盤！」

黎莫野笑了笑，道：「灰孫子才有這樣的鬼念頭，我說三爺，我實在是走投無路，沒法子，找你們帮帮而已！」

柴進氣沖沖的道：「不用囌嚕，姓黎的，橫豎巳擺明了，是好是歹，你就一肩扛起來吧！」

黎莫野閒閒的道：「你們人多勢大，自以爲上風佔足，是以才有這麼個盛氣凌人法，其實不會有你們想像中那樣簡單，待到短兵相接，你們始將明白，這個場面對於各位而言，可是大大的不合宜了。」

大吼一聲，柴進咆哮着：「狂妄匹夫，且看我柴某人如何收拾你！」

一横手，沙翔靜靜的道：「三哥且慢，我巳經說過，由兄弟我先來領教這位『二閻王』的高招！」

點點頭，黎莫野道：「沙兄說得對，環顧週遭，打眼細觀，似乎也只有沙兄一人堪可與我姓黎的講手試招，其餘各位，無非一干牛鬼蛇神，九流花拳，十等綉腿，登不上甚麼的個枱盤，亦就不必貽笑大方了……」

棕紅鬍子簌簌而顫，柴進幾乎氣炸了心肺，道：「我啃你個小舅……你，你簡直狂得背經離譜，不知自家是個什麼東西！黎莫野，我他娘要不分劏了你，我就不姓柴！」

吃吃一笑，黎莫野道：「不姓柴姓什麼！我這姓黎的可不要你這等開窰子的不肖子孫！」

淡淡的一抹灰影，便在這時閃進，雙掌帶着强勁的力道，走着矯捲舒騰的勢子，變幻莫測，似是出手之下，即巳籠括了方圓之地。不錯，沙翔業巳開始了他的攻擊行動，好一手「龍形掌」。

暴進七步，黎莫野笑道：「厲害！」

沙翔猝自横移，反拋掌，狂飇暴起，人朝上升，滾動之下，又是七式六十九掌，只見勁力綿綿，交織飛旋，那等剛猛的罩落。

黎莫野動作閃快如電，急急旃走騰掠而於片片呼嘯旋舞的掌影中進出穿迴，刹那間巳完全躲開了對方這陣强悍的攻勢。

冷叱一聲，沙翔的身法立變，以極快，幅度極小的碎步移動着，掌飛對靠，迅捷無匹；而黎莫野也不再退避，以同樣的短手截打封拒，雙方旋轉似螺，在須臾間移位換式，瞬息裏拆招消打，只一照面，巳經互拚了十七個回合！

倒仰身，沙翔驀地進攻，雙目凝注着黎莫野，一邊緩緩卸下了他外罩的那襲灰色長衫。

黎莫野皮笑肉不笑的道：「怎麼着？脫了衣裳幹？」

柴進急忙湊到沙翔耳邊，悄聲道：「兄弟，這小子那幾手三脚貓，可還擋得住你一擊？」

搖搖頭，沙翔臉色沉重，語聲低緩：「姓黎的那身功夫不可輕視，業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非但精湛渾厚，而且詭異狠辣，我看，以我一人之力，恐怕擺不平他。」

喑喑吃了一驚，柴進不由緊張的道：「連你都制不住他，那麼兄弟，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沙翔輕輕的道：「看樣子，只有大伙併肩子上了！」

一咬牙，柴進道：「好，併肩子上，娘的個皮，人多勢就大，便是光用壓的也能把這王八蛋壓坍！」

沙翔沒有做聲，其實他還有很多話不好講，在方才那電光石火般的十七招拆打裏，他發覺黎莫野根本未盡全力，並沒有眞正的施展那種殺人奪命的剎着，好像只是在友誼性的試招切磋一樣，相當含蓄，相當客套，這便給了他另一種感覺，似乎面對着一座山，一座堅實雄渾的山，恁般高大深沉，內蘊無限，令他有着無從下手的恐懼！

這時，柴進橫眉豎眼，暴喝如雷：「哥兒們，圈上去，咱們別虛耗時辰，先拿下活人再說。」

「小滑溜」孫得寶也跟着叱喝助威：「聽見我姐夫的話啦？姓黎的剛才已在沙大爺的手下吃了暗虧，負了內傷，就差一指頭的點戳便倒，兄弟們，端着誰來佔這頭功啦！」

十餘個彪形大漢往上圍攏，兵刃閃亮，殺氣騰騰，但是，他們却並不莽撞到被孫得寶的話沖暈了頭，他們會有幾下子，其中尤其是有三個修爲不弱的行家，方才的情形他們曾經親眼目睹，人家是塊什麼料，個個心中有數，連沙翔恁般的身手猶未能稍佔上風，他們憑什麼，一指頭就點倒人家？

混身勁裝的沙翔，慢慢走向右側，他目光穩沉，雙掌交叉胸前：「各位加幾分小心，姓黎的相當滑溜，可別因貪功心切而着了他的道——」

驀地一聲虎吼，柴進一馬當先，兩柄「金瓜鎚」劈頭蓋頂便冲着黎莫野砸了下去！

「噗哧」笑了，黎莫野右手飛翻，金芒疾然一閃，那桿菱頭無纓的短槍暴射而出，快得似欲追回過往千百年的辰光，猝映之下，已逼得柴進怪吼着貼地翻出，好一式「懶驢打滾」！

斜刺裏，一柄大砍刀，一把月形斧交相劈落，眼看金色的芒彩尚凝聚於柴進的身前，而燦燦的兩點金光已在顫彈之下回撞上砍刀及斧刃，「叮噹」兩响融爲一聲，執刀及斧的兩位仁兄甫往後退，「嘩啦」的震响隨起，那種鋼鐵的擦動聲才入人耳，一對虎頭鈎，一把單刀，一柄手叉子已捲上了半天！

沙翔往下撲擊，掌勢洩落，捲如風飈，黎莫野脚步倏挫，金槍上揚，一股的虹彩中噴濺着點點星粒，硬是逼得沙翔往上拔起。

純鋼的三節棍「呼」聲抖起一個金環，四週的人們驚叫着紛紛逃竄，金光吞吐飛旋，六條大漢便連跌帶撞的滾成了一團，個個都是在大腿根部挨了一槍！

柴進壯起胆子，一對「金瓜鎚」奮力猛揮，黎莫野瞇着一雙眼，右腕顫頓，兩點金星激彈立射，磕震得雙鎚向左右分蕩，於是，三節棍斜起，兜腰一記，把柴進狠狠打了個大馬爬！

鬼叫着，三位仁兄又不要命的撲了上去，黎莫野身形偏走，讓那幾件刃器只在他身邊分許的距離擦過，金光疾閃，如此整齊劃一的點倒了那三個人的左大腿根部，鮮血標濺，槍進槍出，位置深淺好像早就量妥了一般。

沙翔飛身猛挺，掌沿豎立，狠砍狠斬，身形隨着掌勢旋迴，連串環結，勁力削銳至極，現在，沙翔才體驗出是眞要拚命了！

黎莫野倏忽左右，瞬息上下，反手九十九槍宛如九十九道流光洩閃，沙翔翻騰躲挪，而黎莫野的三節棍又斗然具中揮劈下來。

雙掌下按，沙翔斜掠上拔，去勢異常疾速，但黎莫野並沒有追擊的意思，金槍四映，腿根見彩，又三位朋友跌做一堆，包括了孫得寶。

氣定神閒的挺立不動，黎莫野金槍拄地，純鋼三節棍垂搭在肩，他露出一口白牙，笑哈哈的瞅着正在丈許之外狼狽飛落的沙翔。

踉蹌兩步，沙翔飛快轉身，仍是雙掌當胸，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

這一靜一動之間，可就分出高下强弱來了；黎莫野淡淡的道：「別緊張，沙老兄，且等你歇一口氣，咱們倆再湊合着親熱親熱。」

目光四掃，沙翔一張臉不由白中透灰，大大的變了顏色，他强撐着道：「黎莫野，今天不論輸贏，你這漏子可搗大了，往後你別夢想再有安穩日子過！」

黎莫野輕輕旋動着拄在地下的金槍，舐着嘴唇道：「說你沒出息，你還不承認，沙兄，以你在道上的身份地位，居然冒出這幾句熊話來，你也不怕丟你宗祖八代的人？」

沙翔惱怒的道：「我這幾句話何來丟人之處？」

笑了笑，黎莫野道：「誰都知道你是『七門山君』初蘭亭的大總管，是他手下四大金剛之一，換句話說，你也就是祁蘭亭的心腹，你方才表示，今天我不論輸贏，搗的漏子不小，這豈不是明擺明顯着要仗恃你老板的勢力來向我報復？」

窒了窒，沙翔道：「是又如何？」

黎莫野道：「所以我說你沒出息；男子漢大丈夫，天塌下來也要一肩扛，砍掉腦袋不過碗口大的疤，含糊他娘什麼？看你倒似個角色，那知却像個渾娃兒，吃了虧便待哭着叫大人出來找場，這算是那門子的英雄？脊樑骨這麼個軟法，不是丟人又是甚麼？」

沙翔咬着牙道：「姓黎的，你少拿言語來僵我，人人都有不同的背景與立場，今天我若栽了觔斗，自有找回過節的方法，就像你如吃了虧，也有你扳轉顏面的手段一樣，八仙過海，各憑神通，此乃理所

當然之事。」

忽然哈哈笑了起來，黎莫野說道：「你說得眞有趣，沙兄，只不過略嫌天眞了些！」

沙翔怒道：「什麼意思？」

黎莫野道：「不錯，人人都各自有報復的手段，但問題是，我會留個尾巴給自己找麻煩麼？沙老兄，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和他不來個一了百了，莫非尚會讓你頂着一張活嘴回去哭訴祁老怪！」

震了震，沙翔驚道：「你，你打算斬盡殺絕？」

黎莫野臉色一沉，道：「如何？你還以爲我是善人不成？多年以來，這『二閻王』的稱號豈是白叫人吆喝出來的？若不是憑了心狠手辣，老子便不叫『二閻王』，早就被人稱着『黎老實』了！」

心腔子一陣收縮，沙翔不禁冷汗涔涔，他硬着頭皮道：「黎莫野，不管你是如何歹毒，如何狠酷，要想找沙翔低頭認輸，是休想作夢，今天那怕是血濺三步，屍橫就地，但得一口氣在，我也要與你週旋到底！」

黎莫野道：「好一條硬漢，沙老兄，最好你硬到最後別洩氣，那才叫本事！」

沙翔憤怒的道：「黎莫野，你簡直目中無物，欺人太甚，我沙翔也是亮字號、擺門面的角色，你要是把我當做初出道的雛兒來耍弄，就算你瞎了那雙眼！」

黎莫野漫條斯理的道：「原來呢，我也敬你是一號人物，再三開脫，加意勸導於你，希望你莫淌這灘混水，豈知你敬酒不吃，偏吃罰酒，對我的一番善意不予理會，硬要充殼子、擺威風，如今你人王當不成，落得個灰頭土臉，却反指我不抬舉你，我說沙老兄，祁蘭亭的門下，怎就端出你這等犯賤的材料？」

「咯登」一咬牙，沙翔吼道：「滿嘴放屁的猖狂東西，我會要你把你吐出的那些輕侮之言，一個字一個字的收回去！」

黎莫野笑道：「這就像個先前所說過的了——得要看看尊駕的手段如何才行，光是賣弄嘴皮子功夫，恐怕唬不住了！」

躺在地下，剛剛才緩回一口氣的「紅鬍子」柴進，用力掙扎着半翻過身，嘶啞的叫道：「兄弟……兄弟……今天這個台可是坍足了……做哥哥的不中用，你可得多少耗點精神進去，無論如何，也要掙回幾分面子來……唉唷……」

沙翔的臉色不由一陣青，一陣紅，說不出是一股子怎樣難堪滋味，爭面子、抹光彩，不只是口頭上叱喝就能成事的，得要豁出力去拚搏才行，眼下只剩了他一個人尚掄得動腰胯腿，都業已印證過自家的功夫，較之對方要差上一頭，武學這玩藝乃是實紮實靠的東西，技差一着，便束手束脚，硬是打不過人家，又拿什麼去掙面子？

拖着一條傷腿的「小滑溜」孫得寶，一副咬牙熬痛，直比英雄的架勢，他喘着氣，扯歪着嘴巴，像是十分發力才擠得出聲音：「沙爺，我們全不行了，全吃姓黎的坑了……我們幾個小角色栽觔斗不關重要，但……我姐夫却是有頭有臉的人，更是沙爺你的把兄，今朝若是不叫姓黎的受足教訓，擱下點什麼，將來別說姐夫，沙爺你也不用混了哇……」

黎莫野忍不住，「嘖」「嘖」有聲，表情十分驚嘆：「眞是有聲有息，唱做俱佳，只是沙老兄，你可就大大的爲難了，這進退維谷的感受，我委實十分同情，你看那該如何是好？」

悶不吭聲，沙翔掌形暴現，一掌由上往下扣擊，一掌反拋向敵人右側，非常古怪而且不合掌式路數的招法，却在招出的剎那，湧上一股上下交合的無形旋流，發出那種刺耳的激蕩音响——『噗嚕……』

黎莫野拄地的金槍猛撐，人已一個倒翻躍起七尺，沙翔雙掌又突然自兩側往中圈合，圈合的同時，掌心外翻，一聲霹靂震動，罡力凝形，巨杵般搗撞而去！

連串的翻滾，就像是已經不受任何重力及阻力的拘束，黎莫野凌空飛旋，隨着沙翔那猛烈又神異的一擊朝外彈轉，他總是在這股强大力道的前端，彷彿是一團並不承力的棉質，只是跟着勁道的衝激而飄舞一樣！

在不及人們眨眼的一剎間，黎莫野凌空翻滾的身形猝向下撲，金槍沾地，大旋迴，三節棍有如黑龍舒捲，橫掃而至！

沙翔仍不出聲，打橫拔空，雙手方錯，黎莫野的金槍已閃電般封住了他出招的路子！

驀然吐氣，沙翔往下微沉，掌勢不及再出，三節棍已由橫掃猝往上揚，像是一條筆直昂首的烏蛇，一下小點在這位大總管的腰眼上，但聞「吭」的一聲悶哼，沙翔已倒翻着摔跌於地上！

黎莫野手腕輕挫，純鋼三節棍一聲「嘩啦」，收回掌中，併爲一束，他把三節棍與短柄金槍交叉掖向後腰，笑吟吟的道：「侍候各位這一場，可還眞費了不少的功夫，戲演完了，接着下來就該檢點檢點，收拾收拾，順便也結結帳目，好早些上道啦。」

瞪着一雙驚恐的牛眼，柴進惶慄的道：「姓黎的，你，你還待怎樣？」

黎莫野大聲道：「你們追了我來是打算要我的命，現在我的命你們既要不成，老子一報還一報，就來要你們的命……」

柴進恐懼的叫道：「黎莫野，你也算是黑道上的大豪，居然爲了這一丁點的怨隙，便要殺害我們這十多條性命！」

翻着眼珠子，黎莫野道：「人的嘴兩片皮不是？橫過去豎過去都是你們的眞理，爲了這一丁點的怨隙，你們可以謀害我的老命，莫不成我就要不得你們的命？娘的，我腦門上頂着個『孫』字？容得你這些狗娘養的恁般糟蹋法？」

柴進忙道：「姓黎的，我們打個交道如何？包你吃不了虧！」

眉開眼笑，黎莫野道：「說說看，是什麼樣的交道？我這個人就是受不得好處，一聽有不吃虧的事，就他娘先心軟了一半——。」

柴進趕緊陪着笑道：「黎老弟，呃，你不是搶了三千多兩的銀子麼？白花花的三千多兩銀子？」

黎莫野冒火道：「什麼叫『搶』？我是向你借了三千來兩銀子！」

連連點頭，柴進道：「好，好，就算你是借了我的三千多兩銀子，這三千來兩

銀子，我算是送予你，表示一點心意，不再向你討還了……」

黎莫野道：「這就是你所謂的『交道』了？」

柴進裂着嘴道：「正是，黎老弟，我這可沒有虧待你呢。」

忽然仰天大笑起來，黎莫野捧着肚皮，是一副簡直滑天下之大稽的樣子：「我說老柴，柴三爺，柴大老板，你這是在唱的那一齣戲？那三千兩銀子，經過一番辛苦，業已進了我的口袋，你尚打算我還？棒老二的底帳幾時有朝外吐的道理？我看你這順水人情做得也太不够高明了！」

柴進悻悻的道：「可是，這總是我的錢！」

「嘿」了一聲，黎莫野神色倏寒，他惡狠狠道：「你的錢？你看它會不會答應？上面又刻着你柴府的記號了？他奶奶的錢在誰的腰包裏才算是誰的，你可知道我爲了賺幾個錢　又是担了多少風險，耗了多大力氣？你居然還存着有挖出來的念頭！柴三爺，你是連邊也別想沾啦！」

柴進氣忿的道：「既叫你霸王硬上弓的刦了財，我便乾脆大方到底，算是奉送，你尤不領情？黑吃黑，道犯道，天下有這個理論麼？」

黎莫野厲聲道：「少他娘給老子來這一套，過去的不必再說，只是目前，咱們的帳便要淸結一下！」

柴進吸了口涼氣，不安的道：「我們業已栽了觔斗，躺下一地，人也丟了，盤（臉）也捨了，這尚不够？你，你還有什麼帳要結？」

嘿嘿冷笑，黎莫野道：「人命帳！」

猛的一哆嗦，柴進臉上變色：「人命帳？我幾曾欠過你人命帳來？」

重重一哼，黎莫野道：「凡事是相對的，有來有往才是道理，你們爲了這幾文小錢，頂着火毒日頭，巴巴追了來要取我性命，現在取不了我的命，你們的命反而捏在我的手裏，換句話說，我乃是大命所易，豈能這般便宜了各位？」

柴進吶吶道：「你到底什麼意思？」

黎莫野粗暴的道：「我已說過，有來就有往，娘的，你們要不了我的命，我就得要你們的命，何況殺人滅口之後更可省却將來不少廝煩！」

柴進急切的道：「黎老弟，我向你担保，這檔子事就此一筆勾消，只當從來不曾發生過，我們以後決不會再找你糾纏，我們甘心認了便是……」

黎莫野冷硬的道：「不行，天下那有這麼容易解決的事？如果今天栽觔斗的是我，你們豈會三言兩語，便放我走路？」

滿頭大汗，柴進結結巴巴的道：「黎老弟，呃，殺人不過頭點地啊，光彩你也沾了，横財也發了，你猶待趕盡殺絕，可留一步路給我們走，從那方面說，也未免說不過去……」

黎莫野挑着眉尖道：「只要我認爲說得過去便行，總之，今天我非要宰人不可，說什麼也不能便宜了你們！」

抱着傷的孫得寶，忽然福至心靈的叫嚷道：「姐夫，我有個法子，或許姓黎的願意打打商量——。」

柴進怒道：「你有個法子？你有個鳥的法子，紕漏就是從你身上出的，你還給我找出什麼騷主意來？」

一步一步用手撐着把自己拖到柴進身邊，孫得寶凑上嘴巴，在柴進耳邊咕噥了一陣，柴進先是瞪眼咬牙，隨着頻頻搖頭，最後終於沮喪的道：「罷，罷，便依了你，這都好似在割我身上的肉啊……。」

孫得寶也苦着臉道：「就算是割肉吧，姐夫，也强似丟了老命，姓黎的心黑，手辣，殺人當宰鷄，咱們和他玩狠的實在划不來，他可是說得出做得到，如今咱們豁上這一筆，遲早也撈得回來，姐夫，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

柴進心疼的道：「這就不啻是在燒在我這塊老『柴』啦！」

斜睨着這邊，黎莫野板着臉道：「你們在嘀咕些什麼？娘的，不管你們怎麼出點子，我是決計不能輕饒過你們的了！」

乾咳一聲，柴進擠出一絲比哭還要難看的笑容，期期艾艾的道：「我說，黎老弟，寃家宜解不宜結，就算你殺了我們，也只是落個雙手血腥而已，出了那口氣，你什麼實惠也得不着，這又何苦？況且我們既無深仇，又無大恨，些許誤會，老弟你也不該下這個毒手哪……」

黎莫野一派凜然之狀：「柴老三，莫非你還另有什麼計較？」

嚥了口唾液，柴進愁眉苦臉的道：「我想，呃，黎老弟，我們也知道你近來手頭不大寬裕，而這樁誤會麼，亦起因自幾個錢上，事情既出了，承你的情，我們亦不能白叫你耗了這麼些時間功夫，我的意思是，只要你高抬貴手，放我們一馬，呃，我們多少再補貼你一點，你算做了件好事，也另外搭上些綴頭……」

臉上表情的變化非常之快，宛如春風融雪，立時由嚴酷轉成了一團和氣，黎莫野嘿嘿笑道：「說了這許多，只有這幾句話還中我的聽，好吧，我也不繞彎子，來個彼此爽快，你打算補貼我多少呀？」

又嚥了口唾液，柴進顯得十分艱辛的道：「一千兩紋銀，老弟，整整再貼你一千兩……」

「嗤」了一聲，黎莫野不屑的道：「你是在逗我的樂子？一千兩破銀子好管個屁用？又不是打發要飯的，這等零碎數目虧你大老板也說得出口！」

柴進蹩着氣道：「黎老弟，我雖說有幾樁買賣做着，要賺上一千兩銀子，可也不容易，等閒人家，一年的開銷下來亦不過幾百兩便足了；『頭城埠』最熱鬧的地段，丈把地才不過四十七、八兩銀子，往偏郊些，置上十畝田還有得剩，我乃是點滴集存的辛苦錢，不似你那無本生意，大秤銀，小秤金的好撈……」

黎莫野大聲道：「老子做無本生意，貼上的是血和汗，襯着的是這條性命，日曝雨淋，風吹霜打全得挨着受着，担多大驚險，歷多少凶危？若似你說的這般輕鬆法，只怕人人也都幹上這一行了；柴老三，你也休再給我嘮叨些鷄零狗碎，吐那雜三雜四的苦水，總歸只一句話，一千兩銀，絕對行不通！」

柴進十分痛苦的道：「我們靠後還得活下去哪，黎老弟，你可知道我日常的花費有多大？又有多少苦哈哈依着我過日子？生活艱難啊，處處都須錢，那一方面也不能不應付，再說，這筆銀兩只是我主動給你的補貼，你也不好在數目上太過强持吧？」

冷冷一笑，黎莫野道：「主動給我的補貼？笑話！這乃是你們的買命錢，柴老三，你懂不懂？買命錢，一千兩銀子能買得到什麼命？」

柴進喘着氣說道：「那麼，你待要多少？」

伸手一點數，黎莫野道：「按人頭收錢，你自己便須付一千兩，你舅子八百兩，其餘的算便宜點，每人五百兩，總共是七千三百兩銀子，沙翔不算在內！」

差一點嘔出口血來，柴進呼天搶地的叫：「我的皇天，七千三百兩銀子？黎莫野，你刨開我的祖墳也凑不到這多麼啊，你這不是叫搶，不是叫逼，是在剝皮吸髓了哇……」

黎莫野大罵道：「做買賣就得兩廂情願，勉强不來，你不肯付這個價錢，老子也不稀罕硬要，得，十來顆人頭且先剁下來算了！」

「小滑溜」孫得寶惶然叫道：「慢慢慢，黎大爺，價錢可以商量，可以商量呀，何必這麼快決斷呢？我姐夫那裏，待我與他疏導疏導。」

柴進咆哮道：「小滑溜，你給我閉上那張尖嘴，我就算叫他宰了，也無法接受這等苛索！」

黎莫野暴叱一聲，純鋼三節棍「嘩啦」揚手而起，棍舞風嘯，他厲烈的道：「好，老子分文不要，端要人命！」

孫得寶驚叫着：「黎大爺，你……使不得……」

沉重的棍端稍差一分的砸在柴進鼻尖之前，强勁的力道激得沙土蓬飛，洒了柴進一頭一臉，也立時將這位「紅鬍子」嚇破了膽！

棍身昂揚，盤空旋揮，正待再往下落，柴進已殺豬也似的狂叫起來：「住手住手，我允了你，我允了你便是……」

又是「嘩啦」一响，三節棍已回併黎莫野手中，他面如寒霜，煞氣畢露的道：「柴老三，我姓黎的言出必行，你當我是在嚇唬你？多年强梁生涯，無非是刀頭舐血，爲財搏命，老子身揹千百寃魂，頭頂漫天愁慘，即使再加上十條八條人命，又有什麼大不了？」

臉上的顏色是一片灰白，兩頰的肌肉也在不住的抽搐，柴進打着冷顫，駭懼的道：「我給……我給……就是了……」

黎莫野冷喝的道：「是蠟燭的不是？不點就不亮，早說了這句話，省得多少廝煩！」

像是又想起了什麼，柴進畏畏縮縮的道：「不過，這其中還有點問題……」

黎莫野怒道：「你少給老子掉花槍，還有什麼問題？」

朝前爬行了幾步，柴進的形態頗爲尷尬，他壓低嗓門，訕訕的道：「是這樣的，黎老弟，我帶來的那十來個人裏，有三個不錯是我的護場師父，其餘的只是一干小角色，帮忙跑腿打雜的貨；那三個護場師父，身價是值上五百兩了，但剩下那些，却值不了這許多，所以，呃，你還得好歹折個價才對……」

聞言之下，黎莫野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他瞪着眼道：「難怪你生意做得這麼大，又聚下一筆不小的家財來，柴老三，敢情你是靠着這等的精打細算才成的氣候，眞正他娘的一把大錢鎖，刻薄透頂！」

柴進乾笑着道：「我可是說的實情，黎老弟，人要生活，總不能不算計點，如果你不願減價呢，也行，我小舅子及那三個護場師父我照你開的數目把人領走，剩下的幾位，你，呃，就隨意處置了吧。怨只怨他們學藝不精，霉運當頭……。」

黎莫野搖頭道：「柴老三，你眞是錢比人大，絕情絕義，絕子絕孫，人家替你出力流血，居然連五百兩銀子的贖命錢也捨不得；你說說看你還有點心肝沒有？」

柴進的表情頗爲令人同情：「不是我捨不得，而是我付不起，再說，老弟你也太狠了點，價碼開得奇高，有心無力之下，他們能怨得了誰來了？」

黎莫野冷冷的道：「你是說他們便怨得上我了？我又含糊個鳥？」

雙手亂搖，柴進忙說道：「老弟你別誤會，眼下我這不是仍在爲他們盡力？只要你慈悲些許，我說什麼也得替他們扛一扛——」

黎莫野平淡的道：「說吧，你待還價若干？」

柴進嘆了口氣，又咬咬牙：「我便豁上了，一人替他們承担一百兩銀子的贖命錢！」

黎莫野怒道：「我成全你到底吧，這些小角色的贖命錢我是一兩也不要了，通通免費奉送性命一條，叫他們挾着尾巴滾蛋。」

大喜過望，柴進道：「黎老弟，此話當眞！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可不能做戲耍啊……」

黎莫野道：「我他娘吃撐了？沒事拿着你戲耍？他們幾個小角色該攤的份子，我說不要，就一定不會要的了！」

連連抱拳，柴進滿口恭維：「謝謝，謝謝，黎老弟，這廂我先代他們向你作揖啦，我就說呢，你靠黎老弟名震武林，技蓋江湖，見識廣，經驗多，又怎會同這些小兔崽子計較，果然不錯，豪俠風範，硬是寬宏大度，令人心折！」

閒閒的，黎莫野道：「就這麼說定了吧！」

柴進立道：「當然，當然，當然就這麼說定。」

笑了笑，黎莫野道：「只不過，你還忘了一個人。」

不覺一呆，柴進迷惘的道：

「忘了一個人，我忘了誰？」

黎莫野手朝着沙翔一指，笑瞇瞇的道：「你的把兄弟，『七門山君』祁蘭亭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沙翔沙老兄。」

臉上的表情立刻痛苦了起來，柴進澀澀的道：「我，我怎會忘記他？但是，呃，黎老弟，你方才不是說過，不記我沙兄弟的帳麼？」

黎莫野翻動着眼珠子道：「不要在那裏斷章取義，胡扯瞎說，我只是尚未將他的身價加列上去，幾曾講過不算他的帳來着？當然，如果你不願替你的沙兄弟有所

承担，我也決不勉強，留下他的命來，你們儘管自顧自的開路便是！」

柴進那裏能有一絲半點「不願承担」的表示，不僅乃手足之情，江湖道義而已，既便以利害關係來說，他也只有楞撐下去，打落門牙和血吞了：「黎老弟，我這兄弟同我是福禍相連，生死與共，當前三炷香，頭頂一爿天，好歹全綴在一起，我，我又有什麼不能替他承担的？」

嘿嘿一笑，黎莫野道：「够義氣，够意思，本來麼，我是不打算讓姓沙的留着活口回去的……」

柴進馬上激昂的叫了起來：「不，你萬萬不能這麼做，我那怕豁上這一身，也不能叫我兄弟再受折磨，更況且他還是爲了我——。」

黎莫野頷首道：「很好，好極了，只冲着你這位仁義大哥，我便下不了這毒手——柴老三，你可要先弄明白，我若是留下姓沙的一命，對我而言，乃是大大的不利，他一旦生回，必然哭訴祁老怪，廣邀幫手來對付於我，如此兇暴，我可就難受了，甚至能否逃過姓沙的追殺圍截都成問題，換句話說，我這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在做好事，犧牲之重，風險之大，委實够瞧的……」

一句接一句，都是價碼高漲的暗示，而「仁義大哥」的帽子扯下來，柴進又如何推拒得開？他有如啞吧吃黃蓮，不但有苦說不出，更且苦透了心肝五臟，面孔的顏色也不禁變得十分古怪可笑了。

搖搖頭，黎莫野又憂鬱的說道：「東奔西走，躲躲藏藏的日子可是不好過的，一天到晚担驚受怕，提心吊胆，無論灰蒼的荒原，淒寒的莽野，無論是深山大澤，叠嶺峻峯，都是你不可稍做選擇的亡命之處，日曝雨淋亦罷，風吹霜打也好，捱着虫叮蛇咬，受着身心裏外的煎熬，難得尋個堪可掩隱之地，那樣子的生活，唉，苦啊……」

柴進吶吶的道：「你說吧……要多少錢？」

黎莫野像是不願多增加柴進的負累，他低緩的道：「你們哥倆是這麼情深義重法，叫我再說什麼好？又叫我如何忍心漫天開價，罷了，我就拚着自家苦些慘些，吃虧受罪，只收沙翔一萬兩銀子算完。」

柴進似是被人猛打了一棍，甚至連腰上遭的傷痛也忘了，他全身跳起，直着嗓門怪叫：

「一萬兩，你你你居然向我勒索一萬兩？我的天爺，你這是在吃人啊，你吃人連他娘骨頭都不吐——。」

黎莫野嘆了口氣道：「若你不願，我也不強求，我業已說過，這檔子的交易，我本來就絲毫便宜佔不了，區區萬餘兩銀子，却買來無窮的憂慮與凶危，我這又是何苦？不如手起刀落，一了百了，做掉姓沙的，往後至少能巴望個平靜日子過。」

瞪大一雙牛眼，柴進氣得口不擇言地吼叫：「黎莫野，你個黑心腸的東西，你如胆敢加害我沙兄弟，莫非就不怕我前往『七門山君』處控訴你的罪行，揭發你的惡毒。」

黎莫野又太息着道：「或許你會，就算我也容你有此機會，但你們將極難再找到我，而祁蘭亭性烈如火，急躁暴戾，他不耐等待，更不其有太多的理性，當他找不着我出氣的時候，他那一腔怨恨便會發洩到你們身上，是你們間接害死了沙翔，是你們通通活着回去却單單賣了沙翔的性命，我可能再傳揚點風聲出去，譬喻說你重利忘義，不肯替沙翔承担贖命之財，說你隔岸觀火，袖手不管沙翔替你拚搏至死，到了那時，柴老三，我們不妨看，是誰先倒霉？」

口沫橫飛，柴進伸着頸子狂吼：「含血噴人，一派胡言，你簡直是顚倒是非，瞎攪混纏——」

黎莫野一笑道：「只怕到了那一刻，祁蘭亭却不會做如是之想，柴老三，祁老怪在道上的威望與份量你是知道的，他的腦筋一下子轉不過彎來，你在『頭城埠』還有活路麼！別說你所有的生意，財產全得疏散，你的這條老命也準定保不住，光景慘至那田地，就遠不如現下一萬兩銀子的便宜上算啦！」

喘着氣，柴進手按胸口，呻吟道：「黎莫野……你是個最下三濫的土匪，最可惡的潑皮……」

黎莫野接口道：「也是個最能體諒他人的朋友——那怕是敵人，姓黎的也能爲對方設想週全。」

控制不住一陣一陣的哆嗦，柴進臉色泛青：「你在害我傾家蕩產……黎莫野，你就是一個無底洞，一頭貪饞的惡獸，你眞正吃人不吐皮骨啊……」

黎莫野安詳的道：「輕重利害我業已向你分析得十分清楚，柴老三，你若不細爲斟酌，多加思量，到了那一天，那一刻，你就會後悔莫及了！」

柴進努力抑制自己過於激蕩的情緒，挫着牙道：「你委實可當得一個不帶半點人味之黎莫野，你總也留條路讓我活下去，不能把事情做得這麼絕，你想，我又那裏去湊偌大一筆數目的銀子給你？」

拔在右肩的三節棍，搖動着頭側，黎莫野不緊不慢的說道：「這是你的事，柴老三。」

悶吼一聲，柴進又衝動起來：「姓黎的，你一步緊似一步的勒索我，一着狠似一着的脅迫我，是你開的價，你强持的條件，你所玩的花樣，是你整得我措手無策，走頭無路，到了這步田地，居然還說只是我的事！娘的個皮，你要眞是體諒我，抬抬手，鬆鬆嘴，便也就皆大歡喜，天下太平了。」

黎莫野似笑非笑的道：「做我們這行營生的，最忌諱討價還價，又不是到地攤上買破爛，那有這麼多的囉嗦？只要我們看中，一待明豁開來，便得通通齊全，滴滴不漏，柴老三，我對你都客氣三分，不但減壓價碼，又少收本利，這還不够漂亮麼？你要再是哭窮喊冤，推三阻四，便不必再談下去，把姓沙的放下來，大家落個乾脆痲利！」

此刻，沙翔是再也鼈不住了，他掙扎着，嗓音沙啞的喊：「三哥……你也不用管我了，觔斗的兄弟自己栽的，這條命便認了亦罷……三哥……你們走，你們儘管走……姓黎的超渡了我，我們當家的也斷不會讓他消遙……」

一段話聽在柴進心中，却如剌錐心，大大的不是滋味，他急忙道：「兄弟，兄弟，你千萬莫想岔了，爲了你，休說萬把兩銀子，就算叫我傾家蕩產，我若皺一皺眉頭，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你可要攪明白，這黎莫野又貪又狠，給他鼻子蹬上臉，要不將他那價碼往下殺，我們楞吃他當做肉頭，可就寃大啦……」

沙翔陰着一張臉，生澀的道：「我看算了吧，三哥，我怎能如此連累你？你的苦楚我不是不知道……況且，像這樣活出命去，也沒有什麼光彩　倒不如二十年後再換成一條好漢……」

柴進怪叫道：「這是什麼話？兄弟，你要是有了什麼長短　叫我怎生見人？又如何往下活去？咱們連心連命　說什麼也拴在一處　斷不能讓你受分毫委曲！」

連連點頭　黎莫野道：「好一位仁義大哥　柴老三，可別只把這仁義二字掛在嘴皮子上，口惠而實不至，你要不使你的兄弟受委屈，簡單得很，他馬上就同你們各位一樣恢復自由之身，海闊天空，任你飛，而且，尚可重整旗鼓，廣邀人手，找我報這一箭之仇……」

猛一橫心，柴進大吼：「我便豁上了——姓黎的，那怕回去賣老婆　捨兒子，這一萬兩我也給你，好叫你拿去替你自己修墳！」

哈哈大笑　黎莫野不以爲忤的說道：「難得三爺你還爲我黎某人的身後設想，只恐我這條命賤，活在陽世的辰光挨窮受苦慣了，一朝伸腿，承不起那麼一座好墳哪。」

扭過頭去，柴進怒叫道：「來人呀，快把沙爺給我攙扶穩當，我們走！」

併在手下的三節棍往横裏一伸，黎莫野微揚着臉，說道：「慢慢慢，柴老三，事情還沒有交待清楚，那能就這麼鬆散的上路？」

柴進雙目凸瞪，口沫飛濺：「黎莫野，圈套加在我頸子上，我好歹全認了，人叫你逼到這個地步，你猶想如何？」

黎莫野道：「稍安毋躁，三爺，稍安毋躁，你且先靜一靜，容我把話說明。」

柴進粗濁的吸着氣道：「姓黎的，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把我們糟蹋得還不算够！你又想要什麼花樣了，出什麼邪點子？我告訴你，如果你尚不知足，妄圖再加綴點什麼，我是寧可將這條老命擱在這裏，也萬萬不會答應。」

黎莫野道：「你太敏感，也太緊張了，三爺，我黎某人自來一言九鼎，說話算數，價碼既已敲定，我又怎會失信反悔？這個，你放一千一萬個心……」

柴進心中畧寬，却仍十分警惕的道：「既是如此，爲何又攔阻我們上道？」

攤開右手，黎莫野道：「銀呢？三爺，你光是口頭答允付我這筆銀子，銀子却在那裏？我總不能拿着你幾句說話便去當現錢使用呀！」

柴進氣喘喘的道：「你莫非怕我賴帳？姓黎的，我惹不起你，我寒了你，便是當褲子賣家産，我也會湊出這筆錢給你，一分一毫也少不了！」

搖搖頭，黎莫野道：「我談交易，講究的是實數對現，穩紮可靠，空口白話，恕不領受，尤其是眼下的這樁交易，稍有不測，便會夜長夢多，難以把持，這種風險我不冒，三爺，我們就在此地做個清結吧。」

柴進怒道：「娘的，我這趟來，原是希望收拾你，動刀動槍的陣仗，我莫不成還會隨身帶着個金櫃？現在你就要，我又如何拿得出這大筆錢？」

黎莫野的樣子十分通達，他點着頭道：「這話倒也不無道理，那麼，三爺你的意思是怎麼個交割法呢？」

柴進道：「你得給我三天的時間，三天之後，你到我家裏來取便是了。」

吃吃一笑，黎莫野道：「這個法子，不大妥。」

柴進大聲道：「有什麼不妥？你怕我坑你還是騙你？」

黎莫野心平氣和的道：「我不怕你坑我，因爲憑你這點道行，還不足以坑我，我也不怕你騙我，就算你騙了我又藏匿起來，你那幾間生意我燒上兩把火便可燒回這個價錢了，問題是我沒有時間等上三天，而且，我也不願到時候節外生枝，再添痲煩，三爺，你也心裏有數，並非毫無此種可能！」

柴進冒火道：「眞他娘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黎莫野笑吟吟的道：「三爺，我是小人不錯，但你也決稱不上君子，對你，我還是謹慎些好，咱們彼此會防着點，你信不過我，我亦不敢太信任你，是而想出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爲確有必要。」

柴進咬牙道：「你說吧，看你是什麼意思！」

黎莫野早已胸有成竹，他悠悠然的道：「我看不如這樣——三爺你領你的人立時趕回『頭城埠』，當然，不是全部回去，這裏得留下沙翔沙老兄與『小滑溜』孫得寶老弟，在兩個時辰以內，你將所允諾的錢，如數給我送到，一萬三千三百兩銀子，我全要銀票，而且是認票不認人，見票包兌的那一種，銀票到了手，人你再帶走，雙方交割清楚，就此一拍兩散！」

柴進立時忍不住咆哮起來：「答應了你的敲詐勒索，你居然還要扣我的人？黎莫野，天下的『老横』都是你這等的霸道法麼？莫非江湖上就沒有公理，綠林中便沒有了曲直？眞正是欺人太甚，得寸進尺啊！」

黎莫野道：「柴老三，你就歇口氣吧，江湖公理，綠林曲直，不是冲着你這等貨色來斷論的，你他娘開窰子設賭檔，販烟土賣人肉，要談規矩，你第一個就該遭譴受罰，却還以爲那是你的護身符？」

柴進吼叫着道：「我開窰子設賭檔，販烟土賣人肉，莫非你就是十全大聖人？娘的個皮，我幹這等營生，也還投得有血本下去，說起來是將本求利，光景也是個生意，你呢？你不過兩肩扛一口，赤手空拳，端的是橫搶硬奪，强取强要，不折不扣的土匪，可說是江洋大盜加上黑心黑肝，我們兩者若待一比，姓黎的，我至少要較你高尚三分！」

聳聳肩，黎莫野笑道：「罷，罷，我也懶得再同你爭口舌，我說三爺，我就是

這麼個意思，你老酌量着辦吧，行與不行，全在於你了。」

柴進氣冲冲的道：「就算我依了你的法子，這一萬多兩銀子却不是少數，你又限我兩個時辰的時間，還得加上一去一回的趕路辰光，又如何來得及？」

黎莫野沉穩的說道：「此去『頭城埠』，快馬加鞭，不過個把時辰足可來回，你到了家門或是某個你兜得轉的錢莊銀號，招呼一打，票子入手，時間充裕得很，儘有空暇容你歇腿喘氣，再喝上一壺熱茶哩！」

柴進惡狠狠的道：「聽你說得這般輕鬆愜意法，就好似我有金山銀山堆在那裏一樣，這大筆的銀子，這般容易湊足？」

笑笑，黎莫野道：「三爺是『頭城埠』的阿哥，頭號的坐地龍頭，什麼場合玩不動，什麼人不巴結？跺跺脚全城亂顫，休說萬兩銀子，便是幾十萬兩，也難不住三爺你哪。」

眞正是啼笑皆非，柴進惱恨的道：「奶奶個熊，也不知交了什等背運，竟碰上這麼個煞星——黎莫野，好，我便答應你在兩個時限之內把錢帶到，但是，我的兄弟和我舅子都不能受絲毫委曲，否則，你別說半枚制錢要不到，就等着我同你拚命吧！」

黎莫野忙道：「你放心，三爺，我又不是隻楞鳥，怎會做出這等傻事？在這兩個時辰當中，沙老兄及孫老弟二位，我侍之必如上賓，侍奉週到，巴結小心，一絲半點也不敢待慢。」

重重一哼，柴進恨恨地道：「你記得就好！」

黎莫野笑道：「不過，三爺你可也別忘記，這只是兩個時辰之內的事，時間一過，他們二位的樂子就來了，此外，你更須記住莫在其中耍什麼花樣，玩什麼手段，總之，這二位兄弟，你要死的或要活的，全看你了！」

忿然轉身離開，柴進一步一瘸的吼道：「我們走！」

歪在地下的「小滑溜」孫得寶，這時忍不住拉開嗓子乾嚎起來：「姐夫，姐夫啊，你可得快點轉回哪，沙爺和我的兩條命，全揑在姐夫你的手心裏，姓黎的心狠手辣，他可是說得出做得到，姐夫啊，你千萬顧惜着我這小舅子，不看別的，多少也得看在我的姐姐陪你睏了這些年的份上啊……」

剛剛吃力坐上馬背的柴進，一聽得孫得寶這陣子嚎叫，幾乎又氣得一個觔斗栽下馬來，他猛的凸出那對眼珠子，暴喝如雷：「丟人現眼的東西，還不給我閉上那張臭嘴！」

於是，十餘騎揚起轡頭，疾速馳離；望着滾蕩的沙霧，黎莫野提高聲音叫：「三爺好走，記着共是一萬三千三百兩銀票，可別有了差短呀……」

黎莫野給柴進限制的時間相當緊迫，其中乃有着他的幾個打算，第一，他不想叫對方能移出空閒去託請幫手或設新圈套；第二，越快拿到這筆錢，他越有更多的機會脫離此地，遠颺他方，何况他也等着運用這筆錢以濟燃眉之急，第三，任何以他這類博財的方式，往往容易節外生枝，凶險難測，速結速了，乃是他們這一行不變的原則；至於柴進能否在這短短的兩個時辰裏湊齊一萬多兩銀子的巨數，他却並不担心，他知道，憑柴進的產業底子及在「頭城埠」的潛勢，這是不會成爲問題的。

那在廟前樹底下擺着涼茶攤子的老頭，早已不知躲到那裏去了，黎莫野先把沙翔及孫得寶兩位「貴賓」請到攤子前的長條板櫈上坐好了，這兩位雖說身子不便，好歹仍能移動，只是坐在那裏都繃着一張臉，半句話不吭。

自己往涼茶攤子後頭一站，提起竹籠裹着的巨號瓷壺，先在兩隻大粗碗裏斟滿了兩碗黃澄澄的涼茶，茶沫兒翻沉着，他雙手捧碗，分擺在沙翔及孫得寶二人跟前，一邊堆着那等「和氣生財」式的笑容：「來來來，二位，天乾日燥，灰沙又大，二位辛苦了這陣子，得先來上碗涼茶潤潤喉嚨，消消心火，最是清肝益肺……」

沙翔面孔一別，毫不理睬，「小滑溜」孫得寶雖是也無明確反應，却不由自主的乾嚥了一口涎沫。

舉起瓷壺，就着壺嘴，黎莫野自家先「咕嚕」的灌下一陣涼茶，然後，他十分滿足又十分舒適的長長吁了口氣，抹着唇邊的水漬，故做驚異的道：「咦，你們兩位客氣什麼哪？這場辛苦下來，莫非還不覺得燥渴，來，喝兩口，喝兩口，一碗涼茶，不成敬意，茶錢也不須二位掛懷，我自會打發……」

沙翔仍然沒有答腔，孫得寶却已忍不住氣喘喘的道：「姓黎的，你少來這套貓哭老鼠假慈悲的把戲吧，我們雖是人在屋簷下，却也楞是不低頭，莫說是一碗粗茶，即使你有靈芝仙露，我們也決計不沾點滴！」

黎莫野道：「其實，這何苦？喝下這碗涼茶，也不會因此就辱沒了二位的尊嚴，沾汚了二位的骨節，二位的氣魄不凡，我業已領教過了，稍稍接受我這點心意，亦只是個表達惺惺相惜的方式，古人不是說過麼？英雄不打不相識，我們經此一打，乃是打成了知己，打成了朋友，二位豈能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叫我連個高攀的機會也沒有？」

哼了哼，孫得寶說道：「黎莫野，你是滿肚子的壞水，一腦袋歪點子，誰　道你這般表示親近，是不是又有什麼陰謀在內？」

黎莫野笑笑，說道：「勝負已分，成敗已定，我就是十掐八攢，又何須再玩花樣呢？」

孫得寶恨恨的道：「姓黎的，你如此整治我們，挫倒我們，有朝一日，便叫你後悔莫及。」

黎莫野道：「那是後話了，我說得寶老弟，別光顧着埋怨我，倒是你自家不覺得口乾舌燥？喝口涼茶潤潤喉吧，上好的茶水，還是用井水冰鎭過的哩……」

又嚥了口涎液，孫得寶斜瞅着沙翔，小心的道：「沙爺，呃，喝口涼茶吧，不喝也是白不喝，事情到了這個光景，硬撐着是自己難受，不喝他的茶，贖身銀子也半文少不了……」

沙翔僵木的說道：「我不覺得嘴乾，你自便吧。」

猶豫了一下，孫得寶終於受不了那碗澄黃透涼的茶水誘惑，舉起碗來，長鯨吸水似的一口氣喝了個乾淨。望着孫得寶頸間的喉結在不停上下移動着，聽着那茶汁入喉的「咕、咕」音响，黎莫野笑容可掬，一待孫得寶放下碗來，他又殷勤的再度斟滿。「過癮吧？老弟，再來上一碗。」

孫得寶一碗涼茶下肚，精神振作不少，他舔舔舌頭，舐舐嘴唇，大模大樣的道：「擺在那裏，想喝，我自己會喝，姓黎的，你也不用在那裏慷他人之慨，涼茶攤子另有主兒，我孫爺不領這個情！」

黎莫野道：「這話不錯，但茶錢總歸由我付，茶攤子主人逃之夭夭了，我代他侍候二位，也算向二位輸誠修好，替柴三爺，也就是令姐夫負些照拂的責任……」

孫得寶挑着那雙細眉道：「說得好聽，其實你那裏甘心侍候我們；你侍候的只是那一萬三千多兩銀子？」

嘿嘿一笑，黎莫野道：「老弟，何必講得這般露骨；這倒叫我不好意思……」

頓了頓，他又低聲道：「依你看，老弟，你姐夫今天會不會將那萬把兩銀子如期依時送到？」

心腔上一跳，孫得寶趕緊道：「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休說我姐夫素來守信遵諾，爲人首重道義，便是沙爺與我的安危所繫，他更不會稍有輕忽，我敢打包票，我姐夫一定會在時限之前，將你勒索的銀兩送來！」

黎莫野笑得有些捉狹的道：「萬一你姐夫捨不得那筆錢，把你二位拋棄不管了，那該如何是好？」

孫得寶點點頭，馬上脹紅了臉：「豈有此理，你把我姐夫看成了什麼人？別說這點錢，就算再多，我姐夫也決不會諉搪何况這還是他兄弟同舅子贖命的錢呢。」

黎莫野舒閒閒的道：「但願是如此，不過呢，你說你姐夫向來不把錢財看在眼裏，似是有點高誇了他，據我的觀察，柴老三好像並沒有這麼個慷慨超脫法……」

孫得寶憤然道：「你這一萬多兩銀子，乃是向我姐夫強索硬逼所得，他自然拿得不甘不願，用這件事來比喻他平常的爲人，怎可稱是允當？」

黎莫野笑道：「照你之言，柴老三平日便樂善好施，大方豪邁，視錢財如糞土，廣結天下人緣了？若是如此，得寶老弟，你不覺得臉紅，我倒頗覺作嘔呀……」

張口結舌了好一會，孫得寶勃然色變：「姓黎的，你休要藉詞侮辱我的姐夫，人他娘背上一回運，不見得次次朝霉處走，你這遭佔了上風，也無須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說不準那一時、那一刻，輪過來跪求告饒的就是你！」

黎莫野漫條斯理的道：「這樣的可能也並非毫無，得寶老弟，如若眞個到了那一天，也還要請你手下留情，如我之善待你這般反報我才好。」

嘿嘿笑了，孫得寶道：「常言道十年風水輪流轉，誰也保不準能騎到誰的頭上，多往後看，總是錯不了的，你還有這麼點見識，走過江湖不是白跑了；其實我這個人，最是心腸軟好說話，倒是沙爺同我姐夫面前，你得多奉承點，否則要是眞有那一天，只怕你不死也免不了脫層皮！」

越說越像眞的了，黎莫野一本正經的道：「不管他們二位怎麼恨我，有你老兄在，多少也能替我肩扛幾分，我看亦只有你老弟知道好歹，今天我對你的寬容大度，你定然是不會忘記的吧？」

孫得寶覺得不大受用，動着一雙眼珠子道：「你別說得那麼好聽，你先在『迎春樓』打得我四平八穩，又在這裏紮了我一槍，如今混身上下還似鬆了骨抽了筋般的痛法，就差一點沒吃你揑斷頸子，却從那裏談得上寬容大度？」

黎莫野道：「這是個人對於寬容的看法的標準問題，你認爲我待你尚不够好，只是因爲皮肉受了點苦，其實，我以爲沒有活宰了你，業已是無上的德惠了。你要知道，我手底下可不是經常饒人的呢。」

哼！哼，孫得寶十分不悅的道：「我們往日無寃，今日無仇，由你首先挑釁啓端，勒索我們的錢財，又把我們作賤得一蹋糊塗，却還認爲這是對我們的『德惠』？姓黎的，你去打聽着，天下可有這等的『德惠』？」

笑了，黎莫野道：「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們淨是搞的下三濫玩意，依着走邪魔歪道發財，而我容身綠林，幹的是無本營生，不找你們攢幾文又去找誰？各位却是硬是把一個銅板看得比天還大，死揑着荷包不施捨，攪出紕漏來，如何怪得了我？你們要活下去，我也不會活膩味哪……」

孫得寶怒道：「說來說去，終是你有理，我們遭受這般迫害，反倒像是活該倒霉，罪有應得了！」

黎莫野輕揉着鼻樑兩側，和顏悅色的道：「人在江湖，便得依順着江湖慣有的傳統與規式討生活，你們有你們攢賺的對象，我也有我的生財之道，這好比一個輪滾，周圓相接，息息相連，因此大家才能混得下去，如果其中有某一段違背了這個道理，就會發生如今天這般的不快了，得寶老弟，你想得通麼？」

孫得寶板着臉道：「我想得通倒就好了，似你所說的這種歪理，不但我，只怕天下誰也無法接受，任他娘連搶加奪，軟硬兼施，都居然還有成套的詞，以非做是，混淆黑白，簡直莫名其妙！」

搖搖頭，黎莫野道：「你眞是石頭腦袋，冥頑不化，看來我們之間的意見是難得溝通。」

孫得寶瞪着眼道：「孫子王八蛋才和你同一個想法，我若也是打的你這等念頭，不幹半掩門，也早把娘當了棒老二！」

兩個時辰若是乾熬着，可也够長的，但像黎莫野這樣無話找話的與孫得寶閒聒噪，時光打發起來就挺容易了，他還不覺得到了約定的時間，來路上塵頭大起，一行三騎，業已急如星火，狂風似的朝這邊奔了過來。那頭一騎上的仁兄，呃，可不正是「紅鬍子」柴進柴三爺？

手搭涼棚，黎莫野先向偏西的日頭端詳了一下，方才笑嘻嘻的站起身來迎將上去，在一陣打旋的沙烟裏，柴進勒住馬頭，他且不與黎莫野搭腔，目光急急望着沙翔，又轉瞧到他的小舅子身上，嗓音沙啞的叫道：「兄弟，得寶，你們安好麼？」

沙翔神色陰鬱，半側着臉，有氣無力的道：「三哥，辛苦你了。」孫得寶也緊跟着提高了聲音回答：「姓黎的不敢把我們怎麼樣，姐夫，連我們一根汗毛他也不會動過！」

抹了一把腦門上的汗水，柴進喘着氣，粗重的道：「老子也諒他不敢動你們一指頭，否則，別說半枚制錢沒有，等着同他拚命的倒是一大羣！」

拱拱手，黎莫野毫不動氣，斯斯文文的道：「三爺，罵也罵了，唬也唬了，你的兄弟和舅子更好端端的擺在這裏，我可是全都做到啦，三爺你該辦的，大概也辦妥貼了吧？」

柴進大聲道：「兩個時辰一來一回，又加上四處湊錢的時間，我是半點沒躭擱，這一路趕得人仰馬翻，連喘喘氣的機會都沒有，你就不能讓我歇上片刻？」

黎莫野笑道：「你別誤會，三爺，我的意思是早點交割了早完事，也省得你看着我惹厭。」

咬着牙呻吟了一聲，柴進恨恨的道：「眞是叫你作賤得不輕，只這一陣趕，我全身好像散了骨一樣，就差點鞍子也坐不穩了！」

黎莫野忙道：「罪過罪過，三爺，可要下馬來歇息歇息，順便喝上碗涼茶潤潤心肺？我請客。」

柴進火辣的道：「去你娘那條腿，老子一萬三千多兩銀子換你一碗涼茶喝？你休想我領你這個情！」

瞇着眼，黎莫野說道：「說到銀子，三爺，該拿出來讓我花花眼，瞻仰瞻仰了吧？」

伸手入懷，柴進摸出一疊銀票來，十分肉疼的摔向黎莫野，邊憤怒的叫：「去，拿去買定好棺材！」

那一疊銀票有七八張之多，這一拋摔，立時便花蝴蝶般散了開來，迎風翩舞，

黎莫野却不慌不忙，大手突揮反帶，眼看就要飄散四週的銀票，便如被一隻無形無影的手檢票束齊了一般，在空中暮地顛跳束攏，那麼平穩舒緩的送到黎莫野手上。

指頭沾上口涎，黎莫野一張一張的點數着，還將每張銀票上的數目往上加疊，片刻後，他點點頭，把票子收好，笑吟吟的道：「不錯，果然分文不少，三爺，多謝賞賜了。」

目眩心驚於方才黎莫野凌虛收銀票的那一手，柴進越發覺得對方功力之深不可測，也就越發覺得自家付出去的這筆銀子難有歸趙之日了，他沉沉的嘆了口氣，喃喃的道：「算我倒霉……」

黎莫野又抬頭打量着天色，笑着道：「時辰不早，各位也好打道回府了；列位如身子都多少有些不便之處，早點回去，養息的養息，該延醫治療的亦躭擱不得，切記健康方爲人生最大的財富，把身上調理好，便是留得青山在，還怕往後缺柴燒麼？」

挫着牙，柴進惡狠狠的道：「聽聽這一套吧，奶奶個熊，有人不明就裏，還當是打從何處來了這麼一個大慈大悲的善士，恁般悲天憫人呢！」

黎莫野再度抱拳，道：「我曉得你們各位不會喜歡這句俗詞兒，不過也只有這句俗詞兒用在此時此地最合光景——各位，山高水長，後會有期嘍！」

就那樣洒洒脫脫的，不急不慢的，黎莫野在衆人如此火毒——却又無可奈何的瞪視下，浴着一身的夕陽餘暉，開步上道了。

× × ×

這是一幢孤單的，却也相當隱密的石屋。

遠處的山巒層叠着、迤邐着，顯露那雄偉的遼闊與高朗，面對着幽邃的山，蒼鬱的嶺，石屋便建在這片斜坡的半腰，四週並有深濃的楡樹林子圍繞着，地方很清靜，却就是荒僻一點。

入夜的辰光，郊野間的暮氣來得特別翳重，灰沉沉的暗影在周遭浮沉着，宛似漾飄着一團的霧氲，業已把人的視綫遮混得矇矓了。

屋裏，燈火倒是燃映得挺明亮，白木床上，一位瘦小枯乾的老人在半靠着床頭，在閒閒的用木籤剔牙，老人的年歲約莫在六十開外了，滿頭白髮，臉上皺紋叠佈，形像顯得蒼老，然而雙目烱亮，精神尚似不差。

黎莫野坐在桌邊，剛啜了一口熱茶——桌上又是酒又是肉，但已是個酒醉飯飽後的殘局了。

吁了一口氣，床上的老人嗓音有些沙啞的開口道：「這一趟，總共弄到一萬六千多兩銀子？」

黎莫野笑道：「是的，但若不叫『全勝鏢局』『火獅子』郝彪擺上那一道，師叔，咱們爺倆至少就有三五年消遙透日子好過，無須犯愁奔命啦。」

輕咳一聲，老人瞇着眼道：「郝彪算什麼東西？與當年你師父同我橫吃八方的時候，他連個掌旗的『淌子手』全混不上，如今也居然人模人樣的幹起總鏢頭來了，這樣半吊子貨，咳，走鏢這一行可眞叫

玄機妙算

機智子

示弱服强

戰國時，秦王想獲得趙國一顆價值連城的和氏璧，口說要以秦國十五個城市來換取，約了趙王在澠池的地方相會，趙王不敢違約，帶着藺相如隨行，在澠池之會中，藺相如表現了智勇雙全，非但保全了趙王的尊嚴，同時不讓秦王輕易地取得和氏璧。

趙王以藺相如「原璧歸趙」的大功勞，提陞他爲上卿。當時，廉頗爲趙國有名的大將，屢次立了戰功，官位却在藺相如之下。

「在沙場上賣老命得來的戰功，到頭來却比不上動動口舌能說善道的功勞！」廉頗很不服氣地逢人便說：「我所立下的功勞，比藺相如高過千百倍，可是官位却反落在他底下，心裏實在不舒服，他一旦被我碰上，我非給他難堪不可。」

藺相如聽到廉頗的怨言之後，便儘量不參加早朝，常藉口生病而不願與廉頗碰面，若遇有重大的事情，乾脆等百官下朝之後，才到王宮當面報告。有一天，藺相如從王宮回家，遠遠看見廉頗騎着馬迎面而來，要調轉車頭恐怕來不及了，祇好借路旁的人家房舍暫避，房舍的主人是個門客——戰國時，養士之風盛行，王公大人門下常有食客，管吃㬎住，名爲「舍人」。——舍人笑着說道：「藺先生啊，您怎麼胆子那麼小呢？我想縱然碰上將軍，他又能把您怎麼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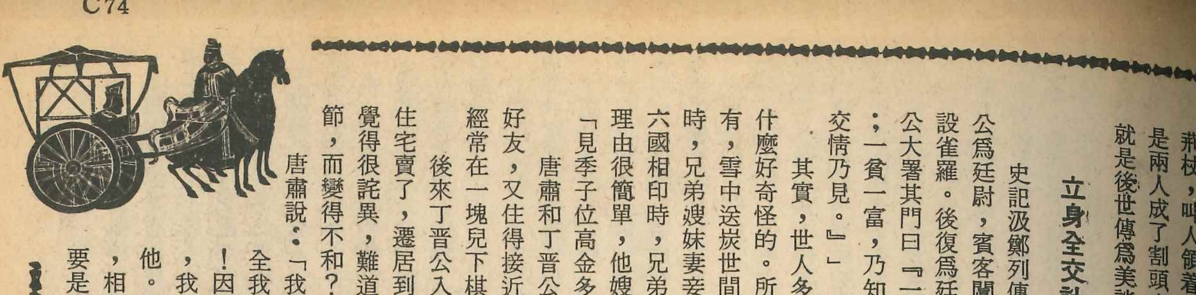
藺相如笑問道：「依您看來，廉頗跟秦王誰較威風呢？」

舍人說：「秦王是一國之主，廉頗當然比不上啊！」

藺相如終於說道：「您說的的確不錯，廉頗本來就比不上秦王的威風，而我敢在大庭廣衆之間叱罵秦王，秦王還得客氣地退讓七分，不敢跟我對抗。像我這樣連那猛如狼虎的秦王，都不看在眼裏，怎會畏懼一個廉將軍呢？我所以如此，乃是由於我看出强大的秦國，不敢派兵打趙國的原因，主要是因爲我們趙國有個我，還有個廉將軍同時存在呀，假定使兩隻老虎打鬥，結果必定是兩敗俱傷，我爲何要避開他呢？無非是要保全我們兩人，共同來護衞趙國的安全啊！」

舍人把這番話轉告廉頗，廉頗聽得很慚愧，便脫去上衣，背綁了一根





荊杖，叫人領着到藺相如家請罪，於是兩人成了割頭也不變心好朋友，也就是後世傳爲美談的「刎頸之交」。

立身全交計

史記汲鄭列傳贊記載說：「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其實，世人多喜趨炎附勢，也沒什麼好奇怪的。所謂「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間無。」當蘇秦貧賤時，兄弟嫂妹妻妾都恥笑他；等到佩六國相印時，兄弟妻嫂却不敢直視。理由很簡單，他嫂子就很坦誠的說：「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唐肅和丁晉公二人，是莫逆交的好友，又住得接近，早晚閒暇，總是經常在一塊兒下棋聊天，非常親密。

後來丁晉公入朝爲相，唐肅就把住宅賣了，遷居到別地方。同事們都覺得很詫異，難道他們二人有什麼過節，而變得不和？

唐肅說：「我這樣做正是爲了保全我們多年來的友誼呢！因爲晉公當了相國後，我就要以相國禮來見他。如果我久不去拜見，相國一定會起疑心，要是仍然和他交往親密，那麼別人就要說我趨炎附勢了。現在我避開他，對我自己來說，我是問心無愧的，對相國的交誼，也可以保全。」

同僚聽了他的話後都大爲嘆服。

婁敬料匈奴示弱

漢建國的第七年，韓王信造反，高祖親自率領兵馬前去消滅亂事，當高祖的兵馬抵達晉陽城的時候，聽到城裏的人說：「韓王信已經勾結了匈奴，就要攻打漢朝了。」高祖一聽，怒不可遏，馬上派了幾個密諜前往匈奴探勘，看看是否有這麼回事。匈奴早已計算好高祖會有這一招，於是將計就計，把國中所有的壯丁藏起來，把高頭大馬也全部藏匿起來，在國中走動的，不是老弱婦孺，就是幼駒老馬，一付弱不禁風的樣子。高祖派來的密探，不疑有詐，紛紛稟告高祖：「匈奴不堪一擊，請出兵吧！」但是有一個密探不這麼說，他的看法是：「那邊的情況，確實如各位所講的一樣，但是我懷疑這是匈奴王的詐術，想瞞人耳目，使我軍掉以輕心。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通常兩國交戰，雙方都巴不得儘量把自己最好的最强的擺出來，好叫對方望而喪胆，信心大減。如今，匈奴國不但沒有備戰的樣子，反而出奇地破敗，全國只見不是老的弱的，就是女子婦人，這個一看就知有詐，不過想使我們誤以爲他們無反擊之力，而心生疏忽，等到我軍進入其國中，他再出奇兵，我軍定被困死，所以按臣之意，大王還是別上匈奴的當。」高祖不聽婁敬之言，即刻進攻匈奴，結果被匈奴的埋伏困住，這時才後悔沒聽婁敬的話！

李健勳骸骨獨存

五代時，到處兵荒馬亂，攻戰不斷。南唐因位處長江天險，得以平安了一段時期，但是後周在中原的軍隊攻勢非常强盛猛烈，隨時都有渡江來攻，侵略江南的可能。

南唐有一位辭官告老在家的司徒李健勳，患病十分嚴重，將死時，對他子姪說：「時局這麼混亂，我能不遭意外身亡，已經很難得了！我死後埋葬的地方，不可築圍牆立石碑，還要使地面保持原來的樣子，讓人民依舊在地上耕種，免得那些圍牆石碑，變成了開我棺木、挖我屍體的指標。」他的家人知道他生平就很機警，猜事情更是準確如神，就依照他的話去做，暗中記下了藏棺的地方，別人一點都不知道。過了約二十年，宋軍滅了南唐，金陵頓時混亂一片，盜棺掘墓，到處都是 南唐的王公大臣，有權勢者及有錢的商人的高大的墳墓，都被掘出，陪葬之物全被偷走。只有李健勳的墓，歹徒們都不知道，因此保全了下來。他的子孫對他死前尚有如此的遠見，都敬佩萬分。

人材凋零嘍！」

黎莫野道：「師叔，如果單憑『全勝鏢局』郝彪那幾塊料，我也不會放在眼裏，問題出在他找的那群幫手上，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我看光景不妙，便立刻突圍，更重要的是，這檔子買賣，還不到非要拚命的田地。」

嘿嘿一笑，老人道：「你那身能耐我曉得，尤其你鬼點子多，亦不是那干潑皮可與比擬的，幹咱們這等營生，不到必要，是不須冒太大的風險，否則一票買賣未全，就叫人摘了「瓢」去，還算是那門子的生意經？」

說到這裏，老人不禁又嘆了口氣：「也是我這毛病拖累了你，要不然，別說用不了這許多開銷耗費　做買賣的辰光　爺倆一起搭配着下手　好歹也有個照應　不似如今　幹嗎只能由你一個人承担，我老頭子光躺在床上吃現成……」

黎莫野柔和的道：「師叔快別這麼說，師父和師叔二位老人家把我從小帶大，照顧我，教養我，待我就和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一旦稍有反哺之力，我怎能不孝敬二位老人家？這些年來，沒有侍奉師叔過什麼好日子，才是我的罪孽。」

老人家十分欣慰的道：「好孩子，我早就看出你是個孝順孩子，打那年和你師父收養你，我就向你師父說過，這孩子有良心、重情義，將來一定有出息的，我們兩個老東西的晚年，就全指望在你身上了，果然半點不錯，要不是你，我早他娘挺屍啦，還留得到現在輪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黎莫野道：「對了，提起這些來，我尚未請問師叔，近來飲食可還順當？胃口比以前如何？」

老人笑呵呵的道：「除了下半身不能動，叫人吃悶氣外，吃喝我倒相當正常，而且胃口頗佳，厨子老吳的手藝以比前幾年大有進步，調理出來的幾樣菜式很能合我口味，還有前面鎮上那個狗頭郎中在按時診病送藥外，三天兩日弄了些補品來要老吳煨煨燉燉的給我進補，那狗頭郎中殷勤是殷勤，只是開的價錢令人肉疼……」

黎莫野忙道：「師叔愛吃什麼儘管叫他們做，錢別放在心上，反正來處俱皆取自不義，便算那些奸商汚吏孝敬你老人家的吧！」

老人感慨的道：「說是這樣說，但却都是你担風險，吃辛苦的代價，花費這麼個大片，再加上你必須抽取出來拿去濟貧助難的成頭，負累也就相當不輕了，能省着用，總是不會錯的……」

說到這裏，老人微微一頓，慈祥的注視着黎莫野：「你這趟出去，收獲還算不差，夠過上一段時日了，最近不打算再往外跑了吧？」

搓搓手，黎莫野道：「本來是可以歇上一陣子，但『小蝙蝠』焦奇那王八羔子，却非得找着他給他一次教訓不可，師叔，這口烏氣我嚥不下！」

老人想了想，頷首道：「若論道上規矩，焦奇這小鼈蛋就該凌遲碎剮，五馬分屍，出賣夥計的勾當最不可饒，然則他與你也是多少年的老伴當了，總有幾分情誼在，下手亦不可太狠，你是否盤算好，怎生對付他？」

黎莫野說道：「向『全勝鏢局』走水的人非他莫屬，這小子不顧道義，成心坑我，師叔，再慈悲他也慈悲不到那裏去，我已經打算過了，至少，也得廢掉他的四肢！」

「嗯」了一聲，老人道：「照說呢，這也並不爲過，和他娘半身不靈，深深嚐過這個滋味，姓焦的腿臂一朝俱廢，就更曉得其中痛苦了……」

黎莫野問道：「師叔的意思是……」

老人笑道：「也罷，就照你的盤算吧，好死，總不如賴活着，留他一命，已是無上恩德了……」

丟掉剔牙的木籤，老人又接着道：「江湖朋友都稱你是『二閻王』，孩子，其實你並不似外傳那麼心狠手辣，比起你師父與我來，你就已經仁厚了許多，像焦奇幹的這樁子事，早年若落在你師父或我手裏，他就十條命也早完蛋了，『北荒孤鷲』雲昊與『西漠一鵰』魯敬仙手中幾曾容過這樣的雜碎來？」

老人口中的「北荒孤鷲」雲昊，就正是黎莫野的恩師，而「西漠一鵰」，便是眼前老人自己，黎莫野的師叔。

黎莫野端起茶盅淺啜了一口，道：「師叔，我這個人，有時就犯了重感情的毛病，如若也能像二位老人家這般拿得起放得下，今天也不僅是這麼點局面了。」

魯敬仙撐着上身往床頭挪了挪，道：「不過爲人朝寬處做也是對的，嗜殺性太重，早晚脫不了報應，我如今弄得半身不遂，活死人一個，約莫亦是早年太傷天和，方才遭到如此的懲罰吧……」

黎莫野趕緊岔開話題道：「平素裏，大牛和小寶兩個，有沒有經常來替師叔推拿按摩，或扶侍師叔到外邊散心解悶！」

魯敬仙點頭道：「兩個小傢伙對我很盡心，這些事錯不了，就是大牛沒小寶那般靈巧，粗手笨脚的，一身蠻力，倒是極大！」

笑了，黎莫野道：「要他們的是個忠耿勤快，能侍候得師叔滿意我就放心。」

魯敬仙道：「你準備什麼時候去找那焦奇？」

黎莫野道：「後天吧！師叔。」

魯敬仙低聲道：「在你和焦奇搭檔的時光，可曾透露過我們這個地方！」

黎莫野道：「沒有，我一向不對任何人洩露此事，後顧無憂，方能放手去幹，師叔，我們這一行當，最不宜叫人捏住小辮子！」

哈哈一笑，魯敬仙道：「好小子，你是越來越有長進啦！」

欠了欠上身，黎莫野道：「不敢，這都是師父與師叔日常的教誨。」

魯敬仙一咧牙，道：「記住一點，那『七門山君』祁蘭亭是個老邪祟，不大好纏，能避免衝突就避免，誰說他手下那個什麼姓沙的吃了你的虧，只要你不主動去招惹他，他想找你也不是那麼容易！」

黎莫野道：「我會記着！」

魯敬仙顯得有些疲乏的打了個呵欠：「你早點去歇着吧，這兩天多陪陪我，床上躺久了腰痠背痛不說，光那幾張臉，也叫我看膩味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黃金鬼島

（四）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遇上多明麗和她男友米高，當他在海邊游完泳準備回酒店時，發覺他們的汽車的車掣又被人破壞了，他們只能懷疑是華登博士幹的，不久，尤嘉來找司馬洛，說奧圖不知被什麼人帶走，要求司馬洛能帮她找回奧圖。於是，他們一起回酒店的房間去商量。

擊傷吐哥

救出奧圖

「在利益問題上是的，」司馬洛說，「然而我們都不是唯利是圖的人，我們並不是斤斤計較利益問題的，我們衹是計劃着如何把事情做好。我認爲米高對我們是有用的。」

賓尼聳聳肩：「既然你認爲是這樣，那我也不反對了。我是一向都相信你的本能的第六感的。」

尤嘉問：「誰是米高？」

「米高就是一個會帮助我們把奧圖救出來的人。」司馬洛說。

雖然他是對題地回答了尤嘉這個問題，其實他也算是答非所問的，因爲尤嘉要問的顯然並不是這個意思。

尤嘉聳聳肩，也沒有再問下去了。

賓尼說：「那麼那個女的又如何？你說她是怕事的，也許她不會答應做這件事呢？」

「我相信她是會答應的，」司馬洛說，「我認爲她在私底下其實也是很希望她的男人有機會做一件他認爲是有意義的事情。而且，我們也有用得着她的地方。」

賓尼瞪目看着司馬洛：「那個女的？她有些什麼用處？」

「尤嘉小姐一個人留在這裏是不大好的，」司馬洛說，「我認爲應該有一個人陪着她。」

「唔，」賓尼說，「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這個時候，電話又响起來了。賓尼又走過去接聽。這一次，這個電話果然是找他的了，賓尼低聲講了一會，最後說：「很好，我們準備一下，我相信我們很快就可以來的了。」他放下聽筒，對司馬洛說：「我們的人剛剛發現華登博士離開了他的屋子！」

「唔，」司馬洛說，「看情形他一定是到另一間屋子去向奧圖問話了，祇要跟着他，就可以知道奧圖是在什麼地方。」

尤嘉的眼睛又睜得大大的，看着佢們。她說：「不能夠讓他們先向奧圖問話的，不然的話——」

「當然了，」賓尼說，「假如讓他先用完了，還有什麼剩下來給我們呢？」

「我——我希望你能夠把奧圖救回出來。」尤嘉說。

「我們也是希望這樣，」賓尼說，「而且我們也會盡力的，因此你是沒有什麼需要担心的了。」

「我……我不知道。」尤嘉又用兩隻手掩着臉，顯得六神無主似的。

尤嘉雖然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不過在做起這種事情來的時候，却是不大有用處的。

×　×　×

至於米高的方面，司馬洛則是猜得沒有錯的，他與多明麗的反應一如司馬洛之所料。於是一個小時之後，司馬洛就與賓尼開着車子載了米高出發，而多明麗則留在酒店房間裏陪着尤嘉一起。

司馬洛他們在一個路口與一個本地人會合，賓尼把這個人介紹爲馬卡。馬卡有一張很兇的臉，臉上有一塊刀疤，那是給用刀子削去了一塊肉而留下來的。這刀疤說明馬卡是曾經與一個人作過一場生死搏鬥的。司馬洛沒有問那個用刀的人是否還活着，假如還活着的話，那就即是說馬卡的本領並不如他的外表那麼厲害了。不過，賓尼肯信任的人，應該也不會是怎樣糟的了。

馬卡說：「他們就在那山頂上。那山頂上就有一間屋子，也是出租的。」馬卡說着又交給他們一副望遠鏡，「這裏是一個有利的位置，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那間屋子的形勢的。」

賓尼把望遠鏡接過來，而司馬洛也舉起他帶來的一副望遠鏡。司馬洛既然是遊客，擁有一副望遠鏡是一件毫不出奇的事情了。

他們用望遠鏡望了一會，司馬洛說：「這間屋子並不很難攻進去的。」

因爲那不過是一間普通的別墅式屋子而已，是供遊客用的，又不是監獄和堡壘，自然也不需要什麼銅牆鐵壁了。因此在防守的方面是很難做得怎樣周密的了。

「是呀，」賓尼說：「本來是很容易攻進去的呀。」

「簡直是容易攻進去。」司馬洛說。

「不過我們還沒有見過那個殺手。」賓尼說：「在沒有知道這個人在什麼地方之前，我是不能够採取什麼行動的。」

「應該在裏面吧？」馬卡說：「假如華登要奧圖開口，那麼他就應該要這個人帮一帮了。」

「不一定，」賓尼說：「奧圖是一個沒有抵抗的人，隨便那一個人都可以對他動粗了。而且華登既然不放心把奧圖捉到他那間屋子裏，那他一定是防範着的，那麼他也應該派一些人防守着的了。外面是最要緊的，我認爲這才是那個殺手的工作了。」

「那我們找一找吧。」司馬洛說。

「讓我去敲門好了，」米高說：「我去做餌！」

「這不是一個好辦法，」馬卡指出：「那個人是一個殺手，不值得用性命去試的。」

「你不是說他不帶武器在身的嗎？」米高說道。

「不一定要用刀和槍才能殺人的，」馬卡輕蔑地說：「這個人一身都是武器，他的手和腳都是能致人於死地的武器。」

「讓他試試殺死我好了！」米高說。

「你眞有這樣的本事？」馬卡懷疑地說。

米高微微一笑說：「你可要試試？」

「好了，」賓尼說：「不要吵了。我們還沒有開始做事，自己就先打起架來，那不是很笑話嗎？」

「你一起去也不是安全的呀。」馬卡說道：「那傢伙是很厲害的。」

「但是正如你所說。」賓尼說：「他身上是不帶武器的，是不是？而你的身上有槍，是嗎？」

「是的，」馬卡點點頭，從他的車子內取出一隻長方形的小皮箱。內行人一看就可以看出這隻小皮箱之內是放着一把拆開了的長距離步槍的。他得意地微笑着：「在這島上，這是一件寶貝，再難找到另一把了。而且，這裏也很少有用得着的機會。」

賓尼把那皮箱子拿過來，交給司馬洛說：「你拿着好了，掩護着我們，假如我們支持不來的話，你就開槍好了！」

司馬洛把那隻箱子拿過來，打開，從裏面取出那些零件，在月光之下摸摸，看看，稱許地點頭：「唔，保養得很好，而且是一件好東西，雖然是舊了一點，但最重要的就是保養，保養得好，就可以用了。」他把那把槍以熟練的手法裝配起來，並且把望遠瞄準鏡也裝上了，舉起來，試一試，點點頭，道：「唔，行了，你們去吧。」

於是賓尼和米高就起程離開車子，向那座屋子走去。司馬洛對馬卡說：「你看着他們吧，有什麼動靜就通知我好了。」

「槍上的瞄準鏡也可以當望遠鏡用呀，」馬卡不明白地說：「而且你自己也有一副望遠鏡。」

「假如我們兩個人都望着遠處，那我們就看不到近的地方了，」司馬洛說：「那我們怎麼提防人家從我們的背後來襲擊呢？」

「對了，」馬卡佩服地說：「我倒沒有想起這一點。」

假如馬卡剛才對司馬洛的本領是有點懷疑的話，現在他的懷疑也是一掃而空了。這個人果然不是猛龍不過江，賓尼所推崇的人，到底不是全無道理的。這正如司馬洛對馬卡的估計一樣了。

米高和賓尼兩個人在月光之下閃閃縮縮地向山上進發。兩個都是那麼强壯的人，假如他們兩人打將起來的話，倒是難以知道鹿死誰手了，不過好在他們並不是敵對的，他們是在同一陣綫上。

馬卡用望遠鏡監視着他們，而司馬洛則拿着那把槍在旁邊準備着，以便萬一馬卡有什麼發現的時候就把槍舉起來了。而在同一時間，馬卡的望遠鏡亦在上下掃射着，找尋其他黑暗的地方有些什麼特別的動靜，不僅是從背後掩護着賓尼和米高而已。司馬洛也覺得馬卡這樣做是明智之舉。他對馬卡這個人的本領也相當放心了。

那邊，米高和賓尼則繼續向前行。

賓尼對米高說：「你的身裁是很好看，但是，你是眞的那樣够狠嗎？」

米高瞥了他一眼，微笑：「難道你眞的要試一試嗎？」

賓尼嘆一口氣：「別傻吧，米高，我不過是這樣講吧了。我也希望你有能力保護自己，因爲我們現在可能遭遇的並不是一個普通人。現在只有你和我兩個人。講句老實話，假如你不是很有信心的話，到時還是由我來動手好了。這不是自尊心的問題，而是實際的問題。我對自己則是很有信心的，因爲我很有經驗，我以前跟日本人打，到了現在，我已經累積了很豐富的經驗了。」

「我也對你講句老實話好了，賓尼，」米高說：「我也是很有經驗的。我這一輩子跟人家打架就從來沒有敗過。我所怕的只是槍彈吧了。任你的本領怎樣高强，也是不能够勝過一顆槍彈的，是不是？」

「對了，」賓尼說：「這才是現實的看法嘛！」

「不過，」米高說：「我也得承認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並沒有殺過什麼人。」

「以你這樣豐富的打架經驗，」賓尼說：「你沒有殺過人？」

「眞的沒有。」米高又顯得相當難爲情的承認：「我的打架經驗不是這樣來的，我是一個生性和平的人，我祇是當參加我的比賽，拳擊、摔角之類。那些只是一種體育競爭運動，並不是用來殺人的。」

「那麼你的經驗也並不一定很有用了，」賓尼說：「你不懂得那些骯髒的招數，比賽之中是沒有這些數招的。」

「這個倒不是一定的，」米高說：「我們那些比賽之中，也有一些很不規矩的人，他們是喜歡用骯髒的數招的，因此我們也得學會提防了。總之，一會兒有事的時候先讓我來動手。司馬洛先生知道你有什麼本事，但是並不知道我有什麼本事，我是需要找個機會來證明一下的。」

「很好，」賓尼說：「旣然你一定要這樣的話。」

他們也很快就找到機會了。

當他們漸漸接近屋子的時候，屋子附近的一座樹林裏忽然走出來了一個人，好像是鬼影似的，無聲無息地一閃就閃了出來。

那是一個中等身裁的本土人，强壯是很强壯的，不過却不像米高和賓尼那樣容易看得出來，祇是那種暗藏的强壯，不是外表明顯地看得出來的，假如你不是有經驗的話，你也會以爲他只是一個相當普通的人而已。他的頭髮是半禿的，一雙眼睛却黑得就像全部都是眼珠，在白天裏看他的眼睛，一定會感到份外驚人了，就像是骷髏頭上的兩個黑洞。不過在夜間看來，有黑暗的掩護，就反而沒有那麼難看了。這個人擋在前頭。

「就是他！」賓尼低聲說。

米高凝視着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聞名已久的殺手吐哥了。雖然身裁並不高大，但是假如賓尼也認爲是值得提防的話，那麼吐哥的身手當然也不會差成怎樣的了。這個殺手現在就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了。

米高和賓尼都若無其事似的，企圖繞過吐哥。但是吐哥再移過一步，仍然擋在他們的面前。吐哥兩手交抱在胸前說：「喂，你們要到什地方去？」

「怎麼了？」賓尼說：「我們只是在散步吧了。這樣也不行嗎？」

「不行！」吐哥說：「因爲這裏是一個私家地方，不歡迎閒雜人等到這裏來亂闖的！」

「我倒不知道這裏有個什麼私家地方的。」賓尼說。

其實賓尼這樣講也是多餘的，因爲他們之間也不算是陌生人了。吐哥當然認得米高，也當然認得賓尼，他當然也知道這兩個人的出現，決不會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他的眼睛也並不是完全注意米高和賓尼，他的眼睛是不斷閃動着的。當然他現在是担心着一件事情：爲什麼沒有看見司馬洛？

司馬洛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兩個人出現，司馬洛也應該在不遠了。但是他並沒有看見司馬洛。

「這裏是一個私家地方，」吐哥說：「我們現在已把上面的屋子租下來了。」

「依我看，」米高說：「這個地方並不是屬於屋子的範圍，你們雖然租下了屋子，也沒有權不准人家到這裏散步的。」

「這個地方是不講這個的，」吐哥說：「這個地方是講勢力。誰是有勢力的，誰就可以把自己不歡喜的人趕走。當然，我不希望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件，所以假如你們肯自動離開的話，那是最好了。」

吐哥雖然是神色溫和，一派講道理的樣子，實在他這却是擺出來騙人的態度，因爲他剛剛這樣講的時候，他的手就揮動了。原來他的兩臂交抱在胸前是有作用的，作用就是在於方便揮出去。他的雙手離開胸前，一揮出去，就像兩把刀子似的劈向米高和賓尼兩個人的喉嚨。他站的位置對他亦是很有利的，站在兩個人的中間，就像是給包圍着似的，然而却並不是如此，祇要他先動手，他就可以在同一時間擊中兩個人了。而且他所擊的目標正是致命的目標。他是要殺人的。

吐哥這一下雖然快而且陰，然而，賓尼和米高到底也不是等閒人物，兩個人都能及時一伸手護着自己的喉嚨，因此吐哥那兩掌只是擊中他們的手而已，吐哥果然不必携帶武器，他這兩雙手就是致命的武器。

兩個人都被擊得倒退了幾步⊙

賓尼不知道米高覺得如何，但他自己的手則給擊得一陣刺痛，而且變得痲痹起來了。他連忙看看米高。

米高的臉扭曲着，賓尼一時也看不出這是因爲受痛苦而造成的扭曲或是因憤怒而造成的扭曲。

吐哥也感到意外。他還預算他這一擊就可以把這兩個對手解決了，然而却不是這樣。現在，他就得應付兩個對手了。而這兩個對手是並不簡單的。既然擋得住他這一擊，那這兩個當然不是簡單的對手了。而下一步，他已經失去了攻其無備的優勢了。

「讓我來！」米高以低沉的聲音吼叫道：「你站開一點，讓我來教訓他，我一個人就行了！」

這是令吐哥高興的，因爲吐哥是一個殺手，而不是一個英雄，他祇是講求效率，而不是講究勝之不武的問題。逐個解決，對他來說是最好不過的，假如兩個一起上來，那才令他頭痛呢。米高這樣提議，正合他意，他覺得米高是一個傻瓜。

他覺得賓尼也是一個傻瓜，因爲賓尼眞的退開了，讓吐哥單獨與米高對峙。

但賓尼實在不是一個傻瓜，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他看出米高此時並不是在狂怒之中，而是保持着冷靜的。儘管米高脾氣不好，但是他能够保持冷靜，這一點就證明米高不是一個膿胞了，一個人在準備作生死搏鬥的時候能够保持冷靜，那是很重要的，人一衝動，頭腦就昏亂起來了，而頭腦一昏亂，本來是十足的本領，也起碼會變成了祇剩下九折。

米高的本領應該不差，因爲一定要很有經驗的人才能够做到在打鬥的時候也能够沉得住氣的地步。米高說自己有經驗是證明了，希望米高說沒有輸過是眞的，而假如能够繼續保持不輸的紀錄，那是最好的了。

米高一步一步的走向吐哥，而吐哥小心地等着他接近。

然後吐哥又閃電一般向米高進攻。一出手就是兩隻手指向米高的眼睛插過去。他是一點時間都不浪費的，一下子就希望米高解決。米高的頭一閃就躲過了。

跟着吐哥的另一隻手又向米高的喉嚨劈過來，米高仍然是閃過了。再跟着，吐哥的一隻腳又向米高的胯下踢過來。

米高仍然是閃過了。

吐哥的攻勢是連續不斷的，一下接着一下，而米高一直是在躲閃着，賓尼在旁邊看得驚心動魄，也不知道米高究竟是不敵抑或是暫時採取守勢，他就害怕米高是不習慣這種骯髒的招式，因爲吐哥所用的全部都是武術比賽之中所沒有的動作。

吐哥的一連串快速進攻似乎是有一定的效力的，因爲幾秒鐘之後他就攻中了一下，「托」的一聲踢中了米高的胯下，米高尖叫一聲，就用手掩着胯下，在地上倒作一團。

賓尼漣忙跳上前去，已經太遲了，因爲這一攻一閃之間，他們已經離開了賓尼有一段好長的距離，而吐哥馬上就乘機向米高的臉上一脚踢過去。雖然面部不算要害，不過假如面部中了一脚，這個人的戰鬥力就要消失了。

吐哥這一脚到達了米高的臉部，不過結果却是使賓尼和他自己都大感意外了，因爲米高居然能够閃過了這一脚，而且還能够借用這個機會反攻。

一煞那間之後，吐哥就尖聲大叫起來，把腿子拔回去，很用力的，因爲米高閃過了他這一脚之後，就乘機在他的小腿之上咬了一口。

吐哥退後，賓尼雖然因爲吐哥穿的是黑色的褲子而看不見血的顏色，不過却看得液體的閃光，就知道吐哥是正在流血的了。

吐哥的褲脚上脫下來的一塊還留在米高的咀巴上。米高吐掉那片血布，格格地笑起來：「朋友，別以爲我不會那些骯髒的招數。你自認冠軍，我也不會認亞軍的呢！」

賓尼也差點忍不住笑了。

吐哥半跛地走了幾步，發覺自己走路也不大靈活了。米高在他的腿上咬了一口，當然痛得很，而這對他的動作的靈活程度也是大有影响的。而且這一下也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的。他也不明白米高的胯下怎受得起那一脚。

米高又格格地笑着說：「朋友，我看你也許是沒有經歷過大場面的了，所以你也沒有正統的知識，我們上陣比武的時候，爲了免得受到誤傷起見，所以一定要在這裏戴一隻保護器，保護着我們製造子孫的部份的！」

吐哥的眼睛似乎由完全黑暗的狀態而變成光亮起來了。自然這祇是賓尼的錯覺而已，這是由於他臉上的表情是充滿了憤怒的。

現在，反而是這個經驗豐富的殺手沉不住氣了。這是一個好現象。

而且米高也是比賓尼料想中的手段更高明的。米高又吃吃笑着說：「現在怎樣了，朋友？你想不想光光明明，正正大大地比一比，抑或是用你那骯髒的招數？兩者我都是可以奉陪的！」

米高現在是在使用激將法了。

不過吐哥到底也算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殺手，所以他也懂得憤怒對他沒有帮助的，所以他深呼吸了一陣，就沉住氣了。他冷冷地說：「你這個白豬，我現在要殺死你！」

他慢慢地向米高走過去，現在也比以前小心得多了，雖然像他這樣一個人是從來不會不小心的。不過既然米高並不是如他所估計的那麼可欺，他現在也需要更小心一些了。

吐哥在這沒有到達搏鬥的距離之內時又閃電般發動攻勢，一連串地向米高進攻，自然用不着說，他也是用他那種陰險的招數了。而這一次，米高應付起來也是自如得多了，證明米高剛才的節節敗退，也祇是假裝的而已。也許米高並不是一個聰明的人，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講的，講得並不誇張的，他是經驗豐富的，而打架便是他的專長。在這一件他所專長的事情上面，他果然是做得相當好的。

米高與吐哥的搏鬥是快速而兇狠的。

以米高這樣笨重的一個人來說，他的動作可以說是出人意表地那麼靈活的。不過身裁上總是比較吃虧，他的靈活程度還是及不上吐哥，所以他擊中吐哥的次數，是遠少過吐哥擊中他的次數了。不過，身裁笨重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很捱得起。吐哥要擊中他三下，才能抵消自己被擊中的一下了。

總之兩個人所擊中的都不是什麼重要的要害地方，所以也不大受影响了。以賓尼的觀察，假如這樣繼續下去，就變成是消耗氣力的戰爭了，而米高這個人是那麼強壯，應該比吐哥有更多氣力可以消耗。

事實上米高還有氣力不時吐出一句向吐哥取笑的話，例如他說：「哈哈，朋友，你現在害怕了吧？你是習慣了暗算別人的，現在叫你光明正大地來打，你就不習慣了。」

也許米高這個批評是正確的，像吐哥這樣一個人，是不喜歡面對面地行事的，吃了他的虧的人，往往死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殺死的。

總之他們的搏鬥就漸漸由離身變爲貼身了。

忽然之間，兩個人都纏在一起，不動了，這是因爲兩個人都同時用一下招式把對方鎖住了，不能脫開，也不敢脫開，因爲一脫開來的話，就可能有一個方面會吃虧，露出破綻而給對方偷襲成功了。

自然，吐哥是還有多一重顧慮的，那就是假如賓尼趁這個時間來對他進行攻擊的話，那他是很難抵抗了。不過賓尼亦沒有這樣做。賓尼覺得現在的情形是演變成氣力的鬥爭了。他相信米高的氣力更加佔優。這個互鎖的方式，還是米高有意逼成的。

吐哥自然不會主動採取這樣的戰略，由於對方是還有另一個人在場的。由於米高能够引誘吐哥進入這個互鎖的陷阱，這就證明米高是相當有把握的，在打架的方面，他的本領起碼不會遜於吐哥的。

吐哥與米高就這樣互鎖着，發出着哼聲，兩個人都使出了混身的氣力來，而且用力得汗如雨下。這是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的局面，總有一些骨頭會因爲受不起壓力而斷掉的。

雖然米高的身裁是比吐哥強壯得多的，但是賓尼看好米高，却似乎太樂觀一點了。很明顯地，吐哥也是有點超人的氣力的。他果然不愧是一個職業殺手。

米高和賓尼兩個人這樣互鎖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在這段時間之內他們的脚步甚少移動，就是移動也祇是略移吧了，因爲他們是那麼用力，脚步一浮，氣力就不能貫注了。

賓尼在旁看得驚心動魄，而下面的司馬洛和馬卡，也同樣看得驚心動魄的。這時候的司馬洛也不由得不放棄留意身邊，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隻望遠瞄準鏡上了。在這瞄準鏡之下的就是那把長距離步槍了。假如有什麼不測的話，司馬洛的手指祇要在槍機上一扣，槍彈就會直飛出去了。

既然過了這一段時間附近都沒有任何動靜，那麼他們會在背後遭到暗算的機會是比較微的了，雖然這機會本來就已經是不高的。

終於，忽然「逼迫」的一聲响，就有一隻關節脫開了，米高的身子飛開，在地上一跪，捧着肚子。驟眼看來似乎是米高輸了，但是賓尼已經看出不是，因爲米高的雙手仍然能够靈活運動地抱着自己的肚子，就證明他的骨頭的關節方面是並沒有什麼問題的。

而且跟着他也看到了吐哥的脚步浮浮的，似乎也要倒下來，而右臂鬆鬆地吊着，顯然已經失去了作用。吐哥的右臂關節是已經脫了臼了。

他是在他的手臂出了問題，互鎖的形勢解脫了之後就作最後一擊，而用餘下來一條完好的手臂的手肘在米高的肚子上狠狠地撞了一記，使米高也給他撞得飛開而痛得要命。

吐哥搖晃了一陣，痛苦使他臉部的肌肉難以自制地扭曲着。賓尼看出他一時之間是仍然考慮繼續趁米高蹲下來的時候再度進攻，下一下殺着的。吐哥不過祇是一條手臂失去了作用而已，此外他是還有兩條腿和一條完好的手臂的。這個人，每一條腿子和每一隻手都是一件足以致人於死的武器，而他還有三件武器。

不過吐哥終於決定他這樣做還是不行的了，由於賓尼仍是可以制止他的。於是他一轉身，拔步就逃。

在這一遲疑之間，吐哥却反而給了米高以恢復的機會。米高也跳起來追在他的後面。賓尼也是追在後面，一面盡可能仍然保持着旁觀的態度。

米高低聲說：「你不要管這件事，讓我來完成吧！」

「你還是得小心一點！」賓尼叫道。

吐哥雖然跑得快，米高也跑得不慢，而且吐哥到底有一條有問題的手臂在牽制着，所以他給米高追上也是遲早問題了。

米高忽然一下飛撲，就像玩美式足球似的撲前去抱住了吐哥的腿子，與吐哥一起倒在地上。這樣一跌，當然是吐哥吃了大虧，因爲吐哥的肩膀已經負了傷，這樣一跌，就使他痛不可當了。

兩個人倒在地上，也用不着掙扎，吐哥已經無法動彈了。

吐哥果然是痛得在發抖着。在普通人的中間，吐哥雖然也算得上是一個超人了，不過他還未至於超到那個程度的。他仍然是像普通人一樣，抵受不起過度的痛苦。至於米高，因爲他並沒有受到吐哥那種傷，所以，他當然也沒有那種程度的痛苦了。

他馬上就可以爬起身，而且把吐哥整個舉起來，舉到頭頂上。

「不！不要殺他！」賓尼叫道。

「不要！」吐哥也哀求地說。

「我並不是打算殺他，」米高吃吃笑着，把吐哥再放下來了，仍然讓他站着，不過把他完好的一條手臂扭到背後，又用一隻膝蓋從後頂着他的胯下。由於吐哥比米高矮小，這樣他就幾乎是騎在米高的腿子上了。他是給米高完全禁制住，無法動彈了。米高果然在這種事情上是很小心的，一點也不冒險。米高繼續說：「我們打架的人還有一招，那就是在精神上也得把對手擊敗，這才算是完全的勝利。」

「好了，」吐哥說，「你贏了，我打不過你！媽的，我沒有想到！看你的外表是不像的，原來你是哪一門功夫都學過了的！」

吐哥所講的倒並非虛言，賓尼在旁邊也是親眼看到的。米高用以制勝的招數並沒有什麼派別或者形式，而是純粹的自由搏擊。雖然多明麗說他是打拳的，他却並沒有用過一下西洋拳，他祇是集各家武術之所長，視環境之不同而拿出來應用。賓尼知道司馬洛也是有這個本事的，想不到原來米高也有。米高對自己的誇口並非虛言，事實上米高根本也不算是誇口。

賓尼却不大明白爲什麼米高還要把對手的精神也要擊敗。但米高跟着就有解釋了。米高對吐哥說：「現在你的精神已經給我擊敗了，我看現在你一定不介意回答我們一些問題吧？」

吐哥嘆一口氣：「假如我不回答，你又要把我的另一條手臂也扭斷了。」

「不需要的，」米高說，「我輕輕摸摸你已經斷了的那條手臂，不是更省力了嗎？」

「我不過是爲錢賣命吧了，」吐哥說，「現在我已經賣得太多了。出錢的人出的代價不够我丟掉一條手臂。」

「很好，」米高說，「你來問他吧，賓尼，這是你的專長了？」

「你還有什麼人在附近帮你嗎？」賓尼問吐哥。

吐哥嘆口氣：「你也是內行人了，賓尼，假如還有人的話，他們早已經出來的了！」

賓尼向山下做了一個手勢，對司馬洛表示他們現在可以上來了。

然後賓尼又對吐哥說：「你這個人，對自己倒是眞有信心的。你認爲你一個人可以對付我們三個人？」

「我並不預算你們會找到這裏來，」吐哥說，「而且我以爲你已經太老了，而米高不過是一個傻瓜！」

米高格格地笑起來。

「你對司馬洛的評價也不很高。」賓尼說。

「我以爲他祇是出錢的人吧了，」吐哥說，「不過這一次我是錯得很厲害。」

「華登博士就在那屋子裏？」賓尼問道。

「是的。」吐哥點點頭。

「奧圖也是在那屋子裏？」賓尼問。

「是的。」吐哥又是點點頭。

「爲什麼你們要把奧圖捉來？」賓尼問。

「華登博士要問他一些事情。」吐哥說。

「問他一些什麼？」賓尼問。

「我不知道，」吐哥說，「這不是我的工作。」

「這位華登博士究竟是什麼人？」賓

尼又問道。

「他嘛？」吐哥說，「他就是我的老板。他到這裏來之後就聘請了我。他是從美國來的，美國人。不過何必問我呢？難道你們還會比我知道得少嗎？」

「信不信由你，」賓尼說，「我們正是知道得不多。他究竟是到這裏來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吐哥說，「他又不是請我來調查他是幹什麼的，他祇是請我來做我的工作，他叫我向什麼人開刀，我就向什麼人開刀吧了。」

「唔，你倒是一個很忠心的。」米高說。

「人家付我多少錢，我就賣多少，這樣吧了。」吐哥說，「這是我的職業。」

「那麼，」賓尼說，「那屋子裏還有一些什麼人呢？華登博士的手下還有一些什麼人在帮他？」

「不過是幾個本地的蠻牛吧了，」吐哥說，「我看米高一個人進去就已經可以把他們解決了。我一個人進去也可以把他們都解決　那麼米高沒有理由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這很好，」賓尼說，「但是假如華登博士的手上有槍呢？」

「這個－」吐哥遲疑着，「我不能够肯定了。你們自己去查出來吧！」

「你倒算够義氣，」米高說，「為什麼你不向我們保證他沒有槍呢？」

「這是為了我自己，」吐哥說，「假如他有槍而把你們殺掉　那他也會來把我殺掉了。起碼你們是不會殺我的。」

「這倒是很現實的想法，」賓尼說，「不過，我們還是要借用你一下的。」

他回頭看看，看見馬卡和司馬洛也來到了。

× × ×

米高和賓尼兩個人押着吐哥到了那間屋子的花園門口，踏進去。

那裏面有一部汽車，汽車旁邊還有一個當地的工人壯漢。他看見來的人是扶着吐哥的，所以一直並沒有生出什麼敵意，祇是感到詫異而已。這並不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

他問道：「發生了什麼？」

吐哥沒有回答，也沒有什麼表情。

賓尼一跳上前去，在這個人的頸側劈了一掌，這個人便軟軟地倒下來。賓尼把他接住，放在車頭蓋上。米高又對吐哥微笑說：「你看，他還沒有老呢？」

吐哥祇是苦笑。

米高又扶着吐哥繼續前進，賓尼走在另一邊，他們進入了屋子。看見奧圖就在廳中，坐在一張椅子上，而華登博士正站在他的面前，另外兩個大漢在奧圖的旁邊，隨時準備向奧圖再施壓力。奧圖一身都是汗，正在喘着氣，鼻子上那副黑眼鏡已不知何去了，露出一雙難看的眼睛。

華登博士正在吸着一根雪茄。果然是一副學者模樣，一個高大而相當胖的人，穿着一套米色的西服，還結了一條棗紅色的花點的領帶。假如他與司馬洛站在一起問任何人，任何人都會相信華登博士是眞的博士，而司馬洛是假的。

華登博士看見他們出現，差點連雪茄都咬斷了，連忙對那兩個大漢一揮手。

那兩個大漢撲過來，但是正如吐哥所講的，他們不過是蠻牛而已，只是有一些强蠻的氣力。一經接觸之下，祇是一下，他們便倒下來了。有時單單有氣力是沒有用的。

華登博士立即伸手到腰間，撩開西服的上裝。他果然有一把手槍。

他的手放在槍柄上的時候，司馬洛的聲音就來了。司馬洛的聲音在後面說：「好了，你，華登博士！你把手從槍上拿開，不然你的頭馬上就要失踪了！」

華登博士好像感覺到有一把槍在背後支持着司馬洛的聲音的，所以他果然一點也不敢麻煩，手就離開了槍柄，高舉起來。賓尼馬上上前把他的槍繳去了，而跟着，司馬洛也從屋後出來了，與馬卡一起，手中的確是拿着那把長距離步槍，在這樣短的距離之下，假如司馬洛給他一槍的話，華登博士的頭顱是眞會飛掉的。

華登博士咬牙切齒地說：「假如是在美國，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是呀，」司馬洛說，「不過可惜這裏並不是美國。」

「究竟發生了什麼？」奧圖問道，「你們告訴我現在究竟是在發生什麼吧！」

「奧圖先生，」司馬洛過去安慰地拍拍他的肩，「我是司馬洛，我猜尤嘉也對你提過，你現在是安全了，你放心吧！」

「這又是什麼詭計？」奧圖說，「假如你們想用這詭計騙我講話，那是不成功的！我決不會上當！」

「這並不是詭計，」司馬洛說，「我看，我們還是把尤嘉接來吧。她會告訴你這不是詭計的！」

「你把尤嘉怎麼弄了？」奧圖問。

「她現在正住在我那裏，」司馬洛說，「是她來向我求救，說你給人捉去了的。我們千辛萬苦，總算把你找到了。我看，賓尼，你回去把尤嘉接來好不好？也好讓奧圖先生安心一下。他受了太多的驚嚇了。」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賓尼說。

「你載我一程如何？」吐哥說，「我也不需要留在這裏了，以後的事情是你們的事情，與我無關了！」

「你！」華登憤怒地伸手向他一指，「你出賣我！」

「沒有呀，」吐哥說，「我已經為你犧牲了一條手臂，你看不見嗎？現在我還得去找醫生弄一弄，我還沒有問你拿醫藥費呢！」

華登博士的眼睛凸出來。

「他是說得對的，」司馬洛說，「你雖然請到了一個好人，不過你所碰到的却是更强的對手，他巳經盡了他的力量，所以你是不能够怪他的了。」

華登博士深呼吸着。

賓尼說：「來吧，吐哥，我們走！」

他們出去了。司馬洛說：「馬卡，不如你陪着奧圖到裏面去，讓他休息一下。米高，你負責看守着剩下來這幾個飯桶，當他們醒來時，你叫他們不要亂動好了。我要跟華登博士清清靜靜地談一談。」

「來吧，奧圖，」馬卡輕輕扶着奧圖，「我扶你到裏面去吧。我剛才看見裏面

是有床的，你可以躺下來休息一下。」

奧圖無可不可地跟着他進去。米高則把暈倒在地上的二個人拖出去，一手一個。華登看得呼吸緊促。那兩個人都是體重不輕的，米高却能够一手拖一個而把他們拖出去，這表明米高的氣力是眞不小的。

米高出去了，他們聽見車子的馬達發動的聲音。賓尼也開車把吐哥載走了。

司馬洛取出香烟來，向華登博士揚一揚：「要不要一根？」

「不！」華登博士憤怒地說。

司馬洛微笑，自己點上了一根香烟，吸了一口，問道：「好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吧。」華登博士說道。

「你贏了的話，」司馬洛說，「我就回答你的問題，但現在是我贏了，就要你回答我的問題了。」

「這有什麼好問的？」華登博士說，「這件事情，大家都心照了呀。」

「我相信也許你會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司馬洛說，「多談幾句，總不會沒有好處的！」

「你休想我告訴你什麼。」華登博士說。

「你想我叫米高進來問你嗎？」司馬洛問。

華登博士臉上的肌肉抖了一抖，反映他內心的恐懼。他吶吶着說：「我有很多朋友，你不敢碰我的！」

「可惜你的朋友都在美國，」司馬洛說，「這裏並不是美國，假如你在這裏失踪了的話，我相信不會有什麼人追究的。你又沒有機會通知他們！」

華登博士困難地咽了一口口涎。他吶吶着說：「我不相信你會殺死我！」

「這個就很難講了，華登博士，」司馬洛說，「這要看看你的合作程度是如何了。」

「你——你究竟想怎樣？」華登問。

「我就是想知道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說，「為什麼你要把奧圖捉起來？你要問他什麼？不要告訴我你是正在研究靈魂學，我是不會相信的！」

「那些黃金！」華登說，「你也知道的，是不是？」

「你就當我不知道好了，」司馬洛說，「你就從頭對我再講一次好了。什麼黃金？」

「照我的計算，那島上有很大一批黃金！」華登說：「天，很可能是一批搬不完的黃金！」

「那麼多？」司馬洛說，「你計算出來的，你說？」

「是的，」華登博士說，「我是一個職業尋寶的人，這不是我第一次尋到寶藏了。我是很懂得這種事情的。」

「你是憑什麼計算出來的？」司馬洛問。

「我調查過不少大戰時的資料了，」華登說，「我發覺的確有一大批黃金是下落不明的，應該是在這裏的其中一座島上的。這種資料，假如我一一對你講出來，那就要花很長時間的，不過反正你是知道的。」

「也許你的調查是有點根據的，」司馬洛說，「那你認為黃金是在島上的什麼地方呢？」

「這不過是一座島吧了，」華登說，「又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並不難找。」

「但是也不是個很小的地方，」司馬洛說，「在地圖上是小的，但是當你到了那上面的時候就並不小了。」

「當然你逐寸去找的話，地方就顯得很大了，」華登說，「但是假如你有適合的儀器的話——現成的黃金，這不是比較找尋金鑛更容易嗎？」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着，再點上第二根香烟。

華登博士也忍不住了。他把跌在地上的他那根雪茄拾起來，再點上了，抽吸着。這顯示他是巳經開始鎭靜下來了。

「最重要的就是時間的問題，」司馬洛說，「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時間來呢？」

「因為我聽到了關於這座島上發生的事情，」華登博士說，「我就是因為聽到這個消息，我才加緊研究的。我研究過了之後，我就覺得我是值得到這裏來跑一趟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那為什麼你會到這裏來呢？你不是應該早就巳經到了那座島上了嗎？」

「我不想再遭遇到那種事情，」華登博士說，「你看見他們的，他們死了，失踪了，沒有眼睛回來。我不想變成這個樣子。你想嗎？這是多少黃金多少錢財都不能够補償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你認為那島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你研究了過嗎？」

「我把奧圖找來，就是想研究這件事情，」華登說，「他是到過那裏的，我要他告訴我他在那裏究竟是遭遇了一些什麼，以及他到那裏去究竟是什麼目的。總之我並不相信那個地方有什麼鬼魂之類的怪東西，這一點我是可以肯定告訴你的！」

「唔，」司馬洛吸着烟，看着他，「為什麼你不能够多帶一些打手去呢？看你這個人像是有點辦法，花得起錢的。假如那祇是人為的古怪，那不是武力可以克服的嗎？」

「別忘記我們要找的是什麼，」華登微笑說：「那是黃金，人人都眼紅的東西，假如我帶那麼多人去，當我們有所發現的時候，很可能連我自己的性命也不保了。所以，假如我要去的話，我一個人去。這種事情，你是不能够信任任何人的，因此我也要對你指出一個你的缺點，那就是，你帶來了太多的人了。」

「我跟你不同，」司馬洛說，「你不敢信任任何人，但我則知道誰是可以信任的。」

「我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可以告訴你了，」華登博士說「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的確有很多很多的黃金在那裏！數以噸計的黃金！」

「你就像恐怕我不會去拿似的，」司馬洛說，「怎麼忽然之間，你又變得那麼合作了？」

「因為我們是要合作的，」華登狡猾地微笑着，吸着那根雪茄，「我們是夥友

呀！」

「我倒忘記了你是什麼時候入夥的。」司馬洛說。

「你們需要我呀！」華登說。

「你告訴我爲什麼我們需要你吧。」司馬洛說道。

「我先告訴你爲什麼你擺脫不了我吧，」華登說，「首先，你不放心我留在後頭，又不會把我殺掉，那除了讓我加入之外，你能夠拿我怎辦呢？」

「你憑什麼認爲我不會把你殺掉？」司馬洛問道。

「假如你會殺我的話，」華登博士還是保持着那個狡滑的微笑，「那會也已經把吐哥殺掉了。我是一個有經驗的人，我就看出你不是那種殺人的人！」

司馬洛氣結地瞪着他。華登博士這一點倒是講得很對的。他深深地把香烟吸了兩口之後才說：「但是假如讓你加入的話，你也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人！」

「爲什麼呢？」華登博士說，「我沒有能力把你們全部都殺掉呀。」

「你有朋友，」司馬洛說，「這是你自己說的。」

「不錯，」華登博士說，「我有朋友，但是在這裏沒有。難道我會拍電報回美國去把我那些朋友都叫來嗎？他們都是大亨，分也要分大份的，這並不是如意算盤，不，多謝了，你就是叫我把他們找來我也不肯！」

司馬洛啼笑皆非地看着他：「你倒有一張很油滑的咀巴。」

「我祇是把眞相對你講出來吧了，」華登博士說，「這是適應環境，我沒有仇人，祇要能夠幫助我賺錢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了！」

司馬洛沉吟着：「你這個人倒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這件事是這我不能夠單獨決定，我還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們的意見如何，我得問他們。」

「很好，」華登博士說，「隨便你吧。我相信你的朋友們的決定與你的決定應該是不會有很大的分別的。」

司馬洛沒好氣地看着他。華登博士似乎很有預測能力，不過功力還是不够的，因爲華登博士並沒有預測到自己會居於下風到這個地步，需要求司馬洛與他合作。

過了一會，華登博士說：「我不明白的倒是，怎麼你也查出這些黃金的下落呢？我所查的資料是珍貴而重要的。而且我知道在我之前並沒有別人去查過那些資料呀。」

「以後再告訴你好了，」司馬洛說，「假如我們眞是決定合作的話。」

「好吧，」華登說，「我們就等一等吧！」

賓尼把尤嘉和多明麗都載來了，而到了這個時候，華登手下那幾個大漢亦已醒轉過來了。由於他們是受僱於華登的，華登吩咐他們，他們就服從地避進屋後的一間房間裏，等候下一步的差遣。當然，有米高在發揮影响力，他們亦是不會製造什麼麻煩的。他們已經吃過米高的苦頭，也是可免則免了，明知道不敵，找麻煩也是給自己找的。馬卡看守着他們。

多明麗與尤嘉到了房間裏去照顧奧圖，而司馬洛與米高及賓尼三個人則開一個小會議，討論如何處置華登博士的問題。

米高首先表示他的意見。他說：「天！我有機會加入一件這樣大的事情，這是我一生難得的機會，我覺得讓我參加已經是一種榮幸了。我沒有資格決定什麼，不論你們怎樣決定，我都是贊成的。」

「那豈不是剩下你們兩個一對一了？」華登格格的笑着。

「你閉上咀巴！」司馬洛說。

賓尼聳聳肩：「其實我也是沒有什麼意見的，我不過是被動的吧了，是你拉我來參加的，所以我祇能夠給你一點意見吧了。我覺得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了。」

「你看，」華登博士又揮揮手，哈哈笑起來，「我不是對你講過了嗎？這是最佳的選擇，你這個決定的人是聰明的人。而且，我還可以在許多其他的方面都有所貢獻——」

在他能够講完這句話之前，賓尼却又插嘴。他說：「不過，在可靠性方面，就沒有那麼容易有信心了。正如他自己所講的，人在見到了黃金的時候，就有所不同的了！」

「但是我能够幹什麼？」華登苦着臉說：「你們難道相信我一個人能够動手殺死你們這許多人嗎？」

「一個陰謀的人是很難講的，」賓尼說：「一個人利用陰謀，才是最能够殺得人多的。」

「唉！」華登嘆息一聲：「我要怎樣才能够使你相信我呢？」

「我們需要一些保證。」賓尼說。

「怎樣才算是保證呢？」華登博士說，「難道給你們簽一張合同嗎？這樣也沒有用的呀！」

「我在這裏認識的人不少，」賓尼說：「就是殺手也認識不少。吐哥並不是最高的一個。我可以找到比吐哥更高的，我可以跟他作一個約定，叫他殺你——假如不見我們跟你一起回來的話。」

「既然你一定要這樣，我也沒有什麼所謂的，」華登博士聳聳肩，「祇不過我覺得這也仍然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怎會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司馬洛問。

「這裏有那麼多的島，」華登博士說：「來去的路很多，怎會知道我逃走了沒有呢？這一點是很難留心着的呀！」

「你又不是這裏的人，」賓尼說：「這裏有這裏的綫路，這裏有些事情你是不明白的。我對這個辦法很有信心。」

「這個——」華登咬着那根現在已經熄掉了的雪茄，「這樣不大公平吧？要是萬一——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發生了什麼意外，我們都死了，祇有你活着回來嗎？」賓尼說，「那算你的運氣太壞了。總之我們死就一起死，活就一起活。而且，你就是反對也沒有用的，我已經決定了這樣做了，不論你同意不同意。」

「好吧！」華登博士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看，除非是由我來製造，不然的話，這裏意外發生的機會也是很微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既然你不

反對，這件事情就這樣決定好了。」

「我很高興加入你們！」華登博士說，「我相信我們是會相處得很好的。不過，假如方便的話，我倒希望你們也給我解答一些問題，那就是，你們究竟又是怎麼知道有這件事情的？我是說那些黃金，你們也是爲了要得到那些黃金而到來的，是嗎？」

司馬洛與賓尼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用不着說話，想法都是一樣的。重要的就是知道那些黃金在那個地方。如何知道，現在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了。這祇是滿足好奇心而已。於是司馬洛也把他們的故事告訴了華登博士。

華登博士瞪大眼睛，搖着頭：「這眞奇怪，我們可以說是眞有緣份了，那麼久的事情，而我們却碰巧在同一個時間來發掘。你們相信緣份嗎？」

「別用那套鬼話來騙我們了！」司馬洛說。

華登博士格格地笑着，又把他那根雪茄點上。他說：「好計劃！好計劃！把黃金改裝成槍彈！即使我找到了那些槍彈，恐怕也不容易猜出那些是黃金呢！現在，我們對於那島上發生的事情已經知道得相當詳細了，你的朋友到過那裏，他已經說出了他在那裏的遭遇，那麼，我們還需要奧圖嗎？」

「讓奧圖講講他的遭遇和經過也是好的，」司馬洛說：「多一些資料，我們做起事來也是順利得多的。」

「這個奧圖，」華登博士搖着頭說：「跟他說話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對我的印象並不好，現在你又跟我合作起來，那他對你的印象也是不會好的了。你認爲他會對我們透露什麼嗎？」

「我認爲會的。」司馬洛說：「祇要告訴他我們的故事就行了。」

「這個似乎不大好吧？」華登說：「我們不能夠把我們的事情告訴每一個人的。你想對全世界都宣揚出去嗎？」

「假如他也有一份，」司馬洛說：「我看他就不會宣揚出去了，是不是？」

「你——你不能夠把我的黃金這樣亂分給人家的！」華登抗議地說。

「你的黃金？」賓尼說。

「但有他一份，我的一份就少了。」華登博士說。

「我們還沒有決定你佔多少呢？」司馬洛說。

「既然我們已經是自己人了，」華登博士說：「那我不妨對你講一些眞心話吧。錢總是愈少人分愈好的。」

「這是你的錯，」司馬洛說：「經過你這樣對他，他是應該得到一份作爲補償的。而且，他除了需要這錢之外，他還需要心理上的幫助。他需要覺得自己是有用的。」

華登博士好沒氣地搖着頭：「你這個人，就是很有興趣做慈善家的，是嗎？」

「我們做人是有原則的，」司馬洛說：「不然，我們早就把你殺掉了！你不止一次企圖殺死我們！」

華登博士苦笑着：「那其實不是我的主意，我也是不想鬧出人命的，我只是不想有太多競爭罷了。不過吐哥是一個殺手，他的擅長是殺人，而不是制止別人。」

「總之這就是我們的決定了！」司馬洛說：「馬卡有一份，奧圖也有一份。現在我們去跟馬卡和奧圖談一談吧。」

他們把奧圖扶出來，馬卡也給請了出來，華登博士所聘用的那幾個壯漢則暫時仍鎖在那房間裏。他們各人一起坐在廳中，聽司馬洛把這件事情的始末對奧圖講出來。

馬卡聽了相當興奮，因爲他並不知道他原來所參與的是一件這麼大的事情。

多明麗沒有什麼意見，她並不討厭錢，尤嘉則並不開心，她說：「我不贊成你們做這種危險的事情，你們已經給奧圖帶來够多的痳煩了！」

「不，」奧圖說：「我對這件事情也很感興趣。」

「尤嘉小姐，」司馬洛說：「我們冒險與否，那是我們的事情，至於奧圖，他的麻煩是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論幹什麼，也不會帶着奧圖一起去的。我們現在不過是要分給奧圖一份吧了！」

「而他也要付出代價的，」尤嘉說：「假如他不開口，你們就不會給他這一份了！」

「妳一定要這樣說也可以，」司馬洛說：「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吧？妳跟錢有什麼深仇大恨嗎？」

「尤嘉，」奧圖說：「妳不能替我決定一切，這件事情，應該是由我自己決定的！」

「隨便你吧，」尤嘉說。

「很多謝你，司馬洛先生，」奧圖說：「錢當然是沒有人不要的，但是同樣重要的是興趣問題。」

「你所指的是冒險精神是嗎？」司馬洛說：「不錯，我們也正是給這種原動力所推動的，我恐怕這是我們男人才能够充份了解的一種心理了。」

尤嘉輕蔑地瞪了下司馬洛一眼，她對司馬洛的印象顯然是由好而轉壞了，不過幸而奧圖對他的印象是由壞而轉好。

奧圖微笑着：「我現在總算知道了，看來那個黃金的故事是眞的！」

「你也有一個黃金的故事？」司馬洛與華登博士幾乎是同時開口問道。

「是的。」奧圖說。

奧圖也告訴他們他的故事。那又是另一個不同的故事了。他們的船並不止一次到過那座島的附近了。不過他們並沒有登岸。每一次他們都只是借那裏的海灣避開惡劣的天氣而已。正如尤嘉所講，爲了維持生活，他們有時不能够不做一次走私生意。他們走私的路綫就是要經過那座小島的。

後來有一次，他們發覺其中一個同伴登岸之後闊氣得出奇，他有他們花不起的錢。

「我們疑心起來了，」奧圖說：「走私是一件事，運的是什麼又是另一件事情。我們對於某些私貨是有一定反感的，我們懷疑他是瞞着我們私自運了一些什麼，所以我們要他解釋！」

那不過是一個魯莽的小子。他招供出來了，他並不是私運一些什麼見不得自己人的貨物，他祇是拾到了一塊黃金而已。

「拾到了一塊黃金？」華登博士問。

是的。奧圖他們也是爲了黃金而去的。他們倒沒有想到是日本人遺下來的東西。那個魯莽小子是一個好動的人，他時常喜歡潛水射魚。那一次當他們停在海灣裏避風的時候，風暴只是迫近而還未來臨，海是比平時更爲平靜的。他潛到水底去射魚，却在水底的石縫間發現了這塊黃金，他自己收起來，沒有告訴別人。下一次，他們再到那裏的時候，他又到同樣的地方找了一番，又找到了另一塊。這兩塊黃金賣出去了，他得到了不少錢。

他的錢就是這樣來的。

「黃金怎會跑到水底去的？」華登博士奇怪地問道：「你有看到那兩塊黃金是什麼樣子的嗎？」

「他都已經賣掉了，」奧圖說：「我怎麼有機會看到呢？總之我們都認爲他是一個傻瓜，既然這樣在水底都可以找到黃金，那裏就可能是一座天然的金鑛，爲什麼我們不一起去找找看？也許我們都因此而發達起來，那就用不着那麼辛苦了。」

「於是你們回去了？」司馬洛問。

「是的。」奧圖說：「這也就是我們遇事的一次。我們這一次是自己去了，我們把船停在原來的地方，一起下水去找，但是這一次却什麼都找不到了，我們去了兩天。不過我們並不認爲他是說謊的。我們想，也許黃金是給河水冲下來的，你知道，我雖然對開金鑛沒有什麼知識，我也聽過在河中淘金的事情。我們想，也許只是偶然有些金塊給冲出來，海這樣大，而海中的水流，是變化不定的，黃金可能分散得很開，也可能給沙石遮蓋起來了，我們與其在海裏找，倒不如登陸島上，到上游去找了。於是大家登岸，不過總得有一個人留下來看守着船的。我就留下來。以後的事情，也跟司馬洛先生那位朋友所遭遇的大致相同了。我們也是有一副無綫電對講機的，他們與我保持着聯絡，但後來就失去了聯絡。我不敢登岸，祇是在船上焦急地等着。後來，那些鳥就來了。我能够得回這條性命，我認爲已經是很幸運的事情。至於他們。他們當然是凶多吉少了。我告訴你，那島上是有點古怪的。我們的船停在海灣裏的時候沒有什麼不對，但是我們第一次登陸，事情就發生了！」

司馬洛與大家面面相覷。現在連尤嘉也聽得感興趣起來了。雖然她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但是她也再沒有理提出反對。

司馬洛終於說：「還有另一個與你同樣遭遇的人，他已經死了，你對他又知道些什麼？」

「我不清楚，」奧圖說，「不過照常理去推測，他似乎不大可能也是因爲找到了黃金而去的吧？我們的遭遇已經是非常之巧合的了。我猜他們祇是到那島上去找尋食水之類吧了。總之我的看法就是，當你企圖登上那島上的時候，噩運就來臨了。那島上是有些邪惡的東西在着的！」

司馬洛和華登及賓尼都沉默下來。他們三個人不說話，也就沒有人說話了。最後還是尤嘉首先再開口。尤嘉說：「現在，你們還想到那島上去嗎？」

回答她的却是奧圖。奧圖說：「可惜我已經沒有了眼睛，不然我也希望再去一次。」

「黃金對你也是那麼重要嗎？」尤嘉大不以爲然地瞪着他。

「這不是黃金的問題了，」奧圖說，「我是一個男人，男人碰到了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够就這樣避開算了的！」

司馬洛微笑：「這也就是我們的解釋了。」

「即使我也是這樣的，」華登博士說，「雖然我不能不承認我是一個江湖客，我還是對黃金重視得多一些。假如不是有黃金，而單單是爲了冒險而叫我到那島上去的話，我是不會去的！」

「我看我要阻止你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尤嘉說。

（未完）

侠情中篇故事

艷鳳狂龍

（續完）

隆中客·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全通天教主獨孤杰見到松紋寶劍出現，覩劍懷人，頓悟前非，便當衆宣告解散通天教，即掉頭而去。不料商參、冉三太於暗中向羣俠施放奇毒，使羣俠中毒而不自覺，羣俠正徬徨間，幸得劉剛及時前來解救，並生擒商、冉二人。誰知一名自稱一統盟盟主的蒙面人率衆邪魔刼持了楊柳兒兩子女到達現場，要挾羣俠釋放商、冉，然後雙方再商議其他，否則立廢楊氏子女一臂，羣俠躊躇莫決，雙方正在相持中，但已快將到了最後的時限了……

邪魔齊授首　侠道義長存

哈烈應聲住口，那黑衣人却接口笑道：「那就放人吧！」

申大元接口沉聲說道：「人照放，但在放人之前，我要說明我們容忍的最低界綫。」

那黑衣人點點頭道：「我在聽。」

申大元道：「你當明白，目前這局面，受害最嚴重的是楊盟主，所以，我必須跟楊盟主冷靜地合計合計，才作最後的決定。」

黑衣人又點點頭道：「好！我有耐心等。」

楊柳兒却不等申大元開口，搶先一嘆道：「申老，我已經考慮好了，請讓我直接跟那廝說。」

接着，俏臉一沉，目注那黑衣人，沉聲說道：「我不管你是甚麼東西變的，有一個事實，你必須明白，我楊柳兒不算年輕，却也不算老，我還有生兒育女的能力呢。」

那黑衣人平靜地道：「這是說，妳不打算要這一雙兒女了？」

楊柳兒道：「自己的兒女，怎會不要，但你要是逼得太緊時，我也只好豁出去了。」

那黑衣人沒接腔。

楊柳兒又沉聲說道：「你不妨衡量一下目前的情況，眞要逼我走極端，我固然得犧牲一對兒女，你也絕對不能活着離開這兒。」

那黑衣人道：「我早已衡量過了，以現場中雙方的實力來說，誰也不敢說有絕對的必勝把握。」

楊柳兒道：「我承認你的估計不錯，但你如果殺了我的兒女之後，情况就不同了，到時候，我們這邊是哀兵，自古哀心必勝，你懂嗎？」

楊柳兒這一破斧沉舟的決心，顯然使那黑衣人的意志有點動搖了，只見他略爲遲疑一下，才苦笑道：「楊柳兒，妳好像擊中我的弱點了，說吧！要怎樣才算是不過份逼妳？」

楊柳兒道：「給我時間，今宵的事，暫時到此爲止，你所提的條件，三天之後再答覆。」

「我那兩位護法呢？」

「馬上放人。」

「好！我答應妳，我也明白，妳不是需要時間攷慮，是想利用這三天的時間救人。」

「你明白就好。」

「如果妳三天之內，沒法將娃兒救走呢？」

「到時候，我會給你一個痛快的答覆的。」

那黑衣人點首笑道：「好！我答應等妳三天，這該够意思吧！」

楊柳兒目射寒芒，冷然說道：「還有，在這三天之內，你必須善待我那兩個娃兒。」

那黑衣人連連點首道：「行，行，我保證在這三天之內，他們會受到王子一樣的待遇。」

「好！你們可以走了。」楊柳兒扭頭向杜子南沉聲說道：「杜公子，將那兩個老渾球扔回去……」

羣邪們都走了。

夜盡天明，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

對羣俠方面來說，這是最長的一夜。

夜長夢多，而且是惡夢連床。

如今，雖然已夜盡天明，但惡夢却並未中止。

羣俠們心情沉重，一個個默然不語。

半晌，不知是誰「咦」了一聲，道：「杜公子和白姑娘呢？」

是的，杜子南和白傲霜二人，不知是甚麼時候已悄然離去。

「我知道他們去哪兒了。」楊柳兒苦笑了一下，道：「大家都折騰了一夜，咱們就借丁盟主這座盟主府暫做居停，好好歇息一下，一切待會再談。」

× × ×

朝陽斜照下，一對年輕男女，正盡展脚程，向官道旁的一株大榕樹下，疾奔而來。

那是爲了營救楊柳兒的一對子女，追踪趕來的「四海游龍」杜子南和「天香玉鳳」白傲霜。

杜子南和白傲霜都是本來面目，但大榕樹下却有一位白鬚蕭蕭的青衣老嫗在等着他們，那是改裝易容的江姥姥——業已急流勇退，放下屠刀的通天教主獨孤杰的元配夫人江秀娟。

當那自稱一統盟主的黑衣人將江承先、江明珠兩個娃兒刼持，使得羣俠方面焦急莫名時，江秀娟却在暗中以「千里傳音」術分別向楊柳兒、杜子南、白傲霜等三人有所指示。

而這，也就是當有人發覺杜子南、白傲霜二人突然不見了時，楊柳兒說「我知道他們去哪兒了」的原因。

如今的白傲霜，等於是江秀娟的半個徒弟，所以她能根據江秀娟沿途所做的暗號，迅疾地追踪上來。

雙方一見面，杜子南立即迫不及待地問道：「姥姥，那兩個娃兒呢？」

江秀娟抬手向前頭一指道：「就在那兒。」

杜子南順着對方所指的方向一瞧，不由一怔，道：「那不是劍廬嗎？」

「是的。」

「一統盟的人怎會住在劍廬？」

江秀娟笑道：「誰說一統盟的人住在劍廬了？」

杜子南苦笑道：「姥姥怎麼尋我開胃起來。」

江秀娟道：「不是我尋你開胃，是你太性急了，不錯，我指的方向是劍廬，但我並沒說一統盟的人住在劍廬，更沒說兩個娃兒被刼持去劍廬了……」

白傲霜搖撼着她的手臂，撒嬌地道：「姥姥，別賣關子好不好嘛！」

江秀娟慈祥地一笑道：「丫頭別撒嬌，我告訴妳，你們瞧，劍廬右邊約莫半里處，有一片竹林，竹林中有一棟三合院的房子，看到嗎？」

白傲霜道：「您是說，兩個娃兒被刼持去那三合院中了？」

「不錯。」

「那邊有誰在監視？」

「有，是妳更生妹子。」(即江秀娟的義女，原名靳珮的江更生)

「姥姥，您方才追踪他們時，有沒有被他們察覺？」

江秀娟笑了笑道：「丫頭，妳也不想一想，我老人家是何許人，豈有被察覺之理。」

杜子南插口說道：「那麼，咱們趕快趕去救人。」

「別急。」江秀娟含笑說道：「我知道，昨宵你們都折騰了一整夜，不但沒休息，也沒進過飲食，俗語說得好：人是鐵，飯是鋼，像你們這年紀，一夜不休息不要緊，但一夜不休息之後，還要餓着肚子去厮殺，可不行啊！」

白傲霜嬌笑道：「姥姥，您這一提，我可有點餓了哩！」

杜子南道：「不僅是有點兒餓，而是餓得很厲害了。」

白傲霜苦笑道：「姥姥，都是您，您看，現在怎麼辦？」

江秀娟笑道：「很簡單，咱們先去劍廬，叨擾老牛一頓早餐。」

杜子南附和着道：「對，對！就這麼辦。」

江秀娟已將她身邊的一隻提籃打開，解開油紙包，裏面居然有烤得香噴噴的全鷄，還有鹵牛肉、饅頭，和一大錫壺的美酒。

白傲霜禁不住歡呼一聲道：「姥姥，這是哪兒來的？」

江秀娟道：「是老牛孝敬的，不過，我沒徵求他的同意。」

「是偷來的？」

「死丫頭，說話多難聽，……」

「姥姥，您知道的，我是老實人，一向說的都是老實話。」

「別廢話了！快祭五臟廟要緊。」

× × ×

這是一棟磚造的三合院，院前小橋流水，四週翠竹圍繞，環境相當清幽。

像這樣的所在，如非是江秀娟親口所說，江承先、紅明珠兄妹被刼持在這兒可眞不易令人相信，更不便貿然造訪哩！

杜子南、白傲霜二人，安詳地渡過小橋，沿着鵝卵石鋪成的小徑，逕趨三合院的大門前，舉手在大門上輕輕敲了三下。

「誰呀？」是一個頗爲嬌甜的語聲。

「過路的。」答話的是白傲霜。

「過路的？」大門「呀」然而啓，一位年約二十七八、有着中上之姿、但打扮頗爲樸素的青衣少婦，當門而立，一雙水波盈盈的美目在白、杜二人身上一掃，笑問道：「二位有何貴幹？」

「找人？」白傲霜一邊說着，一隻右脚已當先跨進了門檻。

那青衣少婦連忙橫身攔阻，一面嬌笑道：「這位姑娘要找誰呀？」

憑白傲霜的身手，要硬闖的話，很少有人能攔得住她，何況 那青衣少婦的攔阻，也不過是虛張聲勢，更沒顯示她是會武功的人。

因此，就在那青衣少婦「哎呀」一聲，踉蹌後退之間，白、杜二人已進入大門內。

那青衣少婦一面揉着自己的胳臂，一面嬌嗔地道：「這位姑娘好不講理，把人家都撞痛了。」

「抱歉……」白傲霜口中漫應着，一雙美目却在向四週打量着。

當然！杜子南的一雙精目也沒閑着。

院內打掃得非常乾凈，却不聞一絲人聲，也沒見別的人影。

不過，由于正廳和兩廂的房屋門窗都是關着的，即使裏面有人，也不會看到。

那青衣少婦又嘟嚷着道：「這位姑娘，究竟要找甚麼人啊？」

白傲霜的目光落在對方臉上，冷冷地答道：「我要找十三邪中的兩個老妖。」

那青衣少婦苦笑道：「姑娘別嚇人好不好，青天白日，哪有甚麼老妖小妖。」

她的神態，語氣都那麼自然，看情形，她的表演功夫，該算是爐火純青了。

「妳可眞會裝蒜。」白傲霜冷笑一聲道：「裏面還有甚麼人？」

那青衣少婦道：「這兒只有我和當家的兩個，當家的已進城去了。」

「這是說，現在這三合院中，只有妳一個人？」

「是的。」

「我問妳，約莫是半個時辰之前，有沒有一男一女兩個老怪物，各自抱着一個娃兒到這裏來？」

「沒有啊……」

杜子南插口笑道：「傲霜，別浪費唇舌了，問不出甚麼名堂來的……」

說話間，突然凌空揚指，點向那青衣少婦的「肩井」雙穴。

在杜子南的想像中，青衣少婦縱然不反擊，也必然會閃避。

但事實上却是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外——那青衣少婦沒反擊，也沒閃避，而是茫然地，也實實在在地承受了杜子南的指風，那雙美目中並現出無比懍駭的神光，道：「公子你……會仙法……？」

如果她眞是一個不識武功的村婦，她的話也是很自然的反應——指頭兒那麼凌空一點，她的雙臂就不能動彈了，那不是仙法是甚麼。

杜子南目光深注着，沉思少頃，才向白傲霜道：「傲霜，看住她，我進去搜查一下。」

「南哥，你要小心。」

「我知道……」

「道」字聲中，他已一掌震開了左廂的大門，急得那青衣少婦尖聲嚷道：「你們是……是强盜……」

她只是雙臂不能活動，兩條腿可並未受制。

因此，尖叫聲中，人也跟着向左廂衝去。

白傲霜一手搭向她的肩頭，冷笑一聲，道：「安份一點！」

那青衣少婦抗聲道：「妳講不講理，你們要搶我的東西，還說我不安份。」

白傲霜冷冷地道：「少裝胡羊，妳如果不說老實話，我教妳嚐嚐百脈逆行的滋味。」

這時，杜子南已將左右廂房都搜查過了，正向正廳的堂屋走去。

還是老辦法，一掌震開堂屋的大門。

「錚」地一聲，白傲霜肩頭的赤松寶劍忽然自動出鞘，跳出三寸有奇。

白傲霜俏臉一變，向正待進入堂屋的杜子南沉聲喝道：「寶劍示警，南哥小心啊！」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杜子南的右足才跨進門檻，一刀一劍已由大門內兩側成交剪狀電疾下劈。

也幾乎是在這同一瞬間，那本已雙臂受制的青衣少婦忽然雙手齊揚，左手向抓白傲霜肩頭的赤松寶劍，右手却一掌擊向白傲霜的前胸——

一個雙臂已受制的人，居然能够反擊，這自然是意外得令人震驚。

而更令人震驚的是：青衣少婦的攻勢既快又狠，如非是白傲霜，換一個稍差一點的人，眞會遭到她的毒手哩！

如今的白傲霜、杜子南二人，已可列入當代頂尖兒高手之林，尤其是杜子南，該算是頂尖兒高手中的高手了。

像他們這等人物，如果被人家偷襲得手，豈非笑話。何况事先還有寶劍示警。

因此，在他們的快速反應下，不但避過了對方的偷襲，而且立即展開迅電奔雷似的反擊。

但那偷襲他們的人也不簡單。

偷襲白傲霜的青衣少婦，固非庸手，而偷襲杜子南的人，更是十三邪中的老四西門淦和老七向英瓊兩個老魔。

那青衣少婦在白傲霜的凌厲反擊下，固已屈居下風，但白傲霜要想制服她，恐非一二百招以內的事。

杜子南大奮神威，一劍震開兩個老魔的刀和劍，人也硬行闖入堂屋內。

但兩個老魔却奸滑得很，杜子南闖入堂屋，他們兩個却飛射而出，西門淦並敞聲笑道：「小輩，老夫少陪。」

向英瓊更是一劍攻向白傲霜，並沉聲喝道：「咱們退……」

「退」字聲中，西門淦、向英瓊、青衣少婦都疾射而去。

這一場本在意料中的遭遇戰，發動得快，結束也快。

尤其它的結果更出人意外——這三合院內根本沒有江承先、江明珠兩個娃兒的

踪影。

江秀娟所提供的消息不會錯，兩個娃兒是被西門淦、向英瓊兩個老魔送進這三合院的。

這一點，由西門淦、向英瓊兩個老魔的確在這兒，可以證明。

但西門淦、向英瓊二人是空手逃去的，三合院內又不見人踪，那麼，兩個娃兒去哪兒了呢？

是另外有人接走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提供這一答案的人是江更生。

江更生是在暗中監視三合院的動靜，她說不會看到有人接走兩個娃兒，應該是絕對可靠。

接着，江秀娟來了，楊柳兒、獨孤玉嬌、花夢痕、「笑煞星」劉剛等人也全來了。

經過一番冷靜研判之後，一致斷定，兩個娃兒仍在三合院中。

但事實上，經過羣俠們一陣細密搜查，仍然不見兩個娃兒的踪影。

此情此景，羣俠們心情的沉重，自不難想見。

羣俠們全都心情沮喪中，白傲霜忽然歡呼一聲道：「大概在這兒了。」

這沒頭沒腦的話，使得其餘的人一齊以半信半疑的眼光投向她。

白傲霜笑了笑道：「我站立的這個位置，地面有廻聲，證明這兒有地下室。」

再度搜查的結果，不是地下室，而是一條深不可測，不知通往何處的隧道。

隧道的入口，就在堂屋中「福德正神」神牌下面。

方才，白傲霜就是站在神牌前約莫三尺處，也幸虧她細心，才察覺出地面有廻聲的反應。

否則，羣俠們這一陣子，眞算是白忙了。

經過初步的探勘，地道是青磚砌成，估計至少已在一年以上。

但深入三十來丈之後，被一塊鐵板阻斷了。

根據地道的方向估計，地道是通往劍廬的。

事實上，這兒方圓數里之內，就只有劍廬和這一棟三合院，不可能通到別的地方去，即使是通往劍廬，也長達半里以上，够得上稱爲大手筆了。

由于估計地道的建造已在一年以上，必然是以前的劍廬主人靳太達所挖建，西門淦、向英瓊等羣邪，本來就是靳太達的班底，他們知道這一秘密自不足奇。

只是，現在的劍廬主人牛羽軍，是否也知道這一秘密呢？

還有，江承先、江明珠兩個娃兒，是不是藏在地道中？還是已被送往劍廬了？

姑且假定兩個娃兒已被送往劍廬，也假定新的劍廬主人牛羽軍還不知道此一秘密，那麼，以劍廬的範圍之大，隱藏兩個娃兒，實在是輕而易擧的事。

因此，羣俠們再度研商之後，決定雙管齊下，分向進行。

探查地道方面，由楊柳兒、劉剛爲主，白傲霜、獨孤玉嬌爲輔。

這一組，人數雖少，但除了獨孤玉嬌功力較弱之外，其餘三位，都是能獨當一面的大將，加上劉剛的醫道能解毒，獨孤玉嬌、白傲霜的赤松雙劍能破鐵板，算得上是最佳搭配。

同時，爲防萬一入口被封鎖，由江秀娟親自坐鎭地道入口處。

其餘的人則由杜子南率領，逕行前往劍廬拜會劍廬新主人牛羽軍。

×　×　×

劍廬比以前更氣派了。

不但裏裏外外都已煥然一新，連門口四個警衛的勁裝大漢，也是全新的裝備。

當然！這也是情理中事，換了新主人嘛！

×　×　×

以杜子南爲首的那一行人，可能臨時變更了安排，當他們到達劍廬大門外時，却只有杜子南和江更生兩人。

杜子南也算是牛羽軍的老朋友了，江更生曾經是靳太達的二小姐，劍廬就等于是她的娘家，因此，經過傳稟之後，立即有人飛快地迎了上來。

不過，這位飛快地迎上來的人，可不是牛羽軍，而是劍廬的新總管，亦即以前潛伏于靳太達手下爲園丁的牛福。

牛福以前雖屈爲園丁，現在却是劍廬中炙手可熱的第三號紅人。

劍廬的第一號人物當然是新主人牛羽軍，第二號是總監察，也就是靳太達手下的總管刁陀。

還有一個第四號人物，那就是副總管李中平——以前八方客棧的胖掌櫃。眞箇是一人得道，雞犬飛昇。

牛福老遠就打着哈哈，抱拳長揖道：「杜公子、二小姐俠駕光臨，未曾遠迎，罪過、罪過……」

身爲劍廬總管的牛福，衣履光鮮，容光煥發，聲如洪鐘，跟以前作園丁時的落魄情形一比，就像是換了一個人似地。

江更生嬌笑道：「牛福，你現在發達了，我幾乎認不出來了哩！」

牛福傻笑道：「二小姐說笑了，我還不是老樣子。」

江更生忽然俏臉一沉道：「牛福，你不會遠迎，杜公子跟我都不會見罪，但你如果再叫我二小姐，我可眞要見罪了。」

牛福一楞道：「那……我該怎樣稱呼呢？」

「叫我江姑娘。」

「是！江姑娘。」

「唔……對了！這才有點像個總管的樣子。」

這時，杜子南才插口問道：「牛總管，方才，門房說，貴上好像出門了？」

牛福滿臉堆笑道：「是的，不但敝上出門了，連刁總監察也一道走了，嘻嘻……現在，我牛福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杜子南似乎沒興趣欣賞對方的幽默，只是不經意地漫應道：「幾時走的？」

「半個月以前。」

「去那兒了？」

「第一站是金陵，杜公子是知道的，咱們四海錢莊的總號就在金陵。」

「幾時回來？」

「這可不一定，敝上此行，主要任務是攷察各地錢莊的業務……」

他們邊走邊談，不自覺間，已到達一問陳設豪華的花廳中。

雙方分賓主就坐，並由使女獻上香茗之後，牛福才笑問道：「杜公子，江姑娘于連番厮殺中光臨劍廬，想必有重要事故吧？」

杜子南含笑反問道：「沒有重要事故，就不能來嗎？」

「言重，言重。」牛福訕然一笑道：「二位都是大忙人，也都是請都請不到的貴賓，豈有不歡迎之理。」

杜子南注目問道：「看情形，劍廬中人對江湖上發動靜，還是很注意的？」

「何以見得？」

「否則，你就不會知道我和江姑娘是在連番厮殺中了。」

「是的。」牛福正容接道：「敝上雖已不過問江湖中事，但身在江湖，却不能不知道江湖中的動態，所以，對于江湖上所發生的重大故事，還是很注意的。」

「那麼，昨宵所發生的一切，牛總管也全都知道了？」

「是的，通天教于一宵之中，冰消瓦解，牛福還沒向杜公子道賀哩！」

杜子南喟然一嘆道：「有甚麼可賀的，一波才平，一波又財，你也該知道，七魔、十三邪中餘孽又死灰復燃，而且還刧持了楊盟主的子女。」

牛福也輕輕一嘆道：「是的，這實在是令人很遺憾的事。」

杜子南問道：「牛總管，方才你說過，貴上外出期間，這兒是由你當家？」

「是的。」

「貴上曾經有過承諾，咱們這方面，如有什麼困難，當全力相助？」

「這一點，我也知道，但只限於財力方面，杜公子如有所需，牛福馬上可以支援。」

「不！我此行雖然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却不是爲錢。」

牛福蹙眉苦笑道：「杜公子，金錢以外，牛福就愛莫能助了。」

杜子南臉色一正道：「牛總管別誤會，杜子南此行，不是要劍廬出錢，也不要劍廬出力，只請你實實在在回答我一些問題。」

牛福裂咀笑道：「這個好辦，牛福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那我先謝了！」杜子南沉思着問道：「牛總管在這兒有多久了？」

牛福笑了一笑答道：「前後已有十年以上！」

「這十年中，一直沒離開過？」

「是的，一直是在當園丁。」

「那麼，對于劍廬的環境，一定相當熟悉？」

「這個不盡然，因爲，我的工作，一向是在花園中，對花園中的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其他地方，就談不上了。」

杜子南目光深注着，忽然岔開話題道：「劍廬右邊半里外的那棟三合院，住的是甚麼人？」

牛福一楞道：「不知道啊！」

「那是不是屬于劍廬的產業？」

「這一點，我可以以總管的身份回答，不是。」

「如果靳太達生前，在劍廬中構築甚麼地下隧道之類的工程的話，你應該知道吧？」

「理論上，我應該知道，只要是在這十年以內所構築，因爲，構築隧道，工程很大，不易瞞人耳目，但由于我的工作侷限于後花園，這一套理論，也不一定能適用。」

簡短的幾句話，却是說得合情合理。

杜子南接口問道：「這是說，你不知道這回事？」

「是的。」

「那麼，我現在坦白告訴你，我已在那三合院中發現一條隧道，方向正好指向劍廬……」

牛福張口結舌，滿臉驚訝神情，半晌，才訥訥地道：「不會弄錯吧？」

杜子南正容道：「錯不了，目前，楊盟主的子女，就是刧持在隧道中，也很可能已被送入劍廬……」

牛福幾乎震驚得跳了起來道：「杜公子懷疑我牛福有通敵嫌疑？」

「我沒有這麼說，刧持楊盟主兒女的是十三邪中人，而他們又曾經是靳太達的死黨，所以，他們知道隧道的秘密，不足爲怪。」

「那……現在該怎麼辦呢？」

杜子南含笑反問道：「牛總管，你是否覺得，有協助我們找出隧道出口的義務呢？」

「當然！而且，也是義不容辭。不過……」牛福苦笑道：「如果由三合院那邊順着隧道找出口，應該省力得多。」

杜子南道：「隧道半途封死，沒法通行。」

「那麼，」牛福的目光轉向江更生：「江姑娘曾是這兒的二小姐，如果這兒有隧道出口，江姑娘多少也該有個耳聞？」

江更生俏臉一沉道：「牛福，你也該知道，我這個掛名的二小姐，一年當中有幾天呆在這兒？」

江更生以前叫慣了牛福，儘管目前的牛福已貴爲總管，她却還是連名帶姓地一道叫出來。

牛福不但不以爲忤，反而連聲歉笑道：「是是，是牛福顧慮欠週。」

杜子南插口笑道：「牛總管雖然顧慮欠週，說的却也是實情，現在，該說的都說明了，我想，如果牛總管有空，就請陪我們去各處看看，否則，只要你能放心，就由我們自己去各處察看也行。」

牛福正容說道：「依理，我應該陪同二位察看，事實上我也有空，但爲了表示對二位『放心』，以及沒將二位當作外人看待，還是由二位自行察看的好，好在江姑娘對這兒的環境並不陌生，也毋須有人帶路。」

他的話說得很漂亮，但手段却無比的陰險，話聲未落，杜子南、江更生二人的座椅却無聲無息地，同時陡地往下一沉。

事出意外，這陡地一沉，自然是一沉到底，兩個人很自然地擠成一堆。

上面却傳來牛福的邪笑道：「杜公子，你是上天註定，享盡人間艷福的幸運兒，已經有過三位美嬌娘了，如今，臨死之

，還加上一個江更生，四美人兼收，算得上是錦上添花，只是，去日無多，你得把握時間，好好地儘情享受，也算得上是作鬼也風流……」

牛福正得意忘形間，地穴中忽然像冲地炮似地，冒出一道人影，快得使他來不及有應變的念頭，已被一掌擊得踉蹌地退到丈五之外，「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然後不勝駭異地道：「你……你……你……」

「你」是誰呢？

當然是杜子南。

杜子南一時失察，中了對方的詭計，掉入深達十五六丈的地穴之中，幸虧他和江更生都有一身超絕的武功，加上臨危不亂的鎮靜功夫，雖然兩人跌作一堆，却並未受傷。

他們兩人都明白，必須爭取時間脫困，而像這種深達十五六丈，約莫丈許見方，四壁光滑的地穴，即使是武功再高的人，也不可能飛縱出去。

于是，兩人略一商量之後，決定以江更生的掌力先送杜子南出去。

這辦法很能收出人意外之效，却也很危險。

不是杜子南這樣的高手，不敢嚐試，沒有杜子南這種精湛的功夫，即使有人在下面托住他的雙足拋送，也不會成功。

現在，這一冒險行動，居然成功了。

本來，杜子南那飛身而出的含憤一擊，是可以立取牛福的老命的，但由于牛福還有可資利用之處，所以才掌下留了情。

當牛福驚駭莫名，話不成聲時，杜子南一個箭步，抓住他的前胸，沉聲說道：「少廢話！馬上將江姑娘救上來。」

牛福連聲恭應道：「是是……」

他，口中答得很爽快，但他的動作却是毒辣已極，「是是」聲中，兩手握拳，雙風貫耳，膝蓋却同時頂向杜子南胯下的命根子，一招雙式，既快又狠。

可惜的是，他碰上的對手太强了，他這既快又狠的反擊，不但不曾傷到對方一根汗毛，他自己却痛呼一聲，蹲了下去。

杜子南再度一拖將他拉起，揚手就是兩記火辣辣的耳光，並冷笑道：「牛福，你再不自量力，我先打斷你的狗腿！」

牛福眞算得上是蠟燭脾氣，不點不亮，吃過苦頭之後，終于乖了。

他告訴杜子南，壁橱內有長繩，可以將江更生救上來。

杜子南順手點了牛福的穴道，才着手救援江更生的工作。

就當江更生援繩而上，還不到一半時，只見兩道人影分別由門口和窗口向杜子南飛撲過來。

杜子南左手仍然拉着長繩，右手疾如電掣地晃了一下，只聽「冬冬」兩聲，那兩個偷襲的人就像兩段木頭似地掉落在地穴旁邊——那是兩個全身勁裝漢子。

其實，由對方偷襲開始一直到躺下爲止，杜子南根本沒正眼瞧過一下。

「打！」

隨着這一聲勁喝，一蓬暗箭，挾着「嘶嘶」銳嘯，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杜子南週身要害招呼。

杜子南冷笑一聲，寒芒一閃，長劍已出鞘，那一蓬暗器，已全部粘附在他的長劍之上。

那是爲數總在百枚以上，細如牛毛的淬毒鋼針。

杜子南精目一掃之下，怒叱一聲：「還給你……」

長劍隨手一抖，那百枚以上的淬毒鋼針，竟以比射來時更勁疾之勢，全部射入它原主人——站在窗外的一個勁裝漢子的身上。

一聲慘號，那勁裝漢子倒了下去，江更生却在這個時候飛身而上。

江更生蹩了一肚子的窩囊氣，這一脫險之後，首先遭殃的是牛福。

她，飛起一脚，將本已制住穴道，沒法動彈的牛福踢得「砰」地一聲，撞在牆壁上，然後，一脚踏住對方的胸脯，劍尖指着對方的喉頭，冷笑道：「牛福，想死還是想活！」

其實，牛福早已昏了過去，根本沒有聽到她的話。

倒是窗外有人接口道：「別難爲牛福，他是奉命行事。」

緊接着又冷笑一聲道：「杜子南，出手如此狠辣，難道你一點也不顧慮兩個娃兒的安全？」

杜子南頭也不回地冷冷問道：「你是誰？」

「老夫商義。」

杜子南徐徐轉身，面向窗口。

窗外，傲然卓立着一個紅袍、白髮、缺左臂、右手持喪門劍的老人。

不錯！那是十三邪中的老九商義。

杜子南不由地輕輕一嘆道：「你們七魔、十三邪，也該算是响噹噹的前輩人物了，想不到越來越不長進，竟然捧起老牛的臭脚來。」

商義默默無語。

江更生接口訝問道：「杜公子，你說一統盟的盟主就是牛羽軍？」

「錯不了！」

「這——不可能吧？」

「江姑娘，妳忘了，誰是這兒的主人呀？」

「我想，可能是牛羽軍受了這批老魔的脅迫……」

「不會，姓牛的光棍一個，人家又能威脅他甚麼。」杜子南侃侃地說道：「江姑娘，我不妨老實告訴妳，當老牛不擇手段，向靳太達報復時，我就覺得這個人城府太深，深藏不露，高明得令人可怕。」

一聲朗笑由窗外傳來道：「這眞是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杜公子也！」

接口的是劍廬的新主人牛羽軍。

杜子南淡淡地一笑道：「老牛，你這是已承認你就是一統盟的盟主了？」

牛羽軍笑道：「高明當面，我不承認還行嗎！」

杜子南神色一正道：「好！現在一切廢話都不用談了，我只希望你像個男子漢一點，別爲難楊盟主兩個娃兒，此外，你儘管劃下道來，不論湯裏火裏，我都捨命奉陪。」

「杜老弟。牛羽軍似笑非笑地道：「難道你自己不覺得，你說的這話，就是廢話嗎？」

杜子南蹙眉苦笑道：「是的，我這是眞的成了對牛彈琴。」

牛羽軍道：「即使你站在我的立場，你也絕對不會放棄那兩個人質的。」

冉雙城悄然偎向牛羽軍身邊，嬌笑道：「有了那兩個人質，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誰都不是傻瓜，誰會輕言放棄。」

杜子南笑問道：「冉雙城，妳現在成爲劍廬新主人的新夫人了。」

牛羽軍左手輕攬冉雙城的纖腰，含笑搶先答道：「老弟台，應該說是一統盟盟主的新夫人才對。」

杜子南披唇一哂道：「我不知道你這位一統盟盟主，還能風光多久？」

「這個麼！毋須你老弟費心，你也該明白，武林中的霸主，也跟朝廷的皇帝一樣，天命所歸，推也推不掉的。」牛羽軍神色一正道：「杜老弟，看在過去我們相處還不錯的情份上，我要開導你幾句。」

杜子南截口笑問道：「是不是要我棄暗投明？」

「對！你老弟眞聰明，」牛羽軍拈鬚微笑道：「聰明人一定會知所抉擇的。」

杜子南冷笑一聲道：「可惜我不是聰明人。」

牛羽軍笑道：「你一定要我再增加兩個人質，我也樂得揀便宜。」

杜子南、江更生二人雙雙穿窗而出，杜子南並冷笑道：「牛羽軍，你打錯算盤了！」

牛羽軍精目環掃，笑道：「杜老弟，老牛從來不做沒把握的事，過去對付靳太達的那一套，姑且不提，近的如對付通天敎的獨孤杰，以及目前對付你們這批自命俠義道的人物，我都是謀定而後動，穩紮穩打，我也知道，目前你已成了頂尖兒高手中的高手，也知道你們還有大批後援，但至少目前你們兩個已落了單，現在，你不妨仔細地瞧瞧，憑本盟這些高手，能不能將你們兩個擺平。」

其實，杜子南、江更生二人早就打量過了。

現場是一片廣達畝許的花園，除了牛羽軍、冉雙城二人之外，七魔十三邪中的餘孽，也全部到齊。

俗語說得好：雙拳難得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

儘管杜子南、江更生二人都是藝高人胆大，面對幢幢魔影而了無懼色，但他們也心中明白，要想憑兩人之力突圍而出，勢必經過一場艱苦血戰才行。

杜子南精目環掃，笑問道：「牛大盟主，你就是想憑這一批班底稱霸武林？」

牛羽軍道：「不錯，放眼當代武林，有哪一個組織的班底比得上我這個班底的堅强？」

一聲嬌笑劃空傳來，道：「牛羽軍，你終于現出原形了。」

話到人到，楊柳兒已捷如飛鳥似地瀉落當場。

跟踪瀉落的是劉剛，白傲霜，獨孤玉嬌等三人。

這四位是循地下道前來的，因此，人踪才現，杜子南立即向白傲霜問道：「傲霜，怎麼樣？」

白傲霜苦笑道：「沒發現甚麼。」

牛羽軍含笑說道：「杜老弟，你以爲我那麼笨，會將兩個娃兒藏在地道中，等着你們去解救。」

楊柳兒冷笑道：「牛羽軍，虧你還要自詡聰明，其實，你眞是一頭大笨牛！」

牛羽軍漫應道：「是嗎！我自己倒是一點也不覺得。」

楊柳兒道：「我也承認你現在這個班底，比當代武林中任何一個組織的班底都强，但你太性急了，明白我的意思嗎？」

牛羽軍道：「我明白，妳的意思是：要我按兵不動，等你們這批人散開之後，再予以各個擊破，甚至也可以利用過去的身份，跟你們接近，予以暗殺，那樣就輕鬆得多了。」

楊柳兒笑道：「是呀！既然你也想到了這一點，爲何還要冒險躁進？」

牛羽軍笑道：「那辦法固然是好，但太慢了，妳也知道，我老牛過了半輩子的窩囊生活，好不容易天賜良機，有了一個無比堅强的班底，我又怎能再等下去，天予不取，謂之逆天，逆天是大逆不道的事啊！」

話鋒微頓又起：「再說，妳也未免太抬舉你們這批人了，妳想想看，現在即使你們集中全力來對付我，又能奈我何！」

這倒是實情，在投鼠忌器的情況下，羣俠方面，的確有徒喚奈何之感。

楊柳兒俏臉一沉道：「牛羽軍，你還記不記得我昨宵說過的話？」

牛羽軍連連點首道：「記得，記得，妳昨宵說過，對于我所提的條件，須要三天時間去攷慮。」

楊柳兒道：「我也說過，你莫逼我走極端。」

牛羽軍道：「這話也記得，事實上，現在我也沒逼妳，再說，如果妳要走極端，對妳自己又有甚麼好處，要再生兩個娃兒，可要費很大的工夫哩！」

說到這裏，他忽然「喲」了一聲道：「該來的都來了，眞是羣豪畢集，濟濟盛哉！」

原來是羣俠方面的大覺大師，申大元，廖伯倫等三人也趕來了。

到目前爲止，羣俠方面除了江秀娟，花夢痕二人之外，算是全部到齊了。

江秀娟本來是局外人，她之所以在暗中協助羣俠方面，等于是客串性質，所以，她沒有來，沒人會感到詫訝。

但花夢痕怎會沒來？

花夢痕沒來，沒人發問，甚至可能還有人沒想到花夢痕這麼個人，因爲，在羣俠方面的濟濟羣豪中，花夢痕只不過是一個次要角色。

大覺大師人是到了，但他還是跟昨宵對付通天教一樣，只是靜立一旁，有如一個局外人。

申大元却裂咀笑道：「老牛，現在，你榮任一統盟盟主，抖起來了，對咱們這批曾共過患難的老朋友，總該賞個『一官半職』吧！」

牛羽軍打了一個哈哈道：「我倒是誠心希望諸位捧捧我老牛的場，可是，諸位都不肯賞臉啊！」

這當口，大覺大師咀唇微微開闔着，顯然是以傳音入密功夫在向誰指示一些甚

麼。

申大元臉色一沉，獨目中寒芒一閃道：「牛羽軍，你聽着，馬上將楊盟主的兩個娃兒放回，我可以作主，既往不究，否則……」

牛羽軍截口笑道：「不用再否則了。你也知道，找老牛不是被人家嚇大的，何況，昨宵，咱們雙方已有協議，怎麼說好了的協議，又不遵守。」

申大元道：「昨宵的協議仍然有效，我們之所以追踪到這兒來，主要目的是逼你現出原形來。」

牛羽軍道：「現在，你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人也該走了。」

楊柳兒插口說道：「我們馬上就走，但我現在要看看兩個娃兒。」

牛羽軍道：「很抱歉！這不在咱們的協議之內。」

楊柳兒道：「我必須看看他們，否則，我怎能相信你沒有虐待他們。」

牛羽軍目光深注着，似乎想看透楊柳兒心中究竟有些甚麼企圖。

半晌，他才點點頭道：「好！我不怕妳玩甚麼花槍。」

楊柳兒幽幽地一嘆道：「人在你的掌握中，我還能玩甚麼花槍。」

牛羽軍忽然仰首沉喝一聲：「刁陀聽令！」

一聲暴喏來自左首約莫二十丈外的一棟靜樓頂上：「屬下在。」

那靜樓樓高三層，隨着話聲，過去曾為靳太達的總管，如今是牛羽軍手下總監察的刁陀，已出現在三樓的欄干前。

牛羽軍沉聲說道：「將兩個娃兒抱出來亮亮相，記着，如有人企圖搶救，就撕下他們的左臂。」

「是！」

牛羽軍又向楊柳兒沉聲說道：「楊柳兒，我再提醒妳一聲，手臂給撕下了，是不能再生長的，希望妳別自找麻煩。」

楊柳兒嬌笑道：「放心，我也不希望我自己的兒女，變成殘廢，再說，大白天，也不可能有人一下子飛到三層樓上去救人。」

牛羽軍冷笑一聲：「妳明白就好。」

江承先、江明珠兩個娃兒抱出來了，抱着他們的是兩個青衣使女。

看情形，兩個娃兒都沒受到虐待，只是被點了穴道。

牛羽軍向楊柳兒笑問道：「現在，妳該放心了？」

楊柳兒仰首目注她的兩個愛兒，臉上肌肉抽搐着，口中却漫應道：「老牛，請叫他們解開娃兒的穴道，我要跟孩子們說幾句話。」

牛羽軍冷冷地道：「別節外生枝，我不答應。」

楊柳兒苦笑着一嘆道：「牛羽軍，誰無父母，誰無兒女……」

牛羽軍冷然截口道：「你們該走了！請！」

楊柳兒道：「好！我們馬上就走，但我走前，你必須答應我一個要求。」

「那要看妳要求的是甚麼事了，辦不到的事，最好是免開尊口。」牛羽軍忽然改變話題，注目問道：「妳……好像是在故意拖時間？」

楊柳兒似笑非笑地漫應道：「哦！是嗎……」

靜樓頂層忽然發出一聲驚呼和一聲怒叱。

原來就這剎那之間，靜樓上已有驚人的變化。

牛羽軍的懷疑沒錯，楊柳兒的確是在故意拖時間。

楊柳兒故意拖時間的目的，就是希望花夢痕所豢養的通靈異獸虎狸伺機解救她的愛兒。

花夢痕也並非沒來，但她不是公然前來，而是帶着虎狸暗地潛入，她本來就是靳太達的大小姐，對這兒的地形地物都了如指掌，她的潛入，自能收輕車熟路，事半功倍之效。何況虎狸軀體小，速度快，即使被人發現，也不過是被認為是一隻大貓而不致令人起疑心。

事實上，虎狸也的確沒令人失望。

現在靜樓上的那聲驚呼和怒叱，也就是牠的傑作。

經過江秀娟調教過的花夢痕固已功力大為精進，也連帶使虎狸獲益不淺。

當虎狸悄然竄登三樓時，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用牠的尾巴將抱着江承先、江明珠兄妹的兩個青衣使女擊昏，然後又撲向一旁的刁陀——這也就是那聲驚呼和怒叱的由來。

刁陀是牛羽軍的死黨兼得力助手，其功力之高，比起七魔、十三邪的餘孽來，也決不遜色。

因此，虎狸的威力雖強，但要想纏住刁陀，却有點力不從心。

江明珠、江承先兩個穴道被制的娃兒，已隨同被虎狸尾巴擊昏的兩個青衣使女，倒在廻廊上。

刁陀也正向虎狸節節進逼，企圖重新掌握那兩個娃兒。

這時，樓下的正邪羣豪，也展開了一場無比慘烈的混戰。

羣俠方面，當然有人想飛登三樓解救兩個娃兒，但由于牛羽軍方面的人也並非庸手，而且人數上又佔了壓倒性的優勢，加上那批人又悍不畏死，一個個前仆後繼，拚死纏鬥，因而正邪雙方，誰都沒法上三樓支援。

三樓上，刁陀仍在節節進逼，距離兩個娃兒幾乎已到伸手可及的距離，如非是虎狸拚命攔阻，兩個娃兒勢必已再度落入魔掌中。

但儘管如此，羣俠方面如果不能及時支援，則兩個娃兒的再度落入魔掌中，已是難以避免的事。

花夢痕終于上了三樓，在與虎狸「聯手」之下，總算暫時將刁陀截住。

金狒也上了三樓，花夢痕在兩頭通靈異獸協助之下，總算是扳回劣勢，將刁陀逼得節節後退。

但扶得東來西又倒，這邊才反敗為勝，廻廊的另一頭却出現四個勁裝大漢，箭疾地向兩個娃兒身前射來——

此情此景之下，花夢痕這一人二獸要想「回師挽救」，已經是鞭長莫及了。

花夢痕情急之下，右手長劍仍跟刁陀週旋，左手反手一揚，並怒叱一聲：「鼠輩躺下……」

叱聲中，她已一個倒翻，身劍合一地向那四個勁裝大漢射去。

花夢痕那左手一揚，不過是虛聲恫嚇，企圖延緩對方的行動，以便于自己及時援救而已，因為，她的左手中根本沒甚麼暗器。但她那沒有暗器的凌空一擊，竟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四個勁裝漢子都在距兩個娃兒前三尺處倒了下來。接着人影一閃，江承先、江明珠二人已到了另一個人的手中。

以身劍合一之勢，激射而來的花夢痕，不得不趕緊剎住自己的激射之勢，並瞋目怒叱：「鼠輩！快放下……」

話沒說完，她自己却楞住了。

原來抱住兩個娃兒的，竟然是于昨宵才冰消瓦解的通天教教主獨孤杰。

當然！方才那四個勁裝漢子的突然倒下之謎，也是獨孤杰及時出手所致。

花夢痕一楞之後，隨即寬心大放地，嫣然一笑道：「老爺子，您來得正好！」

刁陀可並不認識獨孤杰，因此，就當花夢痕的話聲才落之間，他已突破金狒和虎狸的攔截，並越過花夢痕的頭頂，向獨孤杰兜頭下擊。

獨孤杰怒笑一聲：「小輩找死……」他，順手將右手中的江明珠向花夢痕手中一遞，緊接着飛快地迫着刁陀的飛撲之勢凌空一按。也僅僅是那麼凌空一按，刁陀就像一隻突然被彈弓擊中的飛鳥，成直綫下落，「砰」地一聲，摔落在樓板之上。

三樓上再沒敵人出現，江承先、江明珠兄妹倆，有着獨孤杰、花夢痕，和金狒、虎狸的保護，已經算是絕對安全了。

但由于怕兩個娃兒不聽話，所以他們那被制的穴道，並未替他們解開。

樓下的戰況已接近尾聲。

一統盟方面，功力略差的幾已全部伏誅，就連七魔、十三邪中的餘孽，也剩下冉三太、西門淦兩人猶在作困獸之鬥了。

西門淦對劉剛，冉三太對廖伯倫，正殺得難解難分。

牛羽軍却被杜子南、白傲霜二人所困。現在的牛羽軍算是顯出了眞本領，獨鬥兩個年輕一代中的絕頂高手，仍然是攻多于守。

這一片花圃中，屍骸狼藉，至少也在百具以上。

其餘羣俠，都在一旁悠閑地作壁上觀。不！作壁上觀的其餘羣俠，可不包括楊柳兒在內。

楊柳兒是于奮勇殺掉纏住她的向英瓊之後，飛身登上三樓的。

楊柳兒于登上三樓之後，顧不得向獨孤杰、花夢痕二人道謝，立即解開兩個娃兒的穴道，摟在懷中，親熱箇沒完。

樓下僅剩的三組戰況，還是難解難分的局面。

花夢痕扭頭向獨孤杰笑道：「老爺子，我們也下去吧！」

獨孤杰笑了笑道：「不！我只想站在這兒說幾句話。」

「爹……」獨孤玉嬌也悄然登上三樓，並偎向乃父胸前。獨孤杰輕擁愛女香肩，笑道：「丫頭，以後，不再是獨孤小姐，是杜夫人了，可不能再撤小姐脾氣嘍……」

「爹！我不來了……」

「不來了最好，快回到妳的白馬王子身邊去……」

樓下的一聲慘號，打斷了他們父女倆的笑謔——那是冉三太死前的慘號。

緊接着，「笑煞星」劉剛縱聲大笑道：「七魔，十三邪中的餘孽，已只剩下你一個了，西門淦，只要你能再撐過十招，我可以放你一馬。」

西門淦只撐過七招就倒下了，連慘號都不曾發出一聲。

整個現場，已只剩下牛羽軍在孤軍苦戰了。

杜子南一面配合着白傲霜的攻勢，加緊配攻，一面笑道：「老牛，你的手下都在列隊恭迎，請你登上盟主寶座哩！」

牛羽軍怒聲道：「杜子南，不是我瞧不起你們，憑單打獨鬥，你們這兒所有的人中，沒有一個是我的敵手。」

獨孤杰忽然抓起刁陀的屍體，凌空向牛羽軍扔了過去，並揚聲大喝道：「老牛接着！」

「老牛」沒有接，刁陀的屍體被摔得一塌糊塗，也將他們那難解難分的惡鬥給分開了。

獨孤杰又接口說道：「牛羽軍，俗語說得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現在，你已成了被困垓下的楚霸王，甚麼都不用說了……」

牛羽軍慘然一笑，仰首截斷對方的話，道：「獨孤杰，我問接促成你那通天教的瓦解。你也間接促成我的失敗，眞是六月債，還得快啊！」

獨孤杰道：「雖然你說的都是實情，但我今天的行動，却絕非存心報復。」

牛羽軍道：「不是報復，是甚麼？」

獨孤杰笑了笑道：「你是知道的，我獨孤杰這一輩子沒做過一件好事，現在，我已成了杜子南的老丈人，面對這位俠名滿江湖的乘龍快婿，檢討我自已的生平，實在惶恐得很……」

牛羽軍又截口冷笑道：「所以，你將促成我的失敗，當做你生平唯一的一件好事？」

獨孤杰拈鬚笑道：「對……對……這下子你又聰明起來了。」

牛羽軍瞋目厲叱道：「獨孤杰，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話聲未落，忽然舉手擊向他自已的天靈蓋，「霍」地一聲，腦漿與鮮血四濺中，人也跟着倒了下去。

一代梟雄自殺了。

現場中一片死寂。半晌大覺大師才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三樓上的獨孤玉嬌忽然「咦」了一聲，向花夢痕問道：「花姊，我爹呢？」

花夢痕也一怔道：「沒看到啊……」

楊柳兒含笑道：「玉嬌，令尊自有去處，他已經走了。……」

遠處，適時傳來獨孤杰那蒼勁而又帶悲壯的歌聲：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小事，都付笑談中！（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任天豪想突襲秀秀，却被秀秀反擊重傷。岳湘估計羣俠都非秀秀的敵手，只好用懷柔手段對秀秀，秀秀在岳湘的安撫下，果然情緒平靜下來。岳湘便遣開衆人，與秀秀進入廳內，併坐傾談。秀秀正陶醉在岳湘的輕憐蜜愛之下，竟倒在岳湘的懷抱中，徐徐入睡。這時，鬼母突然進來，見此情形，便示意岳湘再進一步親親秀秀。鬼母即退去廳外把風，不料被突然而來的倩倩擊倒。倩倩逕入廳內，秀秀霍然驚醒，與倩倩打了起來，兩人互對三招之後，倩倩便轉身飛奔而去，秀秀也尾隨追去……

彼此道不同

九陰鬼母道：「被她擊倒時，只覺那一股力量，來勢滔滔，不可抗拒，但現在，却已無傷疼的感覺。」

岳湘道：「看來，她還記得你。」

九陰鬼母道：「哼！老身侍候她們許多年，自然應該認識我了。」

岳湘點點頭。

九陰鬼母歎了口氣，說道：「岳湘，你和她們更熟識，而你們，只有幾天相處的時間，但看來人都有愛美的天性，美的男人、女人，是具有互相的吸引對方的力量……」

語聲突然一頓，叫道：「但他們不算人啊！她們是鬼，無情無義的鬼……」

對倩倩出手打倒鬼母那一擊，九陰鬼母很傷心。

在四大幽靈的殺手中，九陰鬼母內心中對倩倩最好。

偏偏，第一個把她打倒在地上的，就是倩倩。

岳湘勸道：「鬼母，她們已經不是人了，不用和他們一般見識。」

互相不為謀

九陰鬼母打量了岳湘一眼，忖道：「看來，美麗的女鬼，也喜歡英俊一點的男人。」

岳湘不但很英俊，而且，也很有男人的味道。

九陰鬼母如若是年輕一些，相信，她也會很喜歡岳湘。

幸好九陰鬼母的年紀大了。

「對付仙女門，必須先殺了她們。」九陰鬼母緩緩說道。

岳湘道：「殺仲們，似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九陰鬼母道：「秀秀似乎是來殺你的，不知她為什麼不下手。」

岳湘道：「所以，她們是那麼莫可預測。」

九陰鬼母道：「岳湘，你無法控制她們，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殺了她們。」

岳湘道：「我暗算過他們，結果，失敗了，我想不出用一種什麼方法可以殺死她們。」

九陰鬼母點點頭道：「老身倒有一個

辦法。」

倩倩那一掌，打碎了她的心。

九陰鬼母說出了她的方法。

岳湘不住的點頭，那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很絕，也很殘忍。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們試試吧！」

徐府中的前後庭院中，又傳來了弩箭和呼喝之聲。

× × ×

天亮了，旭日東升，隨着消逝的黑夜，秀秀、倩倩的離去，徐府又恢復寧靜。

但還有黑夜、今夜、明夜，幽靈般的四個鬼女，還會再來。

檢點人數，竟然死了兩個，傷了四個人。

中午時分，羣豪會集在大廳中。

風塵三俠、青蓮子、岳湘、譚長風、黃鎮山等都到了。

缺席的兩個人，是桑木道長和九陰鬼母。

九陰鬼母滿懷殺機，佈置對付四大鬼女的場地。

桑木道長去調集人手，還沒有回來。

風塵三俠，眞正的領教過了，鬼女的厲害，已知很難有勝算，只好閉口不言。

譚長風這個人，很少說話，只是默默做事。

主持大局的還是岳湘。

這付千斤重担，已經很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岳湘四顧了一眼，道：「黃兄，桑木大師幾時回來？」

黃鎮山道：「中午之前。」

岳湘道：「仙女門中最難對付的人，就是那四大鬼女，也許仙女門中，還有什麼高手？但目前為止，咱們還未遇到太過難對付的人物。」

鐵大鵬道：「那四個丫頭，最難對付，已經不算是人了……」

岳湘接道：「她們在很多方面的成就，已經突破一個人的體能極限，所以，在咱們的感覺中，她們已經成了超人。」

鐵大鵬道：「岳兄弟，可有什麼高明辦法。」

岳湘道：「我正在安排，但會有多大效果，在下也難預料。」

李三奇道：「奇怪的是仙女門已經知道了咱們在對付他們，為什麼不對咱們作毀滅性的一擊。」

任天豪道：「這一點，是否和青蓮姑娘有關呢？」

提到了青蓮子，岳湘回頭望了一眼，只見她臉色蒼白，靜坐一側，似乎根本沒有聽到說話，不禁心頭一震，道：「蓮兒，妳怎麼？」

青蓮子道：「我頭疼的很，已經有些挺不住了。」

岳湘道：「頭疼？」

青蓮子苦笑一下，道：「是的，我知道，這不是什麼病，可能是他們控制我的辦法。」

岳湘呆住了。

風塵三俠，黃鎮山，都聽得一怔。

「蓮兒，妳這頭疼之症，是不是常常發作？」

岳湘心中很焦急，顧不得在衆目睽睽之中，表現出對青蓮子的關心。

青蓮子苦笑一下，道：「很少發作，我記憶之中，只有一次，那是，我離開揚州，到金陵去探望一個人，過了歸期，就頭疼起來，但回到仙女廟後，就好了。」

岳湘道：「哦！幾時開始的？」

青蓮子道：「昨夜，我知道你回來，而且很忙，所以，我不願讓你知道這件事，才沒有去看你。」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他們是用的藥物了！」

搖搖頭，蓮兒緩緩的說道：「我不知道，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這個毛病。」

譚長風關心的問道：「要不要請個大夫瞧瞧？」

口中說話，兩隻眼睛，却盯注在李三奇的身上。

李三奇問道：「青蓮姑娘，在下的醫術，並非很高明，姑娘能不能讓我查看一下。」

青蓮子道：「那就有勞了。」

李三奇行了過去，看的很仔細，也問的很清楚，但他却一直無法找出病因。

青蓮子的臉色更蒼白了，不停的冒出冷汗。

她沒有說出痛苦，但任何人一眼，都可以看出來，他在極力忍受一種折磨。

岳湘走近道：「蓮兒，很難忍受的痛苦。」

青蓮子道：「是的！我的頭像要裂開一樣……」

李三奇苦笑一下，道：「瞧不出，他們用的什麼方法？」

用牙齒緊咬着櫻唇，青蓮子緩緩說道：「岳兄，我無法再支撐下去了，我要解脫，不要因為我拖累到你。」

岳湘道：「蓮兒，不要亂想，忍耐一些，我們總會想出辦法的。」

青蓮子道：「斬下我一條臂，剁下我一條腿，我相信，我都可以忍受，但這種疼痛，很難挺的住，就像是有人用長針不停的在我頭上刺入。」

李三奇道：「這疼痛的發作，可有一定的時間？」

青蓮子道：「有！只不過，這時間越來越短了。」

李三奇道：「哦！」

岳湘道：「幾時發作一次？」

青蓮子道：「第一次，距離第二次，好像六個時辰，但第三次和第二次的距離，好像只有四個時辰了。」

岳湘道：「那是說，每次縮短兩個時辰了。」

青蓮子道：「好像如此，更悲慘的是，一次比一次厲害。」

岳湘道：「蓮兒，現在，咱們似是已到非拚死一戰不可的境界了，再忍耐一下吧！」

青蓮子黯然流下淚來，道：「岳兄，不用管我了，我會拖累你們的。」

岳湘道：「不會的，蓮兒，咱們是生死同命，無論如何，妳再多忍耐兩天。」

青蓮子道：「我恐怕沒有能力撐得下

去！」

岳湘道：「不……」

突然出手一指，點了青蓮子的麻穴。

這動作很突然，全場中之人，都楞住了。

片刻之後，岳湘又出手拍活了青蓮子的穴道。

青蓮子吁一口氣。

岳湘緩緩說道：「蓮兒，點了穴道之後，是否還疼？」

青蓮子道：「似乎輕了一點。」

岳湘道：「實在忍受不住時，那我就點了你的穴道，蓮兒，我會盡快想法子的，千謂不可妄動異念。」

青蓮子點點頭，閉上了雙目，依靠在一張木椅之上。

岳湘回顧了青蓮子一眼，低聲道：「鐵兄，李兄，任兄，三位有什麼高見？」

鐵大鵬道：「目下情勢，十分混亂，鐵某人，實在想不出應該如何了。」

岳湘道：「到目前爲止，除了四大鬼女之外，仙女門中，還有發現什麼特出的高手。」

李三奇道：「但那四大鬼女，似乎是已經够了。」

秀秀和倩倩，留下的恐怖，已在李三奇的內心之中，發出了强烈的震蕩。

任天豪低聲說道：「岳兄，你準備怎麼辦？」

岳湘道：「反擊，咱們不能再等卜去了。」

任天豪道：「怎麼一個反擊法，岳兄，可已經成竹在胸了。」

岳湘目光轉注九陰鬼母的身上，道：「鬼母留住在仙女門時日甚久，除了和四大鬼女接近之外，仙女門中，還有什麼可怕的事物？」

九陰鬼母道：「我受威脅而來，負責照顧她們的生活，我看到了應選而來的很多人，但眞正有成就，只是那四個。」

鐵大鵬道：「她們應該有一種可以對付的方法。」

九陰鬼母道：「我想，應該是有，只不過，老身不知道，他們訓練的方法，殘酷異常，我看了上百的人死亡，也看到了一些具有美質的少女，變的形同殭屍。」

李三奇道：「鬼母，你可知道，他爲什麼只訓練女人，却不肯訓練男人呢？」

九陰鬼母道：「也許男人不太適合練這門工夫，也許，他們用另一種方式，在另外的地方，訓練男人？」

李三奇道：「就妳的看法中，什麼方法對付她們，才有效用？」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訓練的方法，使他們變的堅强，突然一個人，先天上體能所受的極限，不過，她們還是人，她們的肉體沒有死，毀滅她的方法，只要她們死，就老身觀察所得，用火攻，是辦法之一……」

李三奇接口道：「嗯，安排一個火窟，把她誘進去，然後，用火來燒。」

九陰鬼母道：「那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她們靈活的很，岳湘對她們用過暗算，但難得手。」

李三奇道：「這一點，咱們知道了，就可以想辦法。」

岳湘道：「就你所知，他們還在何處有巢穴。」

九陰鬼母道：「不會太遠，可能就在這揚州城中？」

岳湘道：「不知道詳細的地址麼？」

九陰鬼母道：「不知道。」

黃鎭山道：「桑木道長，他也該回來了。」

岳湘道：「黃兄，可知道他邀請的什麼人？」

黃鎭山道：「不知道，五龍會的事，一直都在隱密進行。」

岳湘道：「他約好幾時回來。」

黃鎭山道：「中午之前。」

這時，室外響起了急促步履之聲，桑木匆匆而入。

在他身後，跟着四個人。

岳湘道：「道長，這四位是……」

桑木道：「是江南道上的幾位朋友，特別趕來，給咱們帮忙的。」

他說的很含糊。

但岳湘等人，心中却很明白，這些人是五龍會的。

五龍會自然是擁有很大的實力。

岳湘讓幾人坐下。

兩個小童，奉上香茗。

借機會打量了四人一陣。

四個人，都在四十以上，但却沒有一個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

但岳湘銳利的目光，可以看得出來，這四個人，都是有着很深厚內功的人。

五龍會的人，是默默無名的耕耘者，他們不求聞達，但必須有極高的成就，才能担當大任。

四個人的衣着，也是很樸實，兩個穿的像農夫，一個像商人，一個像行船的水手。

事實上，他們的穿着，也就是他們的行業。

鐵大鵬望了四人一眼，道：「四位，常在江南。」

那商人笑一笑，道：「對！作點小生意不成大器。」

桑木道長接道：「我找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把他們找到了。」

岳湘道：「這裏也有一些變化。」

桑木道：「仙女門中的人，找上了門來。」

岳湘道：「對！來了兩個鬼女，傷了咱們幾個人。」

口中和桑木說話，兩道眼神，却是望着四個陌生人。

他們雖然盡量保持着鎭靜，但岳湘還是瞧出了他們的神色，微微震動了一下。

顯然，對四個幽靈一般的鬼女，四個人也有着很大的畏懼。

桑木道：「你沒有和他們動手麼？」

岳湘搖搖頭。

桑木道：「這四位，在江南隱伏，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們對仙女門的瞭解，只怕比我們還要多一些。」

岳湘點點頭道：「四位，也有很多人手了。」

桑木道：「很充裕，他們四人合起來，可以調動的人手，總有百位以上，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頂用。」

岳湘接道：「湘西鬼王也投入了仙女門。」

岳湘道：「道兄，他們四位，能不能先說明一下仙女門中的情形，有沒有應付之法……」

那個穿着像行船水手衣着的人，笑一笑道：「諸位想知道的事，咱們是知無不言，但如諸位不太瞭解我們的稱呼，談起事情也不太方便。」

岳湘道：「不錯，在下亦有此感，但諸位身份神秘，如是不肯說出來，咱們也不便多問了。」

商人笑一道：「說的也是，說明一下吧！士農工商，我排四，諸位就叫我商四吧……」

望望那穿着水手衣着的人，笑道：「叫他水三，大概不會錯。」

鐵大鵬一皺眉頭，道：「這麼說來，那兩位應該農老大和農老二呢？」

商四笑道：「這自然不是眞實的姓名，不過，我商四也不是隨口胡說的，他們兩位姓林，叫他們林大，林二很順口，也好稱呼。」

岳湘仔細看，林大，林二有分別，兩個都穿土布衣服，但一個腰中束着一條白色腰巾，一個束着藍色腰巾。

束白巾的叫林大，束藍巾的叫林二。

林大，林二，水三，商四。

這分明是一種編號，每一個編號，都帶着一批人手。

深一層想，也可以想出他們各人勢力分佈的行業地方。

鐵大鵬有些不服氣，冷冷說道：「江湖有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諸位就算說出眞實姓名，又有何妨？」

水三笑一笑，道：「鐵大俠，反正，咱們這些人名不見經傳，就算眞的說出了眞實姓名，也不要緊……」

鐵大鵬接口道：「既然如此，爲何不說。」

水三笑一笑，道：「說出來，雖然無妨，不過，那會攪局，水三這個名字，對諸位的行動有帮助。」

鐵大鵬哦了一聲，奇道：「有這等事麼？」

商四道：「對！其實，咱們說出來的姓名，也不是咱們用的姓名，你在揚州府打聽商四，知道的人，並不太多，但商四，却會在用得着的地方，有點作用。」

桑木接道：「諸位，他們說的，都是眞實情形，說出了眞實姓名，反而不會有用。」

岳湘道：「這點，我們明白了，現在，在下想聽聽仙女門的實力。」

水三道：「仙女廟，並不是仙女門實力所在，他們眞的實力，在揚州十里外一座大宅院中。」

岳湘道：「全部的實力？」

水三道：「不是，還有一部份在船上，一部份在山上。」

岳湘道：「看來，你們還是一個很强大，很有效率的組合。」

水三笑一笑，道：「我們吃過了很多的苦頭，上過了很多的當，現在，學乖了，也學的會保護自己。」

岳湘道：「所謂保護自己的意思，就是不再把機密洩漏出去。」

水三道：「這只是辦法之一，我們的計劃辦法，經過了時間上的證明，這些措施，都很有效。」

岳湘道：「哦！」

水三道：「我們希望能和諸位配合，不過，我們想先聽閣下的意見。」

很自然的，岳湘變成了這一方面代表的首要人物。

回顧了風塵三俠一眼，岳湘作聲說道：「鐵兄，有什麼高見。」

鐵大鵬回答道：「岳兄弟也不用客氣了，內中情形，你比我們清楚，你和他們談吧！」

岳湘道：「這個，兄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語聲一頓，接道：「水兄，能不說清楚一下你們的用心。」

水三道：「好！我的意思，不妨再說明白一些，我們不會輕易把身份和實力暴露出來，我們也不會因爲對方的身份可以信任，而就輕易的信任他，我們要瞭解他的計劃，認爲可行，才能和他配合。」

岳湘道：「我不信，仙女門，一直沒有發覺你們這一股力量。」

水三道：「他發覺有一股力量潛伏在揚州，只不過，他不知道是我們，我們犧牲了不少的人，才把他們導引於一處錯覺之上。」

岳湘道：「那是說，你們這一股力量，一直很隱密了。」

水三道：「不錯啊！」

岳湘道：「我們把仙女門主撥亂反正，棄暗投明。」

水三點點頭，道：「這一點，我聽過了。」

商四道：「我們知道。」

岳湘道：「九陰鬼母已經反正了。」

水三點點頭，道：「還有麼？」

岳湘道：「我們也沒有發現仙女門有什麼强大的實力，最可怕的四大鬼女，另外，還有數十個殭屍一般的殺手，我們已經把她們全數給毀滅了。」

水三喜道：「眞的麼？」

岳湘道：「自然是眞的了，現在，仙女廟中，只有四大鬼女最難對付了。」

水三望了商四一眼，道：「你的顧慮，似乎是用不着了。」

商四道：「我們派人去過仙女廟，看到過那些殭屍一般的人，但我們知道，那絕對不是死人。」

岳湘道：「本來就不是。」

商四道：「對那樣一批人，我們的顧慮很多。」

岳湘道：「現在，不用顧慮了。」

九陰鬼母道：「最可怕的，是四大鬼女。」

商四道：「她們雖然可怕，但她們只有四個人。」

岳湘道：「現在，諸位還想問我們些什麼？」

商四道：「現在，只有一件事了。」

岳湘道：「請說。」

林大突然接了口，道：「你們準備如何行動？」

岳湘呆了一呆，道：「這個，我們還沒有想到？」

林大道：「我們有很好的計劃，就看你們願不願和我們合作了。」

岳湘道：「合作？」

林大道：「對！」

岳湘道：「咱們現在不是已經合作了麼？」

林大道：「在下指合作的意思，是統一行動。」

岳湘笑一笑道：「林兄的意思，是要我們聽命行事？」

林大道：「事實上，我們還沒有動手的意思，如若，我們動手了，那是因為你們的催促。」

岳湘道：「好！林兄，能不能先告訴我們的作法？」

林大道：「不能，你們這些人，汰弱留強，留下十二個人，至多不能超過十五個，在這裏等候我們的令諭行事。」

岳湘道：「哦！」

林大道：「在沒有行動之前，我們絕對不會洩漏任何一點行動的方法，你們可以不合作，但如要合作了，就必須要聽命行事，我們令諭森嚴，違令者死。」

岳湘道：「這個，太……」

鐵大鵬接道：「不成，看來，咱們合作的機會不太大。」

水三道：「我們已習慣嚴密，如是諸位無法適應，咱們只有各行其是了。」
目光一掠桑木，接道：「這作法，已經決議過了，我們也愛莫能助。」

桑木道：「我不怪你們。」

林大接道：「好吧！那我們就先告辭了。」

岳湘道：「請慢走一步，聽在下一言如何？」

蒲四道：「好，你說吧。」

岳湘道：「咱們合則兩利，分則彼此都有害處，為什麼四位不肯委屈一下？」

水三道：「這是原則，不可以輕易改變。」

岳湘道：「如若沒有我們的合作，諸位也有把握對付仙女門麼？」

林大道：「如是我們有把握，早就出手了，為什麼會拖延到現在？」

岳湘道：「那為什麼不肯合作呢？」

林大道：「不肯合作的是你們，不是我們。」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四位，你們相處久了，彼此已有默契，但我們卻是初度相識，要我們一切聽命行事，那未免有些說不過去了。」

水三冷冷的道：「這不是討價還價的事。」

鐵大鵬冷冷說道：「夠了，用不着再談下去了。」

水三霍然站起身子，道：「好！我們走。」

說走就走，四個聯袂而去。

幸好桑木道長沒有走。

鐵大鵬一腔怒火，道：「道長，這是怎麼回事啊！」

桑木苦笑一下，道：「很多次失敗，教訓很慘痛，所以，我們決定了一件事，授權給他們自己活動。」

岳湘道：「這四個人，就是這一帶的首腦。」

桑木道：「不錯！」

岳湘道：「聽他們的口氣，好像實力很強大，為什麼任令仙女門坐大，卻不出手攔阻。」

桑木道：「詳細情形，他們沒有告訴我！」

鐵大鵬道：「這麼說來，你們根本管不了他們啦。」

桑木道：「除非我們五個人中，到了三個以上，他們才說明內情。」

岳湘道：「現在，咱們各行其是，對大局是不是有影響。」

桑木道：「各行其是，自然不如合作的好。」

鐵大鵬道：「哼！我看他們這作法，和仙女門，並無不同。」

桑木沉吟不語。

岳湘道：「道長，你是覺着可疑？」

桑木道：「老實說，貧道也覺着有些不對，但一時之間，要找出三個人來，實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湘接口道：「現在，道長準備如何呢？」

桑木道：「只有一個辦法，諸位要他們作什麼，先告訴我，然後，我再轉告他們，也許，能談得通。」

岳湘道：「他如是真的和我們合作，則還罷了，如若不是真的合作呢？」

桑木道長呆了呆道：「你是說……」

岳湘歎息一聲，道：「他們可能還是五龍會的力量，但也可能變了質。」

桑木道：「變了質！」

岳湘道：「道長，有一件事情，大出了常情常理之外，在下實在想不通。」

桑木道：「你說說看，也許貧道能說出一點原因？」

岳湘道：「他們和仙女門，在揚州相處了如此之久，竟然沒有衝突。」

桑木道：「這一點，貧道知曉，他們犧牲了好幾個人，才把他們引入歧路。」

岳湘道：「道長，這點你相信麼？」

桑木道：「相信，相信……這個……這個……」

他一連說了幾個相信之後，突然停了下來。

原來，他也感覺到，這件事，大出了常情常理之外。

岳湘道：「他們住在這裏，不是三兩年了，這麼一股龐大的實力，而且，還一直未中斷過活動，仙女廟中人，就算是瞎子，也應該有點警覺了。」

桑木沉吟了一陣，道：「這一點，他們也有解釋。」

岳湘道：「如何一個解釋呢？」

桑木道：「他們一直逃避，未和仙女門中人衝突。」

鐵大鵬冷笑一聲，道：「道長，你相信他們說的話麼？」

桑木道：「原來相信，不過，現在你們這麼一說，貧道也有些懷疑了。」

鐵大鵬道：「哼！這根本就是一個騙局，難道你還瞧不出來麼？」

桑木道：「唉，你們這麼一說，貧道也覺着問題重重。」

鐵大鵬道：「岳兄弟，你看他們會不會和仙女門有所勾結。」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如雲來到竹樓，聽到南水在青萍面前嘵舌，一怒之下，便點了他的穴道，順勢拋落江中，南水跌入水中，載浮載沉，頻呼救命。青萍見狀不忍，叫白如雲去救他，白如雲不理，青萍想親自去，但為白如雲所阻。青萍破口大罵白如雲，憤然入房。白如雲被罵，只得去把南水救起。當他回到青萍房中時，見青萍仍氣憤如故，於是兩人發生口角，互相謾罵。白如雲一時愛恨交加，竟對青萍施以輕薄，然後憤然離去。青萍被辱，又羞又恨，不知以後如何自處……

剛復男兒漢　抱疚自折磨

青萍想到這裏，悲從中來，忍不住又掉下了眼淚，他認為自己太無辜了！

剛才白如雲野獸般的行為，使青萍猶有餘悸，她在極度的恐駭和失望之下，不禁想到了「死」。

大凡女孩子的心胸都是狹窄的，青萍想到了死，她認為這是唯一能解決痛苦的方法。

於是她哭泣着坐在桌前，取過了一枝羊毫，在潔白的宣紙上寫下了她的遺言。

青萍一共寫了兩封信，一封留與伍天麒，要他為自己報仇，另一封則是給白如雲，把他痛罵了一頓，最可笑的是，其中有一段寫着：「……我死後要變作女鬼，女鬼的指甲很長，我就要用長指甲來刺死你……」

青萍寫完了這兩封信，早已是柔腸寸斷，泣不成聲，悲哀的走到了竹欄旁，樓下寒水如鏡，她不禁又伏在竹欄旁痛哭起來。

終於，她咬緊了牙關，把身子翻出了竹欄，閃電般的點中了自己的「軟穴」，於是，這個美麗的姑娘，就似乎半空滴翠似的，由竹樓落下了湖心。

但聽「呼！」的一聲大響，青萍只覺一陣昏迷，寒涼透骨，接着喝了幾口湖水，人便昏死過去了！

當青萍醒轉的時候，發覺自己仍然睡在竹樓上，身子蓋着一牀軟軟的棉被，很是溫暖。

青萍覺得頭腦昏昏，全身隱隱作痛，思索着剛才發生的事情，真如一場惡夢，忍不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青萍這一聲嘆息，驚動了依在門口的南水，聞言連忙趕了進來，小心翼翼的陪笑道：「姑娘，妳醒了……」

青萍想起剛才的事，很不好意思，只低聲的嗯了一聲。

南水又笑着說道：「姑娘，妳是個俠女，怎麼會自殺呢？剛才可真把我們嚇死了……」

青萍聞言，越發覺得不好意思，低聲道：「好！不要說了……」

南水聞言連忙停了下來，含笑望着青萍，青萍突然想起一事，不禁問道：「南水，剛才是誰把我救上來的？」

南水高揚着頭，拍了拍胸脯，非常得意的說道：「當然是我呀！除了我誰還有這麼大能耐？」

青萍聞言倒是有些意外，抬目望了南水一眼，緩緩的說道：「啊？真是你把我救上來的麼？」

南水用舌頭舐了一下嘴唇，笑道：「當然哪！難道我會說假話……姑娘為我的事，與少爺吵架才跳湖，當然由我來救妳呀……」

青萍見南水說到後來，臉上竟微微的發紅，心中甚是疑惑，當下說道：「恐怕不是你吧？要不然你的臉為什麼紅？」

這一句話把南水問的愈發臉紅，哼哼了半天才道：「姑娘……你真精……告訴你實話，我剛才是吹牛的……妳是我們少爺救起來的。」

南水說着面如紅布，並把頭低下了，青萍見狀，雖然滿懷憂悒，也不禁笑了起

來。

青萍笑着，嘆了一口氣道：「唉……跟你們小孩子說話眞討厭，這有什麼好吹牛的嘛……」

青萍說到這裏，突然發覺自己身上，已然換了一身絲質的睡衣，當下不禁大驚失色，嚅嚅道：「南水……是誰……我的衣服……」

青萍這麼說，南水立時明白了，當下含笑道：「姑娘不必着急，是少爺請了一位老媽媽來料理的，姑娘身上的衣服，是少爺派小的騎馬到鎭上買來的呢！」

青萍聞言這才放心，聞言哼了一聲道：「哼！誰領他的情！」

南水頗爲詫異的望了青萍一陣，說道：「姑娘，你們莫非就是爲了我的事，吵得這麼厲害麼？」

青萍心亂如麻，搖了一搖頭，不欲多說的道：「誰爲了你？……出去吧，我要休息一下！」

南水臉上微微一紅，哼了一下又道：「姑娘剛才吐了不少水，現在既然醒了，就吃點東西吧！」

大凡一個人，死了一次沒有死成，多半是不再想死了，青萍聞言果覺腸肌如絞，遲疑了一下，低聲道：「好吧！弄些清淡的來！」

南水這才喜笑顏開，答應了一聲，走到門口，大聲叫了一聲：「北星！把東西送上來！」

接着便聽見北星在樓下沉喝的答應一聲，南水又轉回房中，由桌上一隻玉瓶中，倒出兩隻火紅色的藥丸來，並倒了一杯溫水，走到青萍牀前道：「姑娘，妳元氣大傷，先把這兩枚藥丸吃了吧！」

青萍仍然在生白如雲的氣，聞言哼了一聲，道：「哼！誰要吃什麼藥，死了最好！」

南水聞言却笑了起來，說道：「唉呀！姑娘妳可眞難伺候……身體是自己的，妳賭氣不吃藥，到底算什麼呢？」

青萍被南水說得面上一紅，暗想他的話也對，當下點了點頭，由南水手中取過藥丸吃下。

這時却聽樓下傳來一陣沙啞沉濁的歌聲，唱的是：

「媽媽不要我歌唱，
我說媽媽是冬瓜，
冬瓜煮湯眞好吃，
就是吃多要拉稀……」

青萍聞聲差點沒笑出來，奇道：「呃！北星怎麼也會唱歌了？」

南水搖了搖頭，笑着說道：「我也奇怪，最近他居然會說話了，可是我說話他還是要學……。」

南水在說着，歌聲已近，便見北星雙手捧着一隻紫木盤，搖着腦袋，張着大嘴，不停的重覆着這四句歌詞。

青萍再也忍不住，笑出了聲音來，北星把食物放在桌上，走到青萍牀前施了一禮，只見他臉紅頸粗，張口結舌的，哼哈了半天，才說出一句：「姑……姑娘，妳……好了……」

青萍見他居然能說話，心中頗爲高興，當下點着頭，含笑說道：「是的，我已經好了！北星，你剛才唱的歌很好聽，叫什麼名字呀？」

北星被青萍誇獎了幾句，顯得又是喜悅又是羞澀，低下了頭，慢吞吞的說道：「那裏……姑娘誇獎……這……這個歌叫……『冬瓜和媽媽』……」

青萍聞言大聲的笑了起來，南水也忍不住搖頭大笑，北星被他們笑得不好意思，用手指着南水說道：「是……他教給我的！」

這一句話說得南水立時不笑了，青萍白了南水一眼，嗔道：「原來是你教的，你還笑什麼笑？沒出息！」

南水被青萍罵得滿臉通紅，往後面退了一步，突然揚起了頭，對着北星大聲叫道：「傻蛋！還不把飯送上去？叫你來幹什麼的？」

北星聞言把腰一挺，跨上了一步，用着更大的聲音對南水叫道：「你傻蛋！還不把飯送上去？叫你來幹什麼的？」

北星叫完之後，立時回身去端飯盤。

南水無防之下，被北星這聲大叫，嚇得一連退後了好幾步，氣得虎虎的，偏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青萍在牀上，被這一對寶貝逗得不住的笑，心中的煩悶也解除了不少。

這時北星已然端了飯來，青萍鼻端早已聞到一股清香，一看之下，是五隻極精緻的白磁描紅小碟，分盛着五樣小菜，依次是四川兜兜鹹菜，魯山小黃瓜，藕片糟魚，豆瓣辣子鷄丁，香姑麻油拌豆腐。

這五樣清淡香腴的小菜，單是看幾眼，就令青萍饞涎欲滴，食指大動了！

這時南水北星二人，忙着把青萍扶了起來，爲她披上一件外衣，並盛了一碗稀飯送上。

青萍接在手中，鼻中已然聞到一股濃郁的米香，再看粥成淡黃色，原來是「香稻米」煮成，當下心中好不驚奇，忖道：「這白如雲，眞是有通天澈地之能，他這裏就是一草一木也是大有來歷呢！」

青萍想着，就口慢慢的吃了起來，兩小背手旁觀，他們本是吃過了飯的，可是見青萍吃得如此香，不禁又被勾起了食慾，北星更是暗暗的吞嚥口水。

青萍吃了片刻，室內靜寂無聲，她抬目之下，才發現四隻明亮的大眼睛，正在緊緊的盯着自己，當時不禁羞得面紅過耳，嗔道：「看什麼？你們沒吃過呀？……都到外面去！」

二小聞言，互對了一下眼光，頗不願意的走了出來，出房之後，青萍還聽見南水低聲的罵北星道：「八輩子沒吃過東西，看你剛才那副饞相！」

北星立時大聲的重覆一遍，還罵南水，南水氣得連忙說道：「小聲點！你不怕丟人呀？……」

北星果然放低了聲音說道：「小聲點！你不怕丟人呀？……」

青萍聽到他們爭吵，不禁搖了搖頭，這時室內只有青萍一人，她實在餓急了，當下也不再拘謹，呼嚕嚕一陣，連吃了三碗，肚子還未飽，但磁罐中已沒有了，此外五個碟子也空了三個。

青萍都吃完之後，只覺得不好意思起來，看着幾個空盤發呆，忖道：「唉呀，一個女孩子，吃了這麼多，怎麼好意思叫

他們來收盤子呢？……」

青萍越想越不好意思，不禁深恨自己吃得太多，坐在那裏發起呆來。

過了一陣，想是二小在外面等不及了，南水叫道：「姑娘，妳還沒有吃完呀……眞慢！」

北星立時接着說道：「姑娘，妳還沒有吃完呀……太慢！」

這句話裏北星改了一個字，把「眞慢」改成了「太慢」，也許他認爲青萍的程度，應該用「太」字來形容才恰當，由此可見這傻小子的智慧還蠻高呢！

青萍聽見二小在外邊催問，心中雖然着急，但已無可奈何，忖道：「管他的，吃東西也不算甚麼丟人的事……」

青萍想着，低聲說道：「好了，早就好了，你們收了吧。」

青萍說完，立時躺了下來，把被窩拉得高高的，遮住了一半臉，假裝憩息。

二小聞言先後的走了進來，當他們發現茶几上的飯菜，被青萍吃成這種慘况時，不禁都吃了一驚，二人對了一下目光，北星咧嘴就想笑，還是南水心靈，他見青萍裝睡模樣，心中立時明白，連忙對北星作了個手勢，北星才强自忍了下來！

可是在他們第二次對目光時，北星再也忍不住，終於噗哧的笑出了聲音來，邊笑邊道：「乖……乖，吃這麼多，哈……哈……」

不笑則已，一笑就忍不住，南水也被他引得笑了起來，但他怕青萍生氣，當下强忍着道：「混蛋，你笑甚麼，吃這點東西還算多呀……不過，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是多了一點……」

他不說還好，這一說再加上北星大笑着重覆一遍，青萍不禁惱羞成怒，再也忍不住，一翻身爬了起來，滿臉通紅的喝道：「出去，滾……這有甚麼好笑……」

青萍氣得說不出話來，二小端着木盤，連忙跑了出來，在他們下樓時，青萍聽見他們縱聲大笑，北星還說：「吃飽了果然有力氣了……」

南水竟還照例再重覆一遍。

青萍已氣得在床上直跳，却又奈何不得。

× × ×

時光如流，又是三天過去了，這三天青萍連房門都沒有出，她只有每天看書吟詩，三餐均由北星及南水伺候！

這日傍晚，兩小又送了飯食，侍候着青萍吃完，青萍把南水叫住，問道：「南水，白如雲到底要幹甚麼？他人也不見，把我留在這裏，他究竟存的是甚麼心？」

青萍委曲直想哭，南水搖了搖頭，作了一個冷然無知的表情，說道：「少爺爲甚麼要把姑娘留下，小的也不知道，大概是他太悶了，要姑娘陪他聊聊天吧。」

青萍知道問他也是白問，當下氣得哼了一聲道：「哼！陪他聊天？……我問你，這幾天他到底死到那裏去了？難道把我丟在這裏不管了？」

南水聞言，遲疑了一下，低聲說道：「姑娘妳還不知道麼？自從少爺和妳吵完架後，他就把自己泡在湖水裏，已經泡了三天啦，連一粒米也不肯吃，我們勸他上來，差點沒被他打死呢。」

青萍聞言嚇了一跳，張大了一雙眼睛，緊問道：「這是怎麼回事，這麼冷的天，他爲甚麼把自己泡在水裏？」

南水含笑搖頭，說道：「我猜少爺一定在練功夫，他時常作些怪事，讓人猜也猜不透。」

青萍聞言哦了一聲，低聲說道：「啊！原來這樣……他眞是個怪人。」

二人正在說話，北星已送完了碗回來，用手指着樓外，吃吃的說道：「哈……哈姑娘來了。」

青萍正在氣悶之際，聽說哈小敏來了，不由心頭一喜，立時站起了身子，笑道：「啊！太好了，我正在發悶，趕快請她進來吧。」

青萍說時南水早已到樓外看過，跑回來說道：「哈姑娘坐着小船，已經過去了，看樣子不準備到這兒來呢。」

青萍連忙趕到竹欄旁，果見哈小敏搖着一葉小舟，已然繞過了竹樓，向一條叉路拐去！

青萍不禁着了急，立時大聲叫道：「小敏——妳到那兒去？——來談談……」

哈小敏遠遠的回過了頭，向青萍招了招手，青萍似乎聽見她在叫道：「我——就回來。」

青萍不知她有何事，看着她小船的影子，消失在夕陽的彩波中，輕輕的吁了一口氣，自語道：「痴情的姑娘，妳這麼轉來轉去，却是沒有甚麼用啊。」

天邊一抹艷麗的彩霞，拱托着火紅的落日，把它緩緩的拉下了山頭，紅透了半邊天，給這個世界帶來夢幻般的美麗！

碧清的寒池中，倒映着一隻船影，還有一個美麗的姑娘，她穿着一件翠綠的長衣，在夕陽晚風中，顯得很單薄，在她的脚下，放着一隻翠竹編成的小籃子，式樣甚是精巧美觀。

這個嬌美的姑娘，就是痴愛着白如雲的哈小敏，她一隻玉手，輕輕的握着一雙朱漆小槳，慢慢的在那清澈見底的湖水中撥划着。

小船的速度很慢，哈小敏的一雙秀眉，也微微的皺着，她好似有一種不可開脫的心事，使得她變得憂鬱，這對於她的性格來說，實在是太不適合了。

小船穿過了一排低垂的樹條，哈小敏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可愛的笑容，她的眸子也顯得光亮了。

在離她十餘丈處，緊靠着岸邊，有一個人泡在那寒冷澈骨的湖水中，只露出一個頭，他就是白如雲。

由湖水中可以看清，他坐在一隻黑鐵的椅子上，除了頭以外，其他的部份完全浸在寒水中！

他一雙劍眉，仍然微微的上揚着，臉色顯得有些蒼白，可是由他的一雙眸子看來，他依然是精神奕奕的。

當他看見哈小敏遠遠而來時，微蹙了一下劍眉，立時把一雙眼睛緊緊的閉上，好似極度的厭煩哈小敏到來。

哈小敏加快了划行的速度，不大的工夫，已然來到近前，她擺槳停舟，含笑說道：「小雲哥，你今天可好？」

白如雲恍如未聞，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哈小敏呆了一下，仍然是笑容滿面的說

道：「今天比昨天冷多了……恐怕夜裏還要冷呢！」

這一次她改變了話腔，似乎是自說自話，又似乎在與白如雲搭腔。

可是白如雲連一點反應均無，就好似一個石人似的，他甚至於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顯得那麼的冷漠和不可接近。

哈小敏很難道，但她從不願意把這種情緒，在白如雲和任何人的面前表露，可是在沒有人的時候，她往往會失聲痛哭。

不過她是一個堅强的姑娘，她始終相信着一件事，那就是：白如雲總有一天把她擁入懷抱。

由於這個原因，她能夠容忍白如雲對她任何程度的冷漠和難堪。

這時她伸手折了一節柳枝，圍在了頸子上，若無其事的玩弄着，口中還在低聲哼唱着小曲，表示她對白如雲的冷落，是毫不放在心上！

她唱了幾句之後，取下了才編好的柳圈，輕輕的敲着脚下的小竹籃，笑着說道：「小雲哥，你肚子餓了吧？我給你帶來了吃的來，是我親手作的呢。」

白如雲對付她，只有「不理」兩個字，所以他聞言仍是不言不動，用沉默來表示他對哈小敏的厭惡！

哈小敏輕輕的笑了兩聲，說道：「小雲哥，我知道你最愛吃餅，這次特別給你烙了三張千層餅，你快趁熱吃了吧。」

哈小敏說着，把手中編好的柳圈，輕輕的放在白如雲的頭上，這麼一來，白如雲可忍不住了。

他睜開了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盡力抑制着他的憤怒和憎惡，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小敏，妳鬧了我三天，我都忍下了，難道妳非要我發脾氣麼？」

白如雲說着，輕輕搖了一下頭，把頭上的圈兒搖落水中，這個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此刻簡直被哈小敏弄得啼笑皆非。

哈小敏撈了一把，沒有把那圈兒撈着，她甩了甩手上的水，笑着說道：「人家都怕你發脾氣，我才不怕呢……」

哈小敏話未說完，白如雲已是豎眉喝道：「小敏，妳可要知道進退，我對妳一向寬容，不過……妳太笨了，所作的全是些不聰明的事，我也不願多說，妳快把東西帶回去，以後不要來了。」

白如雲的話，說得哈小敏陣陣心酸，幾乎要落下淚來，可是當你由她臉上看時，却絲毫也發覺不出來。

她仍然帶着她一慣的笑容，輕輕的掀開了竹籃，白如雲鼻端，立時聞到一股菜食之香，直恨得不住的咬牙。

這一來可把白如雲激怒了，他劍眉一揚，沉着聲音喝道：「小敏！妳不要這麼不知趣，莫非妳眞要我發脾氣不成麼？」

哈小敏好似着了魔，對白如雲的憤怒毫不理會，仍舊笑咪咪的道：「小雲哥，我不騙你，這菜好吃的得很……」

哈小敏話未說完，白如雲已是一聲怒喝，他驀的吹出了一口氣，只聽得一片嘟唏嘩喇的大响，哈小敏手中那隻小竹籃，被白如雲吹得翻了底，菜餚四下飛濺，哈小敏的面和前胸全被沾污了。

這一下倒是出乎哈小敏意外，她驚懼的啊了一聲，把籃子也落到水中，她感到微微的昏眩，心頭上似乎壓了一塊大石頭，幾乎使她喘不過氣來！

她顯然被白如雲驚得呆眊了，可是她的耳邊，尚聽得白如雲憤怒的聲音喝道：「這是妳自取其辱……趕快走吧。」

白如雲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把利刀一樣，深深的刺痛了哈小敏的心，她感覺到白如雲是太冷漠了！

她幾乎想哭，但是她還是忍了下來，用着失望和恐懼的目光，靜靜的看着她所深愛的人！

白如雲倒被她看得不安起來，他避開了目光，嘆了一口氣，用着較為溫和的口吻說道：「唉……小敏，妳何苦這麼糾纏我呢？難道我欠妳甚麼嗎？去吧……」

哈小敏靜靜的聽完了白如雲的話，用衣袖拭去了臉上的菜餚，輕輕的提過了木槳，略一划動，小船立時滑出了丈餘遠。

她又回過了頭，仍然帶着一絲嬌笑，低聲道：「我晚上再送飯來……」

哈小敏說完了這句話，立時運槳如飛，小舟像是一隻水箭般，霎那滑出了十餘丈。

白如雲急得連聲嘆氣，叫道：「小敏……妳何苦來？」

哈小敏的小船，已然拐了水道，看不見了！

白如雲懊惱萬分，他低頭看了看飄浮在水上的菜餚，心中有一種歉疚的感覺。

他默默的想道：「這是怎麼回事呢？哈小敏為甚麼要愛上我？……可是我是深愛着青萍的，為甚麼青萍不像小敏一樣的來愛我呢……」

他有些茫然，回憶到剛才對小敏的情形，心中很是難過，自己這樣對待她，她居然還要送飯來。

這個倔强怪癖的年青人，此刻被感情困擾着，發出了陣陣的喟嘆。

× × ×

青萍一直倚靠在竹欄旁，對於剛才發生的事，她一點也不知道，否則她一定會為哈小敏落淚的。

當她看見哈小敏的小船，遠遠的拐了回來時，她心中不由得頗為高興，立時招手叫道：「小敏……妳快過來談談，我悶死了……」

哈小敏聽見青萍的呼喚，她仰起了頭，看見青萍斜倚竹欄，翠袖飄搖，眞個是儀態萬千，美得像是畫上的仙女，心中一陣難過，不覺流下兩滴淚來！

但她極迅速的用衣袖拭去，强笑着向青萍招了招手，遲疑了一下，終於把小船向竹樓划去。

青萍見她把小船划來，心中甚是高興，立時對身旁的南水說道：「南水，哈姑娘來了，你快去泡茶，準備果子。」

南水素來與哈小敏不投緣，聞言老大不願，却又奈何不得，只好答應一聲而去，心中却想道：「這伍青萍越來越不客氣，用我就好像用她的傭人一樣，眞是，以後不能太聽話，否則她越來越多事……」

不言南水埋怨，却說哈小敏痴痴的把小船划到樓邊，她似乎受了過大的刺激，顯得有些呆鈍！

她默默的坐在船上，雙目發直，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是他眞愛的地方，有他

愛的人……」

哈小敏正在自語着，青萍已由樓上跑下，她笑得像是一朵花，老遠便招呼道：「小敏，妳怎麼不下船？坐在那裏發甚麼呆呢？」

哈小敏聞言抬了一下目光，嘴角微微掛上了一絲笑容，仍然是不言不動！

青萍不由頗為奇怪，她細一打量，不由更為驚訝，原來哈小敏衣服沾有不少油污菜餚，頭髮上還掛着幾截粉絲。

青萍見狀略一思索，便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心中甚是難過，立時說道：「小敏，別發呆了，快下船告訴我，可是白如雲又欺侮妳了？」

小敏這才微微移動身子，下了小船，青萍立時拉住她的手，關切的問道：「小敏，快告訴我，白如雲對妳怎麼樣？」

哈小敏默默的搖搖頭，低聲說道：「萍姐，我們上去再談。」

青萍看她神情，知她必然傷心透頂，心中為她難道，點點頭道：「好！我們上去，要是白如雲眞作了甚麼事，我一定和他拚命。」

青萍說着，拉住小敏的手，回到了樓上，這時南水已然泡好了茶，並擺出了四色鮮果。

他見小敏如此模樣，知道定吃了白如雲的閉門羹，心中頗為得意，邊走邊自語道：「哼！每天送飯，這次可送出禍來了吧……」

小敏聞言面色大變，青萍亦是勃然大怒，點脚之下，已然到了南水身旁，玉掌揚處「拍！」的一聲脆响，打了南水一個大嘴巴！

青萍打過了之後，柳眉倒豎，玉齒咬唇，狠狠地罵道：「賊！你們這一窩賊，你憑甚麼取笑哈姑娘？你是甚麼東西？一個臭小廝……我今天拚着不活也要把你殺了……」

青萍說着，玉臂環處，二指如電「點香捻灰」，便向南水「天突穴」點來！

南水嚇得怪叫一聲，連忙躲過，他見青萍發這大脾氣，不禁嚇的面色大變，滿口叫饒道：「好姑娘，我該死，我說錯了話……」

青萍這時也不知那來的一腔疾怒，滿肚子的冤屈，全發洩到南水身上，雙臂錯處，十指如風，追着南水擊來。

南水武功雖然了得，但他却不敢還手，只是拚命的閃躲，口中怪叫連聲。

青萍數擊未中，更是怒到極點，一雙玉掌越發加快，直是狂風暴雨般，向南水的要害擊來！

小敏在旁見狀，輕嘆了一口氣道：「姐姐，算了吧，何必與他們計較？讓他快走吧。」

這時青萍二指已經掃中了南水小臂「臂儒穴」，直痛得他一聲大叫，青萍這才住了手，喝道：「滾下去，我永遠不要見你……」

南水面紅過耳，用右手托着左臂，一言不發，轉身而去。

青萍這才回身對哈小敏道：「這些東西眞是可惡透了，我一天不知要受他們多少氣，住在這個鬼地方，碰見這些怪人，唉……」

哈小敏見她秀目含慍，餘怒未消，當下笑了一下，說道：「姐姐何必生這麼大氣，其實南水和北星是很好的，就好像……白如雲一樣，人是很好的……」

青萍見小敏替他們說話，心知她愛白如雲愛得太深，已經到了痴狂的程度，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不要再談他們了……小敏，妳身上是怎麼弄的？」

哈小敏聞言眼圈一紅，强忍住要掉下的眼淚，低頭說道：「我剛才給他送飯，他不肯吃……被風吹翻了，籃子也掉到河裏了，我……」

哈小敏說到這裏，再也忍耐不着，一雙秀目中，滾出了大顆的眼淚，猶如斷綫珍珠般！

青萍聽她這麼一說，心中立時明白，憤憤說道：「小敏，妳不要哭，像白如雲這種沒有人性的東西，妳何苦去愛他？他這麼對妳，實在太不對了……

「小敏，妳一直生長在這裏，從來沒到外面去過，江湖上英雄豪傑多的是，我勸妳還是把他忘了，到外面去跑跑吧。」

哈小敏拭着眼淚，只是不住的搖頭，青萍見狀，知她陷得太深，絕非任何力量所能改變，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妳愛上他，也許是一件錯誤的事，不過妳已然愛上了他，那也就沒辦法了……也許他過些時候會愛上妳……」

青萍最後一句話，是為了安慰哈小敏，忖道：「至少要等我走了以後，我在這裏，白如雲絕對不會移情於她……我是眞該走了。」

哈小敏聽着青萍的勸慰，心中雖然稍安，但她也知道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因為她知道白如雲熱愛着青萍，就如同她熱愛着白如雲一樣。

唯一可以安慰她的，就是青萍並不愛白如雲，並且她已然有了婚約，但是她却不知道，白如雲在青萍心上的分量，已經一天天的加重。

雖然青萍還在恨着白如雲，怕着白如雲，可是有一天，這些情緒都會變成了愛，而這種愛的力量，將不是任何人所能分開的了。

青萍停了一下，又問道：「白如雲為甚麼把自己泡在水裏呢？」

哈小敏用塊粉紅色的小手絹，擦了一下鼻子，低聲說道：「我問他，他又不肯多講，只說他作錯了一件事，要他自己泡十天，一粒米也不肯吃。」

青萍聞言一驚，她略一思索，立時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忖道：「啊！白如雲眞是個不得了的人物，他分明是那天冒犯了我，自己在懲罰自己啊。」

這麼冷的天，他已經泡了三天了，雖然說他功夫好，可是粒米不食，也會大傷元氣的呀。

「這麼看來，他倒不失為一個正直的人……」

青萍想着，不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哈小敏見她突然沉默下來，不禁問道：「姐姐，妳在想甚麼？」

青萍臉上一紅，連忙道：「白如雲眞是個怪人……妳送飯去，難道他一點也不肯吃麼？」

哈小敏點點頭，說道：「可不是，他

連看都不看，不過我想他大概還不餓，再餓他幾天，我猜他一定會吃了。」

哈小敏說到這裏，自己又笑了起來，因爲她時常見人不肯吃東西時，便罵道：「餓你八天看你吃不吃。」

這時想不到應到白如雲的身上，同時這個姑娘還有一種「有志者，事竟成」的勇氣，也就是靠了這種勇氣，支持着她等待着白如雲的轉變！

青萍思索了一下，又問道：「那麼妳今天晚上還送不送飯呢？」

哈小敏想了想道：「今天晚上不送了，送去他也不會吃。」

他們二人又談了片刻，哈小敏這才作別而去，臨走時哈小敏還說，明早時把她父親的琴帶來唱歌玩。

哈小敏走了以後，青萍心亂如蔴，她想不到白如雲爲了自己，竟在酷寒如冰的水中，要泡十天之久，這種深情摯愛，不由她不感動了！

她靠在椅子上，嗑着瓜子兒，一邊想道：「他那天眞嚇人，就好像野獸一樣，似要把我吃下去，眞可怕……不過……」

青萍回憶到三天前的一幕，她似乎還感覺到，白如雲沉重的身子，壓在自己的身上，他兩隻有力的膀臂，幾乎摟斷了自己的腰，而那一雙火熱的嘴唇，吻得她窒息，也吻得她顫慄！

她感到些微的昏眩，彷彿又回到了白如雲的懷抱裏，使她恐懼而又欣喜！

那一雙多情的眼睛，滾熱的嘴唇，多麼難忘的一吻啊，可愛的白如雲……

青萍有些意亂神迷，突然一陣涼風吹過，她玉面緋紅，呸了一聲，忖道：「我怎麼想這些事情？……一個女孩子家……白如雲不是人，是野獸……那天要不是我抗拒，他早就把我沾污了……這種人有甚麼可愛……」

可是，白如雲的影子，始終在她的周圍，揮之不去，思之又懼，她在想道：「我應該愛他嗎……我可以愛他嗎……不！不！哈小敏深愛愛着他，我豈能夠傷她的心呢？……

「如果我不知道哈小敏愛他的話……可是我知道了，我怎麼還能去愛他？再說我是有了婆家的，龍勻甫隨時就要來救我，我何苦留這段情呢？還是拒絕了白如雲，這樣對哈小敏也好……」

青萍這樣決定了一下，似乎安心不少，可是她又怎能放得下白如雲呢？

這個奇怪的年青人，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襲進了青萍的心田，連他們彼此都不知道哩！

青萍思前想後，不覺巳是紅日偏西，晚風吹拂，兩袖生寒，青萍這才驚覺過來，忖道：「啊！我竟傻想了這麼久……」

青萍想着，正要回房加衣，北星巳捧了晚飯來，結結巴巴的問道：「姑……姑娘，在那……那呢？」

青萍見湖色甚美，便道：「就在這裏吃吧。」

北星答應一聲，把晚飯擺上，仍是五菜一湯，放好之後，轉身而去。

青萍用小手巾擦着手，含笑問道：「南水呢？老半天沒有見他了。」

提到南水，北星頗爲生氣的看了青萍一眼，說道：「他……受……受傷！」

青萍不禁一驚，問道：「受傷……受甚麼傷？」

北星的表情更顯得氣憤，嘟着嘴道：「被妳打……打的……這裏。」

北星說着並作了一個姿態，比了一下南水受傷的部位，正是左手小臂！

青萍聞言又氣又笑，說道：「也不至於這麼嚴重嘛……叫他來。」

北星聞言更氣，大聲道：「人家病……病了，還要叫……」

北星話未說完，青萍氣道：「叫你叫他來，你嚕嗦甚麼？你也想受傷呀？」

北星氣得滿面通紅，轉身而去，心中忖道：「這女人說話眞難聽，我也想受傷？……憑她還得再練兩年……」

青萍把打開的菜又裝好了，放在一旁，不大的工夫，北星推着南水上來了，青萍一見眞個氣笑不得！

原來南水居然用一塊白巾把左臂吊在頸子上，還眞像這麼一回事，當下笑罵道：「唷！你還眞傷了，名堂還不少呢。」

南水聞言一語不發，北星好似氣不過，在旁邊說道：「甚麼叫做名堂？我們不懂……」

他還要說，被青萍一眼瞪住了，青萍這時又覺得有些歉疚，笑對南水道：「南水，你還氣不氣？」

南水一翻眼睛，冷笑兩聲道：「氣？哈哈！我那敢！」

青萍見他這副狂勁，好不生氣，正要喝叱，不料北星在旁重覆道：「氣？哈哈……我……我們那敢！」

青萍聞言頗爲憤怒，罵道：「管你們敢不敢？反正氣也活該……你們把小船給我準備好，我馬上就要用。」

二小聞言頗爲驚奇，但南水仍在生氣，只望了青萍一眼，却是一句話也不說，北星剛要追問，青萍巳不耐煩，搖着手道：「好了，別問了，你下去準備船吧，站在這還不够討厭的。」

北星及南水顯然又被這句話激怒了，憤憤的回轉了身，南水埋怨道：「人家好好的在養傷，沒事叫上來罵一頓。」

北星少不得依樣葫蘆，再來一遍，青萍眞是被他們氣得無法，叫道：「唉喲！你可眞了不得，滿口養傷養傷，你到底受了甚麼大傷嘛？眞……」

青萍的聲音叫得極大，可是二小掩耳飛奔，好似不願聽青萍任何一句話，飛快的跑了下樓。

青萍生了一陣乾氣，由室內取出一隻編織得頗爲精巧的小籃子，把桌上那些美味的菜餚，完全放進了籃子裏！

敢情，這個姑娘也要送飯了！

這種情緒的產生，不知應該怎麼解釋，世界有很多你畏懼着的東西，正是你所喜愛的，而你逃避的事情，也正是你所想獲得的！

青萍以一種異常的心情，把籃子整理好，伏欄望時，見二小巳然把船隻備好，北星抬頭望見青萍，逕用手指了一下小船，叫道：「船好了，你自己下來吧！」

他說完了這句話，拉着南水的手，便向旁邊走去，青萍見他們還在生氣，不禁咬了一下牙，暗罵道：「這兩個小怪物，

火氣還眞不小，早晚有一天我要好好教訓你們一下……」

青萍想着，提籃而下，越上了小船，操過木槳，輕輕的把小船搖了出去。

這時夕陽才落，滿天紅霞，映着湖色山光，綺麗美觀，西天蒼穹巳然掛上了一輪淡淡的月影，大地顯得一片恬靜，但也有些孤寒。

晚風吹拂時，青萍覺得有些寒涼，但是習武之人，並無大碍，她一邊搖着小船，一邊思索着一些漫無頭緒的事情！

時間過得眞快，青萍到此巳不少日子了，白如雲實在轉變了她的終身大事，否則現在她巳是龍夫人了！

此刻，青萍的心情至爲矛盾，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也和哈小敏一樣，會駕了一葉小舟，去爲白如雲送飯？

她更不了解，爲什麼白如雲的影子，一直在她的腦海裏沉浮？

雖然青萍搖槳很慢，但是小船却很快，一會的工夫，已然到了水岔口，青萍不覺一陣莫明的心跳，臉也緋紅了！

她擺槳停舟，忖道：「我怎麼能爲他送飯呢？那不是與哈小敏一樣了麼？我現在躲避他還來不及，爲什麼還要主動的去接近他？」

接着，她又想到了老道墨狐子秦狸，在臨走的時候，對自己所說的那篇話……

「我曾經自己發過誓言，一定要爲小鬼頭物色一個理想的媳婦兒……可是，我喜歡的，小鬼頭偏不喜歡，他竟已看中了妳！

「這幾天來，我私下裏，曾注意到了，這小鬼頭竟是茶飯不思，可見愛妳之深了……

「憑良心說，我徒弟那點不好？女娃娃妳說……」

由秦狸這些話中，以及他平日的行爲看來，他是屬意於哈小敏的，本來自己與白如雲之間，可以由他來隔離，可是秦狸愛白如雲太深，他竟不忍拂其心意，而把自己強迫留下。

由此看來，他也在促成這件事了！

可是她本身並不是這麼單純啊！她是被擄來的，她的父親，巳經在江湖上丟了大人，受盡了白如雲的侮辱，並早在江湖中發誓，要把青萍救出，掌殺白如雲以雪此辱。

再說她巳經有了婆家，此行原是去完婚的，豈可輕易下嫁把她擄去的人？

還有哈小敏呢？她是這麼深愛着白如雲，如果她得不到他，她的終生將會多麼痛苦啊！

「不！我絕不能接受白如雲的愛，否則天下就要大亂了，我及爹爹都會蒙上羞辱之名！……」

青萍幾乎要叫出來，可是另一個念頭，閃電般的又掠過她的腦際，她想：「白如雲是一個身世很慘的人，他孤獨，怪僻，寂寞和善良，這個世界裏，除了他師父外，他沒有愛過任何一個人！……」

「現在，他愛上了我，並且愛得這麼深，如果我捨棄他的話，他將會更怪僻，說不定會走上邪途，糟塌了一個天下難尋的奇人，那我的罪過不是太深了麼？」

青萍一直思索着這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她簡直不知怎麼辦才好，就在這一陣錯愕之際，又有一隻小舟遠遠的划來，但它却迅速的隱藏在樹蔭下。

青萍猶豫了一下，她還是把小船向前划去，轉過了這道水口，巳經可以遠遠的看見白如雲了！

天色業巳昏暗，青萍在薄薄的水氣中，看見了一個人頭，那正是令她意亂神迷的白如雲！

他似乎是閉着眼睛，一任那冰冷的湖水，把一陣陣澈骨的寒氣，送到他的身上，却是沒有一點反應。

他並不感覺到痛苦，倒是他的內心交熾着的問題，遠勝過這外來的苦痛！

當他聽到小舟划水的聲音時，不禁睜開了雙眼，在薄霧濛濛中，看見了青萍的那葉小舟。

白如雲緊皺着一雙劍眉，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唉！哈小敏，妳眞是何苦啊……。」

他下面的話未說完，小船巳經划近了許多，當他看清了船上的人時，不禁有些意外的驚喜，一張俊臉立時燒得通紅，浸在寒水裏的身軀，也被熱血刺激得一陣陣的蠕動。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來的確實是青萍——他深深愛着的女人。

白如雲在心底默默的喊道：「啊！她也來看我了！難道她不恨我嗎？……」

青萍的小船越划越近了，終於停在了白如雲的面前，他們雙方是同樣的心理，誰也不敢看誰，但是誰也忍不住不看。

沉默了片刻，白如雲低聲問道：「姑娘，妳到這來幹什麼？」

青萍略微抬起了眼睛，看了白如雲一眼，但又迅速的躲開，輕聲道：「我一個人無聊，來逛逛……。」

白如雲眨動了一下眼睛，他那雙眸子仍然神光十足，他望了青萍幾眼，說道：「天寒，妳別着了涼！……」

這句話聽在伍青萍耳中，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她幾乎要掉下淚來，說道：「你！……你爲什麼把自己泡在水裏？」

白如雲眼睛由青萍身上，移到了遠天，默默的搖着頭，幾乎是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青萍用着責備的口吻說道：「這麼冷的天，你泡了這麼多天，一點東西也不吃，眞不知道你在作什麼？白白糟蹋自己的身體……。」

白如雲聞言，一雙多情的眼睛緊緊的盯着青萍，在他的感覺裏，他同樣覺得這個姑娘太奇怪了！

她對自己似有情而又無情，若即若離，但在她的臉上，又看不出一絲虛僞來。

白如雲低下了頭，說道：「姑娘，妳還生我的氣麼？」

青萍默默搖頭，白如雲似乎很高興，他昂着頭，用他一貫平靜的口吻說道：「那天我眞是該死……我從來沒有這個樣子，這還是我生平第一件做錯事，所以我要罰我自己，把我自己泡十天！」

青萍聞言嚇了一大跳，焦急的說道：「你！……你瘋了！在水裏泡十天，怕不把肉都泡爛了？你別作這個傻事，快出來吧！」

（未完）

八仙鬥八魔

衆俠脫險訴因由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可人帶了韓劍平來到一峽谷前，果然看見呂慕岩及白牡丹兩人與施小萍及金亮在對峙着，呂慕岩因韓劍平到來，精神爲之一振，乃挑戰金亮，結果把金亮擊敗。就在這時聖火神君趙公寧突然現身，向呂等勸降，結果也被何可人暗中破了他的神火鴉兵。趙公寧見神火鴉兵被人驅散，心有不甘，揮手命人推出三個鐵籠，籠門打開，走出三個人來，赫然與李玄、藍啓明、施旻一模一樣，一步一步向呂慕岩等人逼近而來，呂慕岩一時莫測高深，只好示意各人彈指出……

他們俱有一身上乘功力，這一指點出，本身眞氣立時化作一縷無堅不摧的銳風，分別朝這三具形似走屍之人胸前「七坎」穴射去。

這三具形似走屍之人竟然視若無睹，依然緩步逼近，……

「噗噗噗」！三縷勁銳指風，登時一齊射中。

其聲如擊敗革，這三具形似走屍之人不但未曾應指倒地身亡，更是連停也沒有停頓一下，彷彿半點知覺都沒有。

生像這三縷足可穿透金石的指風，並未擊在他們身上一般。

呂慕岩等不由大吃一驚，齊齊倒抽了一口涼氣，不自禁地退了兩步。

白牡丹首先按捺不住，嬌叱一聲，玉腕揚處，脆響錚然，六刑劍業已撤在掌中……

呂慕岩、韓劍平也分別凝功作勢，便待揮掌劈出……

就在此時，他們的耳邊，突聞何可人傳音疾呼道：「速速後退，這東西碰它不得。」

呂慕岩等人，聽得不由悚然一驚，足下微滑，齊齊撤身後掠尋丈。

這三具形似走屍之人竟然如磁針一般，那原來緩慢的行動，也隨着呂慕岩等人迅疾後退而陡然加快，「呼」的一聲，猛地一齊挺身撲了過去。

就在此時，陡聞一陣喋喋怪笑劃空而至，同時並沉聲發話道：「趙寨主快將『火屍』撤回，用不着這般性急。」

聲才入耳，人已電射當塲，端的是神速至極。

聖火神君趙公寧聞聲先是一愕，及至瞥見來人身影時，這才引吭發出一聲淒厲刺耳的銳嘯。

那三具形似走屍之人，聞聲立時停了下來，彷如泥塑木雕一般，靜立當地。

呂慕岩等人暗自鬆了口氣，一齊閃目朝來人望去。

只見此人年約四十五六，一身文士打扮，手搖摺扇，臉色白中透青，貌相生得陰鷙異常，顯然是個狡惡陰險的人物。

趙公寧發令止住了三具「火屍」之後，便目注這中年文士，頗爲不悅地問道：「于先生爲何命老夫暫止行刑？」

中年文士陰森一笑，道：「趙寨主有所不知，你這三具『火屍』將來用處甚大，現在拿來對付三名鼠輩，豈不是白糟塌了。」

趙公寧「哦」了一聲，道：「然則于先生又復有何妙策。」

中年文士得意地笑了笑，道：「你且先將這三具『火屍』收回去再說。」

趙公寧聞言，將信將疑地猶豫了一下，方雙手連擊三下。

那三具形似走屍之人剛才進逼呂慕岩等人之時，行動是那樣呆滯，但此刻在趙公寧掌聲催促之下，身法却是迅快異常，只見他們身不搖，腿不屈，「颼」的一聲，就在那一瞬間，便已倒退進鐵籠裏去。

六名玄衣大漢立即將鐵柵關上，抬到後面去擺好。

中年文士這才轉臉對呂慕岩等人「喋喋」怪笑道：「算你們夠運氣，逃過了一次『天火焚身』之厄。」

話聲微頓，臉色忽地一沉，冷森森地道：「你們當中是誰作主，快點過來答話。」

呂慕岩高喧了聲「無量壽佛」，舉步上前，道：「請問尊駕高姓大名？有何見敎。」

中年文士陰森一笑，道：「你大概就是那個假雜毛，名叫什麼『純陽劍客』的呂老四了！」說着，神色一冷，哂然道：「你連我都不認識，便敢與『宇內八魔』爲敵，豈非不知自量已極。」

呂慕岩被對方這句話兒說得臉孔一熱，隨即還了一聲冷笑，也自哂道：「我只認得『宇內八魔』，其他么魔小鬼，一概不識，怎知尊駕是那路么魔，何方小鬼？」

中年文士沉聲一哼，傲然道：「我姓于名虹東，人稱『顚倒陰陽，摧魂秀士』，難道你耳聾眼瞎，不曾聽過。」

呂慕岩「啊」了一聲，道：「敢情尊駕便是『神拂魔尼』玉師太的俗家胞弟，後來，又是……」

于虹東忽然臉色鐵青，厲聲叱喝道：「住口！」

呂慕岩故作愕然道：「尊駕爲何如此急怒，難道我說的不對？」

于虹東怒道：「誰要你替我背家譜。」

呂慕岩「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爲了那見不得人的事，那麼，尊駕又出來幹什麼？」

于虹東氣得牙齒亂咬，終於强忍下去，陰惻惻地說道：「你到底是要你們的朋友死還是活？」

呂慕岩故作不解道：「我的朋友都很好，何來死活之言。」

于虹東冷笑一聲，道：「你們不是要北上，去接張老大和曹老三的麼？」

呂慕岩心頭一震，臉上却笑着道：「尊駕的消息倒靈通得很。」

于虹東陰惻惻地說道：「如今他兩個的大駕已被我們請到，你們要不要去看看。」

此言一出，施小萍、金亮及趙公寧俱不由喜笑顏開，呂慕岩等人却登時暗吃一驚。

白牡丹嬌喝道：「岩哥莫要聽他窮吹，快動手和他們見個眞章，才是正經。」

于虹東冷冷瞥了白牡丹一眼，不屑地說道：「如果你尚在『九疑魔宮』，我少不得要稱呼你一聲，『呼延二夫人』，現在麼……你還不配與我說話。」

白牡丹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嬌喝一聲，一躍上前，天刑劍一指于虹東，喝道：「你這亂倫的禽獸，竟敢胡說八道，快快過來受死。」

于虹東目光觸及白牡丹手中的天刑劍，登時臉色微變，陰惻惻一笑，冷冷說道：「我目前勝劵在握，懶得和你這賤婦一般見識。」

白牡丹臉色鐵青，嬌叱一聲，左手劍訣一領，便待揮劍攻去……

呂慕岩伸手攔住，道：「丹妹暫息雷霆，且把事情弄清楚再動手不遲，妳還怕他們飛上天去麼？」

白牡丹只好强忍一肚子惡氣，忿忿收劍，退過一旁。

呂慕岩這才目注于虹東，含笑道：「尊駕可否把話說清楚點？」

于虹東陰惻惻一笑，得意地說道：「貴朋友張老大和曹老三，自不量力，終於被我的奇陣所困，束手就擒。」

呂慕岩「哦」了一聲，哂然道：「尊駕這消息，委實難以令人相信！」

于虹東沉聲道：「憑我『顚倒陰陽，摧魂秀士』之名，難道會騙你不成？」

呂慕岩笑道：「適才那位金朋友也是口口聲聲說我們李二哥等人已作籠中之囚，結果却是一場自我陶醉的把戲，如今尊駕連假的都不讓我們看看，豈不是手法更差麼？」

于虹東仰面發出一陣陣「嘿嘿」冷笑，然後目注呂慕岩，陰森森地說道：「我趕來此處，不讓你們慘受『天火焚身』之厄，目的就是請你們去看上一看，誰知……嘿嘿嘿！你們竟都是胆小如鼠之輩。」

呂慕岩沉聲叱道：「尊駕休要出言相激，我們既以衞道降魔自許，就算你擺下刀山油鍋，也敢去闖。」

于虹東臉色一寒，冷冷道：「你們當眞敢去？」

呂慕岩朗聲道：「尊駕儘管放心帶路，或是指明地點，我們自當去看看你們有何鬼魅伎倆，敢如此張牙舞爪！」

于虹東陰惻惻地說道：「也許你們胆小不敢走快，跟隨我們不上……」

話聲微頓，回手一指山峽那頭，道：「穿過這道山峽，左轉登上一座峻嶺，嶺下便是『落魂崖』，你們如果眼睛不瞎的話，就可見到貴朋友張老大和曹老三了！」

呂慕岩滿臉含笑，道：「好說好說，尊駕先請。」

于虹東得意地笑了一笑，轉身對金亮等人一揮手，道：「我們先走，到那邊等候他們便了。」

白牡丹一聲嬌喝道：「站住！」

于虹東冷冷轉身，不屑地睨視着白牡丹，冷然道：「你有什麼話說？」

白牡丹也不理睬，瞧着呂慕岩，忿忿說道：「就算這賊說的是眞，我們也該把他們擒住，押到地頭看看究竟才是，怎能把他們輕易的放走。」

韓劍平也走過來道：「丹妹說得很對，我們上這班惡賊的當兒也上得夠了，其實憑我們之力，留住他們亦非難事，四哥以爲如何？」

于虹東仰面發出一陣陰森冷笑，道：「憑你們三個也想留住我們，嘿嘿嘿！眞是痴人說夢。」

話聲一落，只見施小萍嘴唇一陣亂動，似乎是運用「蟻語傳音」功力，對于虹東提出警告！

于虹東聽了，又復發出兩聲不屑的冷笑，目光四下一掃，冷冷說道：「就算你們暗中還躲着一個，但這種不敢見人的鼠輩……」

他「輩」字剛一出口，却伸手把嘴巴牾住了。

呂慕岩等人見狀，情知是何可人在暗中出手，俱不由心中好笑，但却不知她爲何不現身出來？

于虹東把手拿開，發現手心上一灘血漬，情知嘴唇已破，不由又驚又怒，目光四下一掃，却瞧不出暗算自己之人躲在何處，更是火上加油，張口厲喝道：「鼠……」

那知，他剛一張口，嘴唇又是猛地一陣劇痛，直痛得雙手捫口，哼哼不止，那還罵得出半句話來！

呂慕岩「哈哈」一笑，道：「尊駕還是早點上路吧，我們這位朋友最是見不得這種醜態，如果你再不知趣的話，苦頭就更大了。」

于虹東兩次被人暗算，竟連對方躲在什麼地方都看不出來，情知再鬧下去，後果必更難堪，只好强忍一腔怒火，狠狠瞪了呂慕岩等人一眼，恨恨說道：「鼠輩休要猖狂，只要你們敢到『落魂崖』來，管敎你們知道厲害。」

話聲一落，轉對金亮等人揮手，喝道：「走！」

金亮等人心中雖是不忿，但衡量眼前情勢，也實在沒有拚命的必要，遂悶聲不響，吩咐那六名青衣大漢，抬起三具鐵籠，朝山峽那頭退去。

白牡丹眼望對方走遠，這才埋怨地說道：「岩哥怎地這般怕事，竟相信他們的鬼話，放他們走了？」

呂慕岩一笑道：「丹妹怎地埋怨起我來了，試想那三個形似走屍的怪物，連何八妹這般一身絕藝，都尚且不敢貿然下手對付，其厲害之處，不待言便可知，我們怎能與之胡亂相拚呢？」

話剛說完，只聽一聲嬌笑，何可人已從一堆怪石後面走了過來，嬌笑道：「四哥休要把我亂捧。其實你自從服了兩粒『三葉紫芝』的芝實以後，一身功力已强過小妹多多了。」

白牡丹時常聽韓劍平把這位何八姑讚美得天上有，地下無，也知韓劍平對她愛慕之深，已達刻骨銘心地步，早就想一睹斯人，究竟美到什麼程度，功力高到什麼境界，這時一見何可人現身出來，一雙秋水，便凝注在她身上。

這一看之下，頓使這位素來以美色自負的「美人狐」，自覺如流螢對月，黯然無光，自慚形穢了！

尤其對方的一雙明眸，澄如秋水，神光內蘊，分明內功火候，已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極高境界，較之任何一位兄長，都要高出一籌。

這一來，不由白牡丹由衷佩服，方知韓劍平情有獨鍾，並非偶然。

何可人一面笑語，一面走近，發現白牡丹正凝眸相視，遂伸手握住白牡丹的柔荑，嬌聲笑道：「丹姐姐！妳這樣看我幹什麼？」

話聲微頓，「哦」了一聲，又復嬌笑道：「對了！大概是四哥五哥還不曾和姐姐談起過

我，所以……」

白牡丹忙搖頭笑道：「不對不對，賤妾是久聞芳名，如雷貫耳……」

說着，回眸瞟了韓劍平一眼，靨笑道：「平哥已不知在我面前，談妳談了多少遍了。」

何可人似嗔似喜地瞪了韓劍平一眼，轉對白牡丹笑道：「那麼，姐姐爲什麼這樣看我呢？難道我長着四隻眼睛，兩個鼻子不成？」

白牡丹笑道：「那裏那裏，賤妾只是被姑娘的絕世丰神，蓋代芳華，耀得目眩神奪，一時忘其所以，好教姑娘見笑。」

何可人忽地粉臉突然一繃，佯嗔道：「姐姐這就不對了，我一連叫了妳幾聲姐姐，妳怎却左一個賤妾，右一個姑娘，豈不是該打嘴巴麼？」

白牡丹惶恐地說道：「我……我……我是自慚……」

何可人伸手按住白牡丹的櫻唇，瞟了韓劍平和呂慕岩一眼，笑道：「姐姐既然亦肯叫他們一聲哥哥，爲什麼不肯叫我一聲妹妹呢？」

白牡丹訥訥道：「這個……這個……」

何可人笑着催促道：「不要這個那個了，快叫吧，還有正經事情要辦哩！」

白牡丹展顏一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我就斗胆叫妳一聲妹妹了。」

何可人嫣然一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姐姐啊。」

說着，忽然瞟了呂慕岩一眼，搖頭笑道．「不對不對，我把話說錯了，應該說這才是我未來的好嫂子才對。」

白牡丹不由羞得粉頸低垂，心中却甜甜不吭一聲。

呂慕岩却被這刁鑽的小妹，調侃得滿面通紅，忙咳了一聲，岔開道：「八妹，剛才那三個形似走屍之人，究竟是甚麼東西？你爲甚麼叫我們不要去碰？」

何可人笑道：「起先我並不清楚，直到你們彈指點中他們的穴道，他們却毫無感覺的情形，方才看出似乎是辰州『挪教』的一類邪法作祟，這種旁門左道，並非全憑武功能破得了，所以才傳聲要你們暫時退避。」

呂慕岩笑道：「原來如此，但如果那于虹東不來的話，豈不是難免一碰麼？那時，又怎麼辦？」

何可人柳眉一挑說道：「那就只有憑武功試它一試了。」

韓劍平笑道：「那三個人雖然受邪法所催，終歸是個死物，我相信憑着八妹的絕世神功，合我們三人之力，定然制服得了。」

何可人嫣然一笑，道：「五哥幾時也學會奉送高帽子了？說老實話，我對這東西的破解之法，此時還沒有十分的把握哩！」

呂慕岩笑道：「後來，八妹爲甚麼還不出來，却在暗中出手整治那個于虹東呢？」

何可人眼珠一轉，哼了一聲，說道：「我就是最恨這種人，他若再不走時，還有苦頭給他吃呢！」

韓劍平道：「八妹看他所說的話，其中是否有詐？」

何可人略一沉吟，說道：「若照張大哥他們所走的路綫及日程判斷，極可能會落入他的圈套。」

韓劍平惑然道：「這樣說來，八妹早就知道張大哥他們的行踪了，爲甚麼不對他們加以警告呢？」

何可人白了韓劍平一眼，道：「我又不是長得有三頭六臂，也不會滴血分身之法，怎能照顧得這般週到？」

韓劍平聞言，情知她的意思是說一路上暗中保護的主要目標乃是在他身上，是以雖然吃了一頓排頭，心中仍禁不住浮起了一絲甜甜的味道。

白牡丹咳了一聲，接口道：「既然如此，我看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得趕快追上去看看便了。」

何可人笑道：「姐姐不用緊張，對方主要目的是要引我們去受他們的擺佈，去得再遲，他們還是要等的。」

話聲一頓，眼珠一轉，笑道：「你們先走一步，我還要搜集一些東西，隨後就到。」

呂慕岩猜知這位刁鑽的小妹，仍然有甚原因不願和對方照面，但也不便探究，遂點頭笑諾，同了韓劍平、白牡丹，展開身形，往山峽那頭飛馳而去。

一路上，居然沒有甚麼意外之事發生，也未見有人埋伏暗襲，轉眼間奔了五六里路，眼前頓形開朗，業已出了山峽。

這時，日薄西山，滿天晚霞，映照着一片白茫茫的雪野，幻成了眩目的色彩，也顯出了一種令人惆悵的蒼涼之感！

呂慕岩等人停了下來，舉目四望，看見左邊橫亘着一道峻嶺，當下，身形一轉，齊齊向山嶺撲去。

遍山衰草，嵯峨亂石之間，滿積着寒冰，坡又陡，路更崎嶇，如換了常人，根本寸步難行。

呂慕岩等人雖然都有一身上乘功力，但也費了不少勁兒，才登上嶺巔，已是暮靄四合，晚霞散盡了。

三人佇立山巔，凝目鳥瞰，發現脚下乃是危壁千尋，聳空如削，左方右方亦是峭壁綿亘，祇有前方尚有一綫之隙，把峻嶺的這一面，形成了一個葫蘆般的深淵。在左方削壁的半腰上，赫然閃爍着「落魂崖」三個慘碧色的徑丈大字。

呂慕岩遂氣納丹田，揚聲大喝道：「于朋友，我們已到了『落魂崖』頭，你的把戲可以上演了吧？」

喝聲一落，隨聽一陣陰森森的冷笑，從那「落魂崖」三個大字之間透了出來，正是那「顚倒陰陽，摧魂秀士」于虹東的聲音。

祇聽他笑聲一止，便冷冷的喝道：「你們眼睛又不瞎，貴朋友張老大和曹老三現時就在落魂崖下等死，難道你們都看不見麼？」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呂慕岩他們只好忍住一肚皮惡氣，再度凝目，一齊低頭向落魂崖下望去。

怪事……

此際，雖是新歲初臨，但氣候仍屬隆冬季節，距開春化雪之時尚早，這深淵下面，竟然繁花如錦，羣芳競艷，充塞着每一角落，使這片寬廣僅有數畝的絕地，幾乎沒有一點空隙。

不，空隙是有的，就在萬花林中的正中央，有一小塊空隙，但是，都被兩個人的身子塞滿了。

這兩人背靠背地盤膝而坐，但因距離過遠，又是暮色蒼茫之際，呂慕岩等人運足目力，彷彿認出就是張太和及曹長吉，却沒法看得清兩人的容貌。

韓劍平冷「哼」一聲，轉對那「落魂崖」三字提氣揚聲喝道：「你們這班無恥的東西，鬼把戲愈來愈差勁了，這種拙劣的手法，居然也敢拿出來騙人麼？還不快滾出來，各憑眞才實學，較個高低。」

祇聽于虹東冷冷的聲音，又從「落魂崖」三字後面透了出來，充滿了得意與不屑地說道：「韓大俠稍安毋躁，馬上你們就可以知道這套把戲是眞是假了。」

韓劍平方待回敬幾句，忽聽呂慕岩沉聲喝道：「是甚麼人？趕快滾出來！」

韓劍平掉頭望去，見呂慕岩正自目注右後方不遠處的一大叢枯草，沉聲喝罵．

隨着呂慕岩的喝聲一落，這叢枯草便立時起了一陣騷動，「沙沙沙」地左右一分，竟然鑽出一個人的腦袋來。

呂慕岩等人乍見之下，俱不由驚喜交集地尖聲叫道：「小龍兒，是你！」

原來，躲在草叢裏的人，赫然是張太和的愛徒龍庸。

他一躍而出，飛掠過來，撲地拜倒，顫聲叫道：「四叔五叔和白姑姑怎地這時候才來，可把龍兒急死了。」

呂慕岩一把將他扶起，含笑說道：「不要緊，不要緊，有話慢慢說。」

龍庸一指崖下，急聲道：「龍兒怎地不急，我師傅和曹三叔，就在下面，已經有好幾天了。」

韓劍平詫道：「怎麼？下面那兩人當眞是他們？」

龍庸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難道叔叔和姑姑沒有看清楚麼？」

話剛說完，崖半腰上，又復傳來于虹東一陣得意的冷笑，道：「韓大俠，我這套把戲變得如何？」

韓劍平也不去理睬，仍自懷疑地注視着龍庸，突然探手將他抓過來，用手在他臉上一陣亂抹。

龍庸被抹得一頭霧水，急聲叫道：「五叔，你這是幹嗎？」

韓劍平抹了一陣，方才釋然地放開龍庸，歉然笑道：「你果然是龍兒，倒把我嚇了一跳了！」

龍庸摸摸臉孔，怔怔地不知這位一向不大愛開玩笑的五叔，究竟鬧甚麼玄虛？

呂慕岩看得好笑，忙解釋道：「你五叔怕有人假扮了你來騙我們，所以才不放心地檢查一下，你不必害怕。」

龍庸這才吁了口氣，笑道：「原來如此，我怕倒不怕，就是有點莫名其妙。」

韓劍平這時雖已弄清楚是眞的龍庸，仍疑團滿腹。

韓劍平目光灼灼地看着龍庸，沉聲道：「你師傅和曹三叔既然被人困住，那你又怎能夠逃得脫呢？」

龍庸搖頭道：「不是我自己逃脫，乃是他不讓我跟着進去的。」

韓劍平惑然道：「他？他是誰？」

龍庸伸手一指左方峭壁，道：「就是剛說話的那個惡賊！」

韓劍平「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你且把事情的經過，說來聽聽。」

龍庸想了一想，道：「自從那天在打箭爐分手之後，師傅和曹三叔便帶着我入川，搜遍了邛崍及岷山地區，並沒有甚麼發現，遂按照預計，橫渡米倉山，沿着大巴山南下，沿途依然找不到『方外三魔』的踪跡，直至前幾天，行抵那邊……」

說時，抬手遙指這葫蘆形絕壑的葫蘆咀那邊，續道：「那惡賊忽然出現，於是，『方外三魔』就在裏面候駕，問我師傅和曹三叔敢不敢進去……」

白牡丹插咀道：「難道你師傅和曹三叔就看不出是個圈套麼？」

龍庸苦笑了笑，道：「我師傅和曹三叔當然知道其中必有詭詐，但一來此行目的就是要尋找『方外三魔』，二來，當然不能在那惡賊面前，弱了『武林八仙』的威名，遂一口答應了……」

白牡丹忍不住又插口道：「那個姓于的惡賊，爲甚麼又不讓你跟着進去？」

龍庸恨恨道：「那惡賊說『方外三魔』一來是不喜歡孩童，二來……哼哼！這第二點理由更是可惡，他說最低限度，也得留個活口，好通知叔叔們來……來……」

白牡丹急道：「來幹甚麼？」

龍庸「哼」了一聲，咬牙道：「來收屍！」

白牡丹冷笑道：「好大的口氣！這回看是誰收屍！」

龍庸繼續說道：「當時，我師傅和曹三叔商量了一下，認爲我還是留在外面的好，遂吩咐我不用跟進去了。」

白牡丹「哼」了一聲道：「想不到大哥三哥也這般怕事！」

龍庸搖頭道：「師傅和曹三叔不怕當眞會有甚麼不測，只是嫌帶了我便多一個累贅，反不如樂得大方些讓我留在外面，但同時也警告那惡賊不准在我身上動一根毫髮，否則我要將他抽筋剝皮。」

韓劍平不以爲然道：「同這般惡賊訂甚麼條約，何異與虎謀皮……」

一語未畢，韓劍平又向龍庸問道：「後來呢？」

龍庸忿忿道：「五叔說得一點不錯，當師傅和曹三叔進去之後，那惡賊便不管我願不願意，硬將我抓到這裏來，說是讓我親眼看着師傅和曹三叔是怎樣死的。」

白牡丹笑道：「可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死啊！你急甚麼呢？」

龍庸急道：「下面連口水也沒有得喝，我師傅和曹三叔長久困下去，豈不是要活活餓死麼？」

韓劍平安慰道：「不用急，我們已經來了，好歹總要設法把你師傅和曹三叔救出來，你且將他們怎樣被困情形說來聽聽。」

龍庸搖頭道：「這個我也不清楚，我只看見師傅和曹三叔在那些花樹裏面，東走走，西轉轉的，轉了幾天，最後轉到這個地方，好像再沒有法子轉出來了，便盤膝坐下，直到如今，我想，憑師傅老人家的本事，都沒有法子脫困，怎教我不急哩！」

韓劍平笑道：「三個臭皮匠，抵得一個諸葛亮，讓我們慢慢研究便了。」

說完，遂同了呂慕岩、白牡丹，再次俯身朝崖下仔細望去。

這時，暮色愈濃，崖下面的景色已漸糢糊，只見那萬樹繁花，雖然生得雜亂無章，但細看之下，却發現每一色都有一定的行列，交錯縱橫，迂迴繞折，乍看似是八卦，再看又像九宮，愈看却愈似正反五行，反復再看，竟又甚麼都不像。

呂慕岩等人看了足有半盞熱茶時分，直看得眼睛發脹，視綫糢糊，依然看不出個名堂，不由俱覺駭然，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龍庸眼看這般情形，只覺一股涼氣，從丹田直達腦門，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聲音發抖地問道：「是不是沒有希望救我師傅和曹三叔出來了？」

韓劍平強顏笑慰道：「你放心，那惡賊既能把陣擺出來，我們就一定有辦法破得了。」

龍庸眼圈一紅，咬牙道：「五叔莫要騙我，如果當眞沒有希望時，我拚命也要衝進去，好歹也要和師傅死在一起……」

呂慕岩臉色一沉，低喝道：「年青人該拿出勇氣來面對現實，說這些喪氣話幹甚麼？」

韓劍平却繼續安慰道：「好孩子不要哭，只要等你八姑姑到來，就有辦法了。」

龍庸聞言，頓時破涕爲笑，喜道：「八姑姑也來了麼？五叔不要騙我。」

韓劍平正色道：「你見我甚麼時候說過謊話了？」他說時，不自覺地抬頭四望，但見夜

幕已不知不覺地悄悄垂下。

四野羣山已隱在一片暗影沉沉之中，寒風拂衣，就是不見何可人的倩影，不由劍眉微蹙，喃喃說道：「奇怪！她早就該來了，爲甚麼還沒有消息呢？」

白牡丹笑道：「平哥用不着望穿秋水，這位可人妹子，我看她直如空際神龍，說不定這時候就在附近，也在看着你哩！」

話剛說完，夜空中陡地傳來一陣笑聲。

這並不是何可人那銀鈴般的嬌笑，而是那于虹東的陰森冷笑。

夜靜山高，這陣笑聲聽來格外刺耳，呂慕岩等人俱不由悚然注目，循笑聲來處望去。

只見左方峭壁半腰上面，那「落魂崖」三個大字的碧光，在黑暗中愈發明顯，也更顯得陰森恐怖！

韓劍平憤然喝道：「于朋友，你難道只有躲在暗中發笑的胆量，而不敢正大光明地現身出來說話麼？」

只聽那于虹東又復陰森一笑，頗爲得意地說道：「我在這裏坐擁嬌娃，面對佳餚美酒，該有多舒服，怎會出來和你們喝西北風那樣蠢啊？」

話聲微頓，口氣忽轉冷峻，沉聲喝道：「你們看了大半天，又商量這許久，仍舊一籌莫展，就該知道我的厲害，乖乖認輸了吧？」

韓劍平哼了一聲，喝道：「你這番大話，未免言之過早，何況我張大哥和曹三哥在陣中毫髮未傷，看來，諒你也無法奈何得了。」

于虹東冷笑連聲道：「毫髮無傷？嘿嘿嘿！我要取他們性命，簡直易如反掌。」

白牡丹叱道：「好大的口氣，你爲甚麼又不取？」

于虹東冷冷道：「賤婦知道甚麼，我留他們活着，只不過要你們親眼看見，證實我並非伎虛言恫嚇，好讓你們乖乖聽話而已，你明白了麼？」

呂慕岩高宣了聲「無量壽佛」，揚聲道：「尊駕到底有何話說？」

只聽得于虹東冷笑兩聲，說道：「你這假牛鼻子明知故問，是裝葱還是裝蒜？」

話聲一頓，口氣突轉嚴厲，峻聲喝道：「你們答不答應，趕快決定，我懶得再和你們嚕嗦。」

白牡丹怒聲叱道：「你一心一意要我們到你那地方去，是想把我們當祖宗供奉是麼？」

于虹東「嘿嘿」冷笑，陰惻惻地說道：「我們準備把你們養到九月重陽，然後押送到南海普陀，讓天下英雄，看看你們這班以衞道降魔自居的俠義之輩，是何等厲害。」

呂慕岩又復高宣了聲無量壽佛，揚聲道：「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尊駕可否讓我們多作考慮？」

那于虹東似乎在沉吟盤算，靜寂了一會，方才沉聲答道：「好吧！我就瞧在你這假牛鼻子尙頗知分寸的份上，准許你們再考慮半個時辰，但你們要記着，如果時辰一到，而答覆是否定的話，那就只好請你們下來收張老大和曹老三的屍了。」

呂慕岩等人見那于虹東不再說話，遂又退坐下來，互相計議。

白牡丹道：「現在擺在面前的只有兩個對策，一個是冒險下去破陣，一個是等候可人妹子前來，除此以外，似已無別的好辦法了。」

呂慕岩沉吟道：「黑夜中下去破陣，危險更大，希望更小，不如等候八妹前來再說，假如到時候八妹還未來的話，再想方法和那惡賊拖延好了。」

這個意見，韓劍平和白牡丹自然沒有異議，遂索性取出乾糧，進食裏腹，並等候何可人前來。龍庸雖然憂急如焚，但在這樣情形之下，也只好勉强忍耐下來，隨同進食。

時間就在他們默默食用乾糧當中悄悄逝去，半個時辰很快便到了。

「嘿嘿嘿！」

只聽一陣陰森刺耳的笑聲，從崖下劃空而起，冲破了沉寂的夜空。

這一陣陰森冷笑之聲，呂慕岩等人雖然已十分熟稔，因靜寂了這許久之後，突然又復入耳，是以俱不自禁地悚然一震。

笑聲一落，便聽于虹東峻聲發話道：「時辰已到，你們是否決定了？」

呂慕岩等人面面相覷，一時間不知如何答覆才好。

于虹東候了一會，不見回音，不由怒聲一哼，厲聲喝道：「虧你們還自詡爲俠義之輩，怎地如此婆婆媽媽，我再問你們一句，願意受我們欵待？抑是下來收屍？趕快答覆！」

這一番狂妄的話兒，祇聽得呂慕岩等人勃然大怒，齊地叱喝一聲，方待同聲回罵之際，身邊突然傳來何可人的聲音道：「我已備妥破陣之物，大家千萬不要把對方激怒。」

呂慕岩等人聽了不由大喜，遂依照何可人的話，果然將衝到口唇邊的惡罵，大家都一齊頓住，嚥回腹中。

緊接着微風颯然，何可人巳從暗影中一晃而至，隨即盤膝坐下，低聲道：「待會那惡賊再度發話時，可由丹姐姐和他胡扯，扯得愈遠愈好，四哥五哥馬上動身，沿着這嶺脊下去，從這絕壑的入口攻進陣中去……」

韓劍平低聲接口道：「不瞞八妹說，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破陣之法，你要我和四哥去，那麼……」

何可人笑道：「破陣之事我來負責，你們只管筆直前進，僅須在最後一刹那把大哥三哥帶出險地即可。」

韓劍平奇道：「你不同我們入陣，又怎能破得了呢？」

何可人反手指了指背後，然後笑道：「破陣的東西在這裏。」

呂慕岩等人聞言望去，這才發現她背上還揹着一個四方形的包裹。

何可人又道：「這就是趙公寧三十六名『神火鴉兵』所用的火器，被我搜得來了……」

說到此處，祇聽那于虹東似已極不耐煩地再次厲聲喝道：「你們究竟作何打算？大爺可沒有耐性再等了！」

白牡丹立即接口道：「這般重大之事，自然要多多考慮，難道再等一會都不得麼？」

祇聽于虹東冷然道：「誰和你這賤婦說話了，快讓那假牛鼻子來答話。」

白牡丹「哼」了一聲，叫道：「你不願和姑奶奶說話，姑奶奶偏要說，你能奈何得了我麼？」

說話之間，祇見呂慕岩和韓劍平巳同何可人商量完畢，雙雙縱身而起，疾逾閃電，順着嶺脊飛掠而去，一閃無踪。

同時，何可人也悄然離開，不知去向。

白牡丹對於這位八妹，不由好生佩服，遂一面目注崖下，一面嬌聲喝道：「姓于的，難道你就祇學會了烏龜縮頸的本事，不敢出來和你家姑奶奶見個眞章麼？」

祇聽那于虹東似乎忿怒已極，厲聲喝道：「假牛鼻子，你若再讓這賤婦胡說八道，不作正面答覆，大爺就馬上不客氣了。」

白牡丹冷笑道：「不客氣？難道你還敢怎樣？」

于虹東厲聲道：「好，大爺就把你們的張老大和曹老三收拾了！」

龍庸大叫道：「且慢，我四叔還有話要向

你們說。」

于虹東厲喝道：「快說！」

白牡丹故作忿忿之聲，道：「岩哥，事到如今，還有甚麼好說的，我們就算犧牲了大哥三哥，好歹也要和這惡賊一拚，方消得這一口氣。」

那于虹東待了一會，不見呂慕岩的答覆，以爲被白牡丹說動，不由氣得發出一陣陰森冷笑，厲聲喝道：「好好好！你們這班鼠輩可不要後悔。」

他喝聲甫住，黑暗中突然有人冷冷接口道：「無恥惡賊，後悔的是你！」

白牡丹聽出乃是何可人的聲音，情知破陣攻勢即將發動，不禁又喜歡又緊張，手心沁汗地凝目注視崖下絕壑的入口。

祇聽何可人語音一落，便見絕壑入口之處，陡地火光一閃，同時，傳上一聲轟雷般的爆音。

隱藏在峭壁半腰裏面的于虹東這才明白被對方所騙，不由氣得厲吼連聲，立即發出一道深碧色的旗花信號，直射入崖下花樹陣中。

那知，他動作雖快，但就在這眨眼之間，花樹陣中已火光連閃，轟雷般的爆音密似連珠迸發，端的快逾石火電光，直達中央張太和及曹長吉被困之處。

火光一暗，突地迸起了一陣喝叱之聲，顯然是于虹東埋伏在陣中的爪牙，已奉命出手攻擊。

白牡丹知道這就是何可人所說的最後一刹那緊要關頭，不由愈發緊張，緊扶着龍庸，眼睛眨也不敢眨上一下。

龍庸這時竟然緊張得渾身發抖，口中不住地喃喃自語，禱告上蒼。

轉眼間，羣聲俱滅，絕壑中復歸黑暗、沉寂。

白牡丹和龍庸雖然一直都在睜大眼睛看着，却是祇聞其聲，不見其景，不知呂慕岩等人究竟勝敗如何，是以心情更爲緊張，直恨不得跳下去看個明白。

就在她心頭忐忑不安之際，嶺脊上已現出四條人影，迅似輕烟般朝她飛掠而來。

片刻工夫，距離漸近，白牡丹和龍庸登時放下了心頭大石，歡呼一聲，轉身飛迎上去。

這四條人影，正是張太和、曹長吉、呂慕岩和韓劍平。

雙方見面，張太和目光一閃，詫道：「八妹呢？」

話剛出口，祇見白影一閃，何可人已從暗處現身，姍姍走了出來，向張太和及曹長吉深深一禮道：「參見大哥三哥！」

張太和、曹長吉慌忙還禮不迭，同聲笑道：「不必多禮，多虧八妹救了我們這兩條老命，還不知怎樣謝你呢！」

何可人笑道：「自家兄妹，那有甚麼好謝的，況且妹子只不過是靠了趙公寧的東西，再加上一點舉手之勞罷了。」

張太和正色道：「話不是這樣說，倘若沒有你『透視蒼冥』的眼力，以及奇强極準的腕勁，誰也沒辦法效這份『舉手之勞』哩！」

白牡丹接口笑道：「說眞的，八妹到底是怎樣破陣救大哥三哥出險，我到現在還是一頭霧水哩！」

何可人笑道：「我祇是利用得自那些『神火鴉兵』身上的火器，從崖上擲落陣中，替四哥五哥開路而已，實際上，四哥五哥才是眞正的大功臣哩！」

呂慕岩笑道：「八妹幾時也學會奉送高帽子了？若不是你在上面開路，我和五弟根本寸步難行，還有甚麼功勞可言？」

白牡丹仍然不甚了解地問道：「那麼，岩哥爲甚麼不把那些火器帶在身上，直接去破陣呢？」

呂慕岩笑道：「丹妹有所不知，那陣中的花樹，不但排列方式十分奇幻，令人一入陣中便無法辨出眞正的方向，並且每一株樹中都藏有極厲害的毒粉毒汁，我們如果在陣中投擲那些火器的話，擲遠了就白費功夫，近了便會陷入花樹破碎時噴射出來的毒粉毒汁襲擊之中，所以必須由八妹施展絕頂功力，從崖上投擲方能收效。」

白牡丹這才明白過來，但忽然想起，張太和及曹長吉已被救出，于虹東那般惡賊爲何不見動靜，遂移近崖邊，閃目望去，不由失聲叫道：「怪事！」

張太和等人忙圍攏來，同聲問道：「甚麼怪事？」

白牡丹手指左方峭壁半腰，道：「那『落魂崖』三個大字怎地不見了？不知于虹東那惡賊攪的甚麼鬼？」

韓劍平瞿然一驚道：「不好，那般惡賊這樣偃旗息鼓，恐怕是遁回老巢，向『方外三魔』報訊去了。」

呂慕岩笑道：「果眞如此，豈不是正合了我們心思麼，五弟又何必吃驚？」

韓劍平目光一注何可人，道：「我記得八妹曾說過，李二哥他們的確是被『方外三魔』所困，不知是眞是假？」

何可人點點頭，張太和等齊地一驚，脫口同聲問道：「是眞的麼？究竟是怎麼回事？」

何可人道：「有驚無險，大家不用……」

韓劍平急急接道：「八妹在那時候可以這麼說，但此刻就有危險了。」

何可人「哦」了一聲，目注韓劍平笑道：「五哥怎知他們有危險呢？」

韓劍平道：「因爲那班惡賊和『方外三魔』連番失利，必然惱羞成怒，爲求一洩積忿，難保不發動全力，對李二哥他們攻擊，那不是危險了麼？」

何可人沉吟道：「你這番分析，倒也頗有道理。不過，大哥三哥已有幾天未進飲食，不妨先吃飽了，再去營救他們不遲。」

張太和搖頭道：「救人如救火，我和三弟一面走一面吃也是一樣，如果八妹知道他們被困的地點，那就快領大家動身吧！」

何可人笑道：「大哥之命，小妹忝遵，請恕我僭先了。」

說完，嬌軀一晃，轉身當先領路，朝峻嶺下飛掠而去。

張太和一手扶起龍庸，同了曹長吉等人，在後相隨。

路上，張太和一面吃着乾糧，一面靠近何可人，笑道：「瞧你的樣子，好像已胸有成竹，是麼？」

何可人微微一笑道：「這個……現時還沒有十分把握，且等到了地頭再看吧！」

韓劍平跟上來，皺眉道：「八妹，你究竟弄些甚麼玄虛，李二哥他們的實在情況到底怎麼樣了？」

何可人回眸瞧了韓劍平一眼，嬌笑說道：「他們也和大哥三哥一樣，被困在一處機關之中，但因爲李二哥在被困之際，略佔先機，是以還沒有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尚保有一定限度的自由。」

張太和「咦」了一聲，詫道：「這樣說來，八妹好像是親眼看見的了？」

何可人笑着搖頭道：「我那有許多眼睛來看？只不過知道得較爲詳細罷了。」

張太和略一沉吟，側顧何可人，注目道：「我聽二弟他們說過，曾遭遇到好多次危難，結果都被人暗中相救，轉凶爲吉，那暗中相救

之人，又都好像是你，不知有沒有其事？」

何可人揚眉笑道：「大哥袖裏乾坤，何妨猜上一猜。」

張太和搖頭道：「我又不是眞正的八洞神仙，怎能推算得出？」

何可人笑道：「大哥既然猜算不出來，就祇好讓小妹暫時保存這謎底，將來到了揭曉之時再奉告了。」

張太和怫然道：「自家兄妹，難道還有甚麼秘密要保留麼？」

何可人笑道：「目前情勢所限，不得不如此，尙望恕過小妹才好。」

張太和見她這樣說，自然不便勉强，遂微微一笑，把話題一轉，道：「李二弟他們是被困在甚麼地方？」

何可人側顧韓劍平，笑道：「那個地方，五哥不是看見過麼？」

韓劍平訝然道：「八妹不是曾經說過，那是假的麼？」

何可人接口笑道：「籠中之人雖然是假，但那機關却是眞的，就在附近。」

就在這一笑語之間，衆人業巳奔到了韓劍平原先遭遇「方外三魔」的那座高峯。

正當衆人將近抵達峯巓之際，陡見一聲震耳怪笑，祇見三條人影，迎面飛撲過來。

衆人聞聲，俱不禁驚奇交集，張太和揚聲叫道：「是李二弟麼？」

話還未了，那三條人影業巳到了面前，正是李玄，藍啓明和施雯。

李玄怪笑道：「你們再不來，我就要開口罵人了。」

張太和一怔，道：「你要罵誰？」

李玄目光四下一掃，怪聲笑道：「我還以爲那位朋友騙我們在這裏喝西北風哩！」

話聲一頓，一雙怪眼直盯着何可人，怪笑道：「今天是甚麼王道吉日，八妹竟捨得親自下凡來了？」

何可人笑道：「二哥就是這張咀巴討厭，難道我送的那一粒『酒母』，還堵不住你的咀麼？」

李玄怪眼一翻，「嘖嘖」嘆氣道：「提也不用提了，我自從把酒葫蘆輸掉之後，那粒『酒母』根本就沒有用武之地。」

何可人嬌笑道：「我知道二哥素來喜歡賭大胆錢，輸了也是活該！」

李玄目光一眨，怪笑道：「你且慢幸災樂禍，須知連你送給大哥的那匹驢子，都一齊輸掉了呢！」

何可人笑道：「祇要大哥不心疼，我才不管哩！」

李玄怪眼一翻，怪叫道：「我就不相信，你在那場賭博中，沒有參加一份？」

何可人玉手頻搖，嬌聲笑道：「二哥莫要亂寃枉人，我是從來不愛賭的。」

張太和笑道：「你們不要窮扯了，說點正經事兒要緊。」

說着，目注李玄道：「聽你剛才說話的口氣，好像有人帮忙，才得脫困，是麼？那是甚麼樣的人呢？」

李玄一雙怪眼仍舊注視着何可人，怪笑道：「慚愧得很，我們祇知道她是個女人，却都沒有看清楚是何方神聖。」

何可人笑道：「二哥這樣看着我幹麼？我可沒有這大本事，能夠身外化身來救你們出險哩！」

李玄搔了搔滿頭亂髮，說道：「那就奇怪了。」

張太和笑道：「二弟何不將你怎樣被困，怎樣脫身的經過，詳詳細細說來聽聽，讓大家研究研究，說不定或能夠理出一點頭緒哩。」

李玄想了一想，遂將此行經過說出。

原來，李玄、藍啓明和施雯三人，離開了「打箭爐」，直趨峨嵋，一路上說說笑笑，不知不覺便橫越四川，進入湖北並未有所發現。

約莫十天前，他們就巳順着沅江，來到這雪峯山區，展開搜索工作，竟然毫不費事地一搜便搜着了綫索。

那是一處頗爲隱秘的幽谷，兩旁峭壁參天，近谷口的峭壁下，有個大小僅可容人進入的洞穴。

洞口插着一面木牌，牌上居然寫着：「方外三魔，請君入甕」等八個大字。

三人乍見之下，不禁又驚又喜。

驚的是，他們的行踪，竟巳落入對方的眼裏。

喜的是「方外三魔」的踪跡，雖不能從這塊木牌上，斷定就在洞中，但這三個魔頭，無疑必在左近。

李玄凝望着這塊木牌有頃，突地揮手一拐，將木牌砸得粉碎，「嘿嘿」冷笑道：「這種淺薄手法，也敢在我老化子面前賣弄……」

回顧藍啓明和施雯道：「我們到別處去吧！不必上他這個當兒。」

藍啓明道：「二哥旦慢，你是怕洞中設有埋伏，不肯入甕呢？還是認爲此乃對方的疑兵之計，洞中根本就沒有甚麼『方外三魔』？」

李玄冷笑道：「我認爲這洞中最多會有『方外三蛇』，或是『方外三蟲』，那三個魔頭子，却根本不會在裏面。」

藍啓明搖頭道：「二哥這種判斷，可謂大錯特錯，據小弟看來，洞中不單有『方外三魔』，並有極厲害的埋伏哩！」

李玄「哦」了一聲，目注藍啓明道：「你這種看法，可有甚麼根據？」

施雯一旁笑道：「兵法有云：『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我到認爲李二哥的判斷有理。

藍啓明含笑道：「雯妹那裏知道，兵法貴在活用，方能靈妙無窮！『實者』通常『虛之』，但偶然來個『實者實之』，往往也會大出對方意料，獲致莫大收穫。」

施雯表示不同意地，搖頭道：「如果把事情擺明，人家還肯來上當麼？」

藍啓明道：「這也是兵法中的一法，名叫激將妙策。」

李玄「哼」了一聲道：「我可不會受激中計。」

藍啓明道：「但我認爲似有進洞一探的必要。」

李玄怪笑道：「這種睜着眼睛上人惡當的事兒，我可沒有興趣。」

藍啓明望他一眼道：「二哥，我們是來幹甚麼的？」

李玄喝道：「你是明知，還是故問？」

藍啓明道：「好，就算我明知故問，但再請問二哥，若是發現了『方外三魔』踪跡，又應如何？」

李玄臉色一沉道：「藍小六，你作死麼？爲甚麼老在攷我？大哥囑咐當發現對方踪跡以後，千萬不可妄動，要等到大家會齊，再復商量對策！」

藍啓明笑道：「要怎樣才算發現『方外三魔』的踪跡？」

這回，李玄却被問得怔了一怔，說道：「這……」

藍啓明失笑問道：「二哥請想，我們若不進洞看看，怎能獲得『方外三魔』的眞實消息呢？」

李玄罵道：「好吧，算你這小六子會說話，但進洞以後，若是吃了虧兒，却是你自找的了。」

（未完）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
兩款任你揀,双重大贈送



大號金牌馬爹利干邑拔蘭地雙重大贈送:
一枝庄禮盒送VIP酒杯一隻,
酒辦一枝,兼送發財利是封二十個.
兩枝庄禮盒送法國酒杯三隻,兼送酒辦
一枝,送完即止.VIP是英文“貴賓”的
縮寫.VIP酒杯,法國精製,高雅名貴.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自奉送禮,實惠得體.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VIP禮盒,祝君心想事成